

刺　符（湖海驚魂錄）　西門丁・著

溫若柔出身武林世家，心高氣傲，天不怕地不怕，偏生在一個風雨之夜遇上了索命鬼，幸遇一青年解救，只因這青年身上刺了一道符咒。可是那惡鬼一路跟蹤，每夜來纏，使溫若柔不得不依靠這個來歷不明的青年。到得家內，又發生一連串變故！到底這青年的底細如何？惡鬼在刺符之下，又是否能被消滅？請看內文。

$4.00

第25年
18

編者話 西門丁今期有新作貢獻，湖海驚魂錄第五個故事「刺符」不但恐怖詭異，而且深具偵探推理題材，懸疑莫測，內容講述一個出身武林世家的少女，她本性心高氣傲，天不怕地不怕，偏偏在一個風雨之夜遇上了索命鬼，幸而遇到一個來歷不明青年解救，但那惡鬼仍然窮追不捨，每夜來纏，使她不得不依靠這個青年作護花人，她後來回到家裡，更發生了一連串的變故，到底這個青年的底細如何？他身上所刺符咒是怎麼回事？看過本文，保証令你拍案叫絕，歎爲觀止！

＊＊　　＊＊　　＊＊

司馬洛故事「黑蟬會所」和神槍雙傑故事「情劫女煞星」今期同時刋出，上述兩個故事，都是鬥智鬥力的動作小說。驚險緊張，槍戰連場，愛好刺激閱讀的讀者，請分別參閱本刋96及103頁。

＊＊　　＊＊　　＊＊

下期巨型小說選刋一部俠情恩仇故事「血佛慧劍」。叙述一位智勇雙全的奇俠生平事蹟，因爲他以「貌」取人，意外地給他揭發了一件武林大陰謀，於是消弭了一場武林浩劫，過程精彩，萬勿錯過。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09.00
一年港幣 $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28.00
一年港幣 $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25年
第18期
（總號125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湖海驚魂錄

西門丁·文
可　飛·圖

刺符

風雨之夜

春雨綿綿，申牌未過，路上行人已極稀，天色也灰灰暗暗，悶煞了人。

臨晚，雨突然大了，打得地上水漬不斷泛着漣漪。荒郊無人，遠處有一座用木板搭成的小店。這小店雖小，但既做飲食，也是客棧。地方雖小，奈何這鬼地方前不搭村，後不靠店的，倒有時也有顧客。

天氣有點反常，春天的雨水雖多，却極少有這般大的，傾盆大雨，洒在店子的屋頂上，發出一陣令人心悸的响聲。

雨中夾風，店内那盞風燈，在風雨中不斷地搖幌飄動着，在這時候看來，竟有點恐怖的氣氛。掌櫃的是個半死不活的老頭，一張臉孔瘦得如同一個骷髏骨，褐黑色的臉皮，掛着金錢般大大小小的斑點，

野店驚魂

坐在櫃後，就像是一具活殭屍般。

風不斷把雨珠送進店内，屋頂也不時滲滴下水珠，水珠滴在銅盆上，發出一陣怪異的聲音，有點像送殯的喪樂。

房内忽然閃出一個高瘦的女人，灰髮黑衣，年逾花甲，一對眼窩深深陷了下去，塌鼻，使得雙顴看來更是突出，猿猴般的嘴，露出兩排黃澄澄的牙齒來。金蓮嬌小，行動本已不便，在風雨中便更如一根蘆葦，飄呀飄的，飄到掌櫃面前，道：「關門吧，死鬼！」

好一對旗鼓相當，天造地設的夫婦，那掌櫃一開腔，聲音跟他老婆一般難聽。「快煮飯吧，別囉嗦，讓他們早點吃，早點睡！」

掌櫃說罷也自櫃後站起來，好像伙，原來是個三寸釘，站在他婆娘身前，只到她乾癟的胸脯處，他魏顫顫地捧起一塊門板，吃力地安上去，然後又去捧第二塊。

就在此刻，風雨聲中，突然傳來一陣焦急的馬蹄聲，掌櫃眼光忽然一亮，桀桀地笑道：「又有人來孝敬咱啦，你進去準備吧！」

話音剛落，店外已多了一人一騎，馬上騎客頭上戴着一頂竹笠，把他的臉龐全遮住，但竹笠中却似透出兩道鋒利眼光，渾身上下已濕透，就像剛從水中撈起來，那騎客喝問道：「有位子麽？」

黑衣老婆婆一咧嘴，道：「還有兩個放棺材的位子，客官要不要！」

騎客哈哈一笑，甩蹬跳了下來，道：「就算是墓穴也要！」他把馬縛在入門處的一根木柱，抖一抖身上的水漬，緩緩走了進來，邊走邊摘下頭上的竹笠，却料不到是個俊朗的年青漢子，年紀看來在廿四至廿七間，十分精壯，威武之中，又帶着幾分瀟洒。

騎客拉了一張板櫈坐下，擰一擰衣袖，水像小蛇一般流了下來。「掌櫃的，這種天氣不愁没有顧客，這般早便關店？」

掌櫃已安上第二塊門板，道：「够了，够了，等下次吧！」

這話有點奇怪，但騎客並没有多問，只笑了一笑，又自顧自把衣褲上的水擰了出來。

不想，掌櫃還未把最後兩塊門板安上，遠處又飛來一騎灰馬，速度極快，馬上騎客一身紅衣，不看也知道是個娘兒！

掌櫃自言自語地道：「反正還有一具棺材，便等等她吧！」

話音剛落，馬已來至店門口，那女子看來年紀極輕，絕不超過十八歲，杏臉桃腮，眉目如畫，風雨中更似是一株出水芙蓉。

掌櫃喃喃地道：「可惜，可惜……」

紅衣少女抬頭望一望門上的一塊破舊的牌匾，依稀尚能看出上面刻着三個字：邱明居。一眼自門縫裏望進去，裏面黑忽忽的，傢俱極是粗糙，少女雙眉一皺，對這種環境似乎甚是討厭，奈何外面雨極大，不得不找個地方避一避，此處雖非佳地，但總算比被雨淋好，是以猶豫了一下，也自馬上跳了下來。

少女聽到掌櫃的聲音，微微一怔，道：「老伯，我不用睡的地方，有個位子讓我避雨便成，請行個方便！」



雨水淋在馬上，那匹馬身子一抖，馬身上的泥巴滑了下來，却是一匹渾身晶瑩的白馬，櫃掌喃喃地道：「紅衣白馬，好馬好馬……」

少女一怔，問道：「老伯認識我？」

掌櫃頭一抬，一臉惘然，那模樣兒更加難看，黑褐色的臉皮忽然泛起兩個紅暈，急道：「不不不　老朽怎認識你……」話未說畢，劇烈的咳嗽起來，咳得似要把腸子扯斷。

少女秀眉又是一皺，語氣不悅地問：「到底有没有地方？」說着已伸手去拉馬韁。

掌櫃連忙退開。「有有，請進……」說到最後已蹲在地上，仍不停地咳着。

紅衣少女把馬縛好，閃了進去，遠遠地繞過掌櫃的身子，走了過去，就像是遇到妖怪般。

那青年倏地轉過頭來，望着紅衣少女微微一笑，道：「姑娘也來此避雨？」

少女冷漠地道：「你來得，難道我便不來得？」

青年不以為忤，瀟洒地聳聳肩，道：「在下豈敢？不過隨口說說而已！」目光一掠，見旁邊還有一張板櫈，伸手把它拉了過來。「姑娘請坐！」

少女略一猶疑，大剌剌地坐下。掌櫃的咳嗽直至此時才停止，像離水的魚兒，大口大口地喘着氣，過了好半晌才慢慢直起身來，慢吞吞地繼續安他的門板。

少女一直望着他，心中着實害怕他會突然倒地不起，待得門板安好，她才似放了一塊心頭大石般，忍不住問道：「掌櫃

你有病？爲何不找大夫？」

掌握桀桀地笑了起來，聲音嘲嘔，大口一咧，那張臉不見了一半。

少女皺眉道：「掌櫃，你貴姓？有吃的沒有？」

「等等。」掌櫃走向後堂。

青年接腔道：「這鬼地方便是以他的名爲店號！」

少女這次不再與他抬槓，輕哦一聲。

「他就叫邱明？」

「九成是如此！」

少女輕蔑地冷哼一聲。「原來你是猜測的！」

青年哈哈笑道：「這有什麽奇怪？難道我會認識一個山野小店的掌櫃？」

少女不由語塞，廳內一陣寂靜，門板雖已關上，冷風仍不時自縫隙中鑽了入來，風燈不斷地搖動着，光綫似一條大白蛇般，在廳內亂竄。

少女不知如何，忽然有點害怕起來，喃喃地說道：「這眞是一個鬼地方，若不是外面雨大，哼，打死姑娘，姑娘也不會來！」

・青年微微一笑。「原來姑娘不怕死，只怕雨，倒是少見！」他神情有點怪異，聽得出含有兩分譏誚之意。

少女粉臉一紅，解下束髮的絲帶，讓那一頭瀑布似的秀髮洒了下來，再用春葱似的玉指，輕輕擰動着，水不斷地滴在地上。

青年忽然解開包袱，取出一塊毛巾，把它抛給少女。「這毛巾是新買的，還未用過！」

「哼，本姑娘爲何要用你的東西？」

「這毛巾值七文錢，姑娘若認爲用在下的東西，會貶了自己的身份，在下便把毛巾讓給你吧！」

少女臉色又是一變，伸手入囊中拈出一塊碎銀，抛了過去。

青年道：「這塊碎銀足有二兩，在下沒零錢找贖！」

少女用毛巾拭着頭髮，淡淡地道：「不用你找！」

青年道：「姑娘把在下當作什麽人？我既不是賣毛巾的商人，也不是乞丐！」

少女微有窘態。「但……但我沒有零錢！」

「那麽在下便不賣了，你把毛巾還給我吧？」

少女臉色一變，半晌才道：「這毛巾我買定了，反正巳被我用過了，你不用掛懷，沒有零錢便不用找！」

青年道：「在下有兩個辦法，任姑娘選一個。第一，你把銀子收起。在下與姑娘雖是萍水相逢，但江湖兒女互相扶持沒什麽了不起，何況只是區區一塊毛巾？」

少女急問：「第二個條件呢？」

「你到裏面找掌櫃的換一換！」

少女臉色一變，顯然極不想再見到那妖怪似的掌櫃，當下只好道：「那麽……謝謝你……」話未說畢，忙轉過身去。

青年嘴角浮上一抹狡猾的笑意，又道：「在下蕭秋風，請問姑娘貴姓芳名？長夜難過，通了姓名說話稱呼也較方便！」

少女大剌剌地道：「我便是『紅衣白馬』……」

青年截口道：「原來是温若柔温女俠，失敬得很！」

少女目光一亮，有點得意地道：「你也聽過我的名號？」

蕭秋風正容道：「姑娘這兩年在長江兩岸行道，聲名遠播，在下雖不聰，也有個耳聞！今日能與温女俠同聚，實乃榮幸之至！」

温若柔不由有點飄飄然，心中想道：「他說得倒也有幾分眞誠！哼，蕭秋風三個字，我便未曾聽過！」對蕭秋風不由生了幾分好感，伸手把銀子收起，大有你既慕姑娘之大名，姑娘用你一塊毛巾，那是給你的面子！

蕭秋風又道：「姑娘衣衫巳濕，如今正是乍暖還寒之秋，還是向掌櫃借個房間，換件乾衣較好！」

温若柔目光一落，見身上的勁裝因濕了水，全貼在肌膚上，玲瓏曲綫盡露無遺，霎時間滿臉通紅，急忙把身子轉過去。

蕭秋風有點口吃。「姑……姑……温女俠……在下有一件乾淨的外袍……姑……温女俠若是不見棄的話……在下願意……願意贈……」

温若柔本來窘極，聽了這幾句話後，心頭舒服了很多，道：「且借與姑娘吧，事後給你！」

蕭秋風大喜，連忙把一件天藍色的外袍捧上，温若柔接了過來，訝然問道：「怎地你的衣物都不濕？」

「在下的包袱是用油布包着的，所以雨水透不進去。」蕭秋風大聲叫道：「掌櫃的，過來一下！」

他連呼了幾遍，掌櫃才慢吞吞地走了過來。「什麽事？」

蕭秋風道：「這位姑娘要借個地方換衣裳，請你方便一下！」

掌櫃沉吟道：「到老朽房內換吧！」

温若柔跟在他後面走進內堂。內堂其實極小，一邊是灶房及柴房，對面的那間寢房，便是掌櫃夫婦的居所，地方又濕又暗，空氣中飄着一股難聞的氣息。

「姑娘進去吧，裏面沒人。」掌櫃走進灶房幫他婆娘燒飯。

温若柔輕輕推門，那木門「伊呀」一聲彈開，像凄厲的夜梟叫聲。

木門彈開，温若柔便發出一聲驚叫！

蕭秋風聞聲立即奔了進來。「姑娘，你沒事吧？」

「這，這……」温若柔指着房內，說不出話來。

蕭秋風走前一望，也輕呼一聲：「棺材！」那房子不小，放了不少東西，但竟然無一件是日常的應用品、當中放着兩具黑色棺材，油漆剝落，花花斑斑的。房邊放了好幾個紙人、紙轎、紙房子，還有四口紙箱，看來裏面放的必是金銀元寶紙類的東西！

橫樑上垂下一盞半死不活的油燈，光綫昏黃，益顯得氣氛陰森，難怪温若柔吃驚。半晌才喃喃地說道：「房內沒……沒床……」

「温女俠，你害怕麽？」蕭秋風看了她一眼，「若是害怕的話，叫掌櫃把灶房借你用一下吧！」

温若柔心頭實是害怕得緊，可是自己

是名震長江兩岸的著名女俠，豈能在一個無名小卒面前，表示驚怕？當下吸了一口氣，故意揑腔冷冷地道：「笑話！姑娘害怕什麽？殺人我都敢，還怕兩具破棺材？我，我只是有點奇怪罷了！」

饒得如此，她聲音還是微微發顫，蕭秋風嘴角浮上一絲笑意，大聲叫道：「掌櫃，過來一下！」

掌櫃又似幽靈般出現了，沙着聲道：「飯就快煮好！」

「不是這件事！」蕭秋風道：「你房內爲何只放棺材不放床？」

掌櫃桀桀地笑了起來：「人睡床的時間多，還是睡棺材的時間多？」

這問題好生怪異，但其實十分簡單，而且每個人都能回答，只是極少人想及而巳，蕭秋風與温若柔聞言却是一怔，不由互換了一下眼色。

「反正最後都要睡棺材，何不早點睡，你是這個意思？」蕭秋風道：「但這些紙人紙轎，又是什麽意思？」

掌櫃嘆了一口氣。「這種事還能由得我主意麽？」

温若柔又是一怔，問道：「有人強迫你麽？」

「也可以這樣說，我兒子送的，我以前也不是睡棺材的，不過現在巳睡了十多年，倒習慣了，不信你們可以試試！」

温若柔輕啐一聲，心中暗罵道：「怪人！」嘴上問道：「掌櫃，邱明是你的名字麽？」

「呵呵，隨便隨便，也可以說是！」

掌櫃岔開話題，「姑娘若是驚怕的話，這裏還有間柴房……」

蕭秋風甚是知機，忙道：「既然沒事，在下先出去了！」

×　×　×

温若柔把外衣袴解下！用力擰乾，用毛巾揩拭身子，然後穿上衣服，披上蕭秋風的外套，理一理頭髮，拉開柴房木門。

走至廳上時，見兩張桌子都巳坐滿了人，都是虎背熊腰之輩，蕭秋風道：「姑娘，在下巳替你留下一個位子了！」

一個漢子忽然道：「咦，原來這是個小妞哩，俺還以爲跟咱們都是一樣的臭男人！」

旁邊的漢子都哄笑起來：温若柔氣得粉臉發白，怒道：「眞是狗嘴裏長不出象牙！」

那漢子笑嘻嘻地道：「咱們的確長不出象牙，難道你這小妞能長象牙，那是什麽嘴！」

「再敢侮辱本姑娘，本姑娘便不客氣！」温若柔大有拔劍之勢。

「小妞生氣啦，老趙，你還不向人家陪個小心！」另一個漢子歪着嘴道。

蕭秋風忙長身道：「諸位，待我來介紹，這位姑娘便是近年來，名滿長江兩岸的『紅衣白馬』温女俠！」

那些漢子一聽，臉上都變了色，那個取笑温若柔的漢子，連忙長身向温若柔必恭必敬地行了一禮，道：「小的有眼無珠，請温女俠大人大量，原諒小的無知之罪！」其他漢子也連忙替他求饒。

温若柔冷哼一聲，心頭大是得意：「原來我的名頭還眞能嚇人！」當下道：「這次饒你，下次可不許不三不四的。」

「多謝女俠饒命！」那漢子滿臉感激之色。

温若柔在蕭秋風旁邊坐了下來，皺眉道：「這種店子，還能有什麽可吃的？」

蕭秋風道：「不好吃也得吃一點，總好過餓肚子！」

一個漢子爲了討好温若柔，拍桌罵道：「他奶奶的，怎地煮一頓飯要這許久？到底有煮還是沒煮！」

「來了，來了，」掌櫃的婆娘顛着一對瘦脚，像撐船一般搖了出來，一手拿着一碟小菜，原來是白花鷄。

漢子問道：「就這麽一碟瘦鷄，一頓便要半兩銀子？」

「還有還有，五菜一湯，包你們吃得滿意！」那黑衣婆子笑得有點詭異。

接着掌櫃邊咳邊提着小菜出來，果然是五菜一湯，黑衣婆子道：「賒借免問，先交飯錢，再吃飯！」

衆人都要掏錢，温若柔道：「不用了，全由姑娘請！」說着抛了一錠五兩重的銀元寶給掌櫃。

食客一共才八個，飯錢共只須四兩，是以掌櫃的忙道：「姑娘且等等，老朽找你一兩銀子。」

「不用找了，多的給你！」

霎時間，大廳內爆起一陣多謝之聲，諂辭盈耳，温若柔有點發窘，忙道：「一頓飯花不了多少錢，諸位不必客氣！」

掌櫃夫婦退回後堂，衆人都舉箸吃喝起來，温若柔肚子雖餓，但她嫌髒，每樣只吃了一點點，倒是蕭秋風毫不爲意，吃得津津有味。

雨猶未停，盛雨之銅盆水巳滿，一個漢子自告奮勇，捧起銅盆，到後堂倒掉，回來之際，喃喃地道：「那兩個老東西也不知去了那裏！」

另一個道：「管他作甚，吃飽了好去睡覺。」

蕭秋風與温若柔互望了一眼，心中却想道：「那兩個怪人一定是睡到棺材內去了。」

雨水滴在銅盆內，叮叮噹噹地响着，聽來極是單調無味，不知爲何，大廳忽然一靜，沒一個人聲，忽然樑上的油燈熄滅了。

「咦，這燈爲何會無端端熄滅？」

「也許油盡燈枯吧，誰有火摺子？」

「他奶奶的，雨這般大，有火摺子也早都濕透啦！」

温若柔想起蕭秋風的油布包，問道：「蕭……你的火摺子還能用麽？」

蕭秋風苦笑一聲：「可惜剛才在下把火摺子帶在身上！」

一個漢子道：「俺去找掌櫃！」只聽「乒乓」一聲，料是黑燈瞎火之下，不小心踢着了地上的銅盆，那漢子咒罵了一聲，摸索着前進，口中不斷呼掌櫃。

裏面沒人應他，衆人都有點忐忑起來，温若柔聲音發顫地道：「他一定是睡在棺材內，聽不到的！」

「睡在棺材內？」廳內响起那些漢子的驚詫聲：「嘿，他又未死，爲甚麽睡棺材？」

「鬼才知道！」話說出口，温若柔身

子無端端地打了個冷顫。

「我去看看。」另一個漢子自告奮勇地走前。

「轟」的一响，外面傳來一道震耳的雷聲，屋頂上沙沙亂响，看來雨更大了。

「有棺材！」裏面傳來漢子的叫聲。

「老趙，鬼叫什麽，棺材還未見過麽？」第二個漢子怒吼一聲。

「黃大哥，他奶奶的，這裏好生邪門，不信你過來看看！」老趙語音未落，外面又响起一道驚天動地的雷聲。這雷聲就好像在屋頂上被炸開，饒得衆人都有一身不俗的武功，但也忍不住吃了一驚。

老趙和黃三也忍不住驚呼一聲，「嘩」地一聲，窗戶突震開，銀光如蛇，劃破漆黑的夜空，光綫自窗口瀉下，忽見那棺材的木蓋向上升高。

剎那間，兩人都似被人點了痲穴般，不能動彈分毫，雖然棺蓋只升高了三寸便停住，也看不到什麽東西，他兩人的心都似乎自口腔跳了出來般，不知身在何處。

「老趙，找到人沒有？」廳內的漢子請他倆去了這許久，仍不同來，忍不住大聲詢問。

老趙的喉管胡胡作响。「棺材……棺材蓋……掌櫃……」廳內的人都聽出有異，心頭都是一沉。

蕭秋風道：「咱們都過去看看！」

「不……」溫若柔忍聲叫道。

蕭秋風道：「姑娘有什麽高見？」

「沒……棺材有什麽好看的！」

「那姑娘別去，在下去看看就來。」

蕭秋風一想廳內只剩下她一人，心中更慌，忙道：「那就一齊去吧！」

「請姑娘跟在我後面。」

衆人摸索着走向內堂，屋內伸手不見五指，若不是電光不時由木板縫內射了進來，還眞不好走。

到了掌櫃寢室外，老趙道：「他奶奶的……你們看，那棺蓋撐高三寸便停住了，你說，這是什麽道理？」

銀蛇又一閃，寢室內一片光亮，衆人都把房內的情況看清楚了，也都一怔。

不知那個悶哼一聲：「怕什麽？咱就不信世間眞有什麽鬼怪，誰有胆跟咱進去揭開棺蓋看看！」

沒人作聲，蕭秋風吸了一口氣，道：「我也不相信世間有鬼！」排衆而出，衆人聽他這樣一說，胆氣稍壯，也跟着走了進去，溫若柔更是緊緊跟着蕭秋風。

那漢子摸着棺蓋前進，走到內面那一端，蕭秋風在外面這一端，兩人同時把手放在棺蓋邊緣，蕭秋風喝道：「起！」

兩人同時用力，雙臂一擧，棺蓋輕輕易易便離開棺槨。銀蛇又刷地射了進來，只見棺內躺着一具白骨，雙臂高擧，撐住棺蓋……

那情况實在詭秘妖異無以復加，死了多年的白骨，還能撐動棺蓋，剎那間，衆人的臉色全都白了，溫若柔一顆心更是砰砰亂跳。蕭秋風吸了一口氣，喃喃地道：「奇怪。」

話音未落，猛聽頭頂上傳來一道天崩似的鳴雷，震得衆人耳鼓嗡嗡亂响，這道雷聲，也震得蕭秋風手脚發軟，任由棺蓋自手中滑下。

老趙忽然叫道：「掌櫃跟他老婆去了那裏？」

「可能在另一具棺材內。」

蕭秋風强懾心神，道：「再把它揭開來看看……」

對面那漢子胆子頗大，聞言立道：「好……起！」

棺蓋又揭開了，第三道電光利刄一般劈下，只見這具棺材也躺着一具白骨，雙臂撐起，作攫人之狀。

這一次，由於心理有所準備，衆人心頭震驚都不如剛才之甚，可是溫若柔却發出一道裂人心肺的尖叫聲。

這聲音說不出的恐懼，蕭秋風轉身問道：「溫姑娘什麽事？」

溫若柔嬌軀如篩米般亂抖，顧不得什麽矜持，伸臂勾住蕭秋風的臂彎，轉身指着後面：「血，血……」

蕭秋風轉頭望過去，可惜此刻四周一片漆黑，等了一會，銀蛇再度在空中飛舞，光耀屋內，蕭秋風才發現剛才那一具白骨，口眼中竟然湧出幾滴殷紅的血珠。

其他漢子也都是發覺了，銀蛇映得一張張目瞪口呆的臉龐雪一般白！銀光熄滅，屋內一片寂靜，只聞粗重的呼吸聲，此起彼落。

溫若柔道：「這裏好……陰森，咱們出去吧！」用力搖動蕭秋風的手臂。

黑暗中看不到蕭秋風臉上的表情，只聽他溫柔地道：「好好，咱們出去。」把聲音提高，「大家都出去吧。」

衆人魚貫出房，忽覺外面有一片綠色的光芒，光芒發自廳內樑上那盞垂掛下來的油燈，綠光掩映下，人們的臉孔都無端變得恐怖怪異起來了。

溫若柔呻吟似道：「鬼，鬼火……」

「別胡說，世間那裏有鬼，」蕭秋風安慰他：「別怕別怕，也許是那掌櫃攪的鬼！」

話音剛落，只聽黃三滿懷驚悸地叫道：「你們看！」

幽冥居

蕭秋風大聲道：「不要大驚小怪，自己嚇自己。」

黃三道：「不是，你看看，這是什麽東西？」

蕭秋風走前幾步，依着黃三的手指望去，只見桌上那些小菜，巳全部變了模樣，白花鷄、醬牛肉、油炸排骨等，巳不見，如今碟上的是蜻蜓、蝎子、蚯蚓、蟑螂等物。

老趙用發顫的手揭起鍋蓋，只見裏面裝着半桶白沙子，上面還放了一角紅紙。「這……這……這是誰換掉的，掌櫃，你奶奶的，你死去那裏？」

黃三顫聲道：「他，他一定死了。」

溫若柔道：「胡說，剛死怎會變成一堆白骨。」

蕭秋風道：「也許這是間黑店？」

溫若柔忙道：「一定是黑店，咱們還是離開吧。」

那些漢子中，胆子最大的要數老鄭，只聽他大聲道：「就是黑店，咱們才要把它弄個水落石出！」

溫若柔道：「難道你們不怕……」底下那個鬼字，她實在說不出口。

老鄭用力拍一拍胸膛，大聲道：「有溫女俠在，咱們還怕什麽？誰有胆跟我到灶房看看……」

沒人應他，蕭秋風輕輕拍一拍溫若柔的肩頭，道：「我跟他進去看看！」

溫若柔粉臉發熱，幸而綠光之下，臉孔早巳變了色，不虞被人發覺，忙亂中急忙縮回手臂，坐下板櫈，目光觸及那些蝎子，又似踩着箭鏃般，跳了起來。

只聽黃三喃喃地道：「他奶奶的，剛才俺吃了不少白花鷄……」

老趙說道：「別去想它，這是被人換的……」

「人換的？」黃三喉管「咕」的一响，「若是人換的，人在那裏？」

這話叫人聽了渾身汗毛直竪，都不由自主地轉頭四望。溫若柔忙道：「你們不要胡說八道……」

黃三道：「女俠也害怕麽？」

溫若柔臉上又是一熱，衝着女俠那兩個字，她實在無胆承認，只得含糊地道：「害怕什麽？你們也相信世間上有……」

老趙忽然道：「張老弟，你蹲在地上做什麽？」

他口中的張老弟，年紀最輕，看來只有二十出頭，他張着嘴，我我我的說不出話來。

黃三道：「到底是什麽事？害肚子疼麽？」

小張忽然「哇」的一聲，張口噴出一口黑黝黝的東西來，老趙吃驚地叫了起來：「蝎子！」

「蝎子？」溫若柔呻吟似的叫一聲。

老趙道：「剛才吃很多醬牛肉……」話音未落，黃三也「哇」地一聲蹲下嘔吐起來。老趙聲音發顫地問道：「黃三哥，你，你不是吐蝎子吧？」

黃三聲音似哭地道：「是……是蜻蜓！」言未畢又嘔吐起來。

溫若柔只覺喉管發痲，五內似欲翻轉過來，想嘔又嘔不出來，後背一陣酥痲，冷汗直流，似有無數的虫子在爬動。

老趙苦着臉道：「俺吃了不少炸排骨，不會是蟑螂吧……」

言未畢，內堂又傳來老鄭的驚叫聲：「你，你千萬莫走過來！」

又聽蕭秋風喝道：「你，你到底是人還是鬼？」

「桀桀桀……」一陣難聽之至的笑聲傳來，廳內的人都覺後背冷颼颼的，溫若柔聲音帶哭地說道：「這好像是邱明的笑聲……」

老趙身子一抖。「邱明是誰？」

「掌櫃……」

黃三驚叫道：「那癆病鬼？」衆人不由自主地靠在一起。

老趙道：「咱們進不進去看看？」

只聽一片牙齒的格格碰撞聲，却無人應他，接着又是一聲聲的尖叫。

綠光倏地一暗，只見內堂飛出一團黑影來，正是瘦得皮包骨的掌櫃邱明！

溫若柔嚶嚀一聲，險險栽倒。黃三大聲叫道：「不要過來，不要過來！」

邱明「格格格」地大笑，露出那白森森的牙齒來。「你們都吃了我的東西，還敢發惡？」

溫若柔笑道：「但是我們巳經付了飯錢……」

「你給的銀子陰司內不通用，閻王不收，給了等於不給！」

「你……你眞的是……是鬼！」

「小姑娘，你不是問我爲什麽不睡床，要睡棺材麽？我那不孝子燒了那些紙人紙轎給我，可惜忘記燒入關度牒，累得我夫妻滯留在此……」

話音未落，黃三等人巳站不住，紛紛跌坐在地上。溫若柔哭道：「你快走吧，咱們明天燒幾張給……給您！」

邱明格格大笑，道：「太遲了，太遲了，吃了我的東西，你們還想活命麽？」

老趙道：「大家快跑吧！」

「要跑？哈哈，你們試試看！嘿嘿，還有半柱香時間，你們都要跟我一樣了，可惜，我還有一具棺材，你們連棺材都沒有……」

蕭秋風忽然自內堂跌跌撞撞地衝了出來，提着一柄刀，叫道：「我蕭秋風什麽鬼也不怕！」刷地一聲，砍出一刀！

邱明身子在半空飄飛，蕭秋風連砍三刀都落了空。邱明空蕩蕩的衣袖一拂，身子忽然貼在牆上。燈光更暗了，只見他衣袖高擧過頭，隨即垂下，臉上只剩下一個骷髏頭！

最奇的是骷髏頭却有一對綠幽幽的眼睛，笑聲刺耳，招魂似的道：「時辰快到了，時辰快到了！」

蕭秋風「噗」的一聲，跌坐在地上，鋼刀飛出老遠。

骷髏頭眼眶內的綠光巳隱去，嘴也闔上，身子却仍貼在牆上，像是壁虎一般！

剎那間，廳內寂靜如死，呼吸聲，哭泣聲以及由驚恐過度而自喉管發出的胡胡聲，响成一片。

良久，溫若柔才稍稍定下神來，輕呼一聲：「蕭……你還未死吧！」

忽然老趙叫道：「這，這是什麽地方？我，我身子爲什麽全飄盪起來！」

黃三也道：「老趙，我也是如此，莫非這裏是九幽地府，咱們都死了麽？」

溫若柔大叫一聲：「胡說胡說，這裏是邱明居，不是，不是……」

老趙聲音空空洞洞。「你是誰？」

「我？是『紅衣白馬』溫若柔呀！」

黃三忽然凄厲地一笑。「溫若柔？啊，我記起了，咱們就是吃了你請的東西，才會提早歸西的！我好恨呀，你快賠我一條命來！」

溫若柔急道：「我，我又不是有心害你們的！」忽見老趙與黃三轉過身來，眼睛都眨着綠光，向自己緩緩走過來。

她拚命大叫：「你們莫過來……我，我我不想死……蕭秋風，你死了麽？還不快來救我？」

就在此刻，溫若柔忽覺後背一凉，似乎被什麽東西吹了一口氣，假如這口氣是生物發出的，又怎會是冷的？

溫若柔想至此，身子如受驚的兔子跳了起來，剛轉過頭來，忽覺臉上一冷，一雙冰冷的手掌在自己的臉上摩挲！

她只覺得眼前一黑，雙脚發軟，魂魄

都似奪竅而出，「砰！」的一聲，跌倒地上，不知人事。

× × ×

也不知過了多久，溫若柔才悠悠醒來，只覺眼簾白光刺目，身上如遭石壓，全身骨頭似欲散開般。

她慢慢睜開雙眼，這才知道自己被蕭秋風壓住，只見他上身精赤，身上散發着一股濃烈的男子氣息，頭臉埋在自己的胸脯中。溫若柔先是一呆，繼而一股羞恥感充盈胸間，猛地把蕭秋風推開，順手摑了他一巴掌。「你這禽獸！」

蕭秋風身子一抖，也醒了過來，眯着眼道：「姑娘爲何打我？」

溫若柔淚水橫流，把臉別開，罵道：「我不打你這禽獸，打誰？」

蕭秋風抓抓頭皮，慢慢支撐起來，語氣有點不悅。「在下雖不是什麽大人物，但無端端受辱也不甘心，請姑娘明言！」

溫若柔心頭如遭火燒，霍地轉過身來，長身欲打，目光瞥及蕭秋風那寬廣結實的胸膛，如遭電殛，嬌軀一抖，重新睡倒，閉起雙眼，珍珠般大小的淚珠串串淌下，嗚咽地道：「你，你自己做了什麽事還不知道麽？」

「我？在下做了什麽事？」蕭秋風神色一片惘然。

溫若柔更怒，閉着眼直起身來，伸手擂了蕭秋風幾拳，擂得他胸膛「砰砰」而響，蕭秋風臉色一變，伸手一撈，抓住她的玉掌，沉聲道：「在下到底做過什麽對不起你的事，請姑娘說清楚，否則休怪在下無禮！」

溫若柔心頭氣苦：「我一生幸福都毀在你這畜生手中，你還有什麽無禮的事做不出來？」想至怒處，她倏地自地上跳了起來，抽出長劍，罵道：「姑娘先殺死你這禽獸！」

她連刺兩劍，都讓蕭秋風閃開，神情更爲瘋狂。蕭秋風不禁心頭火起，正想找件兵器擋架，忽見溫若柔停下手來，怪叫一聲：「這是什麽地万？」

蕭秋風眼光一及，只見旁邊放着兩具大黑棺材，油漆剝落，似曾相識。四周是個圓圈，連屋頂也是拱圓形的，泥地，地上有幾套男子的衣服，却不見老趙他們，他不由自主地輕咦一聲：「他們人呢？」

「蝎子、蜻蜓！」溫若柔尖叫一聲：「是小張及黃三嘔出來的！」

蕭秋風轉過身去，果見牆角有兩堆腥臭的東西，細看一下，果然是蝎子及蜻蜓碎塊，甚是噁心。

溫若柔身子發抖，牙齒格格亂碰，忙把目光移開，就在此刻，她忽然發覺蕭秋風後背刺了一幅不知名的圖案，忍不住問道：「你，你後背……」

蕭秋風微微一笑，道：「說來好笑，我娘說我八字輕，小時候經常見到鬼怪，所以請了一位高僧，叫他在我後背上，刺了一張鍾馗治鬼的符，自此之後，鬼怪果然不再纏身！」

「眞有此事？」

蕭秋風聳聳肩，道：「我也不知道，自我懂事以來，至昨夜之前，我的確未曾見過什麽鬼……但昨夜的經歷實在太恐怖了，我突然想起這道符，所以把上身脫下……剛巧你在叫我救你，我，我又有什麽辦法呢？只好蓋在你身上，讓這張符向上……也許眞的有點功效，反正咱們都能平安！」

溫若柔暗叫一聲：「原來他是爲了救我，這倒……」當下又問道：「後來又如何？」

蕭秋風苦笑一聲。「後來我便什麽也不知道了……直至被姑娘摑了一掌才醒來！嗯，對啦，姑娘還未答我，剛才爲何打我，又要殺我？」

溫若柔知道自己清白未汚，錯怪了人家，不由滿臉通紅，說不出話來。

蕭秋風認眞地道：「在下慕姑娘的俠名，自信不曾做過什麽對不起你的事來，姑娘就算不屑與在下爲友，也不必用這種手段對付我！」

溫若柔恨不得找個地縫鑽進去，那裏還作得聲，偏是蕭秋風步步進逼，她跺足嬌嗔道：「算我錯怪了你就是！」

蕭秋風苦笑一聲，喃喃地道：「在下當眞難明！老趙他們都走啦，咱們也離開吧！」彎腰欲去檢衣。

溫若柔忽道：「不要那些衣服！」脫下身上的外套遞上。「這本是你的！」

蕭秋風接了過來，把外套披上，道：「姑娘的衣褲已乾了！」

溫若柔見他目光灼灼地望着自己的身子，粉臉又是一紅，目光一垂，道：「快離開這鬼地方吧！」

忽聽蕭秋風咦一聲：「怎地無門！」

溫若柔忍不住抬起頭來，目光一掠，才發覺光綫是自窗口射了進來，那窗子離地七八尺，長方形，沒有窗框，也沒有窗櫺，她道：「沒有門便由窗子跳出去吧！」言畢踏前幾步，雙足微微一頓，人已自窗口射了出去！

只聽她驚呼一聲，蕭秋風看不到她，不知發生了何事，也連忙跳了上來，他一出去，也發出一道驚呼聲！

原來這地方竟是一座墳墓，墓碑倒下，使光綫自缺口處射了進去，那個窗子，其實便是因墓碑倒下，所造成的缺口！

墓的周圍一片綠油油的青草，渺無人烟。青草乾燥，沒一絲經過雨淋的跡象，看天色，已是未牌時分。

溫若柔喃喃道：「這是什麽地方？」

蕭秋風却問道：「那麽邱明居呢？怎地不見了？」

溫若柔呻吟似的一嘆。「邱明居豈不是幽冥居的諧音……昨夜莫非咱們進了鬼屋？」

蕭秋風身子一震，道：「不會吧！天下間眞有這等事？」

「老趙他們呢？莫非……莫非都死了？」溫若柔又快哭了。

忽然墓後傳來一道短促的馬嘶聲，蕭秋風連忙奔了過去，只見自己那匹棗色的馬，以及溫若柔那匹白馬，正在墓後，只因墳墓極是高大，馬身都被擋住，是以在另一端根本看不到。

「馬！」蕭秋風叫了一聲，溫若柔也忙走過去，只見那兩匹馬纏在樹幹上，見到主人神情都甚是歡悅，不斷地揚頭，扯動馬韁。

溫若柔叫道：「我明明是把馬縛在店

前的木柱上！」

「我何嘗不是如此？」

溫若柔揮劍斬斷馬韁，跳了上去，道：「咱們還是趕快些離開這鬼地方吧！」

兩人放馬馳了一陣，蕭秋風道：「這路我昨夜走過！」

「不錯，我也認出來了！」溫若柔聲音顫動得更加厲害，不問而知，昨夜他倆必是投到鬼屋內去歇宿了！

兩人心頭越來越是驚慌，溫若柔喃喃地道：「昨夜老趙說他身體飄盪……他們一定是死了！」

蕭秋風道：「墓內的那兩具棺材，不知葬着什麽人！」

溫若柔驚叫一聲：「不要回去看！」

蕭秋風苦笑一聲。「在下胆子雖不小，但還沒這個勇氣！」

「蕭，蕭大哥，你說昨夜那件事可是眞的麽？」

蕭秋風再一聲苦笑。「希望不是眞的！」目光一抬，見路旁阡陌中有幾個農夫在耕田，心頭一動，道：「你在這裏等等我，我過去問一問！」言畢跳下馬背。

「等等我，我也去！」溫若柔也跳下馬背，兩人走在田基上，那幾個農夫見來了兩個陌生人，心頭奇怪，都住下手來。

蕭秋風向他們行了一禮，問道：「大叔，借問一句，由此北上五里左右，請問是否有一間喚邱明居的店子？」

那幾個農夫互相換了一個眼色，一齊搖頭，溫若柔道：「那麽十里之內呢？是否有這樣子的店子？」

一個年長的農夫道：「咱們從未聽說過！」

蕭秋風回頭望了溫若柔一眼，再問：「昨夜這裏是否有下雨？還有雷電？」

農夫說道：「昨夜滿天星月，何來之雨？」

溫若柔問道：「這裏是什麽地方？」

「九華山下！」

「地方沒錯，但昨日晚上明明下好大的雨！」

另一個農夫開腔道：「下大雨那的確有，不過是十三日！」

溫若柔不悅地道：「那你剛才又說沒下雨？」

農夫語氣頗不友善地道：「小姑娘，你是問咱們昨夜是否下雨，昨夜的確沒下，你們若不信的，請去問別人！」

蕭秋風心頭一動，又問：「今日是什麽日子？」

「三月十六日！」

「吓？」蕭秋風與溫若柔一齊吃了一驚！同時道：「眞的？」却料不到自己已暈死了三夜兩天。

年長的農夫舉起鋤頭，道：「不信便去問別人！」用力耕起田來。

蕭秋風與溫若柔如鬥敗公鷄般，慢慢走了回來，兩人默默上馬，走了一段，果見路旁立着一塊石碑，上面刻了三個字：九華山。

溫若柔呻吟了一聲，道：「眞是難以相信！」

蕭秋風道：「算啦，別提了！嗯，姑娘要去何方？」

「我原本要到江北去，如今發生了這件事，還是……還是回家去吧！」

「府上在何處？」

「我家在撫州城內……你呢？蕭大哥，你要去那裏？」

蕭秋風道：「在下原本要到江北遊玩的，但如今我想去找一位朋友，我這位朋友對玄學頗有研究，我希望他能替我解答這個問題！」

「你朋友住在那裏？」

「他住在樂安。」

「那是芙蓉山之南，離我家只有百多里路，咱們倒可結伴同行。」溫若柔說至此，臉上無端端又是一紅。

蕭秋風歡欣地道：「這倒是蕭某的榮幸！」

「你家居何處？」溫若柔忍不住又問了一句。

「我原籍在河南，不過我自小便父母雙亡，也沒個固定的家，平日都在四處遊蕩。」

「你師父是誰？」

「我有好幾位師父，可惜他們都沒什麽名氣，不比姑娘家學淵博！」

溫若柔聽了心頭頗覺受用，却老成地道：「這有什麽用處，我便不想靠爹爹的名頭，所以才自己出來闖盪江湖，結果……」她實在不敢再自吹自擂下去。

蕭秋風帶着幾分奉承的語氣道：「姑娘的偉大志氣，好生令人佩服！」

兩人沿途談談說說，漸漸地「邱明居」的事忘記，不久天將黑，溫若柔此際已是驚弓之鳥，見到夜色便不敢言勇，當下道：「前頭三里有個小鎭，咱們早點歇息吧！」

蕭秋風道：「姑娘說得是，在下武功低微，也莫走夜路，免得遇上万人，更連累了姑娘，何況我也得去買兩件衣裳！」

溫若柔心中忖道：「這人說話甚招人歡喜，又，又是個正人君子，可惜……可惜他武功低微，否則爹爹看了也可能會歡喜……」想到日間蕭秋風伏在自己的身上，粉臉紅得如同茹血的晚霞，「我，我身子已給他觸摸過……這，好生氣人！」

她對蕭秋風的態度雖有所改變，但她生長在武林世家內，自小在家內便如鳳凰一般，受人寵愛，眼角自然較高，夢中的情人，不但高大英俊，風流倜儻，而且武藝高強，足可與自己比肩，將來也才可以聯袂行走江湖，快意恩仇。

蕭秋風的出身她可以不計較，至於高大俊朗他也辦得到，雖然離風流倜儻頗遠，但也還能忍受，最使她不滿的是他的武功低微些兒，又沒名氣！

想着想着，她又放馬走在前面，對蕭秋風的態度更冷淡了，恢復了剛見面時的冷傲。

蕭秋風十分知機，默默跟在她後面，溫若柔心中又有想法：「這男人太沒骨氣了！哼，他今生也別想叫我看上他！」

三里路程眨眼即到，果然有座小鎭。鎭內只有一家客棧，雖然髒小，但總比餐風露宿強，而且比「邱明居」好得多。

兩人入鎭後，溫若柔大剌剌地道：「你去開兩間上房，姑娘先去買件衣服！」

蕭秋風應了一聲去了，客棧內空房極

多，蕭秋風挑了兩間比較明淨的，待溫若柔回來之後，也出去成衣店買衣服。

客棧前堂是個飯館，溫若柔不好意思拒絕蕭秋風的邀請，陪他吃了一頓悶飯，飯後緩緩地道：「姑娘累了，要睡覺，明早好趕路，你不要來騷擾我！」言畢頭也不回地走了。

蕭秋風付了賬，神情木然地走出客棧，過了兩柱香的工夫才回來，身上巳多另一柄鋼刀，他筆直地返回自己的房間。睡到半夜，忽然聽到溫若柔在她房內大叫：「你不要過來！」

寃鬼纏身

蕭秋風在夢中驚醒，先呆了一呆，又聽溫若柔在對面房間叫道：「你，你快走……蕭大哥，你快來救我！」說到後面巳哭了起來！

蕭秋風不敢怠慢，連忙跳下床，抄起枕下的鋼刀，立即拉開房門衝了出去。到了溫若柔的房前，大聲問道：「姑娘，什麼事？」

溫若柔哭道：「邱明，邱明……」

蕭秋風一脚踢開房門，跳了進去，只見房內半空飄浮着幾點綠幽幽的鬼火，溫若柔坐在床上，被子不斷地抖動着，房內有一團黑影，雙眼發着靑光。

蕭秋風心頭一沉，喝道：「邱明，咱們到底犯了你什麼，你還來糾纏作甚！」

黑影桀桀笑道：「她忘記了她答應的事，我是來討債的！」

蕭秋風把刀抽了出來，膽氣似乎稍壯，沉聲問道：「咱們欠你什麼債？」

「吃了我的東西，還未給錢！」

「錢巳付了！是你親手收的！」

「我要入關的度牒，姑娘答應燒一疊給我，我放了你們，你倆則逃之夭夭，一張也不燒！」

溫若柔哭道：「我明日便燒給你，一定燒，你快走吧！」

「明日一定燒？好，我且再信你一次，但一定要你親手燒，而且須在晚上亥時至丑時之間燒，你若再食言，我便一路跟着你！」

溫若柔嬌軀一抖，澀聲問道：「爲何一定要在那個時候燒？」

「陰間內的事，跟你說，你也不明，你到底答應不？」邱明居的掌櫃，聲音突然轉厲：「記着！一定要在我墓前燒！」

溫若柔哭着道：「我不要去你墳墓那裏……」

「你若不去，便到陰間陪我吧！」

蕭秋風大聲道：「人家不去，你何必強人所難！」他聲浪雖大，但若有外人在此，一定聽得出他心頭之驚怕，與溫若柔不相上下。

邱明居掌櫃怒道：「我還未跟你算賬，你還敢發惡？」他聲音忽然轉變，每個字的尾音都拉得長長的，餘音未了，身子突向蕭秋風飛去！蕭秋風猛吃一驚！走了幾步，後背巳靠牆，只得揮刀劈出！

掌櫃身形一閃即沒，隨又在蕭秋風的身旁出現。蕭秋風再一刀砍出，掌櫃的身形再度隱去，溫若柔哭叫道：「蕭大哥，符，符……」

蕭秋風霍然一醒，倏地扯開上衣，在他解衣之際掌櫃的鬼魂忙向蕭秋風撲去。

蕭秋風急忙向旁閃開，「嗤」的一聲，上衣裂開，露出精壯的肌肉。掌櫃的鬼魂又向蕭秋風撲去，溫若柔驚呼一聲，閉起眼睛，不敢觀看。

千鈞一髮之際，蕭秋風急忙把身一轉，掌櫃的手差一點便抓到蕭秋風，可是這刹那，忽然大叫一聲，倉惶後退。「這，這張符是誰給你刺的？」

蕭秋風知道對方害怕，便倒行幾步，向鬼魂迫去。掌櫃不斷後退，尖聲叫道：「你不要得意，我總有辦法破你！」

話音一落，外面又傳來一道尖銳的叫聲：「老頭，回去吧！」聲音比掌櫃的還要難聽，尾音拖得長長的。

掌櫃的鬼魂一閃，便不見了。溫若柔伏在被子上面痛哭，蕭秋風輕輕走前安慰她。「姑娘別怕，他，他跑啦！」

溫若柔心頭之震驚無以復加，顧不得什麼禮教，撲在萬秋風身上不斷抽泣。「蕭大哥，咱們怎辦？」

蕭秋風輕輕一嘆。「說不得只好依言到他墓上拜祭一下了！」

溫若柔如受驚的兔子跳起：「我，我不去！」

「不去那就算了！」

「但，但剛才他說……」溫若柔又伏在蕭秋風肩上飲泣了。

蕭秋風又是一嘆。「那麼姑娘認爲該如何辦？」

「我，我……好怕！」

「怕又能解決問題麼？」

「蕭大哥，我有一件事求你，請你替我跑一趟，到他墓前燒一疊入關度牒如何？你要多少錢，隨你開個價！」

蕭秋風把她一推，沉聲道：「姑娘把蕭某看作什麼人，若不是基於道義，在下何必跟你同道而行？」

「你不是說要去樂安麼？」

「不錯，但我也可以自己上道！」

溫若柔一驚，忙道：「不要……你，你有什麼條件，我，我都答應你……」心中暗道說不得只好嫁給他了。

不料蕭秋風却道：「在下早巳說過，你看錯人了！」語氣說不出的冷淡。

「我，我……你到底是什麼意思？」

蕭狄風正容地道：「假如在下回到今午的地方拜祭，便能解除你的痛苦，只須姑娘開個口，何須要條件，但剛才他的話你似乎忘記了！」

「我……我沒忘記……」

「他要你親自去！不如這樣吧，姑娘去燒，在下現在立即上道趕到府上報訊如何？」

「不行，我一個人不敢去……」

蕭秋風輕輕一嘆：「那只好由在下陪你去了！」

半晌，溫若柔才離開他的身體，輕聲道：「蕭大哥，你說咱們燒了度牒給他，他會不會就此不再跟着我？」

蕭秋風勸她道：「我聽人說過，鬼魂也講信用的，咱們依要求辦，料他也該滿足了！」

忽然房外傳來掌櫃的聲音：「客官客官！」

蕭秋風忙問：「什麼事？」

「這個……剛才沒發生什麼事吧？」

「若有事的話，你此刻才來，也巳來不及了！」

「剛才，剛才實在太可怕了！」

蕭秋風望了溫若柔一眼，只見她臉上又浮上驚悸之色，他猿臂輕舒，圍着她的小蠻腰，心頭怦怦亂跳，澀聲問道：「剛才你發生什麼事？」

「老朽在房內睡覺，忽然身上一沉，便被驚醒了，只見滿室飄着點點的綠光……那好像是……傳說中的鬼火……老朽心中驚得要死，想下床探個究竟，那知下了床，門窗就是打不開……」

蕭秋風道：「也許你的房門被人自外鎖住，這有什麼奇怪？」

「但窗戶沒鎖，怎會打不開……」

蕭秋風又截口道：「也許是你太緊張了！」

「客官，你有所不知了！老朽要叫，偏又發不出一絲兒聲音來，後來，後來……門縫內忽然飄進一個……」

溫若柔嬌軀一震，不期然靠緊蕭秋風，蕭秋風吸了一口氣，續問：「飄進一個什麼東西？」

掌櫃的聲音似哭：「是一個穿黑衣披頭散髮，瘦得只剩一把骨頭的……是個女的……客官，你見過沒有？」

溫若柔呻吟似地道：「是邱明居那個黑衣婆子……」

蕭秋風道：「少爺沒見過！」

「奇怪！」掌櫃道：「老朽全問過了，他們都見過，爲什麼你倆看不到？」

蕭秋風道：「沒什麼吧，咱們要歇息啦！」

掌櫃喃喃地道：「客官你好像不是住在這裏……」

溫若柔臉上發燒，蕭秋風却道：「少爺高興，你管得着麼？快滾！」

掌櫃唯唯喏喏，不敢再吭一聲。蕭秋風輕輕拍着溫若柔的後肩，道：「好啦，現在沒事了，你上床睡吧！」

「那麼你呢？」溫若柔話說出口之後，臉又紅了，幸好房內無燈，稍減窘態。

蕭秋風微微一怔，道：「爲着姑娘的清譽着想，在下還是返自己的房間較好，沒事的，你放心吧！」

「你，你好可惡：」溫若柔咬牙道。

「姑娘的意思……咳咳，在下在門後替你把守吧！」

溫若柔冷哼一聲，坐回床上，氣得牙癢癢的，心中忖道：「多少男子見到我，都神魂顛倒，恨不得能接近我……這呆子眞是個魯男子……若是嫁……將來那有什麼趣味？」

幸而蕭秋風不知她的心事，否則實在不能理解，爲何日間罵他無禮，如今又怪他不解風情！

溫若柔氣苦了一陣，又覺得蕭秋風頗能給她安全感，心頭稍稍舒暢：「他將來若能處處遷就我，護我，我，我便認命吧！」想起今午蕭秋風精赤着上身，把頭臉埋在自己的胸脯間，她心頭如小鹿亂撞，又羞又驚又喜又甜，眞敎人分不出是什麼味道。

長夜終於渡過，直至第一道曙光自窗櫺處射進來，溫若柔才迷迷糊糊地睡着。

蕭秋風席地而坐，練起內功，眞氣轉了幾個周天，疲勞盡失，他輕輕跳了起來，偷偷走了出去。

待到溫若柔醒來，蕭秋風巳回來，几上多了一包東西，他體貼地道：「我去吩咐小二送水進來！」言畢出去。

溫若柔下床換了一套白衣，再掛上鑲金綫的披風，就像是一隻小白鴿，她理一理頭髮，小二便把水送進來了。

溫若柔匆匆盥洗完畢，開門叫道：「蕭大哥！」

蕭秋風自他房內走過來，溫若柔道：「咱們何時起程？」

「香燭祭品我巳買好，吃了東西便起程。」

溫若柔想起今夜要去九華山，心頭又沉重起來，蕭秋風口齒伶俐，不斷說些趣事逗她，奈何溫若柔笑不出來。

吃過飯，蕭秋風又買了些乾糧帶上路，兩人往來路走回去。悶行了一陣，溫若柔忍不住問道：「蕭大哥，其實你心內怕不怕？」

蕭秋風道：「若說不怕，那是自欺欺人的！不過……」

「不過什麼？」

「姑娘既然求在下，就算赴湯蹈火，在下也只能勇往直前！」蕭秋風語氣有點慷慨。

溫若柔臉上一熱，心中却甜滋滋的。

蕭秋風道：「由此到那裏只有半日路程，咱們慢慢走不用急。」

溫若柔平素心高氣傲，但此刻還有什麼主意？只是溫順地點點頭，蕭秋風問道：「聽說令尊的劍法十分高強，不知他肯收徒弟否？」

溫若柔見他提起父親，心事稍寬，輕聲道：「我爹發誓不收徒弟！」

「但聽說他又沒有兒子，將來，將來不是要失傳麼？」

溫若柔心神不附地道：「他雖然沒有兒子，却還有一個女兒！」

「但女兒遲早終要出嫁！」

溫若柔臉上一熱，心頭一跳：「對呀，我曾偷偷見過爹爹在練劍，那套劍法比他敎我的可要高明幾倍，他爲什麼不敎我？是不是眞的因爲我功力不足，還是怕我嫁出後會把他的武功外傳？但他又沒有兒子，也不收徒弟……啊，蕭大哥是個孤兒，他若肯入贅，不知爹……」想到此，她臉上更紅。

蕭秋風問道：「姑娘你想什麼？」

溫若柔臉色更爲嬌艷，輕輕咬牙道：「討厭！你不會去問他麼？」言畢拍馬走在前面。

蕭秋風臉上泛起幾分得色，拍馬追前，道：「在下的確想去求他收我爲徒，只怕你爹不肯！」

溫若柔聽他只欲拜爹爹爲師，心頭微微失望，冷冷地道：「他早就發誓不收徒弟了，連我也沒法使他改變主意，哼，原來你帮我，表面上說得好聽，實際上是另有所圖！」

蕭秋風臉色一變，叫起撞天屈來，信誓旦旦地說道：「在下帮姑娘，若是爲了博取令尊收我爲徒的，便敎我萬箭穿心而

亡！」

溫若柔不及細思，轉嗔爲喜地道：「好啦，我信你就是！」稍頓又輕聲道：「我爹是絕對不會收弟子的了，你……」

蕭秋風傻乎乎地一笑，淡淡地道：「姑娘不必替我担心，在下只是隨口問問而已！」

說着已走至一片樹林前，蕭秋風道：「咱們入林稍停一下，讓馬匹歇歇吧！」

溫若柔略一沉吟也跟着走了進去，剛跳下馬，蕭秋風忽道：「有人！」

果見樹後湧出七八個賤肉橫生的壯漢，一望而知不是善類，爲首那人一匹腮髯十分濃密，嘿嘿冷笑道：「咱們正想去池州幹一票，你們兩人撞進來，正好拿你們開刀，討個吉利！」

溫若柔倒不害怕，輕叱一聲：「你們是什麽人？」

「咱們是什麽人？」尖細腦瓜的道：「咱們便是道上有名的黑貓！」

溫若柔冷冷地道：「原來是一夥小毛賊！」

蕭秋風抽出刀來，道：「咱們身上沒錢，請諸位高抬貴手！」

溫若柔輕輕一閃，站在他身前，道：「這種傷天害理的毛賊，不知道也還罷了，竟然撞上了，豈有放過之理！蕭大哥，你若想學我爹的武功，這俠義兩個字，可不能不有所認識！」

這幾句話，說得正氣凜然，使蕭秋風臉上露出窘態，那賊首道：「小妮子嘴上說得硬，只怕你手軟！」

一個漢子道：「大哥，這小妞長得不錯，你不如討她做個小的吧！」

賊梟哈哈笑道：「這主意不壞，俺寧願短幾年命！」

溫若柔勃然大怒，刷地一聲抽出長劍來，手臂一抬，急刺那漢子的胸膛！那漢子叫一聲好厲害，擰腰閃開，溫若柔更怒，長劍一偏，改刺賊梟。

那賊梟叫道：「小婆娘好生厲害！」偏身抽出佩刀來，與溫若柔鬥在一起。

腦瓜尖細的漢子道：「不得了，這婆娘厲害，老大有苦可吃！」言下之意，好像溫若柔已嫁定了給賊梟。

溫若柔更怒，咬牙快攻，料不到那賊梟也有幾分本領，一柄刀守得甚緊，溫若柔左七右六一十三劍，全被他破去。「大夥兒看我收拾她，包叫她服服貼貼！」

腦瓜尖細的漢子道：「那咱們便叫她小大嫂啦！就怕老大嫂會吃醋，吵得沒一天安寧！」

溫若柔怒道：「蕭秋風，你死了麽？還不替我收拾那惡鬼！」

蕭秋風應了一聲，抽出佩刀，指着尖細腦瓜的喝道：「聽見沒有？還不出來受死？」

那些毛賊哈哈大笑。「這小白臉的吃醋啦！老二，你去叫他死心吧！」

尖細腦瓜的自後衣領處抽出一柄黑黝黝的摺扇來，冷笑一聲：「小子，念在你替咱們送來一位新大嫂，老子不殺你，你快逃吧，否則叫你死無葬身之地！」

溫若柔怒道：「蕭秋風，你死了麽，還讓他們嚼舌根！」

毛賊們又笑道：「小白臉怕漂亮的小妞！」

蕭秋風就算是泥人造的也有火氣，沉聲道：「請！」餘音未了，鋼刀刷的一聲砍出。這一刀去勢不快，但勁力十足，而具氣度不凡，令得那老二刮目相看，鐵扇一抬，把刀格開！

可是刀沉扇輕，蕭秋風手腕一翻，刀刃橫劈過去！這一刀變化極速，連旁邊那些毛賊也看出有點不對！

老二腳踩七星，堪堪閃過這一刀，扇子刷地一聲打開，扇緣如刃，往對方手臂切去！

蕭秋風見他這一招使得神奇，連忙變招把其挑開，老二一招扳回先機，立即以攻爲守，一口氣攻了七招！

不料蕭秋風的刀法實而不華，表面上並不眩目，但每一招都使得恰到好處！七招剛過，蕭秋風立即伺機反攻，一連三刀，把老二迫退兩步！

老三見狀叫道：「老二不是敵手！」抽出一對短斧上前助戰。就在此刻，那賊梟也逐漸抵不住溫若柔的攻勢，緩緩後退，老四抄起紅纓槍上前合擊才止住敗勢。

溫若柔暗暗吃驚：「想不到這夥毛賊竟有這身功夫，若不先殺死一兩個，只怕討不到好的去！」心念電轉，長劍攻勢更快，同時偷眼向蕭秋風那邊望去，見他一柄刀敵住三件兵器，仍是攻多於守，迫得對方兩人團團亂轉，心頭又喜又有受騙之感：「哼，原來他武功並不比我低，却來騙我！」

心頭雖氣，但想起他若非如此，實在配不上自己，又有幾分安慰。

突聽蕭秋風喝道：「着！」刀光過處，那個使斧頭的漢子左臂縮慢了半分，掌背吃他刀脊一撞，痛得他拋斧而退！

老五老六同時標前，老七則扶着老三回去，蕭秋風道：「只要你們能痛改前非，蕭某便放你們一條生路！」

老五鬼頭刀用力一砍，喝道：「放屁！你死到臨頭，還吹什麽牛皮！」

老二十分狡猾，看出對方不是好吃的菓子，只在旁邊伺機給一下冷的，蕭秋風刀法展開，以一敵三毫無敗象。

溫若柔好勝之心大盛，覷準一個機會，閃開賊梟的鋼刀，再偏身讓過槍尖，左掌一落，五指合攏，緊緊抓住槍桿，用力向旁一拉，長劍自左臂下刺出，正中老四的手腕！

霎時間鮮血長流，老四大叫一聲，棄槍而退，老七只得舉劍接替他，可是老七比老四更加不濟，十多個回合，敗象又生，老八只好也上前夾攻。

戰了幾盞茶工夫，兩組都是勢均力敵，難分勝負，蕭秋風因爲氣力悠長，久戰之下，反有佔先之勢，不過要勝對方還不容易！

賊梟道：「不殺這兩人，大夥兒也別再混啦。」羣賊只好鼓起餘勇，拚力死戰起來。

又過了五十多招，蕭秋風刀法忽然一變，使出一招怪異莫名的招數來，只見那一刀如同天上的流星般，倏來倏去！「刷」的一聲，把老六的一條胳臂砍了下來。

剎那間，形勢逆轉，蕭秋風少了一個對手，形勢大佳。

老二看出勢頭不對，忙道：「老大，風緊扯乎！」

那賊梟雖然慓悍，但見己方八去其三，也難免胆戰心驚，遂下退意，叫道：「大夥兒並肩子扯乎。」

霎時間，羣賊虛幌一招，一齊撤退，溫若柔還待要追，蕭秋風喘着氣道：「姑娘，強寇莫追！」

溫若柔頓足止住去勢，蕭秋風道：「姑娘劍法神妙，在下平生僅見。」

溫若柔怒道：「你那還需要拜我爹爲師！」

蕭秋風抓抓頭皮。「姑娘生這氣好沒來由，令尊是武林有數高手，在下若能做他的弟子，那眞是幾生修來之福。」

「你武功好得很呀，還騙我什麽？」

蕭秋風正容地道：「在下幾時騙過姑娘？」

溫若柔有點語塞，半晌才道：「你不是說你師父是無名之輩麽？」

「家師們的確是無名之輩，但無名之輩，並不表示他們的武功便一文不值。」

溫若柔臉色忽青忽白，說不出話來，蕭秋風又道：「其實姑娘武功比我高出許多，剛才又何必要我出醜？」

「高你的大頭鬼！」溫若柔脾氣發作，索性便發到底，大聲道：「從今之後，你是你，我是我，你給我滾吧！」

蕭秋風臉色大變，沉聲道：「蕭秋風出身雖然寒微，但也有自尊，姑娘已下逐客令，在下也無顏留下來，再會！」言畢頭也不回地出林而去。

溫若柔一呆，料不到他平日一副奉承的神態，此刻說走便走，想起今夜之事，眞是又驚又怒又惱，跺足目送他離開。

蕭秋風去後，她小性子發作，索性坐在地上，暗暗流淚，過了半晌，心神才稍定下來，細想之下，蕭秋風雖然自始至終都在討好自己，但他到底沒有欺騙自己，說他武功低微。

她再把那夜在邱明居的對話回憶了一遍，不由暗暗後悔自己發錯了脾氣，再想下去，今夜須到九華山拜祭「邱明」，沒有蕭秋風爲伴，更是心驚胆顫，忍不住自地上跳了起來，走出樹林而去。

官道上行人雖然不少，但那裏還有蕭秋風的影子？溫若柔忍不住咬牙罵道：「蕭秋風，你死去那裏了，我恨你，你別再讓我看到你。」

行人見她在路旁喃喃細語，都向她投過好奇的眼色，溫若柔轉身躍上馬背，一上了馬，却又不知該去何處，一時沉吟不決，橫在路中。

生死與共

猛見一彪人馬閃電般馳過來，爲首的那位騎客大聲叫道：「臭丫頭，還不快閃開！」

溫若柔一股怨氣正沒處發洩，當下怒道：「臭丫頭是罵誰？不閃開又怎地？」

話音剛落，雙方經已接近，那騎客馬鞭「刷」地一聲望溫若柔抽去！

溫若柔早已有所準備，掣劍在手，向馬鞭撩去，不料那人這一鞭竟使了巧勁，手腕一轉一沉，鞭梢抽在馬頸上！

白馬一吃痛，潑風似的向田野奔去，溫若柔拉都拉不住。那幾個騎客哈哈大笑。「臭丫頭，今日若不是大爺沒空，好歹也得消遣你一頓！」

溫若柔大聲叫道：「不怕死的便停下來，見個眞章！」語音未落，猛覺腦後生風，急切間把頭一縮，只見一顆鐵蓮子落在馬首前，轉頭一望，那幾乘人馬經已去遠！剎那間，她吃了一驚：「那人手勁好重！」爭強鬥勝之心，登時減了幾分。

溫若柔把馬拉上官道，沉吟了一陣，才緩緩向九華山方向走去，叫她一個人去墓前焚燒度牒，她實在沒這個勇氣，但若叫她回家，又恐半路上再被那惡鬼纏上，當眞是進退兩難，驚恐莫名，幾乎忍不住要找個地方痛哭一陣。

這時候，她不由想起父親平日的諄諄善誘，教她行走江湖時要小心一切，不要自高自大，否則將要吃大虧。這年多來，她離家走了幾趟，一切都很順利，只道天下英雄也不過爾爾，直至這一次才叫她吃上苦頭。

邱明居那掌櫃的鬼魂且不說他，先是蕭秋風，此人武功及機智便不在自己之下，剛才那隊人馬的騎客，只怕自己對付不了，她自怨自艾：「我怎地那般命苦，不如意的事偏都教我遇上！」

溫若柔六神無主地走了一陣，日已過午，她也忘記飢渴，只盼能平安回家，甚至只要那惡鬼不再來糾纏，她寧願短十年命。一陣微風吹過，她忽然嗅到一股熟悉的氣息，抬起頭來，只見蕭秋風策馬立在路旁樹下，一對眼睛正瞪着自己。

溫若柔如在大海中遇溺般，心頭一陣狂喜，脫口欲叫，但當她目光接觸到蕭秋風那冰冷的眼神時，不知爲何心中又升起一股怒火，冷冷地道：「你還來幹甚？」

蕭秋風淡淡地道：「我一直在這裏，是你找上來的。」

「臭美！誰找你！你給我……乖一點！」溫若柔本想說給我滾，可是內心又眞的怕他會滾，是以語至嘴邊，連忙改口。

「你既然來了，這包東西給你吧，反正在下已用不着了！」蕭秋風說着遞過一袋紙包。

溫若柔訝然道：「這是什麽東西？」

「那惡鬼向你討的度牒，另外還有香燭及元寶！」

溫若柔忽然發狂似的叫道：「他爲什麽要找我，你們吃的都比我多，爲什麽不找你。」

「老趙他們都死了，而我身上又有一道符，他不來找你，找誰去！」

溫若柔身子一抖。「天下間的人多的是，他爲何偏偏選上我？」

蕭秋風語氣十分冷淡。「這個問題，最好由你去問他！也許你上一生欠下了他的什麽債？」

溫若柔臉色煞白，怔怔地流下淚來，賭氣地道：「我不去！我不去，我不要再見到他！」

「像你這種胆小的人，在下眞不明白，令尊爲何肯放你出來。」

溫若柔如遭無形之拳猛擊一下，心頭發疼，氣得身子不斷發抖。

蕭秋風道：「溫女俠，這包度牒你若

不要的，我便把它抛掉了！」

這刹那，一個念頭突然闖上温若柔心頭，忙道：「且慢，你身上那張符是誰替你刺上的！」

「這個連我也不知道，聽說畫符的那位高僧，在我孩童之時，便巳坐化了！」

蕭秋風眼光突然露出幾絲狡猾之色，道：「姑娘莫非想再欣賞在下的身體！」

温若柔臉色一紅，心中不斷地駡道：「殺千刀的蕭秋風，看姑娘以後不好好整治你！」臉上却委委屈屈地道：「我想把你身上那張符印下來！」

蕭秋風道：「你目中無人，求人家也不會說兩句好話，我本不想答應你，念在你這年多來做了不少好事，哼，勉為其難答應你一次吧，你要在什麽地方摹臨。」

温若柔見途上行人不少，抬頭向前望去，說道：「前頭有一座樹林，到那裏去吧！」

「不，我怕又會遇上刦匪，剛才已使盡了氣力，我怕等下會應付不了。」

温若柔咬牙道：「蕭秋風，你好可惡，你到底有什麽要求？」

蕭秋風雙眼閃過一絲憐憫之色，但語氣却仍然十分冰冷，「那裏有農莊，咱們去那裏借個地方吧。」

温若柔那裏還敢反對，默默跟在他後面，到了一座農舍處，蕭秋風伸手去敲門，開門的是個白髮婆婆。「婆婆，我老婆想向你借一個地方換件衣服，咱們會報應你的。」

温若柔見他討便宜，怒瞪了他一眼，却不作聲，不過她頭一遭讓人叫老婆，心頭竟有一份異樣的感覺。

那老婆婆見她倆斯斯文文，便放心地把門開盡，道：「不打緊，反正我兒子了及媳婦下田還未回來！」

「婆婆，家內有筆墨沒有？」

老婆婆向內對一個小童道：「春牛，拿你的硯台及毛筆過來，借與這位大叔使用！」

「若有黃紙，最好拿一張過來，等下一齊算錢給你！」

這戶人家大人雖目不識丁，但却供這小孩入學，因此文房四寶齊備，蕭秋風關上房門之後，轉身去寬衣，温若柔一邊磨墨一邊問道：「你一向喜歡佔人便宜。」

蕭秋風冷笑一聲：「你道我愛討你做老婆？哼，不如此說，人家肯讓咱們孤男寡女地關在一室麽？」

温若柔心頭氣苦，却又反駁不得，只好請蕭秋風坐在桌前，對看一張人皮符咒，小心臨摹起來。

由於這是在孩子時刺上的，如今長大了，筆劃甚是模糊，温若柔一共畫了三幅，也不知那一幅最接近，用口把墨水吹乾，三張都揣進懷內。

蕭秋風穿好衣服，道：「如今姑娘再也用不着在下了吧？」

温若柔輕哼一聲，不理他，轉身把門拉開，蕭秋風道：「給錢婆婆！」

温若柔咬着牙，抛下一塊碎錢，出了農莊，温若柔道：「蕭秋風，你得意得太早，須知姑娘要殺你還有辦法？」

蕭秋風哈哈笑道：「你畫的那三幅也還不知有效無效，這樣快便想殺我？」言畢頭也不回地策馬向南馳去。

温若柔臉色變白，等得蕭秋風去遠，忍不住淌下兩行清淚。

有了這三張護身符，温若柔心頭大定，決定不去九華山，拍馬向回家的道路急馳過去。

到了黃昏，又回到昨日歇宿的那座小鎮，她心有餘悸，不敢停下，趁天色未黑，繼續南下。

夕陽染紅了西天，像刺傷了女媧娘娘流出來的鮮血，叫人看得心頭難過，樹上的宿鳥吱吱喳喳地叫着，温若柔仍不敢稍停，拍馬狂馳。

紅霞褪色，天色漸暗，前面仍不見有客棧，温若柔心頭又慌了，再馳了幾里，實在再無勇氣在荒野內露宿，幸而附近有一座小村落，温若柔只得去借宿。

問了四家，才找到一個兒子陪媳婦兒去串門子的老頭，肯讓她過一夜，温若柔囊中多金，送了老頭兩兩銀子。那老頭十分高興，便殺了一隻鷄，炒了一碟菜，煎了兩隻鷄蛋，請温若柔吃。

温若柔肚子早已餓了，也不客氣，把肚子塡得飽飽的，老頭又捧了一盆水來，讓温若柔洗臉，温若柔愛潔，仔細把金蓮洗了，便把門窗關緊，一早縮上床。

老頭見她如此謹慎，只道要防自己，不由啞然失笑。

温若柔瞪着眼想着心事，心中一直惦記着那惡鬼，眼皮雖重，却睡不了。大約二更時分才逐漸進入夢鄉。

可是剛闔上眼不久，她忽被一陣陰風吹醒，如受驚的兔子跳了起來。只見房內已多了三點飄盪着的綠光，邱明居掌櫃的聲音又出現了，咧開一張大咀，露出白森森的牙鬼，聲音尖銳凄厲地道：「温若柔，今夜我來找你，你不會再怪我吧！」

温若柔連忙拿出那三張符來，叫道：「你這惡鬼，請看清楚！」

「鍾馗治鬼符？」鬼魂狂笑起來：「寃鬼是不怕鍾馗的，何況你畫錯了！」

「胡說！那你為何會害怕蕭秋風身上那幅人皮符咒？」温若柔強振心神地道。

「嘿嘿，你道我被那張符嚇退？呸！我只是怕替他畫符的那個人！」

「但那位和尚已經死了！」

「可是他在上面做了手脚，法力至今尚未消失……温若柔，我且問你，你為何要食言？」

「我，我……」温若柔又氣又抖，索性道：「你殺了我吧，我受不住了！」

「殺你？太便宜了，我要你因驚而瘋，然後受盡折磨才死！除非你明夜肯到我墓府拜祭！」

温若柔撲簌簌亂抖，喉管內發出一道似野獸的聲音：「閻羅王罰你永世不得轉生！」

鬼魂臉色煞白，臉上那些斑點益加難看，緩緩向温若柔迫去，温若柔叫道：「不要過來……蕭秋風，你在那裏，還不來救我！」說至後來已哭了。

話音一落，只聽「砰」的一聲響，窗櫺破碎，自外跳進一個人來，正是蕭秋風，只見他赤着上身，把背向着鬼魂。

鬼魂倉惶後退，牙齒咬得格格作響。

「蕭秋風，終有一日我會來勾你的魂！」

温若柔好像遇到親人般，撲在蕭秋風懷內失聲痛哭，房內的綠光巳不見，蕭秋風道：「不必怕，他跑了！」

「你，你為什麽會來？」

「我，我心中一直惦掛着你，偷偷跟你下來……不過剛才你若不求我救你，我也不會跳進來，免得無端端又吃你一頓臭駡！」

温若柔大窘，但心頭又有一股甜蜜之感，半晌才道：「咱們以後如何？」

「隨你。」蕭秋風淡淡地道：「最多在下再陪你去九華山拜祭他一下！」

「呆子！」温若柔心中暗駡：「我現在不嫁你，還能嫁給別人麽？看他平時為人伶俐，怎地好像是個木頭人般，一點也不解風情？」過了半晌，忍不住試探他：「你，你為何會惦掛着我……」說至此，一張臉巳紅得像個柿子。

蕭秋風期期艾艾地道：「我，我也不知道……總之就是掛着你，硬叫自己不要再理你，但偏偏這對脚又跟着你走……這，這是什麽原因？」

「傻子！」温若柔嬌羞地道：「你既然惦掛着我，為什麽又不讓我？」

「我，我性子本就如此……其實我，我巳容讓你很多了！」

「不行，我，我還要你讓我！」

「好好，不過……」

「不過什麽？」

「不過你若也對我好，為何不能讓一讓我？」

「我不讓你，你讓不讓我？」

蕭秋風猶疑了好一陣才道：「假如只我讓你，你不讓我，長此下去，相信我也會逐漸冷淡。」

温若柔熱情稍減，離開蕭秋風的身子，道：「我，我不想去九華山……」

「那就算了，咱們明早便南下吧！」

「但那惡鬼……」

「我跟你在一起，便不怕他了！」

温若柔粉臉通紅。「可是以後你也會離開的！」

「我不再離開你就是！」

温若柔心頭如小鹿亂撞，這一夜他倆也不睡，傾傾談談到天亮，次日蕭秋風仍然自窗口離開，兩人在村口會合，一直南下。

到晚上歇息時，蕭秋風只開了一間房，讓温若柔睡在床上，他則睡在地上，一夜沒事，可是臨天亮時，蕭秋風出房去茅厠，那鬼魂又出現了，幸而蕭秋風及時回來，鬼魂才悻悻然離開。

温若柔又哭了一場，蕭秋風細意安慰，温若柔伏在他身上迷迷糊糊睡着了。

天亮之後，蕭秋風問温若柔：「柔妹，依愚兄之見，咱們還是去九華山一趟吧，所謂長痛不如短痛！」

温若柔沉吟了好一陣才道：「隨你吧，天呀，為什麽叫我遇上這種事！」

「有我在你身邊沒事的，不用怕！」

兩人盥洗之後，出客棧吃早飯，剛出客棧，迎面走來一個布衣中年漢子，蓄着三綹長髯，手上提着一枝布幡，上書鐵口論相四個大字，兩人也沒留意，相携而行，不料却被那漢子攔住。

蕭秋風道：「先生，咱們並不想請你指點迷津，請讓路！」

相士一捋長鬚，打了個哈哈。「你自然不須山人指點迷津，不過貴友身上帶着幾分鬼氣，想來最近必是衝撞了什麽不潔的東西，閣下如不信可以問問貴友！」

温若柔先是吃了一驚，繼而見他生來有幾分仙風道骨，更加相信，忙道：「先生但說無妨，準與不準咱們都不會怪你，而且一定厚謝！」

相士道：「山人剛才所判之語，是對是否，你先答來，山人才有興趣繼續說下去。」

温若柔點點頭，相士道：「此處人多，咱們到街口那裏才詳談如何？」說着收起布幡。

温若柔此刻對他早巳信服，與蕭秋風跟着相士到街口的一座茶寮內坐下。相士仔細看了温若柔幾眼，道：「姑娘出身富貴之家，自幼便錦衣玉食，不知愁苦何解，童年也無甚可述；然十八歲那年不但紅鸞星高照，且有一刦……奇怪……姑娘今年貴庚？」

温若柔一顆心怦怦亂跳，脫口道：「正是十八歲！這個刦能不能平安渡過？」

相士瞧了蕭秋風一眼，問道：「山人再問姑娘一件事，這位公子是否你的意中人？」

温若柔滿臉通紅，瞟了蕭秋風一眼，低下頭來，聲如蚊蚋地道：「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

「姑娘今年這一刦必是冲犯了神鬼，唉，要解開這刦說難不難，說易不易。」

蕭秋風截口問道：「為什麽？」

「這刦難幸逢紅鸞星，因此解救之法，便在此，若姑娘有意中人，早日完婚，若非如此，那麽這鬼魂起碼得糾纏你一年，如今才是暮春，幾時才到明年？只怕待到明年……」

相士故意賣弄關子，温若柔急問：「會怎樣？」

「不是重病纏身，也會因此發瘋！」

温若柔臉色大變，忍不住問道：「如果出嫁那鬼惡便不敢來？」

「相書有云：男人歹運走千里，女人歹運居花喜，有喜破九災，無喜百事來，不過若是夫婿殺氣重，陽氣足够，自然更加好！我看這位公子便具備此兩點，與姑娘實在是天造地設的一對！」

温若柔羞不可仰，蕭秋風多情地望她一眼，温若柔道：「過了今年又如何？」

「夫妻恩愛，百子千孫……」

温若柔忙道：「我不是問這些！」

「一生平安，享盡榮華，中年之後，丈夫交好運，貴為一方之雄，到處受人尊敬！」相士道：「嗯，君子問凶不問吉，就說至此處，相金任由姑娘相贈！」

温若柔拿了一錠銀子給他，相士連聲多謝，長身欲去，不料有個大腹賈的茶客把相士攔住。「先生，某人有件疑難，也想請您指點一下！」

相士揚一揚手中的銀元寶，道：「今日山人巳賺够了錢，明天吧！」

「但：某人不會躭誤你多少時間，請先生可憐某人……」那茶客幾乎欲跪下。

相士目光一掃，道：「山人現在有事，下午才去你家內！」言畢揚長而去，那

茶客追着出去。

蕭秋風與溫若柔連忙叫了一些點心褁腹，溫若柔臉上紅暈一直未退，多情地替蕭秋風挾菜，蕭秋風臉上滿是得色。

兩人上了馬後，溫若柔問道：「大哥，你打算去那裏？」

「到我朋友家去！」

溫若柔嬌嗔地道：「我不准你……你到底是眞傻還是假傻？」

蕭秋風道：「愚兄從未與姑娘們打過交道．實在不了解姑娘家的心意，妳有話請明說！」

溫若柔心頭甜滋滋的，忙道：「算啦，我信你就是！你，你還不明白我的心意？死人！我要你陪我回家！」

蕭秋風聽了，喜道：「在下恭敬不如從命！」

「還有，你準備怎樣向我爹……」溫若柔一張臉幾乎垂至胸膛上。

「不知你爹看不看得上我？」

溫若柔嫣然一笑，道：「你不會爭取麽？我爹喜歡有爲的青年！」

「只怕他嫌我武功低微！」

「不會，他女兒也高不過你。」

蕭秋風幽幽一嘆，臉上閃過一絲憂慮之色。

擇婿

蕭秋風與溫若柔結伴同行，路上說不盡的旖旎風光。只覺得路途太短，不一日便到達撫州城了。

入了城，蕭秋風心頭有點忐忑，道：「柔妹，你爹娘喜歡什麽東西？我該帶一點禮物給他倆！」

溫若柔道：「我家什麽東西都有，根本不稀罕，隨便你買吧，禮物只是心意而已！」

蕭秋風道：「我實在不知道該買些什麽！」

溫若柔喃喃地道：「下個月是我爹的五十大壽，咱們去挑一件應景的吧！」

兩人走到一爿玉器店，買了一對玉蟠桃，叫掌櫃小心包好，掌櫃認得溫若柔，自然招呼周到，刻意討好。

兩人取了玉蟠桃，便相携到溫家。溫若柔的父親溫世徽不但是武林高手，而且是撫州一帶的首富，因此溫家佔地自然頗大，這一點蕭秋風當然能够想像得到，但料不到的是外表看來雖大，却甚樸素，看來已有好幾年不曾修飾過了。

到了大門口，家丁見到溫若柔，都恭敬地問道：「小姐回來啦？」

溫若柔輕輕鬆開蕭秋風的手，道：「爹在家麽？」

「老爺跟夫人都在偏廳內，小姐來得正好……」

溫若柔無暇細思這話的含意，便拉着蕭秋風進去。到了裏面，才顯得出氣派來，朱欄綠瓦，畫棟飛簷，無一不刻意求工，甚至連樹木的陪襯也費極心思。

溫若柔說道：「風哥，到偏廳去見我爹！」

「柔妹，愚兄有點怕！」

溫若柔失笑道：「怕什麽？醜婿終須見岳父嘛！」

「你爹凶不凶？」

「凶，凶極了！連我娘都怕他！」

溫若柔故意嚇他，到了偏廳外的走廊，便聽見一個爽朗的笑聲，接着又傳來一個淡淡的笑聲。她輕咦一聲道：「原來有客人在！」

溫若柔沉吟道：「風哥，我先帶你到後花園走走，等下再來。」

不料她聲音雖小，但仍被廳內的人聽見，只聽一個中年婦女的聲音道：「大哥，一定是柔丫頭回來了！」

接着廳內便有人道：「柔兒，快來見見你邵伯伯及邵世兄！」

溫若柔拉一拉蕭秋風的衣袖，道：「咱們一齊進去吧！」

轉過一排花窗，只見廳內坐看四個人，三男一女，對面而坐，蕭秋風很容易便認出面對着的那一對中年夫婦便是溫若柔的父母，心頭不由緊張起來。

背向着門的兩個男子，一個年在五十左右，另一個青年年紀與蕭秋風差不多，聞得脚步聲，轉過頭來，唇紅齒白，眉目英俊，神態飛揚，一望便知是少年得志之輩！那年紀大的則生得甚是端莊，濃眉虎目，甚有威勢，蕭秋風忖道：「此人莫非是『五虎斷魂刀』的邵超光？那小的必是他三子邵南嶺了！」

溫若柔如小鳥般向父母飛去，嬌聲叫道：「爹，娘！女兒回來了！」

溫世徽忙說道：「快叫邵伯伯及邵世兄！」

溫若柔轉頭叫道：「邵伯伯，您怎地許久都不來找我爹？」

邵超光哈哈笑道：「老朽俗務纏身，怎如你爹如此清閑，享盡人間清福！哈哈，幾年不見，侄女漂亮得連老朽也認不得啦！」言畢又是一陣大笑。

溫世徽的夫人北宮紅梅道：「柔兒，邵世兄特地自江北來看你，還不跟他見個禮？」

溫若柔撇撇嘴，道：「又不是女兒叫他來的！」

「放肆！」溫世徽道：「這丫頭自小便被寵壞了，邵兄請勿見笑！」

蕭秋風呆呆立在門口，甚是尷尬，正想打個招呼，不由又爲邵超光的笑聲打斷思路：「那裏那裏，小弟與溫兄感情非比尋常，賢侄女若是客氣，那反而顯得見外了！」

北宮紅梅又道：「柔兒，將來邵世兄會經常來，還不快與他打個招呼！」

溫若柔冷淡地向邵南嶺點個頭，邵南嶺長身道：「世妹多禮了，其實小兄遠來是客，理該先向你問好！」

溫若柔不理他，道：「這位是女兒新近結識的朋友，風……你過來！」

蕭秋風緩緩走前，行禮道：「小侄蕭秋風拜見溫伯伯及溫伯母！」

溫世徽與夫人換了一個眼色，心頭有點詫異，又見他不類世家子弟，更不曾聽聞過他的名頭，心頭都有點不悅，不過禮貌上仍不能不敷衍幾句。「蕭少俠免禮，請看坐！」

溫若柔搶過蕭秋風手上的禮物盒子，道：「爹，這是他預送給你的壽禮！」

溫世徽與北宮紅梅心頭更是奇怪，忖道：「莫非柔兒跟他……柔兒素來眼高於頂，怎會看上這名不經傳的小子？」不由暗加打量，蕭秋風心頭雖然緊張，但臉上神色仍甚從容。

當下溫世徽輕咳一聲。「蕭少俠爲何如此多禮，你我初次相見，這份禮物太重，溫某實在愧不敢當！」

蕭秋風道：「小侄來得匆促，禮物從簡，還望世伯笑納！」

溫若柔撒嬌地道：「爹！人家一片心意，你何必拒人於千里？傳出去，別人還以爲你賺禮物太輕哩！」

溫世徽又與夫人互換了一個眼色，道：「如此溫某只好生受了！嗯，少俠向來何處走動？」

蕭秋風道：「小侄自小便是孤兒，一向四處流浪，原籍却在江北河南！」

「少俠英姿颯爽，不知令師是那位高人？」

蕭秋風抱拳道：「說來慚愧，大概是小侄生性愚鈍，從無名師肯收小侄爲徒，所從之師，都只是一般的拳師，較著名的也只是趙銅脚而已！」

邵超光忍不住插腔道：「就是熊耳山下東趙堡那個拳師？」

「正是，晚輩從師雖多，但數趙師父名頭最响！」

溫世徽未曾聽過，向邵超光投過一瞥詢問的眼光，邵超光輕輕搖搖頭，態甚不屑，溫若柔道：「名氣不大，但武功高強之輩的可不少！」

邵南嶺冷笑一聲，道：「這樣說來蕭兄的武功也必定高强得很了！」

溫若柔道：「起碼不比我差！」

邵南嶺心中暗哼一聲：「你又如何稱得高強兩個字！」嘴上却是：「世妹雖然這樣說，但小兄仍是難以相信！」

溫若柔小嘴一撇，道：「本姑娘並無求你相信！」

溫世徽輕叫道：「柔兒，對世兄不得如此無禮貌！」

「爹！女兒只是就事論事嘛！娘，你怎不帮女兒說幾句公道話？」

北宮紅梅道：「乖女兒，你這樣任性，人家都要笑咱沒家教了！」

溫若柔道：「娘，女兒陪風哥到後花園看看！」

溫世徽臉色一沉，喝道：「胡鬧！女兒家沒規沒矩的，將來去那裏找婆家？」

溫若柔臉色一變，雙眼含淚，嗚咽道：「爹就是不疼我，早知如此，我也不回家了！」

溫世徽氣得臉色發白，尤在老友面前，更覺難堪，不由怒道：「你硬要丟爹的臉，回不回來爲父也不在乎！」

溫若柔哇地一聲哭了出來，掩臉轉身奔了下去。溫世徽又急又怒：「豈有此理，氣煞我也！」

邵超光道：「小孩子使使性子，溫兄又何必認眞！」

「這丫頭自小便寵壞了，目無尊長，眞是胡鬧之至！」

邵南嶺道：「小侄却認爲世妹性子爽直，喜怒形於色，乃赤子之心也，實是一塊未經雕琢的璞玉！」

北宮紅梅眉開眼笑，道：「難得嶺侄如此看得起她，也不知是這丫頭幾生修來之福！」

邵超光說道：「犬子一向十分仰慕令嫒！」

四人談談笑笑，故意冷落蕭秋風，蕭秋風臉上帶着笑容，一副聆聽的神色，好像完全不知道人家在討厭他。

溫世徽忽然向邵超光打了個眼色，長身道：「夫人，那丫頭沒些規矩，咱們去教訓她一下，否則日後更加不像話！」

北宮紅梅自然知道丈夫的心意，當下也站了起來，告罪道：「三位且稍等一下，愚夫婦即回！」

邵超光道：「老朽又非外人，無須客氣！」

溫世徽夫婦剛離開，邵南嶺便忍不住道：「小子你憑什麽跟少爺爭老婆？」此話說來甚是粗魯無禮，而且氣燄萬丈，但蕭秋風仍笑而不答。

邵南嶺更怒：「你不知道少爺在跟你說話麽？」

蕭秋風淡淡地道：「在下一直在聽，只因爲問題不大好答，說實話，在下也料不到會得到柔妹的青睞！」

「笑話！你也不撒泡尿照照，柔妹會看上你？九成是你使了什麽手段，騙取她的芳心！」

蕭秋風道：「這問題可就易答了，只須問問柔妹便知道！」

邵南嶺見他一副半死不活的神態，幾乎被氣炸了肺，忍不住站了起來。「誰強誰劣，也很容易分別，有種便跟少爺到後正院內，見個高低！」

蕭秋風微笑不理，邵南嶺喝道：「柔妹說你武功高強，看來是替你遮醜！」

「就算是她替我遮醜，這也很平常，不說在下跟她的感情，就算以普通人來看，也該顧住客人的臉子！」

邵南嶺見他以溫若柔的情人自居，更是氣得手指發顫，戟指道：「蕭秋風，你若不敢應戰，便是狗養的雜種！」

蕭秋風臉色一變，冷冷地道：「你若不顧自己的身份，也該替令尊着想！令尊是『五虎斷魂刀』的掌門，又是江北白道領袖之一，在下實在料不到他會生下你這樣的兒子！」

「少爺有什麽不好？」

邵超光老臉發熱，連忙輕嘆一聲：「嶺兒，輕聲一點，別讓人笑爹沒家教！」

「爹，孩兒難道有罵錯他？」邵南嶺不屑地道：「像他這種沒骨頭的人，除非是雜種……」

蕭秋風再也忍不住，沉聲道：「邵掌門，在下不與令郎計較，但請掌門管教他一下！否則傳出去，對你的聲譽可有莫大的影响！」

邵超光臉色一變，道：「老夫可看不出有什麽影响！」

「白道領袖，生了一個奸邪的兒子，難道沒影响？」

「少爺什麽地方奸邪？」

「就算不是奸邪之輩，但開口隨意侮辱人家，也非白道人士應爲之事！」

邵超光輕嘆一聲，道：「蕭少俠，年青人互相印證一下武功，也不是什麽了不得的事！犬子的確頑劣，少俠不妨教訓教

訓他！」

蕭秋風哈哈一笑。「原來是因爲掌門爲他撐腰，怪不得令郎目中無人，自以爲是天下第一了！」

邵超光臉上實在掛不住了，道：「你若敗在犬子手中，便請離開吧，免得呆下去會出醜！」

蕭秋風沉吟了一下，道：「如此在下便明白了！不過，萬一在下勝了令郎一招半式呢？」

邵南嶺那裏會把他看在眼內，立即說道：「少爺立卽拍拍屁股離開，絕不做個沒種的！」

邵超光到底是個老江湖，生怕發生意外，見狀連忙道：「這可不行，咱們來此是來拜訪你溫伯伯，可不是爲了跟人嘔氣的！」

「掌門的城府着實令人敬佩！」蕭秋風道：「在下敗了，婚姻便沒指望，而且要立即離開，令郎敗了却不用離開，這是那門子的規矩？」

「這是兩回事！」邵超光道：「婚姻乃由父母主持，難道柔姪女一定要嫁你不成？」

蕭秋風長身道：「在下與柔妹情比金堅，只求此生能心心相印，並不太在乎能否結合！在下雖不屑，却不會拿大來壓小！好吧，在下便向令郎討教幾招，不知令郎敗了，掌門人會否出手？」

邵超光勃然變色，喝聲道：「簡直豈有此理！老夫是甚麽身份，你配老夫出手麽？」

「有你這一句話，在下才放心呢！」

蕭秋風言畢，便走下台階，邵南嶺緊隨在後。

蕭秋風又問道：「今日是點到即止，還是非分出生死不可？」

邵超光忙道：「大家印證一下而已，又無仇恨，自然是點到即止！」

蕭秋風倒抱刀柄，拱手道：「在下武功低微，請邵兄手下留情！」

邵南嶺冷笑一聲，道：「少爺請你先發招就是！」

「如此多謝了！」蕭秋風立了一個門戶，鋼刀蓄勢不發，神情嚴肅，却遲遲不發招。

邵南嶺有點不耐，奈何有話在先，只得耐心等對方先發招！豈知過了三盞茶工夫，蕭秋風仍如石像般立定，就是不發一招。

邵超光心頭微微一懍：「這小子好生沉得住氣！」

邵南嶺却忍不住，譏道：「蕭秋風，少爺是要跟你比武，不是比站！」

話音一落，蕭秋風倏地大喝一聲：「看刀！」身子一轉，斜使了一招「力劈華山」！

這一刀根本是劈向邵南嶺的身外兩尺處，是故邵南嶺不由一怔，一怔之後，邵南嶺立即生了兩個反應，一是忿恨對方輕視自己，二是放下心頭石，因爲這一刀，不但招式平常，而且力道也不能貫注，實在不是他五虎斷魂刀法的對手！

蕭秋風一刀落空之後，邵南嶺也輕喝一聲，回敬了一招「力劈華山」，這一刀的氣勢與蕭秋風便不可同日而語！

蕭秋風並無閃避退讓之意，眼不眨，色不變，刀一圈，反砍對方的手腕。

邵南嶺自信有把握把蕭秋風劈成兩爿，但事後却無十足的把握閃開他這一刀，這筆生意雖然是好賺，但若無十倍的利息，邵南嶺豈肯做？當下雙脚一錯，收刀再進。

蕭秋風就好像知道對方會這樣做，也同時移步換了一個方位。

刹那間，邵南嶺順手使出一招五虎斷魂刀的進手式：「猛虎下山」，急斬蕭秋風的腰腹！

蕭秋風也不想，也還了一招「玉帶圍腰」，招式雖有異，却同樣是斬向對方的腰際。

邵南嶺冷哼一聲，手腕一沉，把蕭秋風的刀格開，再擰腰使出了一招「虎穴探子」。

由來刀法都是以斬、劈、砍等訣爲主，才合刀勢之霸氣及剛陽，這一招「虎穴探子」却是刺字訣，以刀尖爲刄，刺襲對方的心房，端得十分罕見。

蕭秋風想也不想，把刀尖當作槍尖，便出一招「白蛇吐信」，也是刺向對方的胸膛。

邵南嶺怒道：「東施效顰，你不懂得別的麽？」

「在下早已說過武功低微，閣下若連在下都勝不了，也高明不到那裏去！」

兩人邊說邊換了多招，蕭秋風總是不閃不避，每次刺出的刀位都與對方一樣，意圖硬拚！邵南嶺暴跳如雷，一時之間，却也奈何不了他。

邵超光眉頭一皺，忍不住提醒兒子：「嶺兒，印證武功何必如此焦急？只須把招式的精義使出來便成了！」他深信兒子的武功勝過對方不少，只要能夠沉住氣，虛實結合，自然能夠尋到對方的破綻，而一擧把其擊敗。

邵南嶺聽了老父的提醒，心頭一懍，立即改變主意，把本門的刀法一一展開，刹那間，只見刀光霍霍，白光繞身，令人眼花撩亂。

蕭秋風叫道：「五虎斷魂刀果然名不虛傳！」

邵南嶺冷笑一聲，道：「你知道厲害就好！只要你抛刀跪地求饒，少爺便饒了你！」

「閣下說話眞是好笑！豈不知男兒膝下有千金乎？」說也奇怪，邵南嶺雖然改變打法，但蕭秋風仍能抵擋得住，而且所用之招式都甚普通，偏偏邵南嶺又無法取勝，連邵超光都看得詫異不已！

邵南嶺見自己大佔上風，但仍無法將對方擊敗，攻勢更急，但蕭秋風儘管左支右絀，閃避跳躍全部出齊，可是身上仍然無損。

屛風後的溫世徽夫婦也十分奇怪，忍不住暗暗交換意見起來。「大哥，你看這姓蕭的，到底是甚麽來路？」

溫世徽搖搖頭，道：「除非他眞的是深不可測，有意隱瞞身份，否則的確未曾得到名師指點！」

「但嶺侄爲何戰他不下？」

溫世徽道：「姓蕭的十分鎭靜，臨場經驗又好，嶺侄武功雖要比他高，但心浮

氣躁，無法把五虎斬魂刀法的精妙發揮出來！嗯，只要他改變一下打法，不求速勝，只須三五十招內便能取勝！」

兩人對邵南嶺較具好感，都希望他能打倒蕭秋風，使他知難而退！他溫世徽實在不能招一個無名之輩，而又來歷不明的女婿！

激戰中，邵南嶺覷得一個機會，刀子一圈，斜劈對方的肩胛，這一刀勢子甚猛，蕭秋風不敢擋架，也斜劈一招向邵南嶺的肩頭！

不料邵南嶺這一招却是虛着，刀到半途，立即偏身斜走一步，鋼刀在半空劃了半個弧圈，改劈對方腰際！

蕭秋風甚麽也不理，踏前一步，橫刀也改向對方腰際劈去！

邵南嶺雙脚一頓，躍起丈餘，蓄勢下劈！他一動蕭秋風跟着他動，也躍了上去！只是這一招頗出他意料，所以反應稍慢，躍起之時，對方已劈下！

邵超光、溫世徽及北宮紅梅都暗中舒了一口氣！

千鈞一髮之際，只見蕭秋風淩空微仰，雙脚擧起，一齊踢在那南嶺的膝蓋上！

刹那間，兩人在空中分開，蕭秋風落地之時，左手在地上一撐立即站起，邵南嶺雙脚着地時，膝頭疼痛，下盤一虛，一跤跌坐地上。

蕭秋風收刀道：「承讓承讓！」

邵南嶺臉色極是難看，而變化突生，邵超光、溫世徽和北宮紅梅都料不到，邵南嶺在佔盡上風時，竟然會突然而敗！

北宮紅梅問道：「大哥，你看如何？嶺侄雖然不錯，奈何他爲人輕浮，也非佳婿！」

溫世徽道：「若果憑表面上的觀察，蕭秋風性子比較沉毅，可惜一來他無名無氣，二來又來歷不明……」

「也許他眞的是孤兒也未定！」

「憑他這一身手，要闖下點名頭也該不難，他出手經驗極豐，證明出道已久，怎會連個名號也沒有？」

「這又說明甚麽？」

溫世徽道：「爲夫本來頗有意把柔兒許與嶺侄，但現在看來……」

北宮紅梅道：「現在看來，這頭婚事除門當戶對之外，再無其他可取之處！」

「暫且把這件事押後吧！」

蕭秋風收刀之後，上前欲扶起邵南嶺，不料却讓邵南嶺一脚掃倒，接着只見他自地上跳起，向蕭秋風撲去！

蕭秋風落地之後，擰腰滾開，手臂一伸，抓起一個花盆向邵南嶺抛去！

邵南嶺一閃讓開，花盆落地立碎，蕭秋風却乘機自地上跳起來，大聲道：「邵兄，這到底是拚命還是印證武功？輸了不服氣，便潑辣，這又算是那門子好漢？虧你還是白道領袖之一的兒子！」

邵超光怕再讓兒子胡鬧下去，臉上不好看，只得喝道：「嶺兒住手！」

蕭秋風冷笑一聲：「邵掌門此刻才出聲，不嫌太遲麽？」

邵超光臉色一沉，道：「蕭少俠何必認眞，犬子跟你開玩笑而已！」

「開玩笑，何不接住花盆，却任由它跌落地上，敗了主人家的興！」

邵超光又怒又窘，爲兒子的不濟而煩惱，溫世徽輕咳一聲，與夫人携手而出，道：「小女謂身子疲倦需要休息，暫時失陪了，請邵兄勿怪！」

邵超光乾笑一聲：「那裏？小弟也該告辭了！」

北宮紅梅道：「邵掌門請勿客氣，來到寒舍千萬莫生份才好！」

溫世徽道：「不錯，邵兄不遠千里而來，好歹也得與世兄在寒舍盤桓幾天！」

「如此小弟便恭敬不如從命了！」

溫世徽輕輕擊掌，一個妙齡丫頭走了出來，溫世徽道：「春紅，帶蕭公子到客房歇息！」轉頭道：「蕭少俠先歇息一下，等下溫某再來找你！」

蕭秋風也恭敬地行了一禮，跟着那丫頭入去了。溫世徽與邵超光寒暄了幾句，又安慰了邵南嶺一番，然後道：「邵兄，請先到客房歇一下，小弟還得跟小女談談，等下再來請邵兄出來晚飯！」

邵超光父子經過剛才那一役，都感臉上無光，不但敗了，而且連蕭秋風的深淺也探不出來，也實在無顏與老友相對，是以連聲答應。

溫世徽夫婦送邵家父子進房之後，便走向內堂。北宮紅梅道：「大哥，我看這件事還是問問柔兒較好。」

「哼，都是你把她寵壞！」

「還說我？難道你不寵她？」

「好啦，再說也沒有意思！這姓蕭的不知使了甚麽手段，使柔兒看上他，眞是莫名其妙！」

「她年紀不小了，也該懂得挑選！」

「就怕他是爲了爲夫那……」

「這件事沒幾個人知道，諒他年紀輕輕的，又怎會知道！」說着已至溫若柔門外，北宮紅梅伸手敲門。

不辭而道

北宮紅梅敲了好一陣門，房內沒一絲反應，溫世徽吃起驚來，忙問：「柔兒，你在裏面麽？」

他連問幾遍，才聽溫若柔不悅地道：「你不是不要女兒了麽？還問我作甚？」

「傻丫頭，你爹正在氣頭上，說話較重，你連這個也不懂？」北宮紅梅道：「快開門，爹娘有話跟你說！」

溫若柔磨蹭了一陣才把房門拉開，只見她挑腮掛着淚漬，鬢髮淩亂，雙眼微腫，北宮紅梅心頭一疼，忍不住把她摟住。

「傻丫頭，爹娘只生你一個，還會不疼你麽？哭甚麽？」

溫世徽道：「丫頭，你今年也十八歲啦，怎能還像小時候那般，動不動便哭鼻子！」

「爹，我不見那個邵南嶺！」

溫世徽微微一怔，道：「以前他常到咱們這裏來，你跟他不是相處很好麽？」

「那是以前，他現在討厭得很！」

溫世徽道：「眞是女大十八變！」

北宮紅梅柔聲道：「柔兒，快告訴娘，你是不是有了意中人？」

溫若柔粉臉通紅，咬着牙點點頭。「是誰？」

溫若柔嗔道：「娘，你明知故問！」

北宮紅梅看了丈夫一眼，温聲道：「娘又不是你肚子內的蛔虫，又怎知道你的心事，你不說，難道叫娘四處去打聽？」

温若柔雙拳在母親背上輕擂幾下，嗔嬌道：「娘故意要來羞女兒！」

温世徽輕咳一聲，道：「是不是蕭秋風？」

温若柔嗯了聲，轉過身去，低着頭玩弄衣角，連後頸也紅了，温世徽夫婦互換了一個眼色，心頭甚感爲難。

温世徽才問道：「柔兒，你對他的爲人了解不？」

「女兒只要他對我好！」

温世徽道：「這種事關係到你一生之幸福，豈可兒戲視之！他對你好，也許他另有目的也未定！」

「他有甚麽目的？謀你的錢？想學你的武功？」温若柔胸膛急促起伏着。「你若不相信他的爲人的，大可以不教他的武功！女兒相信他更不會要你的錢！」

温世徽嘆了一口氣：「世事複雜，若如你所說的簡單，便好辦了！也不會有這許多煩惱！」

「娘，你答不答應？」

北宮紅梅爲難地道：「還是聽你爹的話……嗯，其實嶺侄有什麽不好？人又長得俊，又乖巧伶俐……」

温若柔截口道：「女兒便是不喜歡他，油腔滑舌的，那裏有個男子漢的樣子！其實爹又沒兒子，就算風哥想向你學武藝，也沒什麽不對，難道你不想把武功留傳下來？何況風哥他是個孤兒……」

北宮紅梅心頭一動，正想跟丈夫商量，不料温世徽已道：「剛才你也該知道你邵伯伯是來提親的……」

「爹，你答應了人家沒有？」

温世徽沉吟道：「爹推說你不在家，還未答應他，但爹實在希望能與他們邵家做姻親，邵家在江北到底是名門正派，而且聲望不低……」

温若柔不悅地道：「爹，你到底要女兒嫁人，還是嫁名望？」

温世徽臉色一變，浮起幾分怒意，但終於輕嘆一聲，道：「你爹既沒兒子也沒徒弟，將來也希望有個靠山……何况爹娘百年之後，萬一仇家找上門來，誰來保護你？」

「風哥一定會保護女兒！」

温世徽氣道：「憑他那幾手三脚貓式的刀法，能保護你麽？」

「爹以後可以指點他！」

「別打岔，爹問你，假如我要把你許配與邵家，你會怎樣？」

温若柔斷然道：「女兒立即自殺！」

温世徽臉色大變，喝道：「這簡直豈有此理，目無尊長！有誰不是由父母主婚的？」

「我不管別人，我只要嫁給風哥！」

温世徽一掌緊在几上，只聞「嘩」的一聲，那張酸枝木茶几，四脚已經折斷，跌倒地上。「小賤人無恥，氣煞我也！」

北宮紅梅忙道：「大哥，你先去歇歇，待我勸勸她！」

温若柔大哭起來，北宮紅梅送丈夫出房後，立即把房門關起，哄着女兒道：「柔兒，你是娘心頭一塊肉，娘不想迫你……嗯，你先把認識蕭……蕭少俠的經過告訴娘！」

温若柔哭了一陣，這才抽抽泣泣把自己如何在路上遇上蕭秋風，蕭秋風馬快走在前頭，後來她投到那間鬼屋邱明居，又與對方相遇，這才互相認識，接着又把風雨之夜所發生的事，繪聲繪影說了一遍，直說至聯訣南下，自己邀他到家內爲止。

她足足說了半個時辰才把經過交代清楚，只聽得北宮紅梅目瞪口呆，半晌也發不出聲來。

良久，她才道：「那相士眞的這樣說嗎？」

温若柔道：「娘，你爲什麽不相信女兒？」

「娘不是不信，這件事實在太過難以想像。」

「娘，女兒記得你一向也都相信世間有鬼神存在，現在怎地又說……」

「唉，話雖如此，但是娘這生終未遇過！」

温若柔嬌軀一震，道：「女兒不想再碰上這種東西，今夜……」

「你一直與他同房？」

温若柔臉如晚霞，輕輕點點頭。「風哥是個守禮的君子，從未對女兒有過一絲不軌的行動！」

北宮紅梅秀眉緊皺，半晌又問道：「柔兒，不是娘要管你，實在是因爲娘太關心你……你跟他已到了什麽程度？」

温若柔沉吟了好一陣，才道：「只是携手同行而已……」

北宮紅梅舒了一口氣，道：「娘不太相信他師父是無名之輩，你可知道他師門情況？」

「風哥說他跟了好幾位師父，不過他們都沒甚名氣……但沒名氣的人，並不表示他的武功便不行！」

北宮紅梅道：「你跟他並肩却敵，看不出他的師門麽？」

「他的招式很平常，但万位及時間拿捏得很好，所以武功比他高的人，都不能輕易勝過他。女兒曾經就此事問過他，他說他因爲自小失怙，時常被人欺侮，他性子又硬，所以打架之時幾乎無日無之，年紀大了之後，情况雖然有所改變，但因爲經驗豐富，所以打鬥時特別冷靜鎮定！」

北宮紅梅想起剛才蕭秋風與邵南嶺的比鬥情況，不由點點頭。論招式蕭秋風遜了好幾籌，但最後取勝的却是他，雖說勝來有點取巧幸運，不過已充份表露出他是個聰明冷靜的人，她心頭不由爲難起來，按說蕭秋風除了門牆低微之外，其他方面的條件都不錯，尤其他比較踏實，尤得她歡心，更相信只要丈夫肯指點他武功，三五年之後，必能出人頭地，成爲青年一輩的高手。

最重要的一點是温世徽絕不能讓一個不了解其身世底蘊的人，與温家產生關係。北宮紅梅還想把這一點告訴女兒，但偏又因丈夫的告誡，不敢開腔。

温若柔見母親在沉思，忍不住問道：「娘，你到底贊不贊成女兒這頭婚事？我相信風哥不是歹人！而且我根本不能離開他！」

北宮紅梅臉色一沉，道：「胡說，女兒家說這種話，也不害羞！」

温若柔含羞地道：「女兒是說只有風哥才能防止那惡鬼的糾纏！」

北宮紅梅一呆，輕聲道：「你且歇歇，娘去跟你爹商量一下，你放心，娘答應不迫你嫁給邵南嶺就是！」

温若柔這才放下心來，北宮紅梅快步走到丈夫書房內，把女兒的話轉述了一次，温世徽聽得雙眉緊鎖，詫聲道：「眞有其事？不會是那小子教柔兒說的吧？」

北宮紅梅道：「此事要判其眞假，也容易得很，今夜咱們自然不會讓那小子與柔兒同房，假如眞有其事，今年之內，那惡鬼自然會不時出現，只要不出現，便證明是這小子使的詐！」

温世徽道：「有理！就這樣辦，這件事咱們且拖一拖，過幾天才決定！」

「但邵超光那裏如何答覆他？」

「這個爲夫自有辦法！時間也差不多了，請妹子叫她們開飯吧！」

× × ×

晚飯仍在偏廳內，菜香酒醇，而且極之豐盛，食客只有六個。温若柔雖與蕭秋風對面而坐，但一雙妙眼沒有幾次離開過他的身子，只看得邵南嶺滿胸妬火。

蕭秋風不發一言，但神態極是恭敬，一副聆聽受敎的神色，反之邵南嶺突目鎖眉，坐立不安，形成鮮明的對比，使北宮紅梅對蕭秋風多了兩分好感。

席間，三個老的不斷說些閑話，邵南嶺想向温若柔獻殷勤，又怕佳人不喜，而温若柔想跟蕭秋風說幾句體貼的話兒，但有外人在旁，到底開不了口，是以表面上雖頗熱鬧和洽，實際上十分蹩扭，好不容易才散席，丫環送上濃茶來，衆人改坐在高背椅上，温若柔立即坐在蕭秋風旁邊，蕭秋風微微一笑，眼光露出感激之色。

邵南嶺輕哼一聲：「癩蝦蟆想吃天鵝肉！」

温若柔怒道：「癩蝦蟆罵誰？」

邵南嶺作不得聲來，温世徽喝道：「柔兒，夜了，早點歇息吧！」

温若柔長身說道：「風哥，咱們進去吧！」

蕭秋風也站起身告罪，與温若柔並肩進去，邵南嶺咬牙輕罵道：「無恥！」

温世徽夫婦臉色齊是一變，邵超光忙道：「嶺兒，你喝醉了，早照歇息吧！」

邵南嶺自知失言，也告辭囘客房了，温世徽向夫人打了個眼色，北宮紅梅也退囘內堂，經過客房時，聽見蕭秋風的房間，聽到女兒的聲音，便伸手去門板上輕輕敲了幾下。

温若柔不悅地問道：「誰呀？」

「柔兒，是娘，開門！」

蕭秋風忙把門打開道：「伯母……」

北宮紅梅走了進去，問道：「蕭少俠，你除了跟趙銅脚學藝之外，尚跟誰學刀法？」

蕭秋風道：「小侄除了趙師父之外，尚有張松師父，尤鐵頭師父，蔣子清師父，顧三義師父等幾位！」

北宮紅梅眉頭一皺，這些名字她全未聽過，不由問道：「你既然喜歡學武，爲何不去找名師？」

蕭秋風道：「小侄也想找個名師指點一下，奈何一來世上欺世盜名之輩頗多，二來人家若不高興，小侄又不肯苦苦求他，所以至今尚未遇到一位明師！不過小侄在年輕時，曾遇到一位老和尚，他傳小侄一套內功心法，也幸而如此，小侄才能活下來。」

「你的環境既然如此惡劣，理該力爭上游，冀能提高自己的武功……」

「不錯！但世事不是人力所能够控制，也許小侄飽歷滄桑，所以凡事都採取不强求的態度！」

「但我聽說你性子很硬。」

蕭秋風笑道：「這是兩囘事，小侄若認爲該如此做的，便不輕易改變主意！」

北宮紅梅覺得他說得詞鋒雖不鋒利，但却有很強的防禦力，令人難以把其攻破。沉默一陣，北宮紅梅再問：「小女提及邱明居的事，少俠認爲世上眞有鬼神？」

蕭秋風正容地道：「小侄本來是不相信的，不過親眼所見，却不能不使我改變以往的看法！」

「不過我却不相信！」北宮紅梅長身而起，道：「柔兒，今夜娘陪你睡覺，夜深了，囘房去吧！」

温若柔期期艾艾地道：「但女兒實在害怕，而且娘一向却相信……」

「娘已說過，娘未曾見過，而且有事時，蕭少俠也會過來！」北宮紅梅不由分說地把温若柔拉出去。

× × ×

深夜，星稀月淡，温家內宅壯丁來囘提燈巡視着，黑暗中還伏着不少人。

他們只接到命令要保護小姐，却不知要提防的，不是人而是鬼。

時間流逝，遠處傳來三更的梆子聲，就在此刻，温若柔的房間，忽然傳來一道尖銳的呼叫聲！

温家的家丁們吃了一驚，因由始至終他們都未見到什麽刺客。假如有人能瞞過他們的眼睛，那麽，此人的武功實在高不可測了！是故這刹那，他們都呆了一呆，接着聽到温若柔叫道：「風哥，快來！」

家丁們再無疑問，立即發足奔進去，只見客房內衝出一個精赤着上身的漢子，大聲問道：「你們小姐的房間在那裏？」

一個家丁喝道：「你是誰？」揮刀劈了過去。

另一個年紀較大的，揮劍一攔，道：「他是小姐的朋友！」

蕭秋風緊張地道：「你們小姐在叫我，快帶我去！」

家丁們也知道危急，立即帶着蕭秋風奔過去，到了房外，蕭秋風叫了一聲柔妹，便伸脚把房門踢開！

房門一開，只見房內綠烟滾滾，空中飄着幾點鬼火，衆人都是一怔，蕭秋風衝了進去，以背對着房內，喝道：「你還不跑！」

一個家丁問道：「少俠跟誰說話？」

「鬼！」

話音一落，只聽一個尖笑聲道：「蕭秋風，我不信你能寸步不離，下次來遲一步，便準備替她收屍吧！」說至後面，聲音已弱。

蕭秋風霍地轉過身來，只見床上躺着兩個女人，正是北宮紅梅母女，房外傳來

一陣雜沓的腳步聲，一個焦急的聲音問道：「小姐如何啦？」

衆家丁齊聲叫道：「老爺！」

蕭秋風連忙走出房，道：「世伯！」

溫世徵看了他一眼，跨步入房，取出火摺子，把桌上的油燈點亮，同時把窗子打開。

房內的鬼火緩緩飄出窗外，綠烟已散，床上的情況更是清晰。只見北宮紅梅母女都是緊咬牙關，暈死了過去。蕭秋風聲音發顫地問道：「世伯，伯母與柔妹沒事吧？」

溫世徵冷哼一聲，替夫人及女兒推血過宮。半晌兩人才醒來，溫世徵與蕭秋風同時舒了一口氣。

就在此刻，管家公孫昭走了過來，道：「老爺，邵掌門來問發生了什麽事，是否需要他協助。」

「告訴他沒事了！嗯，你陪他談談吧，溫某稍候即去！」

公孫昭應了一聲出去。溫若柔喘了口氣，喃喃地道：「風哥，我還未死麽？」

溫世徵眉頭一皺，叱道：「胡說！你們都出去，蕭少俠也請先回房，等下溫某再親自向你致謝！」

「小侄並無出了什麽力，豈敢當世伯之謝！」蕭秋風恭恭敬敬地退下。

× × ×

到了半夜，溫若柔不知是否因為心頭驚慌，睡得不沉，還是另有其他原因，突然醒了過來，雙眼一睜，便見到房內都是綠幽幽的烟霧，還有幾點鬼火在飄盪。

她已是驚弓之鳥，所謂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立即發出一道尖叫。北宮紅梅瞿然醒來，見到房內的情景，也是一驚，連忙舉目望去！

房內光綫甚弱，加上綠烟阻隔，饒得她練成了一對夜眼，對周圍的一切，也看不大清楚！

溫若柔已高呼風哥求救，北宮夫人心頭怦怦亂跳，道：「柔兒，娘在這裏，別怕！」

話音一落，只見一團黑影自衣櫥上浮起，接着一閃便至几前，那速度實非人類能予達到，北宮夫人更吃一驚，忍不住摟住女兒，要想呼叫丈夫的名，舌頭硬是不聽使喚。

黑影突然清晰起來，綠烟之中，隱見一副白森森的骷髏骨，眼眶發着綠光，嘴部牙齒不斷開闔着，雙臂揚起，衣袖空空蕩蕩，益添幾分恐怖，北宮紅梅低頭不敢再看。

此刻家丁的脚步聲已至房外，她心頭稍鬆，忽覺後頸一凉，似被什麽東西所抓，接着頭一沉，便暈死過去了。

× × ×

溫世徵聽了夫人的轉述之後，心神驚疑不定，又見妻子及女兒仍然滿臉驚悸之色，只得安慰她們：「現在沒事了，我去跟邵兄說一聲！」

溫若柔說道：「爹，女兒要風哥來陪我！」

溫世徵心頭煩躁，大袖一拂，快步出房。走到偏廳，只見邵家父子正與公孫昭說話，公孫昭見他過來，便長身告退。

邵超光道：「溫兄，你我感情非自今日始，有什麽為難之事，尚希告訴小弟一聲！」他年紀雖比溫世徵大，但溫世徵名氣不在自己之下，加上自己有求於人，是以自稱小弟。

溫世徵嘆了一口氣，把剛才的事說了一遍，邵南領道：「豈有此理，那有這種事！」

溫世徵臉色一變，邵超光發現他神色不快，忙罵兒子。「小畜生，你給我少放厥詞！難道你伯母還會看錯？」

「這個……孩兒實是不敢想像……」

「我何嘗能相信？但小女已多番見過！」溫世徵把女兒巧遇蕭秋風，又屢遭蕭秋風替她趕鬼的話轉述了一下。

邵南嶺冷笑一聲：「我道這小子有什麽本事討得世妹的歡心，却原來是左道旁門之術！小侄願替世妹捉鬼！」

溫世徵心頭更是不悅，暗哼一聲：「難道你武功見識還高過我妻子不成！」

邵超光不愧是老江湖，輕嘆一聲，道：「這種事說是子虛烏有，偏又有許多人見過；說眞有其事，你我又從未見過……咳咳，溫兄不必担憂，現在天已快亮，有事待明日再說吧！」

溫世徵送他父子回房之後，又去找蕭秋風談話，雖只談了一柱香工夫，已使溫世徵對蕭秋風的印象大為改變，忍不住道：「柔兒的眼光到底不差，若論人品，蕭秋風的確稍勝邵南嶺一籌！他若是對柔兒眞心的，我何妨不能收贅他入門，反正他是個孤兒，將來我的產業及武功也有人繼承！只要他肯勤快苦練，不怕沒有出頭的日子！」

想至此，心頭忽然一動，把要安慰他的話嚥了下去，只叫他好好休息，便入內宅找夫人女兒了。

× × ×

溫若柔好不容易才睡着了，到她醒來時，已是日上三竿，她穿戴整齊立即吩咐丫環打水盥洗，又對着鏡子，仔細打扮了一下，然後出房。

一個丫頭問道：「小姐，早餐已弄好啦，您去那裏？」

「把早餐送到蕭公子房內去！」溫若柔一直走至蕭秋風房外，見門虛掩着，便輕輕扣動幾下。「風哥，你醒了沒有？」

房內沒反應，溫若柔以為蕭秋風故意跟她開玩笑，便用力把門推開，目光一及，只見床上被褥已疊得整整齊齊，却沒有蕭秋風的影子。她微微一怔：「風哥去了那裏？難道是爹爹把他找去？」

正想轉身，目光一瞥，見桌上放着一張白紙，心頭詫異，忍不住走前觀看，原來是蕭秋風寫給她的。「柔妹，承你看得起愚兄，引為知己，可惜令尊及令堂對愚兄頗有成見，愚兄昨夜苦思，覺得還是暫時離開較好，希望愚兄能有奇遇，博得兩分薄名，也許能改變令尊及令堂的印象！

「由於感您情重，不敢當面告辭，尚請柔妹您原諒，愚兄對妹之情，唯天可表。至于柔妹之深情，更使愚兄刻骨難忘，希望能有重會之日！但請勿去找我，有緣自能再會！

「又及，那惡鬼若再來，請速去九華山焚燒度牒，也許令尊另有辦法解决，或是請高僧施救，盼早日平安，是祝是盼，

愚兄秋風，即日。」

溫若柔看後，三魂好像不見了六魄，呆了一下，才一陣風衝了出去，直奔至大門口，問守門的家丁。「蕭公子是幾時離開的？」

家丁道：「已離開快一個時辰啦，是公孫管家送他出去的！」

高僧捉鬼

溫若柔如赤着脚踏在烙鐵上地跳了起來：「什麽？公孫昭敢送他離開？」霍地轉身向內奔去。

「公孫叔叔，公孫叔叔！」她大呼小嚷地跑入內堂，丫頭們及家丁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

「小姐，公孫總管跟老爺在書房內陪客！」

溫若柔一怔，脫口道：「又有什麽客人？」

一個丫頭道：「是個年輕的和尚！」

「年輕的和尚？」溫若柔實在想不到父親有這樣一位朋友，當下立即向內堂走去。

到得書房外，公孫昭聽見溫若柔的聲音，走了出來。「小姐找老朽？」

「蕭公子是不是你帶他出去的？」

「是的，今早老朽去問他有什麽吩咐，他說他想到外面走走，順便買點東西，又說很早便會回來，老朽便送他出去！」

公孫昭臉上神色有點古怪：「小姐不必心焦，他江湖經驗豐富得很，不會出事的，一下便會回來！」

溫若柔跺足道：「他不會回來了！你，你……」

公孫昭一怔道：「小姐如何知道？」

「他留下封信，說不回來了……」

公孫昭吃了一驚，道：「這個老朽可不知道，他又沒說！小姐，老朽現在派人去找他！」

溫若柔揮揮手，轉身欲行，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公孫叔叔，我爹在書房陪和尚說話麽？那和尚是誰？」

公孫昭道：「是名高僧，不過現在名頭已不響了！老朽也不太清楚！」

溫若柔道：「既是高僧，為何名頭又會不響？」

「他今年已年逾八十，四五十年前已是天下有數的高手，聽說他還是當今少林寺主持的師叔！」

溫若柔嗔道：「夏綠那死丫頭又說是個年青和尚？」

公孫昭微微一笑。「他只是因為武功練得深，返老還童而已！小姐不信可進去看看！」

溫若柔心頭一動，又問道：「我爹跟他商量什麽事？」

公孫昭微微一笑，忽聽書房內傳來溫世徵的聲音：「柔兒，快進來！」

溫若柔走過去，果見父親的對面坐着一個臉如滿月的年輕和尚，看來只有二十多歲，實在想不出他是個八十多歲的人！

「柔兒，快拜見大師！」

溫若柔走前向他福了一福，豈知溫世徵聲色俱厲地道：「為父要你拜見，你沒聽見麽？不拘大師，是天下有數的大師，你爹見到他尚要拜他，你擺什麽架子？」

溫若柔心頭一酸，幾乎流下淚來，但眼角瞥見不拘和尚寶相莊嚴，臉上隱隱然有層神光，雙眼神光流轉，心頭一寒，雙脚一曲，跪了下去。

不拘和尚僧袖一拂，湧出一股罡氣，把溫若柔下跪之勢托住。「小姑娘不必客氣！」

「還不快謝大師！」

溫若柔輕輕謝了一聲，在父親旁邊坐下。溫世徵道：「大師，你看小女如何，臉上是不是有鬼氣？」

不拘和尚笑道：「說來慚愧，老衲不但未學相人之術，而且連經文符咒所懂也不多！」

溫世徵道：「大師太謙虛了，誰不知您是少林掌門的師叔？」

不拘和尚哈哈一笑。「若非如此，老



北宮紅梅母女再度驚見綠烟中的鬼魅。

衲早已做主持！」

溫世徵嘆了一口氣，道：「昨夜那事實在太蹊蹺了！嗯，晚輩問你一件事，大師是否相信世間有神鬼之事？」

不拘和尚略一沉吟，道：「老衲對佛理雖無興趣研究，但却相信鬼神之事！」

溫若柔這才知道剛才父親和公孫昭正與不拘和尚談論自己遇鬼之事，一顆心登時緊張起來。

溫世徵臉上頗有失望之色，半晌才問道：「大師是出家人，慈悲爲懷，請問大師是否知道附近有那一位能捉妖驅鬼的高僧否？」

不拘和尚想了一下，道：「老衲認識了幾位，可惜他們離此都很遠。」

溫世徵焦慮地道：「這如何是好？」

不拘和尚道：「施主若不嫌老衲法力低微的，老衲願意留下來！」

溫世徵大喜，長身欲拜，道：「固所願也，不敢請耳！」

不拘連忙把他攔住。「能否捉到那惡鬼，連老衲也沒把握，施主千萬莫拜！」

溫世徵又說道：「柔兒，還不拜謝大師！」

這一次，溫若柔誠心向不拘和尚行了一禮。溫世徵又道：「大師打算在寒舍多久？」

不拘和尚道：「老衲反正沒有急事，三五天當無問題。」

「大師一早出門，料未進早膳，晚輩已吩咐廚子備齋菜，請到偏廳用膳！」

不拘道：「酒肉穿腸過，佛在心頭坐，老衲並不避腥葷！」

「如此甚妙！晚輩尚有個朋友蒞臨，他乃江北五虎斷魂刀的掌門邵超光，他對大師亦是景仰得很！」

不拘淡淡一笑，道：「老衲並無值得人景仰之處！」言畢三人同到偏廳。

公孫昭早在那裏等候，見到溫若柔，走前輕聲道：「小姐，老朽已派人去追了，料等下便有蕭公子的消息！」

溫若柔紅着臉點頭，溫世徵却叫公孫昭去請邵氏父子過來用膳。

×　×　×

膳後，溫世徵到溫若柔房內，只見女兒雙眼紅腫，心頭一軟，柔聲道：「柔兒，大師雖說法力低微，但他武功蓋世，能人所不能，今夜有他在此，必定無事，你放心好啦！」

溫若柔本來只是流淚，聽了父親的安慰，反而「哇」的一聲哭了出來。溫世徵輕輕拍着她的香肩。「別哭別哭，爹今夜不睡，守在你房外就是！」

「不是這些……風哥，他，今晨離開的！公孫昭眞是混帳，竟然帶他出門！」

溫世徵心頭又憂又喜，憂的是萬一不拘大師無法捉鬼，沒了一個有「護身符」的蕭秋風，頗使人放心不下，喜的是蕭秋風離開之後，日久生情，也許女兒會回心轉意也未定，當下連哄帶求才使溫若柔把經過說出。

「傻丫頭，這怎能怪你公孫叔叔，他是看着你長大的，還會不疼你護你麼？」

溫若柔撒嬌道：「不怪他，那就該怪你了，若不是你對人冷淡，他怎會不辭而別，我不管，爹你得替我把他找來！」

「他去了這許久，怎能追得上？」溫世徵道：「何況假如他有心躲避咱們，天下如此之大，找一個人不啻大海撈針！」

「憑你的聲望！還不能請江湖上的朋友協助一下麼？」

溫世徵臉色一沉，搖頭道：「這丫頭簡直瘋啦！爲父跟他非親非故，驚動了別人，萬一人家問起，教爲父如何答覆，說我女兒想念他？爲他患了單思病！」

溫若柔粉臉通紅，嬌羞道：「爹你胡說！」

溫世徵笑道：「爹胡說也好，不胡說也好，總之你放心就是，蕭秋風對你若是眞情，遲早也會再來找你，若不是眞心的，你又何必爲他牽腸掛肚？」

「誰說女兒爲他牽腸掛肚？他，他有什麽好？要走也不告訴我一聲，明知道女兒怕……他還會離開，我才不想他！」

溫世徵知女莫若父，見她這樣說，反知女兒對他實在已生情愫，不由輕輕嘆了一口氣。「爹要陪大師，你若悶的話便去找你娘吧！」

「不，我自己在房內想想……」

溫世徵忖道：「眞是女大不中留，往日有事就找她娘，現在……」忽地又覺得蕭秋風有個好處，起碼女兒嫁給他後，自己仍可以日日見到女兒的面，心念至此，脫口道：「不知他肯不肯入贅我家？」

「爹，你問誰？」溫若柔緊張地問，心頭一動，又問道：「爹，你怎會認識那和尚，女兒從未聽你提過他！」

「爹認識他已有數十年，當時爹才剛出道不久，我與他一同躲在一座山谷內養傷……」

「爹跟他共同作戰？」

溫世徵微微一笑。「那時爹武功低微，就像你一樣，不知天高地厚，憑着一股勇往直前的勇氣，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那裏能與大師相提並論，那一次在山谷養傷，只是湊巧而已，也因那一次，爹才認識這位武功蓋世的少林高手。」

「後來爹便不時跟他來往？」

溫世徵又是一笑。「你太抬舉爹了！後來爹在江湖跟他見過幾次面，都是匆匆數語而已！」

溫若柔道：「那他今日爲何又會駕臨咱們家？」

「最近龍虎山下的幾條村子遭祝融光顧，他路過才想起爹，來向爹化緣的！」

溫若柔微感失望，輕輕地道：「原來如此。」

×　×　×

又是夜幕低垂之時，蕭秋風仍未回來，北宮紅梅鼓起勇氣，再到女兒房內相伴，不拘和尚匿在窗外，溫世徵則仗劍坐在房門口，溫家之內一片劍拔弩張的氣氛。

邵家父子歇在客房內，兩人也是眼睜睜地睡不着覺。良久，邵南嶺才道：「爹，你說溫叔叔他們在幹什麽，那姓蕭的一日不見，莫非亂子是他弄出來的。」

邵超光道：「爲父今日問過了，不知爲何他竟然隻字不透！」

邵南嶺道：「爹，孩兒看那丫頭對姓蕭的用情已深，要她改變已甚困難……」

邵超光冷哼道：「小畜生不濟事還有顏開口！叫你處事須冷靜沉着，你就是毛

躁脾性改不了，連一個只懂幾手莊稼把式的小子也對付不了，將來如何成大事？」一頓他似乎覺得語氣太重，輕嘆一聲道：「這也好，吃一塹長一智，爲父把希望都寄託在你身上，你可勿使我失望。」

邵南嶺道：「那丫頭自恃家內有幾兩臭錢，又有幾分姿色，便自以爲了不得，哼，她看不上我，我也不把她放在心上，憑孩兒的條件，便不信娶不到一個比她好的女子！」

邵超光把臉一沉，叱道：「爲父早已告誡過你！不要再打其他女人的主意，你這般快便忘記了？」

「但人家沒意思！要孩兒涎着臉去求她，孩兒……」

「你做不到也得做，」邵超光沉聲道：「若是單要娶個美貌的媳婦，老子早就替你主意了，省得你在外面四處野！」

邵南嶺一怔，問道：「爹，孩兒就是不明白，你爲何一直勸我娶溫丫頭。」

「這個問題等你做了溫家的女婿之後，爲父才告訴你，若娶不到她，你也不用多問，總之，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趁那姓蕭的小子不在，你得找個機會跟她親近！」

邵南嶺好像沒聽見般，又問：「爹，你看上她家那份家產麽？」

「胡說！」邵超光怒道：「爲父聰明一世，料不到生下這蠢鈍兒！爲父比溫世徵還大上好幾歲，很可能比他早死，他的家產我享用得到麽？」

「那到底是爲什麽？」

邵超光厲聲道：「你給爲父閉嘴，能告訴你的自會告訴你，不告訴你的，便莫問！剛才爲父的話你聽見沒有？」

語音一落，忽聞有人喝道：「什麽人？站住！」

邵超光心頭一動，輕聲說道：「有刺客，這是個機會！痴兒，還不伺機去獻殷勤？」

邵南嶺立即佩上刀，開門往內堂走去，中堂與內堂中間隔着一座庭院，庭院中種着四棵大槐樹，中間砌着丈五寬的石板路，兩旁排着一列蒔花，花後又有假山點綴，初夏夜裏，濃烈的夜來香花味，隨着微風散開。

邵南嶺目光一及，忽見一條黑影在一座假山閃過，他猛吸一口氣，飛身過去，喝道：「往那裏跑！」

與此同時，內堂忽然也傳來一陣騷亂，人聲沸騰，邵南嶺走勢更疾，轉過假山後，已不見了那道黑影。

邵南嶺舉目四望，只聽見人聲，不見人影，他吸了一口氣，猛地向內堂飛去。一進內堂的小廳，黑暗中，風聲一响，一道利刃劈頭砍下！

×　×　×

二更的梆子聲傳來，溫若柔昨夜睡得不好，眼皮沉重，可是心頭一直都恐怕那惡鬼又會出現，是以拚命瞪着眼不敢睡。

北宮紅梅愛女心切，盤膝坐在床前，手掌不離劍柄。

梆子聲由遠而近，又由近而遠，北宮紅梅與溫若柔心頭突然被一陣睏意所襲，眼皮一直在交戰着，過了一陣，溫若柔忽然覺得房內有異！拚命睜大雙眼，房內有烟，烟帶綠色，她眼皮立即闔下，伏在母親的背上，顫聲道：「他，他快來了！」

北宮紅梅也發覺了！抽出劍來，叫道：「大哥，那東西又來了！」

溫世徵在外面聽見，立即橫肱把門撞開，問道：「那東西在那裏？」

不拘和尚在外面見房內聲响，一掌把窗子震開，沉聲道：「又來了麽？」

溫世徵道：「有烟無影。」

不拘和尚跳了進來，喃喃地道：「傳聞中的惡鬼，他出現時眞是無孔不入，或在身邊，或在床下，或在几前，更可能在你洗臉時，在盆中出現……這隻惡鬼爲何出現時，先有烟呢？這不是使人先有準備麽？」

溫世徵點點頭道：「不錯，莫非有人攪鬼？」

外面忽然傳來一陣人聲，溫世徵喝問道：「什麽事？」

「好像有刺客，」是公孫昭的聲音。

不拘和尚與溫世徵心頭齊是一跳，兩人同時向房門竄去。

溫若柔的心頭害怕，忍不住叫道：「爹！」

溫世徵脚步一住，道：「爹守在門口，別怕！」

不拘和尚立即自他身邊竄出，向外射去！

×　×　×

勁風臨身，似是一柄鋼刀，邵南嶺立即橫刀一格。「噹」的一聲，火花四濺。

「好大的胆子，居然敢來溫家撒野！」兩人所說的竟然一模一樣！

第二刀再度相觸，兩人又同時問道：「你是誰？」

「你是刺客！」第三句仍一模一樣！

邵南嶺心頭大怒，家傳刀法展開，潑風似的望對方攻過去，不料那人的刀法也十分了得，邵南嶺狂風暴雨般的攻勢，一一被其瓦解。

說時遲，那時快！旁邊忽然遞來兩柄劍，邵南嶺吃了一驚！忖道：「怎地有這許多刺客？」

心念未了！忽又覺一道猛烈的勁風襲至，連忙後退幾步，橫刀一格，「噹」的一聲巨响，虎口一痲，鋼刀脫手落地，吃驚之下，叫道：「救命！」

忽覺胸膛一涼，一柄長劍已指在身前！一人冷冷地道：「要找同黨？已經太遲了。」

一個蒼老聲音的道：「亮火！」

火光驟起，只見大廳內人影幢幢，握劍指住邵南嶺的是一位中年漢子！那聲音蒼老的正是公孫昭。「怎地是你？」

邵南嶺也是一怔，問道：「你不是刺客，那麽刺客呢？」

公孫昭沉聲問道：「老朽正想問你，你來此有何貴幹？」

「我，我是追刺客來的……」

「刺客自何而來！」

「自外面而來！」

公孫昭哈哈一笑，道：「今夜內外都是人，除非刺客背生雙翼，否則如何能夠進來？」

「那是眞的。」

就在此刻，不拘和尚已自內出來，問

道：「刺客在那裏？」
那個中年漢子道：「就是他！」
邵南嶺急道：「大師我不是刺客！」
不拘和尚問道：「那你為何來此？」
邵南嶺道：「晚輩跟家父談話，忽聞有人喝道：『往那裏跑！』家父與小侄都以為來了刺客，所以追了出來……」
中年漢子侯錦程截口問道：「令尊何在？」
邵南嶺囁嚅道：「也許在房內……」
「他沒追出來？既然你們發現有刺客，你追了出來，為何令尊不出來！」
邵南嶺那裏敢把父親要自己借此討好溫家的話當眾說出來？期期艾艾地道：「晚輩一聽見聲音，便立即追出來了，不知家父的行動！」
公孫昭問道：「大師認為如何？」
不拘和尚雙眉一皺，道：「看來他不像是刺客，假如他是刺客的話，選擇今夜行事，未見太過愚蠢！」
侯錦程點點頭，收了長劍，不料公孫昭卻道：「這事透着蹊蹺，且慢，待我去請示老爺一下！」言畢快步入內。
半晌出來時，公孫昭輕聲在侯錦程耳邊說了幾句話，侯錦程點點頭，道：「邵少俠，對不起，咱們得把你交給令尊，否則半途遇上什麼事，人家還以為咱們暗中加害於你！」
邵南嶺心頭恚怒。「你們這些狗東西！真的把我當作刺客不成？」嘴上卻不敢有所表露，乖乖跟着侯錦程等家丁走去。
公孫昭待他們去遠，才彎腰對不拘大師道：「大師，請跟小的去看看！」
不拘略一沉吟點頭並肩與公孫昭走去，尚未到客房，只聽侯錦程嘿嘿笑道：「邵少俠，你說令尊在房內，為何不見？」
「我……我也不知道！」
不拘與公孫昭連忙快步走前，果然房內空無一人，公孫昭冷冷地道：「令尊的確也不見了，這如何解釋？」
「也許他也是去追那刺客！」
不拘和尚道：「放開他，沒有證據，不可隨便懷疑一個人！」
侯錦程不敢違抗，連忙縮回扳住邵南嶺肩頭的手，就在此刻，內堂忽然傳來一道鑼聲，有人叫道：「刺客在此！」
眾人心頭一跳，顧不得理邵南嶺，却轉身向內奔去，不拘大師一個轉身，身子如離弦之矢般射出，眾人只覺眼前一花，便已失去其踪影，不由相顧駭然。
待得眾人到了內堂，便聽見溫世徽語氣不悅地道：「邵兄說是追刺客而來的，但為何追至小弟的房內？」
只聽邵超光道：「因為那刺客飛入溫兄你的寢室，小弟情急之下，便跟着進房了！」
不拘和尚問道：「如今那刺客去了那裏？」
「自窗口飛出去了！」
說着公孫昭等人已聞聲而至，只見不拘和尚、溫世徽及邵超光三人立在溫世徽的寢室門外，溫世徽臉色難看，邵超光有點忐忑不安之色，不拘則仍掛着笑容。
只見不拘道：「那麼咱們快追吧！」
溫世徽略一沉吟，道：「好吧，請邵兄帶路，仍請大師辛苦一下！」
眾人跟着邵超光去後，溫世徽却要公孫昭留下，守在女兒的房外，他自己則走入房內，把門關上，摸出火摺子來，仔細觀察一下。
他首先走至床前，低頭看了一下，臉上露出一絲得意之色，伸手在床上摸了幾下，立即把火摺子吹熄。
溫世徽出房走到公孫昭眼前，道：「公孫兄你去看看有什麼消息！」
過了一陣，不拘等人全都回來，齊說不見了刺客的踪影，溫世徽要他們返回崗位，又叫公孫昭送邵氏父子回房。
這一夜便這樣過去了，天亮之後，不拘道：「溫施主，恕老衲無能，無法替你為令媛驅鬼！」
溫世徽道：「誰說大師無能？起碼有你在，他便不敢現身！」
不拘沉吟道：「不過老衲認為令媛可能不是被鬼所纏……」
「大師看錯了，的確有鬼！而且這鬼已被大師捉住了！」
不拘一愕，脫口問道：「老衲幾時捉到鬼？」
「剛才！」
「你是說……」不拘臉上露出幾分會意的神色。「但這又為什麼？」
「因為他兒子看上我女兒！」
不拘又迷惑了。「但他扮鬼嚇人，對他有什麼好處？」
溫世徽輕輕一嘆。「晚輩實在料不到堂堂的『五虎斷魂刀』的掌門，也會使這種手段！」他看了不拘一眼，「剛才根本沒有刺客！」
不拘目光一亮，道：「你已知道？」
「他說刺客自窗子跳出去，但窗前是晚輩的大床，而且那扇窗子極小，似乎沒有可能可以飛越大床，自窗子射出去！」
溫世徽見他臉上有不豫之色，忙又道：「當然，像大師這等身手的人，自然例外，但武林中有此能力的人，並不多！」
不拘仍不以為然地道：「但你房內不止一個窗子！」
「不錯，共有四個，但其他三個大窗都讓晚輩暗中鎖住了，假如刺客真的自窗子跳出去，只有一個可能，他是由那個不鎖的小窗射出去的，否則他便得用掌震破窗櫺！但晚輩剛才已檢查過了，四個窗子都夷然未損！」
不拘眉頭鎖得更緊。「他進你房內有什麼企圖？」
溫世徽微微一笑，道：「晚輩既然毫無損失，也不想跟他計較，免得將來見面不好說話！」
不拘頷首讚道：「施主心胸寬廣，令人讚揚，你準備如何處理這件事？」
溫世徽又是一笑。「如晚輩估計不錯的話，等下他一定會來向晚輩辭行！」
言未畢，已見公孫昭走了過來，道：「老爺，邵掌門請你過去一下，他說要向您辭行！」
溫世徽與不拘相視一笑，聯袂走出內堂。

× × ×

邵氏父子返回客房，邵南嶺帶點埋怨地道：「爹，你去那裏作甚？沒的讓人誤會！」

邵超光喃喃地道：「你追出去之後，結果如何？」
邵南嶺懊喪地道：「結果讓人把孩子當作刺客！」
邵超光一怔，怒道：「你不會說自己是追刺客而去的麼？難道你追失了人？」
邵南嶺臉上發熱，道：「孩兒的確把人追失……那人在假山後面一閃，便不見了！」
邵超光喃喃地道：「奇怪！那人是誰？又怎能瞞過溫家的耳目？莫非這是溫世徽佈下的圈套？」
邵南嶺問道：「他佈下圈套作甚？」
邵超光臉色一變，急道：「此處不宜久留，咱們立即向溫世徽告辭！」

三不居士

邵家父子離開溫家之後，不拘和尚又住了幾天，取了溫世徽捐贈的銀子出城而去。對於這件事，不拘頗覺好笑，料不到溫世徽會這般緊張，好笑之餘又覺得有點奇怪：「邵超光不但是『五虎斷魂刀』的掌門，而且已貴為江北白道領袖之一，怎會到溫世徽房內偷東西？憑他今時今日的身份地位，要什麼還會無？何須冒險做這種事？」
他武功雖高，又無心佛理，但始終是赤子之心，對這種事想過之後，也不放在心上。
由撫州到龍虎山雖有百多里路，但不拘武功蓋世，內力悠長，故意選偏僻的小路行走，展開輕功，全力奔馳，黃昏前便已到達龍虎山下災場。
剎那間，不拘和尚形成萬家生佛，災民們情不自禁對他膜拜起來，不拘和尚叫道：「施主們做什麼？快起來！」
災民們那裏肯聽？不拘索性轉身飛馳，離開，却料不到他這個驚世駭俗的表現，使得災民們更疑是天上的神佛下凡，事後紛紛請人畫了像，放在家內奉拜，直當他是活佛。
且說不拘離開了龍虎山，趁着月色大步流星般往東北行去。他向來雲遊四海，居無定所，行無定址，這天來到浙境的衢縣，肚鳴如雷，便找了家酒樓進膳。
店小二剛把菜捧上，忽見大門外走進兩個人來，不拘目光一亮，招手道：「老酸丁，小傅，今日老衲作東，過來！」
原來進來的正是軒轅子及傅雨生，他們送史三娘母女到江南史家之後，乘雲道長便與他倆分別，返回武當山，傅雨生因為無事生事，本想留在史家陪施小小，却讓軒轅子拉了出來。
「小傅，感情要慢慢發展才能鞏固，何況小別勝新婚哩！」
「軒轅前輩，你說到那裏去了！」
就這樣，傅雨生便跟着軒轅子向西南方前進。
當下軒轅子心頭大喜，拉着傅雨生坐下，目光一落，道：「嘿，和尚，你也太吝嗇了，一碟青菜居然敢請咱們！」
不拘與他交往數十年，自然知道他的性子，也不以為忤，含笑道：「酸丁，老衲既然要請你，你喜歡吃什麼便叫吧！」
軒轅子老實不客氣地點了五六個菜，又要了一罈子老酒，問道：「和尚，你怎會來此？」
不拘也笑嘻嘻地問道：「酸丁，你又怎會來此？」
軒轅子雙眼一翻，正想說幾句冷話，不料傅雨生立即把原因說了。不拘詫聲問道：「酸丁，你去西南方找誰？」
「還有誰？你猜猜！」
「莫非你要去武功山金頂找那個不僧不道的大胖子？」
軒轅子雙掌一拍，道：「正是他，區區已有八年未見過他了！」
傅雨生問道：「大胖子是誰？」
軒轅子道：「他叫三不居士！」
「三不居士？那三不？」
軒轅子含笑瞥了不拘一眼，道：「一不罵人，二不殺人，三不見人！比和尚還和尚，整天躲在山上！」
傅雨生一怔，道：「不罵人不殺人，並不奇怪，但不見人，這個……前輩又怎會認識他？」
不拘代軒轅子答道：「不見人只是個比喻，一個人就算如何避世，也不可能完全不見人……」
「那是什麼比喻？」
「他不喜歡見人，却喜歡見鬼！」
「什麼？」傅雨生又是一怔，「見鬼？見什麼鬼？」
這次軒轅子答道：「因為他對玄學甚有研究，最喜捉鬼，平時要見他還不容易，但一聽見有鬼可捉，他便不辭勞苦地去做他所喜歡做的事了！」
「什麼事？」
「就是捉鬼呀！」
菜送上來，傅雨生為他倆斟上杯，三人舉杯一飲而盡，不拘忽然問道：「酸丁，你是不是真的要去見三不居士？」
「當然是真的！莫非區區連和尚也會騙！」
「你有把握使他見你？」
軒轅子心頭一沉，却裝出一副輕鬆的笑容來：「區區自然有辦法！」
「老衲也有一個辦法，必定可以使他見我，而且還會下山！」
軒轅子問道：「什麼辦法？」
不拘慢條斯理地喝了一口酒，道：「你先說，看看誰的辦法好！」
軒轅子輕哼一聲：「你幾時變成一頭狐狸？」
不拘也不知是不是明知軒轅子不會先說，還是受不住這「狐狸」兩個字，微微一笑，道：「老衲發現一隻惡鬼，要請他下山去捉！」
軒轅子哈哈笑道：「這種故事區區也會編！」
「老衲不是胡謅，是真的！」
「聽了才知道真偽！」
於是不拘便把溫世徽的女兒被惡鬼糾纏，自己去化緣又為何適逢其會，結果抓住了邵超光的事說了一遍。
傅雨生道：「我看三不居士未必會相信！」
軒轅子心頭一沉，不飲不食，半晌才道：「和尚，你說邵超光到溫世徽家有什麼企圖？」
「聽溫施主的語氣，他好像是要入房

去偷東西！」

軒轅子眉頭一皺，喃喃地道：「溫世徽家內有什麽東西値得邵超光去冒險？」

傅雨生却道：「問題並不在此。假如說那惡鬼是邵家父子攪出來的，那麽在邵家父子來到溫家之前，溫姑娘多次遇鬼，這又如何解釋？」

不拘和尚道：「你認爲攪鬼的是蕭秋風？」

軒轅子雙眉緊鎖，道：「但假如攪鬼的是蕭秋風，那麽蕭秋風離開之後，那惡鬼爲何還會出現？」

傅雨生登時閉嘴，不拘道：「正因爲如此，所以老衲認爲只要三不居士知道，他一定會耐不住好奇心，要下山收服鬼怪，屆時要想見他便不難了！」

軒轅子道：「和尚，你這辦法好，就告訴他這件事！」

不拘道：「你的辦法呢？」

軒轅子笑道：「區區承認是故意先引你說出來的！區區的辦法，還沒有！」

不拘又喝了一口酒，道：「你跟三不居士相交最久，但你見過他捉鬼沒有？」

「區區與他相識雖已逾三十載，但總共才見過他七八次而已，聽人說他捉鬼已却還未有多次，親眼見過！」

「老衲也想開開眼界，所以這次便由我出面去請他下山！」

傅雨生道：「但假如他到達溫家，溫家的『鬼』又不再出現，豈不是……」

軒轅子道：「這可沒問題，起碼另一個目的已達到——與他相見！」

不拘拊掌道：「正是如此，總之此去無論如何都不會失望！」

×　×　×

武功山在撫州的西南，離撫州有數百里。不過不拘三人不幾天便已到達。軒轅子曾經來過兩次，駕輕就熟，很快便到了金頂的一個石坪！

一到石坪，軒轅子立即吩咐傅雨生去砍些樹枝來，指明不要全枯的。傅雨生雖不明所以，却也不敢多問，依言 了一堆樹枝，軒轅子取出火摺子來，把其焚燒。

由於樹枝未曾乾透，濃烟冲天，燻得三人連連後退。傅雨生再也忍不住問道：「軒轅前輩，你燒這火有什麽作用？」

「通知三不居士那胖子！」

「何不直接去找他？」

軒轅子笑道：「從來只有人知道他住在金頂，却無人知道他確實的住所！以前已有很多人找過，但却連一點蛛絲馬跡也找不到！」

「也許有什麽山洞……」

「沒有山洞，很可能是地道！」這次答話的是不拘。

「是的，區區也問過了，而且據他所說，他居所的地道四通八達，出入口都很隱蔽，而且尚有機關，可作關閉，所以咱們也只好按照他的規矩相請！」

過了一陣，山上突然現出一個人影來，由於距離太遠，看不到臉孔，只依稀辨出這人身材極是矮小。傅雨生道：「他來了！」

軒轅子搖搖頭，道：「不是他！這是他的徒弟或僕人！」

那人來到了四十丈外便停住了，問道：「來者何人？」

「告訴你師父，就說老朋友軒轅子來探他！」

「師父這幾年連老朋友也不見了！」

那人果然是三不居士的徒弟。

軒轅子輕輕罵了一聲，傳音道：「告訴三不居士，說區區是來請他下山去捉鬼的！」

「請前輩先把情況說一說，須得讓他老人家入信，那才請得動他下山！」

軒轅不悅地說道：「以前可沒有這規矩！」

「對不起，前幾年有好幾個人，揑造了一些故事，騙我師父下山，實際上根本無鬼，他們只不過好奇，想見家師一面而已！」

「難道他連我也不信？」

「對不起，家師說，有時鬼比人還可信！」

軒轅子幾乎想就此下山，可是心中又着實欲看看他如何捉鬼，所以只得耐住性子，把溫若柔遇鬼的事，說了一遍，當中却隱去邵家父子到溫家求親一節。

那漢子道：「請三位等等，待晚輩先禀過家師，讓他作判定！嗯，對啦，還有兩個是誰？」

不拘和尚道：「老衲是少林的不拘，曾與令師有過兩面之緣！」

傅雨生也把名報上，那漢子便向來路走去了，一直轉過山背，軒轅子忍不住罵道：「這胖子架子越來越大了！」

不拘笑道：「幸而像他這樣的人並不多！」

過了好一陣，才見那漢子再次出現，道：「家師相信你們的話……」

軒轅子大聲道：「那他還不出來！」

「家師說他明天才能跟三位下山！請你們下山休息一天，明天再上來吧！」

「他到底在攪什麽鬼？難道咱們還會騙他！」

「家師不是這個意思，因爲他現在正研究一張符，要今夜才能想出其所以然來！」漢子言畢便頭也不回地走了。

軒轅子頓足說道：「這胖子眞會治整人！」

傅雨生道：「咱們有求於人，只好明早再來吧！」

不拘道：「一兩天不吃，對咱們來說，根本沒甚影响，何不就在此等他？」

軒轅子哈哈笑道：「有何不可！讓他知道折磨咱們並非容易也好！」

三人席地而坐，傅雨生乘機向不拘及軒轅子請教一些武學上的疑難問題，不拘與軒轅子爲他一一仔細解答，使傅雨生獲益不少。

不久，天色便黑了；夜內狼嗥虎嘯，猿呼鳥啼，但三人都不爲所動，一夜無事，天亮之後，三人便不時抬頭望向山頂。

已時已過，還不見三不居士出現，軒轅子忍不住又叫傅雨生去砍一堆樹枝來，剛點上火，昨日出現那漢子又來了。「請三位立即下山……」

軒轅子怒嘯一聲：「區區三人都是有身份之人，要吃你作弄！」言未畢，身子已如麻鷹般飛起，降落在那漢子身前，一把抓住他胸襟。「你那死胖子師父龜縮在那裏？」

那漢子神色木然，毫無驚怕之色，鎭定地道：「家師一早便下山了，叫你們追上去！」

「混帳！你怎麽不早說！」

漢子淡淡道：「這是家師的意思！」

軒轅子把他一推，倒飛下來，叫道：「快追！」

傅雨生道：「是不是三不居士前輩不想下山，騙咱們離開！」

軒轅子道：「不會的！那死胖子武功雖然不大行，但絕不打誑，這一點區區信得過他！」

三人展開輕功，疾如星丸地飛向山，向撫州的方向馳去。走了兩個時辰，仍不見三不居士的影子，軒轅子咒罵一聲：「這死胖子死去那裏？」

猛聽樹下一個戴竹笠的人，道：「莫罵！我不是在此！」言畢摘下竹笠！

不拘等三人轉頭望過去，只見樹下坐着一個枯瘦的老人，不由都驚咦一聲！

假如說這人便是三不居士，不但軒轅子和不拘和尚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就連傅雨生也難以置信，因爲這老人不但矮小，而且奇瘦無比，若非身上那襲黑袍是綢緞所製，簡直就像是潦倒路旁的老丐。

軒轅子驚呼一聲：「你眞的是死胖子嗎！」

枯瘦老人道：「我是三不，不是死胖子！」

軒轅子仔細一瞧，見他皮膚如同摺扇一般，皺成一團，又稀啦啦地垂了下來，才有點相信，心頭一動，忽然大笑起來：「你以前是死胖子，活像一頭山豬，現在却似猴子！」

三不居士在臉上閃過一點痛苦之色，緩緩站了起來，又矮又傴着腰，傅雨生想起猴子來，幾乎忍不住笑。

不拘道：「上次見面身體健壯之至，施主，如今爲何變成這個樣子？」

「胖有什麽好？瘦不是更好看麽？大夫說瘦人通常比胖人強一點！」

軒轅子見他走路時，身上的皮膚如波濤起伏，忍不住嘆了一口氣道：「瘦的確比肥好看，但像你這副尊容，却是胖比瘦好看了！」

三不居士眼中閃過一絲怒色，但轉瞬又消失，淡淡地道：「你到底是來求我替你捉鬼，還是故意來諷刺我的？」

軒轅子歛容道：「對不起，區區的確想不到你會變成這樣子？是什麽原因？」

三不居士停住了脚，張口欲言，却又欲語無言。不拘誠懇地道：「施主若有困難但說無妨，老衲等若力所能及，願意帮助你，是不是身體有病？」

三不居士忽然桀桀笑了起來。「誰說我身子有病？這是我故意減肥的，我還想再減他幾斤哩！」

軒轅子一怔，嘆息道：「你千萬莫再瘦下去，否則區區便忍不住啦！嗯，你爲什麽要減肥？」

「因爲有一日，我發現自己肥得幾乎無法通過我居所的甬道，那時我正因內急，結果人雖擠了出去，但却屎了一褲！自那天開始，我便實行減肥，每日只吃幾個山菓！」

不拘三人都是一怔，料不到他減肥的原因，竟然如此簡單，一時間都呆住了。

三不居士頓足道：「你們到底走不走？我只有七天時間爲你們捉鬼，七天之後，我便得返回武功山了！記着，今日是五月初九！」

去而復返

不拘和尚一離開溫家，那惡鬼又出現了。任那些溫家的家丁如何防範，他都有辦法在溫若柔面前出現，攪至後來，不但溫若柔病了，連溫世徽等人也累得雙眼深深陷下。

溫若柔之病是因嚴重受嚇而引起的痴呆，而且惡鬼不絕，因此任什麽名醫大夫也束手無策，最後溫世徽便與北宮紅梅商量起來了。

「夫人，不如你送她到你娘家住一段時期吧，也許柔兒的病便能好了。」

北宮紅梅這些天來也清瘦了不少，聞言担憂地道：「那惡鬼肯就此放過她麽？帶柔兒到我娘處不是不可，就怕醫不好她的病，反而要累我爹娘一家担驚受怕！」

溫世徽嘆了一口氣，道：「那麽妹子又有什麽高見？」

北宮紅梅道：「派人去找幾個能捉鬼的道士回來吧……」

「連不拘大師都沒辦法，何況一般道士？」

「不拘大師雖然武功蓋世，但正如他所說的，捉鬼並非其所長。也許他不能，有人能！何況咱們總該盡一分爲人父母的責任！」

溫世徽道：「妹子說得有理，愚兄這就去找公孫昭，叫他找幾個道士來作作法吧！」

公孫昭前後找過三批道士，不料這些道士不但驅不了惡鬼，其中有一個竟亦因此而痴呆了！

正在束手無策之際蕭秋風突然出現。他像一陣風出現，却爲溫家帶來了希望。這一次，溫世徽跟上次的臉孔全不一樣。「風侄，這些天你去了那裏？」

蕭秋風尷尬地一笑，道：「小侄其實一直在附近，我自知配不起柔妹，又不想讓她痛苦，唯一的辦法便是離開她……可是小侄又實在無法忘記她……她可好？」

溫世徽嘆息道：「她不好，病了……那惡鬼每夜都來，加上她也記掛着你，你快去看看她！」溫世徽熱情地携着他的手走向內堂。

丫頭們早已把消息告訴北宮紅梅，北宮紅梅顧不得整裝，便迎了出去。「蕭少俠，你來得正好！」

溫世徽連忙向妻子使了一個眼色，道：「風侄來看柔兒，你帶他進房吧！」

不知爲何蕭秋風在北宮紅梅的眼中，忽然英俊瀟洒起來，不但如此，而且樣樣稱心如意，只喜得她笑瞇了雙眼，忙不迭在前帶路。

溫若柔呆呆地坐在床上，不發一言，北宮紅梅道：「柔兒，你看誰來了？是你的風哥哥！」

溫若柔眼珠轉動一下，喃喃地道：「風哥哥？風哥哥是誰？」

「便是蕭秋風呀！」

蕭秋風走前道：「柔妹，我回來了。」這短短的六個字。包含了無比的關懷及情意，連北宮紅梅聽後都暗暗感動。

溫若柔嬌軀一抖，輕輕地喚道：「風哥哥，風哥哥……」

蕭秋風心頭一酸，跪在地上，哽咽地道：「是我把你害成這個樣子的，你打我罵我吧！」

溫若柔沒看他一眼，只不斷地喚風哥哥，這三個字，在她來說既熟識，但又似在遠方，印象模糊，又似曾相識。

蕭秋風忽然嘶聲叫道：「柔妹，是我不好，我該死，我該死！」霍地劈劈啪啪地摑了自己十數巴掌，一張俊臉登時紅腫起來。

北宮紅梅垂下兩行清淚，抓住蕭秋風的手腕，溫聲說道：「風兒，這不全關你的事，伯母也不好，我眞該死，居然不知道你們的感情巳比海深！」

溫若柔眼皮垂下，問道：「你是誰，嗯，我在那裏見過你？」

蕭秋風道：「蕭秋風！咱們在……在『邱明居』認識你！」

溫若柔身子又是一抖，雙眼現出驚悸之極的目光，一張櫻桃小嘴張得大大的，胸膛猛烈的起伏着，神態甚是可怕。

蕭秋風忙道：「沒有鬼，那些鬼根本是假的，你不用怕。」

溫若柔雙眼發直，指着窗子，道：「鬼，鬼……」

北宮紅梅急忙把她按住，道：「不是，那是花樹！」

「我怕我怕，你不要過來，風哥，快來救我！」在這時候，溫若柔下意識想起「救難菩薩」蕭秋風來。

蕭秋風腦海中靈光一閃，三扒兩撥解下上衣，叫道：「柔妹你看！」

這四個字叫得甚响，溫若柔身子一動，緩緩抬起頭來，目光一及，只見一幅藍色的符兕，突顯在眼前，她嬌軀突然猛地抖動起來。

「你，你……你是風哥。」

就在這刹那，溫若柔忽覺靈台倏地清楚明淨起來，驚喜地發出一聲大叫。

蕭秋風淚流滿臉，轉過身來，兩人緊緊相抱，嘶聲而哭，北宮紅梅陪他倆流了一陣淚，過了一忽，才瞿然一醒，奔出房去，順手把門帶上。

她像小孩子般連奔帶跑，向溫世徵的書房跑去，叫道：「大哥！大哥！」

溫世徵見妻子說話聲音發顫，吃了一驚，忙道：「妹子，什麽事？」

「好了！好了！柔兒的病好了。」

溫世徵驚喜交集，有點難以置信地道：「那小子眞有這麽大的魔力？」

北宮紅梅白了丈夫一眼，嗔道：「什麽小子的，若不是他，柔兒的病還眞不容易好哩！」

「快把情況告訴我。」

北宮紅梅把剛才的情況仔細描述一遍，溫世徵沉吟道：「看來他對柔兒倒是眞情的。」

「當然啦！他本來就是個好女婿，是你勢利眼，看不起人家而已！」

溫世徵尷尬地一笑，道：「我又怎會知道？」

「我不管啦，總之柔兒喜歡嫁給誰？便都由得她吧！」

溫世徵苦笑一聲：「這時候，我還能反對麽，妹子，咱們過去看看。」

兩人來至溫若柔房外，北宮紅梅道：「柔兒，你爹來看你啦。」

過了半晌，才見房門打開，溫若柔滿臉通紅，輕輕叫了一聲爹，便低着頭玩弄衣角，蕭秋風連忙披上衣，也恭聲叫了聲世伯。

溫世徵哈哈一笑，道：「柔兒，你娘陪你梳頭，等下出來陪你風哥哥吃飯，爹也要謝他！」說着携着蕭秋風的手走了出去。

「風兒，你既然喜歡小女，而小女也對你難以忘情，溫某與內子也讚成讓你們長期在一起……」

蕭秋風低着頭，不知在想着什麽心事，溫世徵詫異地道：「風兒，你有什麽心事？生怕不配做我的女婿麽？」

蕭秋風忙道：「不是……小侄實在太高興了。」

溫世徵哈哈一笑。「本來我的確有點看不起你，其實說來好笑，我自己當時何嘗不是一個普通青年，內子下嫁與我，又何嘗計較我什麽條件。」

蕭秋風心中忖道：「此人雖有點勢利，却是個懂愛情的明白人！」

只聽溫世徵又道：「你武功低微並非你之過，只是際遇不好而已，不過自從你認識了小女，便開始交上好運了！」

蕭秋風又忖道：「這人自負得很，必有非凡本領。」心頭暗暗竊喜。

「只要你能吃苦，三五年之後，包你名滿天下，」溫世徵忽然問道：「聽說你與小女曾給一相士指點過，他說小女的丈夫中年後名震四方，可是眞的？」

「是……請世伯成全！」

「先到我書房去！」溫世徵帶着他到自己的書房坐下。「我雖然不反對小女與你的婚事。但要成爲一家人，便須坦誠相向……」

蕭秋風道：「這個自然，世伯想知道什麽？」

溫世徵心頭頗喜：「他倒聰明，看來我有所傳矣！」當下道：「我想知道你的過去！」

蕭秋風猶疑了一陣，由自己的童年說起，一直說至與溫若柔認識爲止，溫世徵不時動問，但蕭秋風對答如流，毫無思索的現象，溫世徵聽後寬心不少，又道：「內人與小女料巳在等咱了！」携着他的手，走入內堂的小飯廳。

溫若柔雖然消瘦憔悴，但情郞在側，雙眼發出幸福的光輝，這一頓飯，吃得甚是開心，只有蕭秋風大概因爲陌生，神情有點拘束。

飯後，溫世徵道：「風兒，你此後便在這裏住下來吧！嗯，剛才我忘記問你一件事，你此後打算住在那裏？」

溫若柔見爹巳答應自己的婚事，羞得一張臉沒處擱，輕聲道：「爹！」

溫世徵哈哈笑道：「女兒家臉皮就是薄，風兒，咱們到書房去！」

溫若柔的婚事就在這一天決定了，溫

世徵並不趕着辦喜事，他想待女兒把身子養好才成婚，是以出閣的日子是五月廿七日。

溫家上下得悉之後，都有一番高興，起碼以後不用在半夜下床巡邏。

奇怪，這一夜蕭秋風雖然睡在溫若柔的隣房，但那隻惡鬼刦不再出現，這又使溫世徵夫婦鬆了一口氣。

第二日中午，溫世徵正與公孫昭商量女兒出閣的事，忽然有個家丁入來稟報：「老爺，上月來的那個和尚帶着幾個人來了！」

溫世徵微微一怔，就道：「是些什麽人？」

「一個壯漢身子甚高！一個看來似是書生，另一個則是矮小如猴的老漢，小的不知他們的名號！」

溫世徵頗覺奇怪：「莫非不拘大師替我找人來捉鬼？還是又來化緣？」這次他熱情稍減，但不拘和尚是天下數一數二的高手，大駕光臨，是自己的莫大榮幸，因此忙道：「叫人準備酒菜，我換件衣服便出去！公孫兄，你先出去招呼一下！」

溫世徵匆匆披了一件乾淨的衣服，快步走出大門迎接。「不知大師法駕光臨，請恕晚輩迎接來遲！」

不拘和尚道：「溫施主千萬莫客氣！令媛的事解決了沒有？」

溫世徵含笑道：「多謝大師關懷，小女的事巳解決了！」

不拘頗覺有點失望，脫口問道：「你請了誰來捉鬼？」

溫世徵道：「請大師先進去坐下再慢慢說！」衆人到了偏廳，雙方坐定，不拘爲溫世徵介紹同伴，溫世徵雖不曾聽過三不居士的名頭，但軒輊子與傅雨生的名頭，却是如雷貫耳，震驚之餘，有點坐立不安。

不拘道：「這位三不居士是現今的鍾馗，大鬼小鬼碰到他，莫不手到擒來！」

三不居士淡淡道：「和尚胡說！老朽又不是能吃小鬼的大鬼，怎會是鍾馗！」

不拘一笑問溫世徵：「施主尚未答老衲剛才那個問題！」

「便是那個蕭秋風！他昨日回來之後，小女的病便好了，而且昨夜那鬼也未再出現！也許他身上那張『護身符』眞的有效！」

「哦……」不拘看了軒轅子一眼。「溫施主，這位軒轅施主是老衲的知己，交往已有數十年了，最擅觀人氣色面相，對命理亦有心得，施主何不請令媛及蕭少俠出來給他看一下！」

溫世徵大喜過望，道：「固所願不敢請耳！公孫兄，煩你走一下！」

公孫昭去後，衆人寒暄了一陣，便見他帶着溫若柔和蕭秋風回來了。

「柔兒，風兒，在座各位，都是名震天下的高人，快過來拜見！」

不拘等人連聲不敢，溫若柔與蕭秋風坐定後，軒轅子便暗中替他倆看起相來。

溫世徵問道：「前輩看得如何？」

軒轅子長身道：「請借一步說話！」

溫世徵不知凶吉，心頭有點忐忑，便帶軒轅子到書房，急不及待地問道：「請前輩指點！」

軒轅子道：「你先將他倆結識的經過說一遍！」

溫世徵不敢違抗，仔細說了一次，軒轅子聽後眉頭輕皺，喃喃地道：「照你說來，蕭秋風對令媛實在一往情深呀！」

「確是如此！」

「但區區看他刦似心中有難以解開的死結！」

溫世徵一怔：「前輩認爲他不想娶小女？」

「不敢，但若是他用情這般深的，又怎會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至於令媛，她臉上並沒有什麽鬼氣，不過今年確是有一刦！」

溫世徵緊張地道：「能否避過，請前輩明言！嗯，對！她確是有一刦呀！」

「這刦是來自婚姻的，就是說她的婚姻頗有波折！」

溫世徵暗覺慚愧，又問：「但不知今後如何？」

「錯過今年，的確無甚災難！」

溫世徵舒了一口氣，道：「至於蕭秋風……」

「此人年幼時災難重重，但到十五歲後便遇貴人，生活比較安定，不但內心頗多愁苦，是個重情的人，他今年也有一個難關，不過此關若能過，今後却能平步靑雲！」

「他爲人如何？」

「聰明尚有大志，城府頗深，不過由於他重情，所以不會是奸狡之徒！」

溫世徵又放了心，道：「晚輩巳決定在本月廿七日替他們完婚，屆時尚請前輩蒞臨舍下，喝杯喜酒！」

軒軒轅子沉吟了半晌，才道：「這件事有點奇怪……溫莊主難道眞的相信世間有鬼神之事？」

溫世徵反問一句：「難道前輩不相信？嗯……晚輩以前也不相信，但親眼所見又怎能不信？」

「你親眼見過？」

「是內子，還有小女！」

軒轅子道：「如此你準不準備請三不居士捉鬼？」

溫世徵點點頭。軒轅子又道：「你不是說那惡鬼巳不來了？」

「不錯，但秋風以後若因事離家，惡鬼又上門，那豈不是很頭痛？」

「這倒也是，莊主大可以請他捉之！」軒轅子正想看看三不居士如何捉鬼，是以語氣難免帶着慫恿的味道。

當下兩人返回偏廳，溫世徵道：「柔兒，軒轅前輩說你臉上巳無鬼氣，又說你丈夫此後名揚四海！」

溫若柔又羞又喜，忙向軒轅子行了一禮！溫世徵立即請求三不居士捉鬼。

三不居士道：「是不是有鬼，現在還不能確定，黃昏時再說！」

公孫昭走前在溫世徵耳邊道：「老爺，酒菜巳弄好，請問在那裏吃飯？」

「叫人送去花廳！」

公孫昭去後，衆人又寒暄了兩句，溫世徵便請不拘等人到花廳用膳。

酒醇菜佳，賓主盡歡。席後，溫世徵着人送上茶來，蕭秋風乘機拉着溫若柔告退，兩人轉入內堂，溫若柔悄聲問道：「

風哥哥，什麼事？」

蕭秋風猶疑了一下，才期期艾艾地道：「柔妹，剛才你也聽見啦……你爹要那個什麼三不居士去捉鬼……」

「是啊，這有什麼不對？」

蕭秋風忽然握住她的手，道：「我，我怕那惡鬼被捉了，你，你會嫌棄我！」

溫若柔「噗嗤」一笑，道：「傻子！月底我……我便已是你的人了，你還担心什麼？」

蕭秋風說道：「有你這句話，我才放心！」

「眞是呆子！我若要嫌棄你的，還會帶你來我家麼？」

「是是。」蕭秋風沉吟了半晌，才道：「但我又怕你以後還是會……」

溫若柔不悅地道：「你把我當作什麼？」說着已走至後花園，溫若柔一屁股坐在一張石櫈上，蕭秋風坐在她旁邊，誠懇地道：「柔妹，愚兄敬你重你，怎敢看輕你？我是怕我自己配不上你……因爲有一天也許你會認爲我不如你想像中的好！」

溫若柔心頭一軟，輕輕把螓首靠在他肩膀上，道：「我相信自己的眼光，也相信你！」

蕭秋風身子一抖，道：「有時自信心太強，也沒有好處！」

「風哥哥，你今日怎樣啦？以前你可不是這般婆媽的！」

蕭秋風長長噓了一口氣，「希望這只是我的杞人憂天！不過愚兄對你之情，唯天可表……就怕將來有人懷疑，我……」

溫若柔伸手輕輕掩住他的嘴，道：「不用再說了，你的心意我完全知道！」

花園內的花正盛開着，花香無論如何濃烈，都不如他們此刻的甜蜜，天地無聲，眼前的景物也似乎全部消失了。

良久，蕭秋風才霍然一醒，道：「現在是什麼時候？」

溫若柔道．「大概是申牌時分吧！」

「回去吧，等下三不居士還要替你捉鬼哩！」

「風哥哥，我有一點怕！」

蕭秋風安慰她道．「不必怕，今夜捉鬼時，我來陪你！」

兩人返回花廳，只見不拘等人仍與溫世徽高談闊論。溫世徽眉頭一皺道：「你倆去那裏？沒規矩！三不居士在等你！」

三不居士看了蕭秋風一眼，沉吟道：「老朽須先到令嬡房中看看才決定！」

溫世徽道：「法師要多少酬金，在下都在所不計！」

「看了之後才說，不過只准令嬡帶老朽去！」

溫若柔道：「請法師跟晚輩來。」一到溫若柔房內，三不居士眼光一掃，精神立時一振，道：「此處果然有鬼來過！」

溫若柔吃了一驚，問道：「法師認爲該如何？」

三不居士道：「不怕，越凶的鬼，我越有興趣！只怕他不來！」

溫若柔大喜道：「那就請法師大發慈悲！」

三不居士道：「老朽也須賺錢吃飯，這個自然！今夜便來捉他！」

「假如他不來呢？」

三不居士道：「老朽自有辦法叫他出現！」

法師捉鬼

天色剛暗，三不居士便叫溫世徽把人遣開，自己則坐在溫若柔房內，不拘大師等人苦苦相求，才得他應允，讓他們進房看他如何捉鬼。

可是一夜不宿，那惡鬼就是不再出現，天亮後不拘等人都有點失望。

三不居士道：「捉鬼也要有耐心，這隻鬼十分聰明，不好捉！」

「還望法師盡力！」溫世徽忙道。

三不居士道：「事成之後，你送老朽三千兩銀子就是！」

溫世徽道：「這個無妨！」

軒轅子笑道：「三不，捉鬼雖然要有耐心，但這三千兩銀子也極是好賺，早知區區拜你爲師了！」

三不居士笑而不答，到了晚上，三不居士又到溫若柔房內，這次還帶了一柄桃木劍，却不讓不拘等人進房。

蕭秋風問道：「法師，晚輩可否進去呢？」

「也不行！」

「但晚輩實在放心不下！」

三不居士道：「也好，不過進房之後，一切可得依我！」

「晚輩遵命！」

軒轅子叫道：「這可不公平，老猴子偏心！」

三不居士道：「他身上的護身符是經過高人附靈的，自然不同，而且那惡鬼絕不會因他而不進房，相反你們昨夜在房內，他便不來了！」

「你替咱們畫一道符不就行了麼？」

「那有這般簡單的！」三不居士正容道：「還有一點，沒有老朽的命令，不准任何人進房，累得那惡鬼離開，罪過可是你們！以後他不來，老朽也沒有十足的把握！」

軒轅子道：「老猴子，區區請你下山，便是爲了看你捉鬼！」

三不居士長長一嘆：「你以爲捉鬼是一件舒服的事？」

「區區從未見過，目的只在增廣見識而已！」

「可惜有你們在他可能便不來！」三不居士道：「不過你們也有事要做！」

「什麼事？」傅雨生道：「只要用得着咱們的，請居士吩咐！」

三不居士道：「你們三個加上溫莊主分站房外四面，每人持一道符，當那惡鬼出現後，老朽就會通知你們，你們立即擧起符來，不讓那惡鬼遁走！記住，絕對不能離開一步，否則一切後果由你們負責，老朽最多只能再多呆二天，便要回山！」

軒轅子道：「多呆幾天也沒關係！」

三不居士道：「我在煉丹，十六日便須做爐，半天都延遲不得！」

不拘和尚嘆了一口氣，道：「老衲本來一心想見識下，現在只好打消主意！」

三不居士索性沉默，自袋內取出四道符來，每人分派一張，又指派了方位，要他們每人站一處，然後與溫若柔和蕭秋風

入房。

一入房，三不居士便道：「蕭少俠，請你把上衣解下。」

蕭秋風囁嚅地道：「前輩，這……」

「不必多說，快解！」

蕭秋風默默把上衣解下，露出一身結實的肌肉，那道「護身符」也現在眼前。

三不居士把油燈稍稍剔亮，又自懷中掏出一個鐵盒子來，盒內放着一排排銀針，另一旁是靛青色的藥水，蕭秋風目光瞥及，臉色大變，道：「法……法師，你，你要幹什麼？」

「你身上這道符已經快失效，老朽替你補救一下！」

「不，不！」蕭秋風大聲叫了起來。

三不居士冷冷地道：「你不想活命？也不要你未婚妻的命？嘿嘿，惡鬼到來，你要求我，也來不及了！」

溫若柔忙道：「風哥哥，刺符很疼麼？但，法師也是爲你好呀！」

蕭秋風道：「柔妹，你……」忽見三不居士指頭一戳，蕭秋風登時不能動彈。

「男子漢怕疼，簡直不像話！何況老朽只要刺他幾針而已！」

言畢取起銀針，醮了些藥水，刺在蕭秋風的後背上，過了好一陣才把針取了起來，又解開蕭秋風的穴道。

蕭秋風臉上恢復常態，問道：「法師，這幾針有效期多久？」

「六個月。」三不居士收起銀針，道：「六個月也該差不多啦。」

蕭秋風輕咳一聲，溫若柔柔聲問道：「風哥哥，你疼麼？」

「不疼不疼！」

溫若柔嫣然一笑，道：「那我就放心了。」

三不居士道：「別再說話。」轉頭把燈吹熄，房內一片黑暗。

過了一忽，床底下湧出一陣綠烟，三不居士聲如蚊蚋地道：「不要作聲，有我在此，不用怕。」

一忽，綠烟已充盈房內空間，似乎尚有一個吱吱的啁叫聲，溫若柔雖說有情人及大法師在旁，但心頭仍然怦怦亂跳。

「吱——」一團黑影在衣櫥後出現，溫若柔頭一暈，又不醒人事了。

三不居士大聲喝道：「外面小心，來了！」

軒轅子聽見房內怪响連連，很想走過去看看，但又恐走失了那惡，造成其他傷害，因此忍不住問道：「老猴子，到底抓到了沒有？」

三不居士不作聲，一忽，房內才傳來一聲大喝：「五雷轟頂！」

「轟」的一聲過後，房內便歸於寂靜，溫世徽愛女心切，高聲問道：「法師，捉到了沒有！」

但聽三不居士氣喘吁吁地道：「好啦，你們進來吧！」

軒轅子首先把手上的符拋掉，標前幾步，一掌震開窗櫺，射進房內。

只見房內綠烟裊裊，三不居士趺坐地上，身前放着一個小瓦罐，上面貼上一道長長的符紙，溫若柔暈死在床上，而蕭秋風則倒在地上。

軒轅子指着地上的瓦罐，問道：「那惡鬼就在裏面？」

三不居士點點頭，溫世徽走向床前，叫道：「柔兒柔兒。」

三不居士道：「不要叫她，一下醒來後，便沒事了，你們把蕭秋風抬出去！」

溫世徽把蕭秋風抱至隣房．隨即回來，三不居士叫他取一壺茶來，溫世徽立即向外下令，一忽公孫昭取了一壺茶過來，三不居士焚了一道符，再用茶冲之，道：「把茶灌給令嬡喝，喝後她便醒來了。」

溫世徽依言把茶灌給女兒喝，過了一會，溫若柔果然悠悠醒來，溫世徽再三道謝，三不居士盤膝坐了一陣，才緩緩站了起來，道：「莊主勿忘那三千兩酬金！」

溫世徽立即吩咐公孫昭到庫房提取，不拘等人雖覺得三不居士要求有點過份，但溫家良田千頃，金銀無數，三千兩銀子對他來說不過九牛一毛，固然也沒作聲。

衆人走出寢室，到內廳坐下，公孫昭把銀票取來，三不居士謝也不謝一聲，便收入懷內，抬頭望了一下窗外，長身道：「天色快亮了，老朽也要趕着回山，諸位再會！」

不拘道：「明天再去還來得及！」

三不居士轉身道：「莊主，老朽所收的是一隻男鬼，聽說還有一隻女鬼，萬一那女鬼要來報仇，可叫蕭秋風去應付。」

溫世徽聽得又吃了一驚。「如此如何是好？」

「不怕，一來蕭秋風身上那些『護身符』威力極強，驅鬼不足，也可保護令嬡，反正令嬡也將下嫁與他，嗯，念在施主樂善好施，老朽若有空再來看看。」

溫世徽感恩載德地道：「法師眞是活佛，若有所需，但請開口。」

三不居士淡淡一笑，翩然而去，鬼已捉了，他連向不拘等人打個招呼的興趣也沒有。

軒轅子冷哼一聲。「老猴子眞是個怪人。」

就在此刻，蕭秋風忽然自房內衝了出來，溫世徽喜道：「風兒，你沒事啦？」

「法師呢？」

「走啦。」

蕭秋風喘一口氣，道：「柔妹呢？」

「她也醒來了，就在房內休息！」

蕭秋風一陣風似的衝了進去。軒轅子察言辨色，覺得蕭秋風神色有異，當下道：「都去看看。」

蕭秋風衝進溫若柔房內，溫若柔喜極而泣，撲在蕭秋風懷內，哭着道：「風哥哥，那惡鬼被抓住啦，我以後便『自由』啦！」

蕭秋風身子猛地一震，脫口道：「你，你不要我啦？」

溫若柔輕啐了他一口，道：「你把我當作甚麽人？都快要成親啦！」

蕭秋風低頭在她秀髮上香了一口，問道：「你怎會醒來的？」

溫若柔一怔，道：「那惡鬼被捉了，我便醒來了！」

「眞的？」蕭秋風雙眼放出光亮。

忽然門外有人道：「不是！她是喝了三不居士的符才醒來的！」

蕭秋風與溫若柔轉頭一望，只見門外立着不拘和尚、軒轅子、傅雨生和溫世徽

，都是臉上發熱，急忙分開。

半晌，蕭秋風才問道：「軒轅前輩，你剛才說甚麼？恕晚輩聽不清楚！」

軒轅子道：「她是喝了三不老猴子的一道符才醒來的！」

蕭秋風胸膛起伏道：「原來如此！」

「有甚麼不對？」

「沒有……多謝三位協助捉鬼！」

溫世徵問道：「風兒，剛才法師是如何把惡鬼捉住的？」

蕭秋風道：「先是房內突然來了綠烟，繼而衣櫥前現出那惡鬼來……」

軒轅子又問道：「那惡鬼是甚麼形象的？」

「跟前幾次一樣，開始時還有幾分人形，繼而只剩下一具骷髏！」蕭秋風吸了一口氣，「三不居士自地上拿起一道符來，那惡鬼見到他，猛地後退……後來三不居士不知如何把手一揚，喝了一聲：『五雷轟頂』，那惡鬼便不能動彈了，但小侄也是在這個時候被震暈的，以後的事便不知道了！」

溫世徵道：「柔兒身子不好，讓她多休息一陣，風兒，咱們出去吧！」

眾人離開之後，溫世徵拉着蕭秋風，輕聲道：「法師臨走時說那惡鬼雖已被他收去，但另一隻惡鬼可能會來報仇！你可得小心一點！」

「荒謬！」

溫世徵道：「總之小心駛得萬年船！你若喜歡柔兒的，便得爲她着想！我早已把她交給你了！」

蕭秋風雙眼放光道：「多謝世伯！」

溫世徵笑道：「現在還叫我世伯？」

「丈，丈人……」

溫世徵哈哈大笑。「以後這裏的一切，便都是你的了！」

蕭秋風低看頭，道：「小……小婿並無此意！」

「但這裏都帶不進棺材！」

傅雨生忽然拉一拉軒轅子的衣袖，兩人大步走在前面，傅雨生傳音道：「軒轅前輩，晚輩覺得蕭秋風的話有點可疑！」

軒轅子也傳音道：「且說來聽聽！」

「他剛才說三不居士施出『五雷轟頂』之後，那惡鬼便不能動彈了，接着他也被震暈……」

軒轅子截口道：「不錯，他確是這樣說，有甚麼不對？」

「請前輩仔細想一想，這些話違反常理！」

軒轅子想了一下，心頭猛跳，傳音道：「的確有問題！」忽然轉身向蕭秋風走去。「蕭少俠，區區有幾句話要問你，盼你能坦誠相告！」

蕭秋風有點忐忑地道：「前輩請問……晚輩怎敢相瞞……」

「你剛才說那隻惡鬼被『五雷轟頂』震住，不能動彈，接着你才暈倒，可是如此？」

蕭秋風想了一下，道：「不錯，前輩懷疑甚麼？」

「按說『五雷轟頂』一响，你該立即被震暈，又怎會看到那惡鬼不能動彈？」

蕭秋風囁嚅道：「事實確是如此，晚輩是在臨暈之前發現那惡鬼突然停住！」

軒轅子一想，臨暈之前，尚有一瞬間的清醒，也不是太過奇怪之事，正想說兩句下台，不料傅雨生却道：「你已被震倒地上，還能確定惡鬼不能動彈？」

蕭秋風道：「晚輩一直坐在地上，不是被震倒是被震暈！」傅雨生登時語塞。

公孫昭走了過去，道：「老爺，早點已備好，在花廳內！」

「佳婿」

溫世徵連忙道：「諸位前輩請到花廳用膳！」

這一頓早飯，溫世徵因爲女兒的憂慮暫時得解（尚恐怕女鬼來報仇），因此吃得最是開心，不時發出爽朗的笑聲。

飯後，傅雨生詐稱去茅厠，却走向溫若柔的寢室，房門半掩，溫若柔不在屋內，傅雨生走了進去，隱見地上紅磚有一團焦黑的痕跡，他心頭一動，忖道：「這是什麼東西！」

俯身下去用力一嗅，似乎有股火藥味，他正在沉思，忽覺外面好像有衣袂聲，只道溫若柔來了，連忙跳起出房，只見走廊上映來一道矮小的黑影，看情況好像是溫家總管公孫昭。再一轉頭，溫若柔也遠遠走來了，傅雨生只得離開，心中却不斷地忖思着：「五雷貫頂到底是什麼玩意兒？怎地有火藥味？世間眞的有鬼？」心頭突生疑雲，又想到蕭秋風來。

剛才軒轅子問他時，他立即反問軒轅子懷疑他什麼，他若非心虛，爲何知道軒轅子在懷疑他？

想到此，他覺得非跟軒轅子商量一下不可，當他來至花廳時，不見一人，忙拉着一個家丁問道：「你們老爺及大師他們呢？」

家丁恭敬地道：「老爺帶他們到後花園賞花！」

「請帶個路！」

家丁哈腰道：「請大俠跟小的來。」

傅雨生到達後花園，只見溫世徵陪着不拘和尚等人在指點花草，他悄悄走了過去，在軒轅子耳邊道：「前輩，晚輩有些事要跟你商量。」

軒轅子走開一邊，傅雨生把其所見告訴了軒轅子。軒轅子轉頭一望，蕭秋風仍立在溫若柔和溫世徵後面，他心頭轉了一下，輕聲道：「咱們過去看看！」

兩人悄悄返回內宅，到得溫若柔門外，忽然聽到一個擦地的聲音，軒轅子飛身而前，探頭一望，只見公孫昭蹲在地上洗地。

軒轅子冷笑一聲：「大總管何須如此勤力！」

公孫昭如受傷的豹子般跳了起來，乾笑道：「原來是軒轅前輩，你好！嗯，咳咳……小姐愛潔，下人們粗手粗脚，我怕洗不乾淨，小姐不歡喜，所以……」

軒轅子道：「如此說來，是小姐的起居地方，一切都是由你親手洗刷的了？」

「咳咳，那又未必……因爲晚輩事務也繁忙，只好請丫環代勞了！」

傅雨生突然跨進了門檻，公孫昭連忙伸手一攔，道：「地上剛洗淨，請大俠勿再把其弄污！」

傅雨生左掌倏出，把他推開，閃了進去，他兩步便至衣櫥之前，把櫥門拉開，裏面掛着幾件衣裙。

公孫昭冷哼一聲：「你們雖然名頭响噹噹，但也不能隨便闖入女子的香閨！我要去告訴老爺！」

恰好溫世徵等人回來，聞聲立問：「什麼事？」

「老爺，傅大俠私闖小姐閨房！」

「胡說！」溫世徵怒道：「傅大俠名滿天下，你怎能這般侮辱他！」

「是眞的！」

「是眞的也必有他的道理！」

軒轅子道：「因爲區區發覺他來這裏洗地，覺得很奇怪，所以才叫小傅進來看看！」

「哦？公孫昭在洗地？」

軒轅子飄了他一眼，道：「大總管說下人們粗手粗脚洗不乾淨，所以他有空便替小姐洗地！」

溫若柔道：「公孫叔叔，你幾時替我洗過地板？」

公孫昭五官都皺在一起，道：「是小姐不在家的時候……」

溫世徵道：「我怎麼不知道？」

「老爺事忙……」公孫昭忽然提高聲音，道：「您若不信，我去叫來順過來，他便知道！」

軒轅子道：「最好如此，否則如何洗脫嫌疑！」

公孫昭滿臉怒容，大步流星走了出去。溫世徵待他背影消失之後，才問道：「前輩懷疑他什麼？」

傅雨生指着地上道：「剛才我來過，發現地上紅磚有一團黑色的焦團，嗅之有火藥味，所以覺得奇怪，若是這是三不居士施展『五雷轟頂』之術，那裏會有火藥味？就在此刻，我發覺公孫昭在房外經過，我出去一望，他已去遠！

「後來我到後花園找你們，悄悄跟軒轅前輩商量了，便決定過來再仔細看看，却見公孫昭蹲在地上洗刷紅磚！」

不拘道：「就算這樣，也不太奇怪，這證明什麼？」

「區區懷疑世間根本無鬼！」

「無鬼？你懷疑三不居士？」

「區區不是懷疑三不居士，只怕有人在攪鬼，連三不居士也被瞞過！」

不拘皺眉道：「如果不是有眞鬼，又怎會瞞得過這許多人？」

溫世徵與蕭秋風齊聲道不錯，軒轅子道：「這只是區區的一個推測，還未經證實，也因此才會來調查！」

不拘道：「老衲也來看看！」

傅雨生借了一柄匕首，以柄輕輕敲地，不拘則把衣櫥拉開，又把衣裙拋在地上，仔細檢查。

過了一陣，不拘有所發現，道：「櫥底有一個小洞！」

眾人心頭都是一跳，忙走了過去，軒轅子則亮起火摺子，果見櫥底可以掀動，底下有一個姆指般大小的洞。

溫世徵道：「這是作什麼用的？」

眾人都猜不出其作用，傅雨生道：「拿桶水來，灌下去看看！」

溫世徵道：「風兒你去取桶水來！」

蕭秋風應了一聲連忙出房，溫若柔道：「風哥哥，我跟你去！」

「不必！」蕭秋風的聲音已在遠處。

蕭秋風去了好半晌，才提着一桶水過來，溫若柔問道：「怎地去這般久？」

蕭秋風道：「我不知道水在那裏！」

他走前緩緩把水灌下，一忽，軒轅子忽見床底下有水流出，連忙蹲伏落地，爬了進去。火摺子光綫在床底下特別明亮，只見磚縫處不斷有水滲出，便叫道：「小傅，把匕首拋進來！」

傅雨生依言把匕首拋了進去，軒轅子用尖端輕輕把紅磚挑起，這才發現磚下面有一個小洞，水正是由小洞湧出，心頭一亮，叫道：「衣櫥內那個小洞通到這裏來，再由磚縫處滲出去！」

傅雨生道：「因此那些綠烟，也很可能是用此方法送到床底下去！衣櫥內一定尚有秘密！」

軒轅子爬了出來，不拘和尚已又有所發現：「衣櫥背板可以打開！」接着按動背後的牆壁，兩尺餘見方的一塊牆忽然向後彈開，却是通向另一間寢室。

「隔壁那房是誰住的？」

溫世徵道：「一向無人住！」

傅雨生吸了一口氣，道：「看來一定是有人在隣房進入衣櫥內，先是放烟，繼而裝神扮鬼！」

「這人很可能便是公孫昭！」軒轅子道：「咱們到他寢室看看！」

溫世徽忙道：「前輩且慢！晚輩想不出他這樣做的目的！」

眾人都是一怔，傅雨生道：「也許到了他房間，一切秘密便都清楚！」

軒轅子道：「有理！請莊主帶路！」

溫世徽現在也有點奇怪，於是大步流星在前帶路。公孫昭的寢室也在內宅，離溫若柔的寢室並不遠。房門緊閉，溫世徽叫道：「公孫兄在內麽？」

連叫兩遍無人應，溫世徽一掌把門震開，只見房內樑上懸着一人，却正是公孫昭！

眾人微微一怔，傅雨生率先跳起，揮動匕首把繩子割斷，軒轅子立即伸臂把他抱住，伸手一探，屍體尚未發冷，但已無氣息，不由嘆了一口氣。「可惜咱們來遲了一步！」

公孫昭自殺，更證明此事甚爲蹊蹺，溫世徽勃然大怒，道：「快搜一搜！」

傅雨生得他吩咐，已一手把蓆子掀起，接着又至炕下查看，但覺裏面放着一個包袱，他把它檢了起來，解開觀看，却是一件黑袍，一個骷髏骨！

溫世徽目光一及，怒道：「氣煞我也，想不到溫某視他如心腹，他却在暗中害我女兒！」

傅雨生道：「他爲什麽要暗中害你女兒！」

蕭秋風道：「可惜他已死了！」

溫若柔道：「簡直可惡之至！枉我平日視他如叔！」

軒轅子心念電轉，道：「算啦，出去吧！」

溫世徽叫溫若柔把事情告訴她母親，並要她找人來收屍體。由於發生了這件事，眾人心頭都頗爲沉重。

軒轅子忽然轉身道：「莊主請送咱們出莊！」隨即長身道：「莊主，打擾了你幾天，咱們也該告辭啦！」

溫世徽剛聽了軒轅子那句沒頭沒腦的傳言，又聽他要告辭又是一怔，道：「前輩何必去乃匆匆！」

不拘也是一呆，接口道：「不錯，難道你不想調查公孫昭這樣做的目的？」

軒轅子淡淡地道：「區區只對鬼有興趣，對不能變鬼的屍體不感興趣！」

傅雨生道：「晚輩也有興趣索然之感，何況晚輩也想回江南了！」

軒轅子哈哈笑道：「小傅是忘不了佳人，區區是困不了！和尚若有興趣的，便留下來吧！」

不拘道：「老衲一人留下來，又有何趣！也罷，溫施主，老衲也告辭了！」

溫世徽再三挽留不住只得親自送客，他與軒轅子並肩在前面，直送至大門外。

× × ×

這一天，溫世徽却表現得非常暴躁，大概是因爲料不到家內的總管竟會背叛自己。

次日，蕭秋風剛醒來，溫世徽便吩咐丫環來叫他。到了書房，只見溫世徽滿臉鬍髭，雙眼紅絲滿佈，料昨夜一宿未睡。

蕭秋風輕聲道：「大人傳小婿來，有何教示？」

溫世徽道：「你與柔兒的婚期已近，請帖亦已發出，這頭婚事除非你放棄，否則不管發生什麽事，也該照樣舉行。不過我生怕到時若有人提出要求，要新郎表演一下武功，可……」

蕭秋風偷偷瞥了溫世徽一眼，道：「小婿盡力而爲就是！」

「這可不行！你那三脚貓的武功，可會替我丟臉！」

「請大人指示！」

「到後花園來，待我敎你一套刀法！至於我的劍法日後有空再敎你！」

蕭秋風大喜，連聲稱謝，當下一對未來翁婿，携手走到後花園內。敎者仔細，學者聰明，進展頗快，溫世徽樂得哈哈大笑，蕭秋風練得更勁。

又一天，溫世徽取出一本劍譜及一本「太清長生炁功」的秘笈來，道：「風兒，最近事忙，老夫無暇再授你的武功，你自己照譜練習吧，待你婚後，我再詳細傳授你！」

蕭秋風道：「大人，這本『太清長生炁功』是那一派的絕技？它眞的能令人長生麽？」

溫世徽道：「老夫之武功本來極是低微。有一次到塞外天山遊玩，無意中在山窟內得到這兩本上乘武功的秘笈，此後武功一日千里！愚自信至今才學得劍譜所載七成，炁功所載五成，但自信除了前輩中的有數高手之外，餘子已全不足畏了！」

蕭秋風雙眼放光，半晌才問道：「可有誰知道大人獲此至寶麽？」

「捕風捉影的一定有，因爲短短三四年，我武功便有長足之進步，旁人不會沒有懷疑，但却不可能知得清楚，因爲連我女兒我都不敎！將來你行走江湖時，也得小心，必知懷璧有罪！」

「這個小婿自然清楚，一定謹愼！」

溫世徽又道：「老夫有個知己朋友曲大江在樟樹鎭，派人送帖去，找不到他，你後天替我走一趟，要他無論如何都得來喝杯喜酒！不過未去之前，你得把秘笈交給老夫，因爲現在你還未足以保護自己！還有，你練劍時，不能讓人看見，若是柔丫頭知道，可要給她怪我偏心了！」

蕭秋風唯唯喏喏。

五月十六日，蕭秋風策馬離開溫家，一出城便放馬急馳，望西而去。

官道筆直，前頭有條小路通向南方，蕭秋風眼睛向四處瞥了幾眼，撥動馬首向小路馳去。

只馳了三五里，前頭便現出一座小村來，過了小村，是一片叢林，蕭秋風又轉首向四周看了一下，策馬入林。

林子長而狹，他在林內走了幾丈，目光忽然落在一棵大樹上，只見這棵大樹，被人用刀削了一角樹皮，蕭秋風目光一亮，霍地跳下馬來，飛上大樹。

大樹枝盛葉茂，自下看不到蕭秋風在作甚，過了一忽，只見他自樹上躍了下來，跳上馬背，往來路馳去。

當他踏上官道時，小路旁的草叢中飛起兩道人影，向叢林奔去，赫然是軒轅子及不拘和尚。

兩人一入叢林，又見到林內另有一個人，此人便是「半劍震武林」的大俠傅雨生！

「那小子來幹什麽？」軒轅子道：「你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傅雨生搖搖頭，道：「我入林，他便跳上馬背要出林了。」

不拘道：「不打緊，咱們在他之停馬處找一找。」

軒轅子道：「這次你最聰明。」

傅雨生走至一處地方，道：「剛才他的馬便是停在這裏。」

軒轅子抬頭望了一下，道：「到這幾棵樹上看看！」

不拘道：「老酸丁，你看，這棵樹樹皮被人削掉一角。」

軒轅子雙眼神光倏現，歡聲道：「一定就在這棵樹上，都上去！」

人影一閃，二人都隱在樹葉中，過了好半晌才聽傅雨生道：「找到了，是一本手抄册子，咦，錄的是一種先天炁氣。」

軒轅子冷笑一聲：「區區早就懷疑他了，因爲假如主謀是公孫昭，那惡鬼便會不斷出現，又怎樣解釋？」

不拘道：「他的目的便是爲了這本册子？」

「必是如此，」傅雨生點頭道：「這塊樹皮已被人削掉好幾天了，也可以說蕭秋風把秘笈放在這裏，不是爲了自己，而是要把它交給某一個人。」

「只要咱們匿在此處，一定知道。」

不拘道：「老衲在此等候，你們兩個回溫家去吧！」

軒轅子與傅雨生立即展開輕功離去，不拘則隱入一棵樹後。

× × ×

軒轅子與傅雨生到達溫家，還未過午，也不等下人稟告，便長驅直進，一直走到書房內，果見溫世徽在書房內獨坐。

溫世徽見到軒轅子跳了起來。「兩位這般快回來，是不是有了消息！」

軒轅子把那本册子拋在他桌上，道：「這本東西是不是你的？」

溫世徽拍案道：「哼，這小子果然是另有目的，枉老夫要把女兒許配他，前輩，如今他在那裏？」

「不知道，也許照你的吩咐，嗯，你指使他到那裏去？」

「去樟村鎭。」

「百餘里路而已，快則明天，慢則後天，便可回來！」

溫世徽恨恨道：「就怕他不回來。」

軒轅子沉吟了一陣，道：「區區認爲他多數會回來！」

「爲甚麽？」

「他不是主謀人，而且區區看他對令媛確有情意。」

溫世徽冷哼一聲，道：「這種小子心中還有情意？前輩認爲主謀人是誰？」

軒轅子與傅雨生臉色齊是一變，同時道：「等蕭秋風回來便知道，不過先不要把此事告知令媛。」

× × ×

五月十八日下午，蕭秋風帶着一身塵土回來了，家丁告訴他溫世徽在書房內着等他，他心頭略一猶疑，挺起腰來，走入書房。一入書房，見溫世徽怒容滿面，又見軒轅子及傅雨生也在房內，心頭猛地一亮，說不出話來。

溫世徽道：「蕭秋風，你做的好事，枉我女兒對你一往情深。」

蕭秋風身子一震，知道東窗事發，倏地跪在地上。

鬼把戲

溫世徽更怒：「跪下便行了麽？」

蕭秋風垂首道：「小……我自知對不起你，也對不起柔妹，但我對她可是眞心實意的！」

軒轅子冷笑一聲：「你對她若是眞心實意，又怎會扮鬼嚇她？你所作所爲是爲了那本秘笈而已！」

蕭秋風身子無風自抖，良久才道：「未知諸位肯聽在下把經過詳細道來否？」

傅雨生說道：「咱們早已等得不耐煩了。」

「在下一開始的確是爲了達到攫取秘笈的目的，才對柔妹獻殷勤的……但後來不知爲何，却眞的愛上了她！」

溫世徽生氣地道：「我不聽這些，要你老老實實地把全部情況說出來。」

「我是受制於人，迫於無奈才出此下策的，總之所有的鬼怪全都是一把塲戲而已。」

軒轅子道：「誰脅迫你？」

「便是我師父三不居士。」

軒轅子、傅雨生及溫世徽一齊發出驚呼，這答案在意料中，又在意料之外，軒轅子吸了一口氣，道：「區區絕不相信，三不居士與區區已有數十年交情，他除了對捉鬼有興趣之外，可說淡泊名利，又怎會做出這種事來？」

「眞的。」蕭秋風認眞地道：「我在十五歲那年被他收上武功山學藝……」說至此，他把上衣解開，露出後背那幅「護身符」來，然後繼續說下去，「咱們每個人一入門，都要先讓他『刺符』，這道符若說是護身符，不如說是賣身契，因爲藥水裏面有毒，每月發作一次，必須服食他的解藥，才免於五腑腐爛而死……」

傅雨生截口道：「且慢，你們一共有多少人，他有什麽藏天的陰謀，要用這種手段對付你們？」

蕭秋風吸了一口氣，續道：「他志在天下，一共收了三百多個徒弟，我排行第二百二十七！」

「什麽？」軒轅子與傅雨生齊聲大叫起來：「三百多人？」

「是的！武功山腹四通八達，佔地極廣，再多容納一兩百人也綽綽有餘，」蕭秋風道：「我師父想了一套捉鬼賺錢的方法，先由咱們去扮鬼嚇人，再由他出馬去捉，從中賺錢，以作將來舉事之用，他一直有一個担心，便是自己的武功不足，所以千方百計去搜羅各門各派的武功。

「由於急功近利，使他眞氣走入岔道，最後雖然用藥物保住生命，但也不能妄動其氣，而人也消瘦起來……」

溫世徽道：「他怎知道我有一本炁氣秘笈？」

「我也不知道，總之他給我六個月的時間，一定要取到你這本秘笈！」

軒轅子問道：「假如你無法把秘笈交給他，那又會如何？」

「六個月內死亡！甚至他可以不把每

個月的解藥給我，使我每月受一次痛苦！」蕭秋風誠懇地道：「不過我現在什麽也不怕了，只是覺得辜負了柔妹的感情，心頭難安而已！」

溫世徽淡淡地道：「如此溫某要殺你，也不致於心頭難安！」

「不！」蕭秋風道：「我若由你殺，柔妹會痛苦一生，還是由我自己動手！」唰地一聲抽出刀來。

軒轅子與傅雨生暗暗準備，在刀子未砍進脖時，點住他的穴道。豈知蕭秋風手一停，刀子停頓在半空。

溫世徽冷笑一聲：「看來還是該由我來代勞！」

「我不是怕死，而是有一件事必須做了才能死！」

溫世徽怒道：「你還想娶我女兒？」

「不是！柔妹服的那杯符茶，裏面有毒！」

溫世徽大吃一驚，軒轅子則喝道：「胡說！區區怎地看不出來！」

「我說的是實話，那是一種慢性毒藥，非有三個月的時間，不能發現！可惜我沒有解藥！」

「你準備何時才死？」

「等我取回解藥之後，立即在柔妹面前自刎！」

傅雨生問道：「公孫昭也是三不居士的人麽？」

「他是在三年前才被咱們收買的！對山上的情況根本不了解！」

「你準備如何去取解藥？」

「拿本假的秘笈去換取解藥！」

溫世徽抬頭望向軒轅子，目中露出詢問之色，軒轅子道：「事不宜遲，現在便準備，明早離開！」說罷在蕭秋風的身上戮了幾指。「區區已在你身上下了禁制，一個月不回來，便血枯而死！」

「其實前輩已無須如此對我，以前晚輩尚會有感恩圖報之心，後來對師父只有畏懼，現在已一無所懼！」

「既然如此，區區有幾句話要交代你……」言畢在蕭秋風耳邊說了一番話。

胎死腹中

五月廿二日下午，蕭秋風到了武功山下，四顧無人，立即搖動一棵小樹，接着一塊岩石突然彈開三尺，蕭秋風閃身而入，岩石隨又恢復原狀。

甬道內佈了不少夜明珠，綠芒芒的光綫，足以照路。蕭秋月快步而入，通道內忽然閃出一人來，問道：「蕭師兄你爲何回來？」

「因爲任務完成！」

「哦？這樣快？」

蕭秋風揚一揚手中的包袱，道：「師父要的東西就在裏面！」

那漢子羨慕地道：「看來師父必會升你！」

「愚兄倒不在乎這個！」兩人邊說邊行，來到一堵牆前，那漢子伸手在石上推了幾下。只見石牆上的一塊石頭突然陷了進去，接着又見到一張年輕的臉孔。「什麽事？」

「蕭師兄回來覆命！請師弟去報告師父！」

那張面龐隱去後不久，石牆便現出一扇門來，一個青年道：「蕭師兄，師父在練功室等你！」

蕭秋風應了一聲，拐彎轉向右首一條甬道，高聲叫道：「師父，徒兒蕭秋風回來覆命！」

「進來！」從裏面傳來一個低沉的聲音。

蕭秋風推開一扇石門，走了進去，裏面坐着一個人，正是三不居士。「風兒，眞的得手了？」

蕭秋風曲身奉上秘笈，三不居士翻了幾頁，臉上露出幾絲喜色，却問道：「這是眞的麽？你是如何得來的？」

「溫世徽那呆子對徒兒推心置腹，把劍譜及這秘笈交給徒兒練，徒兒暗暗抄了一份。本想找機會送到聯絡站，誰料那呆子竟叫我來請你去喝喜酒！所以徒兒便光明正大地來了！」

三不居士哈哈大笑，道：「有了這本笈秘，何愁天下不是爲師的囊中物！」一頓又問：「他眞的沒起疑？」

「徒兒完全看不出來。」

「那酸丁及和尚呢？」

「師父離開之後，他們也離開去江南了！」蕭秋風道：「師父去不去喝杯喜酒嗎？」

「去幹什麽？爲師沒酒喝麽？」

「不是如此，徒兒發覺溫世徽的家財實在太多，咱們何不再去敲一筆？」

三不居士有點意動，沉吟了一下，道：「明天再說吧！」

「要敲他的錢，最好在賓客未到齊之前！」

「爲師自有分數！」

× × ×

三不居士把那本假「太清先天罡功」看了一遍，覺得似通非通，似明非明，心頭驚慮交集。只因這本秘笈雖假，却只假了九成，關鍵的地方都讓軒轅子做過手腳，難以查覺，只道是自己不明而已，當下又把蕭秋風叫來，問道：「風兒，溫世徽替你講解過沒有？」

「沒有，他說待徒兒與他女兒成親之後才教我！」

三不居士心頭一轉，說道：「這樣說來，你還得去溫家多呆一段時間了！好吧，爲師便跟你下山一趟，免得他們對你思疑！」

兩師徒收拾了行裝便相携下山，望撫州城馳去。過了贛江，忽然後面追來三個人，却是軒轅子，不拘和尚及傅雨生。

三不居士心頭微微一懍，道：「三位要去何處？」

「找你呀！」軒轅子笑嘻嘻地道：「區區就是想開開眼界，看看鬼物是什麽樣子的！」

三不居士問道：「你們在山下等候老朽？」

「不錯，前天便來了！」傅雨生突然標前，一掌拍出！這一掌自蕭秋風與三不居士中間突進，把他倆分開！

蕭秋風立即策馬衝前數丈，三不居士的坐騎，却被軒轅子一塊石頭射斃！只見他如猿猴般自馬背上飛起，雖然眞氣走岔

，但仍然異常矯捷！

傅雨生反應極快，身子淩空飛起，一掌望其天靈蓋拍下！

三不居士道：「你們瘋了麽？」手腕一翻，右手已多了一柄精光四射的鋼刀，反望傅雨生手腕斬去！這一刀不但奇準無比，而且力度剛猛！

傅雨生手掌忽然縮入袖管中，左袖一拂，把雙方的鋼刀拂開兩尺，使其小腹露出空洞，左腳蹴起，直奔其小腹。

三不居士大喝一聲，趁機吸氣，淩空翻身落地！傅雨生幾乎與他同時落地，淡淡地說道：「三不，你的鬼把戲已經拆穿了！」

三不居士轉頭面對蕭秋風，叱道：「逆徒，你出賣我！」言畢，鋼刀忽然向傅雨生斬去！

雨傅生連閃三刀，笑道：「閣下眞氣已入岔道，還敢妄用眞氣麽？」

軒轅子長長一嘆：「三不老猴子，你眞令我失望！」

不拘笑着說道：「你素來聰明，又能相術，他居然瞞了你數十年，怎會令你失望！」

三不居士哈哈一笑，道：「我捉鬼雖是把戲，難道他的相人之術是眞實的本領？彼此彼此而已！」

三不居士一口氣攻了三十七招，臉色忽然一變，因爲丹田內的眞氣已開始不受控制！只見他把舌頭伸了出來，用力一咬，一股鮮血噴出，他身子一震，攻勢突然猛烈起來。

不拘臉色一變，道：「小傅，這是西域的『天魔解體大法』！使了之後，功力倍增一倍！」

傅雨生武功雖在三不居士之上，但三不居士不惜事後大耗眞元，而使出這種邪教大法，會使功力倍增，傅雨生立即陷於下風！

軒轅子道：「不打緊，這種邪法只能有效於一時半刻！」

這一點三不居士自然知道，是故拚力死攻起來，傅雨生赤手空拳，漸感難以抵擋。

激戰中，只見三不居士一刀劈來，勢不可擋，傅雨生倉猝後退！三不居士猛一聲大喝，左掌拍出一掌！

這一掌如狂飇自天而降，把地上的沙石都刮了起來，連天色也爲之一暗！

傅雨生閃無可閃，只得也發出一掌！「蓬」的一聲，兩股掌風在半空遭遇，如半空打了個霹靂，震得蕭秋風雙耳嗡嗡亂響！

傅雨生只覺胸膛如遭巨木所撞，身子不由向後彈退！他內傷本就未癒，這刹那又覺得肝臟痛入骨髓，雙脚一軟，跌坐地上！

這件事說來雖慢，實則疾如白駒過隙！待得傅雨生倒地之後，不拘與軒轅子才飛身過去！

三不居士左掌再度舉起，傅雨生沒力閃避，只得緩緩閉起雙眼等死！不料半晌仍無動靜，他心頭奇怪，把眼睜開，只見三不居士如石像般挺立，不拘與軒轅子則含笑而立！

這刹那，傅雨生仍然難以明白，却見蕭秋風把三不居士的背囊解了下來，伸手入內掏了一陣，隨即大叫道：「解藥全在此！」

傅雨生這才知道原來那一掌已耗盡三不居士的眞元，此際已經油盡燈枯！

軒轅子道：「蕭秋風，把他的屍體帶上，咱們再上武功山，解決你那些師兄弟吧！」

蕭秋風囁嚅地說道：「前輩，晚輩的師兄弟大都是善良之輩，還請前輩大發慈悲！」

不拘和尚哈哈大笑。「有老衲，怎任得他胡亂殺生！」

蕭秋風大喜道：「如此三位請跟晚輩來！」

四條人影迅速在官道上消失……

× × ×

三不居士的弟子都願改過自新，而蕭秋風的表現也贏得了軒轅子的信任，更得到溫世徽的原諒，依期在五月廿七日把女兒嫁給他！

不拘和尚在那叢林內只捉到一個聯絡的漢子，事後也獲得釋放。

軒轅子，不拘和尚和傅雨生在溫家盤桓了兩天，便聯袂上江南。

（全文完）

日本詭異神奇故事

麥中青·文
可飛·圖

劍牆魔影

重達千斤的金元寶

京都城外有四堵高牆，牆頂有劍，合成方陣，荒原武士苦鬥白骨魔，先後死於鬼爪之下，最後，白骨魔被焚，同歸於盡，幕後人是誰？

在一個月色溶溶之夜，京都城外的「高牆食店」熱鬧非常，座上客高談闊論，喝了許多酒，其中有些武士，腰間掛刀，十分威武，談得興奮，有一個彪形大漢站在各人的面前，握着火把，說：「我所講的一堵牆，叫做劍牆，牆高四十尺，每一處牆頭插滿了劍，劍的鋒刄朝向天空，它就在這一間食店前面，相距不遠，也許你們有些人不相信，我橫豎有空，帶你們到那邊看看，增加見識，我走在前面，有興趣的人，不妨緊隨在後，路上是很寧靜的，幾十個人一齊走，更加安全。」

說完，他絕不理會各人的反應，自管自的走向前面去。

只是離開「高牆食店」十多步，已是曠野，儘管他們有三十多人，大概有十二三枝火把，仍然沒法把曠野的夜色驅散。

越是往前走，越加荒涼，有些人在背後竊竊私議，認爲那個酒鬼必然是喝醉了講亂話。

另外一個人走近，很鄭重的說：「你們說的是錢深嗎？他永遠喝不醉，剛才他反反覆覆的說出如潮往事，諒非瞎說一頓，隨行的人起碼有五六個武士，有刀兼有箭，發覺他說謊，可能使他一箭穿心，他何必冒了生命的危險帶人到那個鬼地方去？如果他想去，儘可以靜悄悄的去！」

這番話有些道理，走動的人不再議論他了，那時狂風湧起，張開了口，必然吃進一股涼冷的風，很不好受，因此各人很少講話。

大概半個時辰，一帮人走到一座高大的建築物前面，望之有如一座山，走近看時，才知道它是一堵牆，繞着它走，便發覺它不單是一堵牆，東南西北四個方向都是牆，正方形，十分威武，正如酒鬼錢深所述，每一堵牆的頂端密密厤厤的是短劍，劍尖朝天，如果月色明亮，望上去就可看到劍光如牆，望而生畏，月亮躲進了雲層，那就甚麽都看不見了，高高的牆仍在眼前，使人感到它正在向所有人挑戰。

錢深說過，那些「劍牆」分四個方向排列，牆頂有劍，一點也沒有說錯，他還說四堵劍牆都沒有門，任何人都沒法通過，牆是石牆，非常的厚，沒法撞毀，想走進去，必須想個有効的辦法，它的高度是五十呎，實在不容易攀登。

他說的一切，全是事實，同行的人沒有對他口出怨言了，相反的他們很想知道他當年究竟是怎樣進入劍牆之內的，他看到一些甚麽？是否有一個惡魔擇人而噬？七八個人不約而同的說道：「這個地方風勢太猛，張開了口，引風入肺，實在不妙，況且火把就快熄滅，我們伴着錢深一起

回到食店再談吧，我們一起集資請客，錢先生想吃甚麽就吃甚麽，他想飲多少酒，就讓他飲多少，你們是否同意？」

「完全同意！」各人的好奇心被挑起來，異口同聲的發表意見。

本來是酒鬼的錢深，霎時間，變成了英雄。他笑個不停，被人簇擁着沿着原路走回去，他計算得很準確，手裏握着的火把，剛剛够力照着走路，到了「高牆食店」的戶外，然後熄滅。

再過一會，食店裏面的叫囂聲响，全部停止，只聽到一個人的語聲。

那是錢深的語聲，每句都透着酒味。

錢深向座上客望了一眼，緩緩的說：

「我記得很清楚，這件事情距今已經有十多年了，今年我剛剛是五十歲，那時我只是三十五歲，雖然武功並非十分突出，却是胆生毛的傢伙，坦白點說，當時我是一個強盜，聽說這一座沒有門的劍牆裏面，有的是金元寶，它深深的吸引我，在一個月色如銀的深夜，我單獨一個人走向劍牆之下，把我最擅長在晚上扳高的五爪金龍飛抓拋到牆頂，果然勾住兩把劍，我所用的飛抓並非用普通繩子，而是鐵索，它不容易折斷，我很放心，既然它已經搭住牆頂，我就不再考慮，逐步攀登，終於置身在牆頂，站在劍與劍之間的空隙，我向牆內望去，只是望了一眼，我就樂得心花怒放，我所看到的一隻金元寶，長七八尺，高度起碼超過三尺，金光閃閃，我從未想到世界上有這麽大的一隻元寶，過度興奮，險些從牆頂翻身跌下來。」

他說得太快，偶然停一停，順手喝一杯酒。

身邊有人問：「錢深，你找到重達千斤的金元寶，豈不是立刻發達，變成大富翁嗎？」

錢深苦笑一下，說：「當時我眞的這樣想，趕快走下去，我仍是利用飛爪纏住的鐵索把自己的身體吊下去，可是，我接觸到它，用手摸它，用口吻它，驚喜如狂，跟着我就給它弄到愁眉苦臉。正如你們所說，那一隻金元寶重達千斤，它太過重了，我有甚麽辦法把它帶走呢？即使我想拿走一點點金子也辦不到，因爲我隨身携帶的並非寶刀。

「我呆呆的站着，向那一隻金元寶看了又看，片刻也不想走開，不過，天色逐漸發亮，我絕對沒法賴着不走的，只好悶悶的走開。

「翌日我酣睡了大半天，然後想出了一個巧妙的辦法來，我們姓錢的族叔當中有一個人叫做七叔，家傳一雙寶鑿，不管怎樣堅實的金屬都可以鑿開，這一件寶物叫做鑿崩山，我硬着頭皮苦苦的懇求他，借給我一用，初時他不答應，後來他答應了，但却堅持要跟我同行，他已經老了，我不應該答應他的，可是，我急於獲得那一隻金元寶，稍爲考慮，我竟然答應他，並且約定次日晚上前往劍牆一行。

「到了那一晚，我跟七叔一起走向劍牆，我們兩人都是帶着武器的，至於能够鑿開任何一種金屬品的寶鑿，由七叔帶在身邊。我們冒風走到劍牆的牆脚，分別抓住飛抓，攀登劍牆的牆頂，使它低垂下來，逐個握着鐵索把自己吊下去。

「還沒有雙腳落地，我們二人已經看見下邊的一塊空地有一隻金元寶，沒有人看守，我興奮莫名，剛剛從高處降落，立刻向金元寶那邊飛奔過去。

「我看清楚四方八面完全沒有人，低聲對七叔說知，他一向喜歡用鋼鑿去鑿銅鑿鐵，一對寶鑿是他心愛之物，他已經用慣了，還是由他動手好些，我負責巡邏，盡可能的保護他。

「他十分高興，點了點頭，便即動手，我在金元寶附近不斷走動，我可以發誓說，當晚我眞的沒有看見任何的敵人，我的身上有一刀雙劍，即使有武士出現，未必是我的敵手，故此我很放心，可惜七叔有六十歲過外，上了年紀總是吃虧的，他十分吃力才鑿開那一個金元寶，一塊又一塊，每一塊約重十磅，他很小心的把它收藏在革囊之內，忽然喘息不已，我叫他休息一會，還對他說知，今晚的工作到此爲止，已經大有所獲，金元寶沒有脚，不會走開，明晚再來鑿它，仍未爲遲，我這番話很有道理，可惜他被黃澄澄的金子迷住了，戀戀不去，我沒法把他拖走，就只好聽其自然。

「四邊劍牆互相緊貼，中間留空，恍如方陣，那一塊空地有丁方十丈過外，夜間看來好像伸展到無限遠，危機四伏，這種地方當然是不應該久留的，我沒法勸他停手，只好担任保護他的職務，來來往往的徘徊，突然，我的視綫被一件奇異的東西吸引，定神一看，嚇了一跳，我看見了一堆白骨，直立而行，百份之百的是一具骷髏骨，臉上更加可怖，眼眶深陷，鼻孔凹入，白色的牙齒上下兩排緊靠，開闔不已，似乎想擇人而噬。

「如果那一具骷髏骨只是站着不動並非太過可怖，奇怪得很，它竟然緩步而行，向我這邊走來，因爲它的舉動遲鈍，我們仍有機會逃走，我便扯了七叔一把，伸手往骷髏骨出現的地方指了指，希望他立刻逃走。他果然驚慌，收了寶鑿，捧着革囊急急忙忙的走開，我沒有力量照顧他，只好盡快走向飛抓低垂之處，突然聽到慘呼之聲，我轉身看看才醒悟起七叔必然是革囊放置的金塊太過沉重，沒法及時逃生，以致被骷髏骨追上。

「在我的眼中看來，他死定了，他已倒臥在地，白骨俯伏在他的身上！

「他沒法再活了！我不敢跟妖鬼魔怪決鬥，活命要緊，只好盡快走向飛抓，向上攀登，再又把飛抓向牆外拋下去，沿着它走到外邊，快要接觸地面，我還使勁一躍，很沉重的跌了一跤，當時我只有一個念頭，我認爲任何人不能戰勝鬼物，非走不可，其實我應該冒死一戰的，此外，我還要檢回寶鑿以及七叔鑿出來的金子，可是，我沒有這樣做，眞是可悲！七叔就此完結了，他去得無影無踪。」

這番話有很大吸引力，錢深剛剛閉嘴，正想喝點酒潤一潤喉，有一個人以沙啞的語聲說：「錢深，事後你有沒有再走進劍牆之內看看七叔呢？」

「我當然走進去看看他的，慘劇發生的翌日深夜，我冒險單獨進入劍牆之內搜索，使我十分失望，那塊空地絲毫沒有改變，但却看不見金元寶，七叔的屍體也去

得無影無蹤，更奇的是地上沒有血跡，至於白骨魔，它也沒有出現，我呆呆的站着，過了一會，覺得陰風陣陣，隱約聽到一陣神秘的脚步聲，雖然我使勁向遠處眺望，也看不見甚麽，我的內心仍是震撼莫名，不由自主的轉身飛奔，跟上次一樣，利用飛抓逃生，上次七叔用以升降的飛抓，仍然留在原處，我順手把它收回。

「在我這方面看，沒有絲毫的損失，可是七叔慘透了，他失去了生命，失去了寶鑿以及他千辛萬苦找到的金子，只是他鑿出來的幾塊大金，已够他舒舒服服的活到壽終正寢，因為他太貪心，故此他就此完結了，可以說是間接死在我的手上。」

剛才說話的人就是「高牆食店」的店主「鐵威」，因為錢深停口，再喝一杯，他插進一句，問：「錢深，七叔的家人沒有向你追究這一位老翁的下場，乃是你的幸運。」

錢深苦笑一下，說道：「七叔沒有家人！」

荒原三郎深夜登門

那晚的談話到此為止，告一段落，錢深已經喝得差不多，說話也有些模糊，座上客逐漸散去，「高牆食店」快要關門，那個無意中結集起來的談話會也就自動結束，幾個人搶先替他付賬，還有一個十分精壯的青年，自告奮勇，扶他返家。

凌晨二時，夜色沉黑，那個青年扶着錢深回到他的農舍，把他放下來，還絞了一把冷水濕透的毛巾，替他抹臉，讓他安安靜靜的躺在床上，看來好像子侄輩那麽恭敬。

錢深睡熟了，鼾聲如雷，他沒有走開，仍然留在屋裏，並非躺着睡覺，而是坐着閉目養神。

天色剛剛發亮，一陣狂風，從天邊吹襲，農舍的木門雖然關上，仍有幾條罅隙，風猛烈的吹進屋裏，使錢深跟那個精壯青年同時驚醒。

錢深只是六十歲，早期練武，身手仍是相當快的，他剛剛睡醒，發覺屋裏有人坐在椅上，一躍而起，從牆上倒懸的劍囊拔劍出擊，人到劍到，劍鋒對準那個不速之客的咽喉，控制全局，然後大聲喝問：「你是誰？居然斗胆捋虎鬚，趁着我酣睡走進來。」

那個精壯青年不慌不忙的回答：「我叫做荒原三郎，你不會認識我，昨晚你喝醉了，說了又說，十分健談，是我扶你返家的，果然不出所料，你的家沒有女人，只是你一個！」

荒原三郎說順了嘴，還把他抓着火把率領三十多人在深夜進到劍牆那邊看看，又再走回高牆食店的一切活動情況講出來，希望那番話能够挑起對方的回憶，錢深的眼睛霎動了幾次，突然說：「三郎，我記得起來了，昨晚你也抓了火把緊隨在後，我在食店高談闊論的時候，你也在座，好像全神貫注傾聽我說的每一句，我只是記得這些，後來你扶我返家又坐在我的身邊守衛，這些事情我不能記憶起來，可能是我喝得太多了，也可能是我比以前老了許多，神志不清，你對我這樣好，我先要向你道謝，然後問你一句，你似乎是另有所圖，你需要我怎樣帮忙不妨說出來。」

荒原三郎很冷靜的說：「錢先生，我有一個出奇的想法，想走進劍牆之內制服白骨魔。」

「你也相信有白骨魔這種妖物嗎？」錢深眼睛一亮。

「我不單是相信有白骨魔，還有足够的信心把它殺掉。」

「你以為它是人抑或是鬼呢？」

「我沒有跟它交手，怎能估計它是人抑或是鬼？不過，我有一種武器可以把它寸寸斬殺，故此不怕它。」

錢深收了劍，說：「我們到外邊吃早點吧，我有點餓，大概你也有些餓，吃了再談。」

荒原三郎很是高興，點了點頭，不過一會，兩個人的脚步印在曠野，向附近的村莊走去！

吃過了早點，荒原跟隨錢深回到農舍，錢深說：「今早你說過，另有奇異的武器可以殺掉白骨魔，不管它是人抑或是鬼，那種武器究竟是些甚麽？我倒想見識一下。」

荒原三郎拍了拍腰間的劍殼，說：「這個劍殼相當笨重，它所放置的劍當然也是笨重的了，那是一把桃木劍，由於桃木治邪，況且它本身就是九洲桃花宮供奉的聖器，當然可以把白骨魔殺掉。」

說完，他拔出桃木劍來，很鄭重的說：「你不要輕視它，以為它只有三尺五寸長，樣子笨重，沒有刀劍那麽尖銳，它却是上佳的武器，不單是可以殺鬼，還可以殺人，不過，必須配合詭異的身形步法，還要配合劍靴。」

錢深說：「你的桃木劍只是木頭，碰上了刀，可能被人一刀斬斷，到時你只有半截木劍，如何動武呢？」

「初時我也是這樣想，後來，親自試驗，用刀斬它，它絲毫無損，甚至削鐵如泥的寶刀也沒法傷它分毫，我才知道它是靈異之物，不同凡响。」

錢深說：「我多年沒有跟別人較量武功了，你把桃木劍誇張得如此出色，我忍不住想跟你下場玩玩，互相印證，我用練武的鈍刀鈍劍跟你玩玩好了，你的意思怎樣？」

荒原三郎冷然說：「錢叔叔，如果你用鈍刀鈍劍出擊，我不肯跟你搏鬥，反之，你用眞刀眞劍眞槍出戰，我却很樂意奉陪。」

「兄弟，刀劍無情，你不後悔嗎？」

「我絕不後悔。」荒原三郎傲然說。

錢深居住的農舍前面，有的是稻田，既然有盛大的田地，便有谷粒。必然有空闊乾爽的晒谷塲，正合他們二人的心意，很快兩人就站在晒谷塲上面。

荒原三郎就快拔劍，說：「錢叔叔，我要補充一句，我現時跟你交手，只是穿普通的鞋子，沒有劍靴，如果你被我一脚踢中，未必倒下來，假如你眞的吃了一脚兩脚，再想一想，要是我改穿劍靴，你就會喪命，言盡於此了，發招吧！」

說完，荒原三郎緩緩的拔出桃木劍。

那一把桃木劍沒有鋒刃，除了迎頭痛擊之外，實在是沒法傷害敵人的，故此錢

深看了，有些輕敵，最初的幾招只是想斬斷對方的劍，沒有斬人，事實上他所握的闊邊刀，是最長的一種，足有六尺長，刀背很厚，有二尺長的刃，另外一邊是刀鋒，鋒利無比，拿這種武器跟普通的刀劍交手，已經穩佔上風，何況對方所握的只是木劍？他是有理由輕視對方的，可是，雙方過招只是鬥了三幾個回合，他就感到相當吃力，荒原三郎沒有講錯，那一把桃木劍雖然缺少鋒刃，只是用來擋格，却是很合用的，因為它短而圓滑，變動容易，且又可以把對方的刀鋒卸落，跟住飛脚踢出，劍和脚互相配合，眞的另有妙用，不可輕視。

此外，那一把桃木劍居然可以硬碰硬的接招，任由對方的長刀如何使勁斬劈，絲毫沒有破裂，這樣堅韌，也是很驚人的，故此兩人相鬥，只是打個平手。

錢深肚裏明白，荒原三郎所穿的鞋子沒有甚麽特色，故此打個平手，倘若穿上了劍靴，他輸定了，如此一想，不覺心上一沉，鑑於他上了年紀，長刀太過沉重，久戰必疲，一再苦鬥，他自問無力取勝，索性虛幌一刀，跳出圈子，說：「三郎，你沒有誇大，那一把桃木劍確是出神入化，佩服之至，如果你穿上了劍靴，我更不是敵手，你有沒有把劍靴帶來呢？」

「沒有，不過，那種靴子很容易製造，隨便找個鞋匠去製造一雙劍靴好了，故此我不必隨身携帶，假如我眞的搏殺，不用劍靴，仍然有力取勝，恕我冒犯虎威，錢叔叔，請你看看胸前的泥印，便可知情了。」

錢深俯頭看看，果然發覺上衣當胸之處有兩個鞋印，剛剛浮現於左右胸部兩乳之下，該處是中路最凶險的穴道，如果荒原三郎不是脚下留情，使勁一蹬，恐怕他身受重傷，當時他驚喜交集，慚愧的感覺反而消失，衝口而出的說：「三郎，你眞是了不起，我們全力合作，把白骨魔殺掉，還可以奪取金元寶，變成巨富！」

荒原三郎雖然只有二十多歲，却是上好的武林高手，出招快而狠，還有一副天生的冷靜氣質，錢深越是接近他，越加對他估計得高，就說劍靴吧，他委托錢深找鞋匠製造的劍靴，也是不同凡响的，並非靴尖暗藏鋒利的刀刃，而是整整一對靴子外邊，密密麻麻的透出了刀尖，望之有如刺蝟，別說給它踢了一脚，刀尖直插心窩，能够置人於死，即使給它橫掃，伸出來的兩寸短刀也可以把肋骨砍斷，如此兇狠的武器，配上了凌厲的脚法，當然是錦上添花，無怪荒原三郎那一把桃木劍又鈍又厚，也可以跟強敵搏殺，絕不吃虧。

荒原三郎對他說：「普通的武器不管是刀槍棍棒抑或長短劍，俱是可攻可守的，單是桃木刀例外，它只是用來防守，絕不出擊，故此它可以緊貼自己的左右脅，沒有空隙之處，對方難以找到空隙偷襲，把攻勢放在一雙脚上面，桃木劍只是防守，劃分得清清楚楚，那是我們荒原家族秘傳武功的一環，不可輕視。」

錢深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問：「三郎，原來你早已知道塵世間有白骨魔這種妖物了，說不定它曾經跟你們一族人有深深的仇恨，是否荒原的武士有些人死在白骨魔的手上呢？」

荒原三郎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說：「我們不談這些好不好？」

只是這一句，已經可以反映出，白骨魔跟荒原家族結了血海深仇的樑子，同時反映出白骨魔並非妖物，是人，不過武功深厚，善於隱瞞眞相。

越是對荒原三郎瞭解得多，錢深越加興奮，他令到七叔死在白骨魔的手上，這個仇恨不能不報，一方面為了報仇，另一方面，他仍想攫奪千斤過外的金元寶，有人協助，他怎會退縮？連續幾天，他跟荒原三郎反反覆覆的研究如何取勝，往往一談就從午夜談到天亮。

荒原三郎在閒談中說過了這麽一句：「如果白骨魔是妖怪，不是有血有肉的人，他決不會永遠躲在劍牆之內，附近的農民早就被它吃光了，根本上擅長化裝的人，可以穿上了黑色的一套夜行人貼身衣服，上面綉着白綫，有深淺之分，黑裏透白，在陰暗的地方看來，就像是一副白骨，我認為這個人必然是舞台上面的優伶，演過白骨魔之類的戲，有機會跟他交手，大打一場，十分痛快！」

是否荒原三郎以前已跟白骨魔交過手呢？錢深越想越覺可疑。

荒原三郎決定了在劍靴製成試穿滿意之後第三晚出戰白骨魔，做好了一切應做的工作，嘴上仍然沒有半句提及金元寶，錢深忍不住對他說：「劍牆之內有兩種東西吸引我，除了妖魔鬼怪，還有金元寶，假如我們有機會毀了白骨魔，有甚麽辦法搬走那一隻重達千斤的金元寶？」

荒原三郎哈哈大笑，說：「事隔多年，你以為金元寶仍然留在原處嗎？假如眞的看見金元寶，由白骨魔看守，我們殺了白骨魔，它豈非囊中物？慢慢的想辦法把它搬走，仍未為遲。往深處想想，我不妨對你說知，此行不一定是很順利的，說不定我們兩人都死在白骨魔的手上，沒有跟它展開生死鬥之前，怎樣想都是多餘的，不必胡思亂想！」

雖然他們的年紀相差很遠，簡直是父與子，可是血戰白骨魔，勝敗的關鍵全在荒原三郎一人的身上，形勢比人強，發號命令的人反而是二十五歲的荒原三郎，五十歲的錢深一切聽命於他，錢深明白這種環境，索性一切不聞不問，任由他擺佈。

到了全面出擊的一晚，風高月黑，荒原三郎好像正式打仗那麽英勇，配備齊全，前往劍牆，錢深帶了兩個飛抓以及兩個革囊，在後相隨，腰間還有一刀一劍。

抵達劍牆下面，錢深把一個飛抓以及一個革囊送過去，依照上次出動的方式去做，兩人分別利用飛抓攀登劍牆的牆頂，收回飛抓，向牆內低垂下來。

他們二人發覺下面空空洞洞，沒有金元寶，也沒有白骨魔，有點沉悶，既然抵步，當然要走下去看看。

荒原三郎先走一步，脚踏實地，他認為那個地面沒有伏兵，打個手勢，錢深也走下去。

他們二人在牆內任何一處巡邏，找不到可疑的事物，沒有人，也沒有鬼，只好悶着走回牆邊，沿着飛抓攀登，又再從劍牆的另外一邊降落。

兩人朝着原路走回去，在歸途中，稍爲走得貼近一點，荒原三郎突然問：「錢叔叔，你說的白骨魔，是否眞的有這種妖物？」

錢深說：「當然有！我爲甚麼要說謊呢？不過，我看見它的那年，距今已經有十二年之久了，人會死，鬼也會死，或者它死了也說不定。」

荒原三郎微有怒意，說：「白骨魔怎會死，你死了，它仍然活着。」

錢深認爲他不應該發脾氣，冷然說：「三郎，我們在這裏分手好了，你已經親自走進劍牆一次，下次你可以單獨行事，不必由我帶路！」

說到這裏，錢深的臉色大變，顫聲說：「白骨魔來了，想不到在劍牆之外碰見它！」

荒原大郎掘墓認屍

他看得出來，荒原三郎也看得見，沉住氣說道：「錢叔叔，我怪錯了你，請你原諒！你決非白骨魔的敵手，暫時避開好些！」

只是說了這一句，荒原三郎就加緊脚步迎上去。

由於白骨魔的形格就是一堆白骨，夜色迷離，它自遠而近，越來越加看得清楚，錢深怕它，荒原三郎絕不怕它，不單是沒有退避，反而走快幾步，決心出擊，看來這一塲人鬼之間的龍虎鬥，無可避免，錢深的確沒有本領迎戰，只好站着不動。

白骨魔本來是慢慢的移動，可是，對面有人拔劍向它飛撲過去，人到劍到，它的動作就不是慢吞吞了，快如閃電，不單是纏住對方苦鬥，而且一雙手好像鬼爪似的向對方咽喉攫奪，給對方很大威脅，至於荒原三郎，用盡全力出擊，多次踢出劍靴，起碼有三脚踢中白骨魔，怎料它沒有受傷，仍是剛剛大打出手的那麼起勁，越戰越勇。

看來荒原三郎屈居下風了，錢深不顧一切的衝過去，加入戰團。他的長刀向白骨魔左右砍劈，總是落空的，後來他還被白骨魔使勁撑了一脚，跌跌撞撞的退後幾步，然後倒下來，就在這時，他聽到荒原三郎慘叫一聲，唇角噴血，倒在田野間，沒法動彈，桃木劍也抛在一邊，定眼看時，白骨魔已是踪影全無。

錢深十分痛苦，走近看看，沒有看清楚荒原三郎的臉孔，先已看見他的喉部有一灘血，立刻明白，他已死定了，趕快走向「高牆食店」。

其實他走向那一間食店，無補於事，他所以要這樣做，只是迷惘中的一種行動，亦可以說他畏懼白骨魔達於極點，希望看看熟識的人，替他分憂。

只是短短的半個時辰，他已經奔到「高牆食店」。他雖然有相當高的武功，到底是個中年人，走了一程，十分吃力，剛剛走進了食店就氣喘如牛。

店主鐵威看見他脚步浮浮的闖入，猛吃一驚，扶他坐下，說：「錢深，你好像跟甚麼人交過手，是嗎？」

「是的，我跟一隻鬼交過手，僥倖死裏逃生，荒原三郎的運氣就沒有我那麼好了，他……死在鬼爪之下！」

「荒原三郎死了？他也許能够救活的，你快些帶我去看看他？」

店裏的人一窩蜂的走過來，驚聞慘變，全都痛恨白骨魔，振臂一呼，帶備武器，跟隨錢深一起走向劍牆那邊，在火把的光亮照映之下，他們看見那個精壯青年一張臉孔被鬼爪抓破，一隻眼睛爆裂，頸子的傷勢更加厲害，血漿凝結成爲一塊鮮紅的血餅，手脚折斷，死得那麼慘，悲慘莫名。

有人大聲說：「我們追到劍牆去！」

「追到那邊去又怎樣？白骨魔並非整天留在四塊劍牆拱合所造成的一個空洞地方，再說一句，我們當中有那一個人能够鬥得過白骨魔的？別那麼激動，還是趁早找人把荒原三郎埋葬吧。」鐵威到底是個店主，見識較廣，即時有了決定。

那些人只是烏合之衆，很快就全部同意，並由店主鐵威負責喪事，在劍牆外邊的空曠地方，葬了荒原三郎，還替他立了一個碑，寫的是「九洲荒原三郎之墓」。

桃木劍是他唯一的遺物，還有一雙劍靴，都放在錢深的農舍裏面，另一方面，由店主鐵威發起，集了三十多人簽名，證明這件事，萬一官方派人調查，有些根據，免得被人懷疑荒原三郎被人謀財害命。

一切應做的工作都做妥了，錢深晚上睡覺也覺得舒服些。

他知道官府不會插手調查妖物的，他只是不放心荒原家族的人。雖然他不懂得荒原三郎的身世，仍然知道這個人是一個大家族當中的一個出色武士，可能有人追究，如此一想，他就對荒原三郎向白骨魔挑戰這一宗壯舉，十分後悔。

人已死了，屍體也葬在黃土之下，後悔有甚麼用？

錢深本來就有「酒鬼」之稱，他喝得更多了。此事發生的一個月之後，他照例在睡前喝酒，倘不是走向「高牆食店」喝，就是回到家裏喝，那晚亦無例外，可是，深夜將盡，他忽然聽到一些木板拍打之聲，從夢中驚醒，翻身坐起，在外邊星月光輝的微光照映之下，他看見一個身形高大的武士，握着桃木劍，不斷的用劍身拍打木門，分明是想做出一些聲响來，把他吵醒。

他怯怯的問：「你是誰？」

「我是荒原大郎。」

「我不認識你，你可能找錯人了。」

「不，你是荒原三郎的好朋友，聯手打鬼，他死了，你却活着，牆上懸掛了三郎的武器桃木劍，我是三郎的哥哥，很想知道三郎是怎樣死的，當然要向你調查，明白了沒有？」

錢深吃了一驚，無可奈何的說：「荒原大郎先生，請你進來，坐下細談。」

那扇門打開一半，恍如巨人似的武士站在門口，錢深沒法逃走，只好這樣說。

荒原大郎走進農舍之內，坐下來，那張臉孔透着殺氣。

錢深亮了油燈，才看得出這個武士全身披掛齊全，還穿了盔甲，腰間左右兩邊分別掛刀，沒有短劍，也沒有箭壺，準備立刻斷殺。

他好像統帥下令作戰似的叫錢深說出

向白骨魔挑戰的情形之後，嘆息了一聲，說：「我早已對他說過，愼防白骨魔的鬼爪，想拚個你死我活，必須穿了整整一套盔甲，有如陣上交鋒，可惜他太過自負，寃寃枉枉的送了一命，聽說他有一座墓，你可否帶我去看看它呢？還有一點，是誰主張把他埋葬的？」

錢深聽了，靈機一觸，趕快把當晚店主鐵威所幹的一切講述，跟着說：「荒原大郎先生，我可以帶你去看看他，先行找他，再看看那座墓！」

「好的，就這樣辦。」

荒原大郎走出農舍之前，放下桃木劍，還贈他二十兩銀，多謝他代替三郎辦理後事。

天色微明，錢深把這個不速之客帶到高牆食店的後進，用拳頭打門，大聲叫喊：「我是錢深，有要緊的事情找你，快些開門。」

高牆食店必須在中午之前開門，故此他要到旅店後進敲門，因爲店主一家人住在後進。

店主鐵威聽到急劇的拳頭打門聲，還沒有走出來開門，已經從窗子那邊看見錢深帶了一個武士同行，不必開言，他也知道這件事情相當嚴重，叫人亮燈，準備酒和小菜，迎接兩個嘉賓。

錢深走了進去。

他把荒原大郎介紹給鐵威認識，跟着說：「荒原大郎此行是下了重大決心跟白骨魔挑戰的，在情在理，我們都要盡力協助他。荒原大郎想找到一些證件去證明三郎死於白骨魔的手上，你可以把三十六人簽名的證明文件拿出來，讓他看看，他還想看看弟弟那座墓。」

店主鐵威十分冷靜，拿出證件來，先讓荒原大郎看過，然後說：「我隨時可以帶你去曠野看看那座墓，要不要休息一會然後啓程呢？」

「我可以支持得來，現時去吧！」荒原大郎很威嚴的說。

「好的，荒原大郎先生，既然你執意要走，我們立刻動身吧，你還需要一些甚麼？可否賞臉喝杯酒呢？」

「不，多謝你的招待，看過了墓，我們然後回來喝酒。」

稍停，荒原三郎再說一句：「最好叫兩個人同行，同時要帶一個籮以及一個鐵鏟。」

他不必解釋，鐵深也知道他想幹些甚麼，向鐵威打了一個眼色，鐵威沒有提出異議，他也不說甚麼。

果然不出所料，荒原大郎眞的打算掘墓。

掘墓之前，荒原大郞以沉重的心情說：「我也知道不應該掘墓，一來麻煩兩位，二來令到死者不安，可是，我此行跟白骨魔決鬥，凶多吉少，除非我親眼看見三郎慘死的形狀，使我激起了報復的念頭，我未必有勇氣跟它展開生死戰，此外，我還想知道白骨魔的鬼爪如何殺人，預先防衞，有了這幾種原因，我只好揭開墓地看看。」

他說的話很有道理，找到了碑石，天色已經大亮，荒原大郎沉住氣叫人掘墓，泥土撥開，看見棺木的一角，他還叫人破棺，看看三郎的形貌。

根本上那晚三郎已經被白骨魔殘殺，血肉模糊，有一隻眼睛爆裂，十分難看，何況下葬了一個月，屍體寸寸腐爛，當然是更加難看了，錢深雖然覺得再看三郎的臉孔，一定很難受，可是，荒原大郎執意要看，他也無可壓抑的走近看看它。

死人的臉孔當然是很醜惡的，三郎生前一副英雄臉貌，化爲烏有，一個眼眶缺少了眼睛，深陷進去，變成了一個黑色的洞，另外一個眼睛，仍然睜得很大，此外，那張臉孔一片破碎，骨肉殘缺，根本上就失去了人形，因此之故，荒原大郎呆呆的站着，很久，仍然沒法判定那個屍體是否是他的三弟。

他不做聲，別人也是一聲不响。

沉默了很久，荒原大郎突然大聲對屍體說：「我是荒原大郎，此行特意跟白骨魔決鬥，三弟，我必然替你報仇，即使我戰死，荒原家族仍有別的武士到來，替你報仇，直到此仇報復爲止，我知道你死不瞑目，如果你確是我的弟弟荒原三郎，你就閉上眼睛吧！」

說也奇怪！已經有一個月睜大眼睛的屍體，聽了這句話，突然緩緩的閉闔。

各人看了，毛骨悚然。

荒原大郎說：「我明白了，你確是三弟，好好的睡覺吧！我們走了！」

說完，他叫同行的兩個人把棺蓋重新蓋闔，又把泥土送回原處，最後，加上了石碑。

這一連串的動作結束，那處墓恢復原狀，錢深然後鬆一口氣。

白骨魔的來龍去脈

在路上走着，鐵威說：「荒原大郎先生，可否回到小店一敍？」

「好！」

幾個人回到原處，高牆食店仍未打開門做生意，鐵威把這個嘉賓迎入後進的小閣，落坐後，叫人送上酒肉，有酒入喉，有肉到肚，精神一振，剛才目擊的陰慘景象，逐漸消失，荒原大郎有說有笑，並非像他外型那麼嚴肅。

錢深突然說：「荒原大郎先生，我有一個疑問無法弄清楚，你可否把眞相賜告呢？我想知道的是這一點，白骨魔神出鬼沒，究竟是人抑或是鬼呢？」

「當然是人！坦白點說，他的武功在千千萬萬人之上，輕功硬功以及空手入白刃的功夫已臻化境，鬼爪這一招更加厲害，三弟就死在鬼爪之下。」

「他是否穿了黑灰色的長身衣裳，作夜行人打扮，那件衣裳用白綫刺繡了骨骼之形，遠望過去，恍如一具活骷髏呢？」

「是的，正是如此，只有少許補充，他用的是銀綫，不是普通白綫。那件衣裳很昂貴，簡直是無價寶，它最有價値的是渾身上下俱是由萬年巨蟒的蟒皮製成，刀槍不入，甚至頭盔也是如此，罩臉的蟒皮加上了銀綫，眞的像鬼多過像人！」

「聽說當時荒原三郎執意找他算賬，看來你們一定是跟他有血海深仇了，是也不是呢？」

「是的，十多年前，有一個黑夜，他

獨闖荒原古堡，殺了三十八口，你說此人夠不夠狠？」

錢深渴望知道這一段血海深仇的眞相，再問：「他決不會無緣無故的這樣毒辣，是否在此事發生之前，又有另外一種極殘忍的血故事發生過呢？」

荒原大郎久久沒有開口，陷入沉思中，過了一會才說：「好的，我還是把荒原武士跟白骨魔結怨的舊痕說出來吧，這一頁夢痕在十三年前發生，當年京都的首相正剛勇火秘密召集天下一級一的武士入京，在相國府比武，積分最高的人只是一兩個，一個是我，另外一個就是後來稱做白骨魔白千峯，我們兩人包括氣功，硬功，輕功以及兵器上面的較量，所得的積分相同，都是九百七十分，平分秋色，正剛相國讚揚不已，分贈一件寶物，我身上掛着的兩把長刀就是他賞賜的獎品，眞的削鐵如泥，向來寶刀只是兩三尺長，極少五尺六寸長的，這樣子的寶刀，太過浪費銅料了，雙刀更加罕見，我由衷的感謝他，至於白千峯，他得到的寶物就是蟒衣，當時沒有銀綫刺繡，後來他自行加上去的。」

荒原大郎喝了一大杯酒，豪氣逼人，說：「本來我們入京比武，兩個人只是交手一下，沒有損傷，各有所獲，名利雙收，根本上不能說是仇人，就算是泛泛之交的朋友，也不會弄出血淋淋的命案，偏是那麼古怪，在京都裏面艷名遠播的藝妓水連天，同時愛上了跟隨我入京的二弟及白千峯，更不妙的是她有了孕，不知道那個胎兒是荒原的骨肉抑或是白家的骨肉，引致荒原二郎跟白千峯在松山高崖決鬥，她眞是妖婦，居然肯站在一旁做公證人。

「決鬥當中，荒原二郎傷了右臂，認爲他必死，他把心一橫，右手抛出長劍，插入她的腹部，她慘呼墮崖，白千峯急於救她而走開，荒原二郎乘機逃走，反而檢回了一條性命，她的死活如何？我們沒有更進一步的消息了，所知道的是這一點，白千峯趁着我們三兄弟仍在京都，他悄然走到我們的故鄉大蘇縣內，夜闖荒原古堡，把三十八口殺個清光，他以爲我們決不會疑心他行兇，怎料死剩一個男僕，他叫做阿佳，曾經作伴到京都，看見過白千峯，事後講述這一宗慘案，我們才知道，白千峯比魔鬼還要兇，因爲他從京都離開就回到故鄉，那是北海道上最兇險的一處，叫做千山縣，我們認爲人生路不熟，很難報仇，只好暫時忍受，照這樣看，可能是水連天那個妖女已經死去，否則，他不會遷怒於荒原一家。」

鐵深插嘴問：「照理他應該向你們三兄弟尋仇，怎會遷怒於荒原家族，濫殺無辜呢？」

「關於這一點，我們互相研究了很久的才明白，其中奧妙，白千峯一定是這樣想，妖女的胎兒是白家骨肉，他們一族人，人丁稀弱，難得有一個男丁，竟被荒原二郎殺了，他的殺機如潮湧起，竟然想替我們滅了後代，闖入古堡，逢人就殺，女人以及小孩無一倖免。」

在座各人聽了，驚奇不已，練武之人難保有一個人如此毒辣的，無怪荒原三郎打聽到白骨魔在劍牆出現，遠道而來，渴望替一族人報仇。

一聲哀鳴英雄喪命

荒原大郎說完了一大番話，對鐵威望了一眼，緩緩的說道：「我也有個疑問，盼望店主解答，可否賜告？」

「我有問必答，句句屬實。」

「我開始問了，鐵威先生，你的食店跟劍牆相距不遠，究竟是先有劍牆抑或先有貴店呢？」

鐵威笑了笑，說：「相差得太遠了，劍牆有了三百多年。」

「爲甚麼那座劍牆的四邊勾連，沒有門戶，也沒有屋頂呢？照我看，它必有一個目的，然後建築成這一個樣子？」

「關於劍牆的眞正目的，我也不太清楚，只是聽到一些傳說而已，三百年前的日本皇帝，十分嗜殺，叫做洪都，他喜歡染了血的紅刀，每逢他想殺人而又沒有人殺，他就叫兩個武士分別用鐵索吊入方陣之內，直到兩個人有一個生還爲止，有時兩人搏鬥，同歸於盡，洪都王亦處之泰然，爲了使兩個武士進入方陣之內沒法逃走，故此方陣四邊石牆沒有門，同時在牆頂有無數劍尖豎起來，它根本不是屋，沒有理由把它稱做劍屋，只好把它叫做劍牆，當時在劍牆附近還有正式的房屋，高出劍牆，給皇帝以及皇族的人登高俯瞰，欣賞武士決鬥。」

荒原大郎說：「這個皇帝可謂日本所有皇朝當中最胡塗的一個皇帝了，看來劍牆屹立在曠野，古色古香，一定吸引許多遊客，你在它附近開設一間食店，叫做高牆，十分聰明，聽說劍牆之內有一個金元寶，是否屬實呢？」

鐵威說：「你想知道金元寶是否眞有其事，最好問問錢深，他不單是看見過它，還用寶鑿去鑿了許多塊金子，只可惜他沒法把它帶走。」

荒原大郎把視綫投向錢深那邊，說：「你是否發生過這種遭遇呢？」

錢深不想逆他的意，便把那一頁可怖的夢痕說出來，還加上一句：「我的族叔被白骨魔殺掉，當時我還有這麼一個想法，以爲白骨魔幽靈，七叔整個被它吃掉。」幾個人談談說說，倍增歡樂，那天錢深大清早就出門，伴着陌生人掘墓，又忙又倦，喝了些酒，睡意如潮，站起來告辭。

鐵威說：「錢深，你返家休息好了，荒原大郎留在這裏，我有幾間客房空着，不必另找客棧投宿。」

荒原大郎聽了，向他道謝，又向錢深道謝，分手之前，他很豪氣的說：「我休息夠了，想出破敵之計，便即走進劍牆的方陣之內，跟白骨魔決鬥。」

三天後，幾個人在高牆食店碰頭，荒原大郎說：「我已經想出破敵之計了，白骨魔所穿的蟒衣，刀槍不入，我用寶刀砍劈，不能夠保證一定能夠殺他，假如我施展最淩厲的刀法搶攻，一刀刺進他的眼睛，插入腦穴，他就難逃一死，兩位沒有看見過荒原刀法，我試把它表演出來，請兩位在我的刀法最是綿密的一段，分別抛出梨子，便可反映出我是否有力取勝。」

各人都想看看他如何表演雙刀，欣然點頭。事實上舞動兩把短劍容易，舞動兩把長劍就困難得多，換過了雙刀，難上加難，有些出錯，可能把自己的手斬了一截，大多數武士沒有在腰間佩着雙刀，原因就在這裏，多數是一刀雙劍，兩把劍的長度決不超過四尺。

荒原大郎當然是有把握才這樣說，錢深以及鐵威以前都是武士，喜歡舞刀弄劍，當然很樂意做助手抛出梨子了，他們幾個人走出戶外，荒原大郎站定脚步，大喝一聲，閃電般拔刀，左右兩手同時拔出五尺六寸的長刀，同時砍劈，身形急速轉動，很快就演了十招，招招凶險，兩把刀神出鬼沒，看來似乎就快砍斷自己的手臂，霎了霎眼，上下兩刀却又透着多少空隙，一閃而過，手臂沒有絲毫損傷，錢深鐵威兩人不約而同的齊聲叫：「好！」

兩人貪着刀法，很遲還沒有把梨子抛出，直到荒原大郎大聲催促，他們二人然後伸手到菓籃之內抓了梨子抛擲。

當時在空地欣賞荒原祖傳刀法的人，一共有六個人，各人各抓梨子向他抛擲，刀光閃閃，梨子紛紛在空中跌下，沒有一個梨子能够打中他，這不算奇，荒原大郎表演整套三百九十六招刀法之後，各人檢起梨子看看，發覺所有梨子都是被刀尖穿了一半的，露出梨心，並非梨子碰上了刀就分爲兩截，這種刀法純然是爲了刺進敵人眼眶而設的，認眞出色，各人看了讚不絕口。

荒原大郎收了雙刀之後，突然臉色一沉，說：「今晚我就進入劍牆的方陣之內，跟白骨魔決鬥，希望幾位朋友相助。首先，我要向錢深借兩個飛抓，再其次，請鐵威多帶幾個人，燃亮了火把，或者携帶燈籠，同到曠野，靠近劍牆站着，聽候佳音，假如我獲勝，我就把白骨魔從方陣搬到劍牆外邊，反之，我死了，希望兩位把殘軀葬在三郎身邊，兩把寶刀不必殉葬，送給兩位，當做我的紀念品。」

語貴吉祥，他偏要說得那麼凄慘，錢深有些不安，無可奈何的點了點頭，說：「大郎，我們一定遵辦，白骨魔已經變成公敵，我想跟你一起，走入劍牆方陣，你的意思怎樣？」

荒原大郎說道：「你千萬不要這樣做，坦白點說，你的武功並未達到那種境界，兼且白骨魔跟你沒有血海深仇，不必同行。」

三幾句話就決定了，荒原大郎單獨向白骨魔挑戰，喜歡練武的人，聞風而至，願意協助他，鐵威揀選二十四人同行，深夜出動。

火把已經燃亮，魚貫而行。

荒原大郎說道：「我之所以請求各位組成一條火龍，在曠野之上行走，目的只是引起白骨魔的注意，從隱蔽的洞穴鑽出來，如果他發覺我們人多勢衆，只是我一個，帶了火把攀登劍牆入內，就算他不在場，他看見那一朶火花，在劍牆的牆頂消失，他也會急急忙忙的進入方陣，跟我交手，故此我要長長的一貫火光，向劍牆移動。」

凌晨二時，各人齊集劍牆的牆脚，荒原大郎帶了雙刀，背上插着火把，穿了整套盔甲，威風凜凜，爬向高處。

那朶火花在高處消失，顯然他已經入內。

他是否剛走進去就碰見白骨魔呢？

如果他找不着白骨魔，他是否留在方陣，直到天亮？

各人在心裏湧起了一些疑問，心情緊張。

幾乎等候了半個時辰，突然在方陣那邊傳出了一陣強大的呼喝聲。

接着，有一陣刀劍碰撞之聲，那些人越來越加緊張了，再過一會，搏鬥之聲低沉了些，但却沒有終止，最後，有一聲極爲尖銳的慘叫聲，冲向天空，他們隔開了五十尺高的劍牆也聽得清清楚楚。

只是這一聲哀鳴，勝負已分。

鐵威一直都站在錢深的身邊，沒有開口，慘呼的一聲消失之後，他顫聲說：「錢深，我們要不要走進方陣，把大郞的屍體搬出來？」

那一聲叫喊喚醒了錢深的回憶，他記得起七叔死前也是這麼一聲哀鳴，大郎死定了，如果他們分別攀登劍牆，等於送死，想到這一點他就咬牙切齒的說：「鐵威，你先走，我走在最後押陣，一起走回食店，天亮了，再到這裏來。」

鐵威聽了會意，立刻將火把擺成一字長蛇陣，很迅速的離開劍牆。

入京比武如此收場

旬日後的一個深夜，錢深留在農舍喝酒，那時英勇無比的荒原大郎已經身歸黃土，那一把寶刀跟桃木劍平排在一起，懸掛在他的床前一堵泥牆之上，每一次他看到它就覺得心裏發悶，非喝酒不可。

他越喝越多，突然發覺所有酒瓶都是空的，却又懶得走出戶外，想睡，睡不闔眼，悶上加悶。

忽然聽到木門有敲打聲响，一聽再聽，眞的有人在外邊敲門。

他走近門前，在屋裏喝問道：「你是誰？」

「我是送酒的人。」

聽到一個酒字，錢深就精神一振，不管戶外的人是誰了，趕快開門。

門開了一半，有一個女人閃身而入，捧着一罎酒。

他接過了，隨口問：「是否威伯伯叫你送酒給我的？」

「是，威伯伯叫我送酒給你，他還說它是店內最香的酒，叫做鎖心香。」

她已經走了進來，錢深把油燈弄亮了些，一眼就看得出來，她出奇的美。

看來她也有三十多歲，不過，大大的一雙眼睛，細口細鼻，倒是十分相配的，由此可推想到十年之前她必然是個絕色佳人。

錢深揭開了罎子的封條，嗅了嗅，不由自主的喝采，一連說了幾句：「眞香！眞香！」

跟着他又說：「你坐下來，陪伴我喝一杯酒，好嗎？」

她答應了，眞的坐下來，跟他連乾兩杯。

油燈的火光有些神秘感，她看來更加神秘，還有幾分蕩意。

錢深向她打量幾眼，說：「你不是鐵

威的太太，鐵威沒有情婦，高牆食店沒有女招待，你到底是誰？」

她很冷靜的說：「我是水連天。」

「水連天？我從來沒有聽見過這個名字。」

「不，你一定聽見過。荒原大郎必然在你的面前提及我！」

他突然醒悟起來，心上一震，說道：「難道你是引起荒原二郎跟白千峯决鬥的妖女？」

「不錯，我正是她！」

「水連天，他們都以為你死了，你怎會活着了？」

「當年的舊賬不要提了，我只是吃了一劍，滾下高崖，怎會死呢？荒原二郎逃跑了，白千峯沒法找到我，幸而一個農婦經過山脚，聽到呻吟聲，把我帶到家裏施救，胎兒沒有了，因為我滾下高崖，弄到小產，此後我就像一個幽靈似的過活，所有人都認為我已經喪命。」

「那麼，你究竟是為了甚麼而來找我的？」

「我認為你是最靠得住的男人，麗子死了之後，你沒有跟任何一個女人搭上，可見你是愛情專一的男人，此外，你的武功很好，却又不是經常打打殺殺，只有這一種人，然後有福氣佔有千斤過外的金元寶。」

「你也知道金元寶？」

「我不單是知道金元寶收藏在甚麼地方，還知道那個地窖的機關是怎樣開啓的。用你的寶刀可以把它斬碎，我們合作，分許多次把它從劍牆的方陣拿出來，如果你愛我，那些金子可以共享，你不愛我的話，把金子分做兩份，我要了一份，遠走高飛。」

錢深十分激動，說：「我這個酒鬼居然有佳人垂青，真是天賜良緣了，我絕不過問你的往事，不管有沒有金子，我都把你看做心肝寶貝！」

只是說到這裏，酒氣攻心，慾火寸寸升騰，錢深放下酒杯，深深的擁抱她，共尋好夢。

錢深給她迷住了，不單是對金子方面的秘密，深信不疑，還相信她所說的一切，在一個殘夜將盡的晚上，他一個人走到高牆食店的後進，找着鐵威密談。

他把「水連天」打聽得來的秘密轉告，荒原二郎就快到來，和白骨魔决鬥，如果戰死，荒原武士源源而來，直到他們當中有一個人能夠把白骨魔殺掉為上，要是白骨魔戰死，白氏家族的武士，必然從北海道走來，向荒原武士挑戰，犯不着把這個地方變成戰場，倒不如在荒原二郎跟白骨魔决鬥的時候，略施詭計，使他們同歸於盡，此外，殺了兩派的武士，就可以潛入劍牆之內，搜索金子，料想重逾千斤的金元寶仍在方陣之內，找到了它，兩人瓜分。

鐵威稍為考慮之後，說：「我答應跟你合作，假如荒原二郎沒有到來，不必再談。」

「好的，就是如此，做一個决定。」

錢深很興奮的說。

「水連天」打聽得來的消息，果然屬實，荒原二郎眞的到來了，在錢深以及鐵威陪同之下，他先行走到兩個荒原武士墓前致祭，然後同到高牆食店，商量殺敵之計。

他說：「我已經想得通通透透，只有使用火攻之計，才可以把白骨魔殺掉，先行在鎮上到處貼了長紅，寫明向白骨魔挑戰，由我出頭，月圓之夜，在劍牆之外的一處交鋒，那邊掘了七個土坑，深度只是二丈，料想白骨魔一定赴約，搏鬥的時候，我知道那一處有陷阱，即使在它旁邊奔走也不會跌下去，他不知情，遲早跌下去的，我看見他跌入土坑，便即拋出漁網，大聲叫喊，你們分別握着火把以及一桶桶的油，疾走到那個地方去，淋油加火，他沒法擺脫漁網的威脅，必然被大火活活的燒死！」

錢深跟鐵威一口答應，這一場生死决鬥依時舉行，荒原二郎的估計沒有錯，白骨魔被漁網纏住了，死在烈火之下，不過，荒原二郎也難逃浩刦，他站在土坑之前，欣賞白骨魔被焚的景象，突然遠處有人發箭，箭如飛蝗，先行把他射死，再又推入土坑，跟白骨魔先後死在熊熊的火光之下。

事後兩人同被黃土長埋，碑石也沒有，那個地方正是「亂葬崗」，鎮上的人守口如瓶，此後沒有人走到該處决鬥了，對鐵威來說，拋下心頭的大石，喜出望外，錢深更加欣慰，因為他憑空得到一個美女，長伴枕邊。

剩下來的一種工作就是「掘金」，「水連天」不便露臉，晚晚只是鐵威跟錢深二人動手，她在牆外接應，連掘三晚，金元寶的踪影全無，第四晚，兩人仍在方陣搜索，忽然聽到一陣脚步聲，來了四個武士，大吃一驚。

對方有一個人說：「我們是金元寶的守護神，你們褻瀆神明，應該處死！」

兩人不敢交手，疾忙走到牆邊飛抓低垂之處，抓了鐵索，往上邊飛躍攀登，再由牆外的飛抓跳下地面，得到「水連天」的接應，向原路飛奔，走不了多遠，一陣弓弦聲响，十多個武士向他們發箭，三個人慘死在曠野，跟荒原武士以及白骨魔在泉下相見。

三十個武士的統領是首相正剛勇火的親信，殺了三個人，回到相國府覆命。

翌日首相朝見日皇，在密室稟告：「十多年前，在相國府比試武藝，最出色的人就是白千峯以及荒原大郎，這種人的武功太好，如果結集起來，發生叛變，便是心腹之患，皇上密令微臣佈局去剷除他們，現時大功告成，白千峯死了，阿蘇山下武功最出色的三個荒原武士也全都死了，荒原家族三十八口，早已被白千峯殺個清光，朝廷方面沒有任何的損失，重達千斤的金元寶，仍是原來的樣子，藏在劍牆方陣的地下。」

日皇哈哈大笑，說：「首相，你眞是足智多謀，這件事情做得十分週到，且又無人知曉，那個金元寶賜給你，盡快把它掘取，順便拆了劍牆，此事更加沒有痕跡可尋！」

荒原武士三兄弟入京比武，落得如此收場，慘絕人寰！

（全文完）

一期完短篇武俠故事

奇行

文‧威飛
圖‧楊可

胆大包天　冒充帮主

揚州。

寒風凜冽的冬天。

三個人，兩老一少，吵吵鬧鬧闖進一間破廟。

「有肉不去吃，到這裏喝西北風，你們這是算甚麼！」胡瘋子氣得直吹鬍子。

「吃吃吃，老小子一天到晚只想到吃，怎麼不變條豬，吃飯養肥，然後抬去宰！」窮算命玄機子火氣更旺。

「兩位老世家，別吵啦！」小三子皺起眉頭勸解，一面撿柴生火。

天氣實在太凍，兩名老傢伙雖然面紅耳赤，吵得不亦樂乎，這時也不得不帮手，升火取暖。

他們天天慣了，所以手法熟練，極快生好火，立刻就急急忙忙煮酒，一時間忘了吵鬧，小三子暗中透口氣。

「咦，這是什麼！」小三子升起火後，突然見到神案上有東西，急趨前觀看，竟是兩罈酒，幾味小菜，另外有一大鍋狗肉。

兩名老傢伙眼睛一亮，直衝過去，一人一罈，拍開封口，一股從未聞過的上好酒香，衝上鼻端，這香味幾乎將他們的靈魂帶上三十三天，迷迷糊糊的忘掉了塵世一切，抱起酒罈，口對口，骨碌骨碌一口氣飲去小半罈，這才深深吐口氣，瞇起雙眼，沉醉於神仙世界中。

小三子很清楚他們習性，這時千萬不可去叫他們；可以說，這是他們最高享受時刻！

多半晌，二人依然緊抱酒罈，雙眼由半醉半醒中完全睜開，彼此望了一眼，居然有了笑意。

「兩位老人家，這裏還有好菜！」小三子出聲道。

「噢！」二人手法眞快，那隻鷄各執一半，定睛看時，還有狗肉菜餚，每一樣全是上菜妙品，手上那半隻鷄反而算不了什麼。

「小三子一起來！」兩位老頭子見菜餚豐盛，不需要爭搶，於是就在神案上吃喝，有酒有菜，慢條斯理享受一番！

越到後來，二人全捨不得喝那罈中美酒，以他們一生豐富的喝酒經驗，這酒起碼有百年以上的珍藏時間，能喝到這種酒，那是人生中難得的享受。

對一位酒徒來說，無異是登上妙境。

二人這時吃菜，却取來自己酒壺，喝上一口，幾乎噴了出去，那酒味之劣，實在差得太遠了。

皺了皺眉頭，罵人的話未出口；因為那菜餚又是了不起的高手調製。

佳餚美酒令二人忘了一切，先享受個夠再說。

小三子也享受更大快樂，他見二位老人家不吵架，心內已感到十分快慰！

三人雖然毫無直接親屬關係，幾年來互相照應，實際上比一家人更親密，別看兩個老傢伙火氣旺，心內却是彼此關懷體

貼。

這餐酒菜足足吃了半個時辰，三人拍拍肚皮，深深吐口氣，感到十分滿足。

「砰！」的一聲輕响，桌上又多了件東西。

三人急循聲望去，一壺茶，熱氣騰騰，三個磁杯，妥妥當當放在案上，不知是怎麼來的，這香氣實在可人，尤其是酒醉飯飽後，茶的吸引力，更能引人入勝。

兩個老傢伙天不怕，地不怕，管它三七二十一，有酒就喝，有茶就飲，天王老子，先飲了再說。

我的天，全是皇帝老子才能喝到的極品，怎會送到我們這兒來！」三人飲了兩杯，心內驚奇不已。

吃完喝完，三人坐在地上烤火，這才想起事情奇怪。彼此望了望，雖沒說什麼，已明白對方想什麼。

尤其是茶壺的出現，更加神奇莫測。

像這樣的事情，說起來令人不敢相信，他們心底也疑惑不定，但神枱上的茶壺、菜碗及酒罈，眞眞實實擺在眼前，甚至於伸手可摸到，也就是說，的確是眞的事實。

「怎會有這樣的事？」胡瘋子首先忍不住說道。

「天底下，什麼怪事都有，這是你少見多怪！」玄機子立刻撞回去。

「哦，你老大見多識廣，說來聽聽，究竟是什麼回事？」胡瘋子火氣立即上升，高叫起來。

「這個麼，自然是人送來的！」玄機子十分狼狽，硬着頭皮回答，連他自己都感覺到很牽强。

「你老大這樣精明，一定會知道是那位晚輩敬奉來的吧？」胡瘋子翻起白眼，冷冷看着窮算命的。

「我自然知道！」玄機子說出這話，連他自己都大吃一驚，今兒個怎麼啦，總是自己往火坑裏跳。

胡瘋子這回不再追問，只是冷冷看着他。

玄機子自己也感到面紅，訕訕的坐在一旁，眼珠亂轉，顯然也為這事傷腦筋。

小三子起身添柴。

突然，有位朋友坐在旁邊，微笑望住三人。

「你是誰？」小三子駭得倒退一步，出聲問對方來歷。

兩位老人循聲望去，只見這仁兄身高膀闊，滿面于思，雙眼精芒四射，令人不敢逼視。

「剛才的酒菜，三位還滿意嗎？」這人一口京片子，顯然是北京來的。

胡瘋子胆子比較大，定了定神急問道：「閣下有何見敎，望乞明示！」

「哈哈，爽快，沒有什麼大事，我想會見一位朋友，煩三位代我約他來此一行！」那北京客人笑道。

雖然和和氣氣的說話，三人只覺得有股寒氣直冒，忍不住打了個冷戰！

「這人不是別個，」那北京來客繼續說道：「回春堂的東主秦逸川是也！」

「找他幹什麼？」胡瘋子忍不住問。

「嘿嘿，關於這點，我很抱歉，不能奉告，明日請三位想法子請秦逸川來到此處，其它的別管！」那北京客人神色微凜，頓時有股逼人殺氣，三人那還敢說個不字。

「帶來之後呢？」胡瘋子大胆地問。

「只要秦逸川人來此，你們算帮了我大忙，別的不說，三五百兩銀子，對三位或有帮助。」北京客人笑道。

喝了人家酒，吃過人家菜，而且還有銀子，辦的事並不是什麼傷天害理之事，有什麼不能幹。

「好，我答應！」胡瘋子首先應承。

「果然爽快，明日見！」北京客人身形微幌，衆人只覺得有股風捲起，火焰閃了閃，人已失去踪跡。

「這是人是鬼？」小三子驚問。

好半晌，三人才定下神來，胡瘋子首先道：「此人有一身武功，找秦逸川，只怕是江湖仇殺事件，我們牽涉在裏邊，處理不好，那就有殺身大禍。」

「這眞是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怎會惹來這樣麻煩！」玄機子說慣了帮人算命看相時的口頭禪又說出來了。

「處理得法，可以逢凶化吉，轉禍為福，我們三人說不定從此一步升天，也可以風光風光！」胡瘋子這時一點也不瘋，似乎胸有成竹。

另外一老一少瞪着四隻眼睛，望住這位老瘋子，看他弄什麼花樣。

「首先，我們先將這酒及茶碗埋在後院，三個月不可提一句，即使拿到銀子，也一樣不動用，待事情過去，我們再作打算，從此之後，無人有人，決不可提起，任何人問起，堅決回答不知道，否則，我們三人只怕會惹來殺身大禍，你們千萬記住！」胡瘋子今日一反常態，說得頭頭是道，似乎很熟悉江湖上的事務。

玄機子與小三子除了點頭以外，還有何話可說。

當晚，做妥一切，第二日一清早，三人立即四方活動，為今天的事忙碌。

× × ×

秦逸川只有三十來歲，藥材生意似乎做得很成功，每日清晨喜歡捧着鳥籠到城外溜躂溜躂，然後到燕子樓吃早茶。

因為他是常客，而且小帳也特別豐厚，所以靠揚子江邊的一張桌子，永遠為他而設。

今天，他一如常日，準時抵達。

還未坐定，桌上却預先擺着封信，秦逸川先生台鑒七個核桃大的字赫然矚目。

微一沉吟，立刻拆開信封，寫着「午時請來城隍廟一見」，下署知名不具。

像這樣莫明其妙的事，秦逸川的確有點悶納，心內在考慮：「去還是不去？」

一路回去，還在盤算着這件事，突然路上有人說道：「昨日有幾車藥材運進城隍廟，眞是怪事，好好的酒樓客棧不去，豈非笑話！」

「茶樓酒館人多眼雜，最危險不過，帶了大批名貴藥材，容易引起强盜起意，住在荒廟中，反而保險！」另一人答道。

「你說得有理！」原先那人又道。

秦逸川聽在耳內，立刻有股釋然感覺。「原來是那麼回事，既然做生意，去一趟有何關係！」

這位藥材鋪東家走後，原先說話的一

人又忽忽走開，到沒人之處，趕快扯去全身衣服及髮帽，弄清楚後，原來是胡瘋子及玄機子二人。

午時。

是茶樓酒館忙碌的時刻，胡瘋子及玄機子與小三子却早吃完午餐，預先躲在廟中隱蔽地方，等着看戲。

秦逸川坦然走入大殿，臉上掛上慣常的笑容。

做生意人，尤其是成功的生意人，總有一副笑面孔，秦逸川以爲是有生意做，所以就準備了做生意的神態。

城隍廟內，空蕩蕩的並無人影，難道那位朋友故弄玄虛，攪什麼花樣不成。

前後走了一趟，的確沒有人，秦逸川忍不住叫道：「那位朋友約我到此，怎麼不出來相見！」

「我來了！」人隨聲現，那位北京客人站在殿上，不知怎樣冒出來。

「是你！」秦逸川身形一震，顯然心內極爲震駭。

「油鴨子！近來得意！」北京來客冷冷道。

「火中栗呂正甫，財雄勢大，爲何要涉險江湖道中！」油鴨子秦逸川反唇相稽，針鋒相對。

「今日來揚州，沒有別的事，是討舊債而已！」火中栗呂正甫冷峻道。

二人話已說明，追踪尋仇，再無第二條路可行，等着是動手搏殺！

雙方對峙着，蓄勢窺伺，不發則已，一發即將是雷霆萬鈞一擊，因此二人全不敢大意。

火中栗呂正甫目中怒火越來越盛，雙肩微幌，陡地猛喝：「拿命來！」右掌橫劈，威不可擋！

油鴨子秦逸川避過正鋒，倒踏七星步，一味遊鬥。

火中栗呂正甫走的是剛陽路子，完全大開大闔，攻勢有如長江大河，綿綿不絕，越到後來，威力越大，油鴨子秦逸川人如其名，十分滑溜，但對方掌拳所籠罩範圍，足足有三丈方圓，油鴨子秦逸川似乎遊得並不順利。

「怎麼，這幾年榮華富貴，武功並無進步，黑心錢賺了不少吧！」火中栗呂正甫冷笑道。

油鴨子秦逸川拚命抗拒，情況越來越危險，似乎無法逃脫厄難！

「砰！」這掌擊中肩頭，油鴨子秦逸川頓時飛了起來，硬撞在柱上，這反彈之力更强，令他軟軟順勢滑下來，昏倒地上，暈了過去。

火中栗呂正甫見了，毫無感到意外，突然由懷中拿起一支哨子，撮在口中運勁吹起，同時蒙起頭面，只露出兩隻眼睛在外。

躲在佛像後三人，駭得連大氣不敢透，這位火中栗呂正甫那塊面具，活生生的是夜鷹相，此時看來，更形恐怖駭人！

「颼颼颼」三條人影凌空躍至，見了廟中的夜鷹像，齊齊恭身爲禮。

火中栗呂正甫突然又由胸中取出柄鷹牌，沉聲問道：「你們可認識此牌？」

「原來是令主大駕在此！」三人一齊躬身爲禮，更加恐惶，顯然這面鷹牌具有無上權威！

「你們三人，立即趕去回春堂，將秦家十六口殺光，事後放火燃燒，務要小心在意！」火中栗呂正甫冷峻道。

「是！」三人齊聲答應。

「令主還有何吩咐？」三人又問。

「明晚子時，可到城外十里亭相候，聽令行動！」火中栗呂正甫道。

「令主仍然以現在面目出現麼？」三人又問。

「不一定，晚上三更，無論我用什麼形像出現，令牌一出，不得誤事！」火中栗呂正甫峻聲道。

「屬下遵命！」三人必恭必敬回答。

「去吧！」火中栗呂正甫將左手一揮，三人不敢再多說什麼，一齊掠出圍牆。

油鴨子秦逸川仍然昏迷不醒，火中栗呂正甫此時巳放下面具，冷峻神色，令人望之生畏，看來這名油鴨子就要折翼斷腿，去死不遠了。

「小子，當年你盜竊巨欵，逃來揚州，幾乎要了我的命，如今我升任黑鷹帮帮主，親手殺你，死後別怪我才好！」火中栗呂正甫恨聲道。

正在此時，油鴨子秦逸川以雙腿閃電蹴出，猝不提防下，火中栗呂正甫大叫一聲，左腿折斷，痛極大叫聲中，油鴨子秦逸川雙手齊揚，牛毛般的百十口銀針，全部打中火中栗呂正甫面部。

「呀！」這慘叫令人聽來毛骨悚然。

「哈哈哈……」油鴨子秦逸川縱聲狂笑，火中栗呂正甫終於倒下去了。

以火中栗的武功及權勢，十個油鴨子也無法抗拒，但他以詐術擊殺對方，說起來也算是個厲害脚色，他咬着牙齦，硬捱兩下，那兩下的確受傷不輕，甚至於吐血也完全是眞的！

油鴨子果然滑溜得很，他如不施苦肉計，硬捱兩下眞的，今日難逃大限，兵法所說，置之死地而後生，油鴨子秦逸川此時那有不高聲狂笑之理。

突然，火中栗呂正甫身形縱起，一把抱住秦逸川，用頭硬撞！

咚咚咚，三下一撞，油鴨子秦逸川眞個昏了，他剛才巳經受了重傷，何況火中栗呂正甫抱着同歸於盡决心，幾下子是拚命撞去，秦逸川如何受得了。

「哈哈哈……」這回輪到火中栗呂正甫狂笑。

但笑聲令人聽起來，比哭還要難聽，胡瘋子等三人聽在耳內，比刀剜還難過。

「鼠輩，你今日還是逃不脫，可惜我身爲黑鷹帮主，却與你這奸詐小人同歸於盡，太可惜了！」火中栗呂正甫慨嘆中氣勢越來越弱。

好半晌，胡瘋子、玄機子及小三子從神像後竄出，個個滿頭灰塵，望見大殿上倒下的二人，不由駭儍了。

「這如何是好？」玄機子渾身顫抖。

小三子更說不出話來了。

「快，將他們拖到後柴房內藏好再說！」胡瘋子精神奕奕，指東劃西，指揮二人做事。

老少二人，經巳魂不守舍，糊裏糊塗跟在一起，忙了好半天，才算大功告成！

× × ×

第二天，胡瘋子戴起頂帽子，只剩下兩隻眼睛在外，施施然走到揚州城外十里亭。

這時正是黃昏時刻，金黃色的西方越燦爛輝煌，加上忙碌的鳥雀，熱鬧得緊。

三人筆直走來。

胡瘋子端坐不動，大模斯樣的神氣十足。

「閣下……」三人還弄不清楚，恭敬的問一聲。

胡瘋子將鷹牌取出，在面前幌了幌，然後放入袋中，端坐不動。

「參見令主！」三人躬身爲禮。

「事情辦好了麼？」胡瘋子壯着胆子問道。

「完全做妥！」三人異口同聲道。

「很好，記大功一次！」胡瘋子淡淡道。

「多謝令主！」三人大喜。

「還有件事要辦，限你們在五天內，在揚州城內買一間豪華住宅，請十名男僕人及十名女僕人，事完之後，五日後午時再來此處，我派人同你們去，辦得好，重重有賞！」胡瘋子道。

「多謝令主！」三人大喜謝道。

「去吧！」

「是！」

十天後，胡瘋子、玄機子及小三子完全變了個人，個個衣着光鮮，進出有車馬，僕役環繞左右，要什麼有什麼，的確風光十分。

晚上，夜深人靜，老少三人在密室飲酒談心。

「如果給黑鷹幫知道眞像，我們三人只有死無葬身之地！」窮算命的玄機子憂心忡忡的道。

「他媽的，沒有出息，那種討飯的日子好過麼，天幸有這樣良機，讓我們三人享福，怕它什麼！」胡瘋子的確胆大包天，悍然不懼！

「這樣也不是辦法，黑鷹帮長期不見帮主，終究會令他們懷疑，那時我們又如何應付？」玄機子道。

「我有了計較，只不知小三子能不能吃苦？」胡瘋子眼珠轉動，立刻轉頭問小三子。

「吃什麼苦？」小三子有點心驚胆戰，這位胡瘋子的說話行事，確實令人吃不消。

「你練武功，再讀書學文，五年之後，成爲一位文武全材的人物，那時我令你爲黑鷹帮主，我們兩個老的在旁協助，黑鷹帮什麼問題也沒有了！」胡瘋子笑道。

「這倒是個好主意！」玄機子這回也贊成。

「我……」小三子仍然不敢答應。

「小子，你不答應，我們三人馬上就要遭殃，你快說答應不答應！」胡瘋子瞪着眼問。

「我，我答應！」小三子簡直無討價還價的份兒，只好硬着頭皮答應。

「嘿嘿，像這樣的好事，算你小子天大幸運，還要推三阻四的拿蹺，混帳！」胡瘋子說完猛灌悶酒。

第二天清早，胡瘋子又以令主身份接見三人。

「令主有何吩咐！」三人躬身問。

「你三人自今日起，輪流掌管帮中事務，以三個月爲一循環期，另二人在此教一少年練武！」胡瘋子淡淡道。

「是！」三人甚感奇怪，但令主吩咐，他們自不好多言，奉命行事就行了。

「還有，着帮中調十二名高手，警衞此處安全！」胡瘋子想了想又發道命令。

「是！」三人只有答應。

待他們退出，窮算命玄機子與小三子相繼走入，雙雙埋怨道：「這日子不好過，疑神疑鬼，整天提心吊胆的，我眞想回到破廟去，自由自在的，雖然吃住差些，人家決不會殺害我們！」

「嘿嘿，你們一老一少兩個混蛋，只要我們離開一天，腦袋立即分家，黑鷹帮、秦逸川的朋友，他們會放過我們麼！」胡瘋子冷笑道。

「誰知道我們做了什麼！」窮算命的瞪眼道。

「我問你，我們三人突然訊影無踪，城隍廟那兒又發生血戰，黑鷹帮三人一定懷疑，那時你如何解說，再者，我的聲音他們會聽不出麼！」胡瘋子冷笑道。

「如此說，我們只好幹下去！」小三子叫道。

「不但幹下去，而且要好好幹下去，尤其是你，是理所當然的少帮主，要日以繼夜下苦功，學好武功，登上帮主寶座，那時我們才可光明正大走出去！」胡瘋子冷竣道。

「我的天！」小三子叫苦不迭。

「咚！」突然一聲巨响，地面都在震動。

「發生什麼事？」胡瘋子大聲問。

「前面有塊大石飛來，將圍牆打穿個大洞！」僕人回答。

這事端的古怪，胡瘋子與小三子等立即走出去，緊看明白。

院中巳人頭湧湧，顯然也是給响聲引來，二十名男女僕人瞪大眼睛，露出恐怖神色。

颼颼颼，兩條人影凌空躍至，胡瘋子定睛看時，正好認識，先頭那位像個大狗熊的胖子，正是揚州內橫行霸道的八臂猿戴義，另一位則是懷遠鏢局鏢頭——神手判官柳邊城。

二人翻進牆來，四隻眼睛環掃一周，並未發現什麼武林高手在內。

「你們幹什麼？」胡瘋子硬着頭皮上前詢問。

「找人！」八臂猿戴義粗聲地回答。

「找什麼人？」胡瘋子夷然不懼，大聲喝問，窮算命的與小三子直打眼色，叫他不可太大胆。

「兇手！」八臂猿戴義目露兇光。

「找兇手找到我們這兒，眞是天大笑話，看樣子你們才是兇手，拿大石頭破牆壁，這是憑那門子派頭，此事好辦我們可到衙門評評理！」胡瘋子大喝道

「對，你們幾乎打死人，上門行兇你們才是眞正兇手！」衆僕人見胡瘋子挺身而出，自然有所依仗，因此也跟着鬨。

人多勢衆，叫喚起來，氣勢倒也蠻人呢！

神手判官柳邊城是個走鏢的，倒也不敢胡作非爲，用石頭打破人家圍牆，而且又無憑無證，硬闖進屋去找兇手，實在說不過去。

八臂猿戴義天不怕，地不怕，什麼王法全不管，衆人叫喚也不怕，他理也不理，往屋中直闖！

「老戴，不可亂來！」神手判官柳邊城低聲叫道。

「怕什麼，兇手既然在此間出沒，定然在裏邊不敢見人，我們去搜他出來再說！」八臂猿戴義說時，已走進門口，硬是强行搜索。

「反了！反了！」胡瘋子吼叫連天。

神手判官柳邊城急得直搓手，八臂猿戴義硬闖，如果告進衙門，那可不是好玩的。

他根本不主張來，暗中查清楚再說，這像死拖硬拉，如今竟然胆大妄爲到這般田地，令人的確不敢想像。

八臂猿戴義直闖後院，砰砰彭彭，打破門板，敲破橱櫃，明目張胆四處搜索！

胡瘋子大怒，他急忙拿出銀哨子，放在口內吹響。

颼颼颼，三條人影如斯響應，來到院中。

胡瘋子拿出黑鷹牌幌了幌，大聲道：「給我殺！」

「遵命！」三人微一躬身，急向後轉，朝左邊耳房掠去。

八臂猿戴義越來越光火，到後來見東西就打，此時正將一名貴古瓷花瓶擲出。

花瓶落地或撞牆，那聲音很好聽，八臂猿戴義突然感到不對勁，並未聽到花瓶破碎聲，急轉頭望時，兩位長長瘦瘦的仁兄正定定望住他。

其中一位手中正托着花瓶，紋風不動的站着，像個石頭人一般。

「你就是那兇手！」八臂猿戴義歡呼道，好像發現什麼無價寶一般雀躍不已。

「嘿嘿嘿！」二人只是嘿嘿冷笑。

「怎麼，想殺人滅口？」八臂猿戴義瞪着眼問。

「颼！」這位仁兄身形微幌，其快如風衝到，一個嘴巴子將八臂猿戴義打飛！

「你……你敢打人！」八臂猿戴義暴跳如雷。

像這二人，對付個戴義，自然不須要二人一齊動手，話都懶說，身形平滑前去，右脚猛蹴，八臂猿戴義那雙手在空中亂舞，想抓住件東西。

但是人家那一脚，却比他八臂管用得多，龐大的身形急飛過去，砰的一聲巨響，幾乎連牆都撞倒！

未等人倒地，出脚那位伸手兩巴掌，八臂猿戴義牙齒掉了十來顆，可憐他已不像人形，萎頓不堪！

「說一句，還敢來惹麻煩不敢！」出手的那位冷峻道。

八臂猿戴義在揚州城內，也算是吃得開，如今在面前兩位來說，那點微末之技，連還手的機會都沒有，他自然明白，別說自己，即使揚州城中找得出的高手，到這兒來怕也只有吃癟的份兒。

古人說，識時務者爲俊傑，八臂猿戴義雖然魯莽，並不是傻子，當下立即道：

「以後不來了，甚至連提都不敢提了！」

「給我滾！」這聲喝，令得八臂猿戴義精神一振，最少性命撿回來，再不走，那就是傻子了。

神手判官柳邊城站在院中，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見八臂猿戴義慌慌張張地跑出來，狼狽不堪，不由大驚，急問道：「怎樣了？」

「快走！」八臂猿戴義什麼話都不說，拉着神手判官柳邊城就往外走。

「哈哈……」胡瘋子暢快大笑。

玄機子及小三子傻了眼睛，望住二人背影，不知心內想什麼。

這場風浪很快平息，顯然油鴨子秦逸川全家受害時，已被人看到這三位殺手的形象，所以才會有今日之事，以後是否繼續有麻煩，那的確應該考慮的問題。

第二天，胡瘋子仍然優哉悠哉過其好日子。

「參見令主！」三人突然來至面前，恭恭敬敬向胡瘋子行禮致敬。

「你們有什麼事？」胡瘋子戴着面具，又未現令牌，三人突然出現，一時間頗爲胆怯！

「帮中五位長老，希望帮主能返總舵主事！」其中一位恭敬道。

「我說過，由你三人代我，又何必再煩我！」胡瘋子似乎有點惱火。

「五位長老說，帮主再不回總舵，他們即刻來此拜候！」另一位道。

「眞麻煩！」胡瘋子急得在室內直打圈子。

「他們也不過是想見見帮主，並無其它什麼！」中間的那位道。

胡瘋子當然不能說明，自己只是冒牌的帮主，所以只能在心裏煩。

兜了兩個圈子，胡瘋子突然停下步來，朝三人望去，突然道：「三位，我不想見帮內任何人，你們可有法子？」

「這個……」

「以前我從未問過三位來歷，今日開始，我需要三位助我一臂之力，所以想知道三位多些！」胡瘋子道。

「南海漁夫伍伯謀」，「笑天叟翁雁行」及「橫行太保陸霸」。

三人報出名號，在胡瘋子聽來，並不覺得有甚麼奇處，但在江湖上，每一位都是令人震駭的怪傑，非僅武功難逢敵手，即使輩份也是極尊貴，不知他們爲何投入鷹帮，實在令人奇怪。

「很好，自今日起，三位即是黑鷹帮護法，如果有藐視帮規者，立即格殺勿論！」胡瘋子道。

「我們一定效忠帮主！」三人異口同聲道。

「好，今天大夥兒喝一杯！」胡瘋子極爲高興，有這三人爲護法，對內對外，都是件好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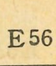
十天，風平浪靜過去了。

五名滿頭白髮的老者，還有位老婆婆，這天踏上了胡瘋子的景福園。

「帮主，他們來了。」笑天叟翁雁行首先通報。

「擋住他們，只說我不想見！」胡瘋子急道。

「請帮主發出令符，我們也好說話！」



」笑天叟翁雁行道。

到這時，胡瘋子已經失去主張，還有何話可說，立即從懷中取出黑鷹令符，交與這位護法。

「幹什麼，朝裏亂闖！」僕人大喝之聲傳來。

「我們想拜見你家主人！」響亮的聲音清楚傳來。

「不行！」笑天叟翁雁行當門而立，手上正拿着黑鷹令符，對來人說話。

六人見了最高令符，立即紛紛倒身下拜。

拜完之後，老太婆厲聲喝道：「我們不遠千里而來，難道帮主不賜我們見面之緣！」

「抱歉，恐怕不行！」笑天叟翁雁行冷峻道。

「到底爲什麼，帮主可否說明理由！」老太婆又道。

「這個嗎？帮主既拿此令擋駕，你們又何須多費口舌！」笑天叟翁雁行道。

「今日不見帮主，即使流血五步，也不會回去！」這位脾氣剛烈的老太婆，外號叫烈火嫗余娥，一向是寧折不撓的性格，的確令人頭痛。

「如此說，你要抗命造反！」笑天叟翁雁行冷冷道。

烈火嫗余娥聽了這話，非但毫無懼色，反而火上澆油，越發暴跳如雷，怒吼道：「你一再從中作梗，是否有其它不可告人秘密！」

笑天叟翁雁行仰首望天，竟是懶得回答。

「好呀，待我老婆子試幾手，看你依仗的絕世武功有多厲害！」烈火嫗余娥氣瘋了，準備硬幹。

「慢來！」南海漁夫伍伯謀突然出現門前，橫行太保陸霸亦相繼走出，擋在門前。

「你們想怎樣，依多爲勝？」烈火嫗余娥喝道。

「帮主有令，烈火嫗余娥抗命犯上，姑念數十年來辛苦勤勞，不加懲罰，警告了事，若再橫行不法，格殺勿論！」橫行太保陸霸取出張紅紙，核桃大的字，墨汁鮮艷，像活的一般，令人望然生畏！

烈火嫗余娥顯然更爲激怒，滿頭白髮根根倒豎起來，渾身衣服高高鼓起，看來已怒到極點。

「余大姐，不可！」旁邊五名長老冷眼旁觀，見烈火嫗余娥蠻幹，只怕弄得不好收拾，立即出聲阻擋。

「我不信，這是帮主自己意見！」烈火嫗余娥怒吼，她準備不顧一切衝進去，那怕是帮規處死，她也要見到帮主本人不可。

颼颼颼，突然有七八枝火箭由四方八面射來！

「老賊，我與你拚了！」烈火嫗余娥見帮主竟然下令，用火箭取她性命，再也忍耐不住，虎吼一聲，右掌全力擊出，猛劈笑天叟翁雁行前胸。

這一掌含憤而發，非同小可，笑天叟翁雁行立即運勁揮掌迎上，「砰！」的一聲巨響，二人各退兩步，竟是不分勝負的局面。

突然間外面五條人影越牆掠過來，望望衆人，立即喝道：「大家過來，兇手在這裏！」

「什麼，我是兇手！」烈火嫗余娥大怒，她以爲帮主派人執行帮規，硬加派她是兇手，忍不住怒吼！

「你們是什麼人？」笑天叟翁雁行知道不是自己人，立即出聲怒喝。

「老小子，我們是來捉拿兇手的人，怎麼樣，你大概不會束手就擒，過幾招才肯心服吧！」當頭那人，鬚髮皆白，威風凜凜，是一位慣於發施號令的人。

「報上名來！」笑天叟翁雁行冷冷喝道。

「天目神君史文重，七煞追魂路如風，百變魔周祿以及揚州人怪，够清楚了沒有！」白鬍鬚老者宏聲道。

火箭到處亂飛，三幢房屋已經着火，二十名僕人到處驚叫奔走。

這時候，烈火嫗也看出有變化，而且是外敵入侵，並非帮主派人執法，忍不住問道：「到底什麼回事？」

「他們是油鴨子秦逸川的同黨！」笑天叟翁雁行這時只好說出因由。

「那叛徒呢！」五老一齊問。

「已給帮主親手處死了！」笑天叟翁雁行道。

「好哇，本帮當年追捕這叛徒，動員了五十六名高手，搜索整個大西北，仍然無踪無影，今日正法處死，最好不過！」

烈火嫗余娥道。

「事後殺人全家，並且放火燒個一乾二淨，這種手段豈是人做的！」天月神君史文重道。

「你老賊就不是人！」烈火嫗余娥罵道。

「殺呀！」牆外翻進二十餘人，見人就殺。

「待我們去收拾這班不知天高地厚的混帳王八蛋！」橫行太保陸霸見了，縱身躍起，鐵掌揮動，兩名大漢震得翻了出去，受傷倒地不起。

「來得好！」七煞追魂路如風截住搏殺。

南海漁夫伍伯謀突然叫道：「五位長老還不動手，本帮此次誘殺叛徒，外人竟然橫加插手，豈能不加以懲罰！」

「我們見了帮主再說！」五位長老異口同聲道。

「對，老婆子糊塗！」烈火嫗余娥聽了，心內暗自高興，立即收手後退。

天目神君史文重暗自鬆了口氣，面前幾名老傢伙，全是武林中難得一見的絕頂高手，怎會一下子來了九名，他們如果聯手，全力反擊，今日只怕凶多吉少。

六人突然退出戰圈，天目神君史文重頓時心理壓力大減，精神一振，大聲喝道：「殺，今日誓誅此獠，為秦逸川全家報仇！」

五人圍住厮殺，南海漁夫伍伯謀，笑天叟翁雁行及橫行太保陸霸力敵之下，固然受得住，但另外數十名殺手，追殺僕人，那種慘叫聲實在令人受不了。

「哈哈哈，今天看我們的了！」八臂猿戴義見了，哈哈大笑，一副小人得意之狀，令人看了實在生氣。

「混帳，前日放你，今日又找痲煩！」南海漁夫伍伯謀怒喝道。

「嘿嘿，戴大爺一時失手。今日看我報仇雪恥，老小子今日別想逃命！」

南海漁夫伍伯謀見了那副嘴臉，幾乎氣破了肚子，當下微一吸氣，避開來勢，雙足猛蹬，凌空縱起，有如脫弦之箭，直撲過去。

八臂猿戴義大驚，對方武功太高，只要給他趕上，那只是有死無生的份兒，往右方急竄，想逃開再說。

試想，南海漁夫伍伯謀全力施展下，存心要對方性命，豈會容他逃走，身形在半空，微一擰腰，轉向急撲，一丈開外，右掌凌空劈出，一股強勁無匹的氣流，幾乎凝成實質，「砰！」的聲像鐵錘般擊中左肩！「呀！」八臂猿戴義這位罪魁禍首，重傷倒地！

南海漁夫伍伯謀恨透了這混帳傢伙，存心取他性命，脚尖沾地，立即又騰身躍起，怒趕上去補一掌，送他回老家去！

「那裏去！」天目神君史文重如飛趕到，全身撲上，雙掌猛擊背後重穴。

南海漁夫伍伯謀感到來勢兇猛，無暇撲殺這流氓，微一閃動，讓開來勢，接着大戰起來。

烈火嫗余娥及五位長老，像木頭人一般冷眼旁觀，紋風不動。

形勢愈來愈急，數十人圍攻之下，這五名老伙傢武功更高，笑天叟翁雁行等三人實在窮於應付。

「哨……」銀哨子聲長鳴！

「帮主呼喚！」笑天叟翁雁行急叫。

「我們去！」三人身形如箭，循聲趕去。

烈火嫗余娥心中激動，也想跟着趕上見帮主，五名長老低聲道：「慢來，先除外敵再說！」

天目神君史文重等想飛身追殺，五名長老身形微幌，已擋在前面去路。

「幹什麼！」七煞追魂路如風怒喝道，他對這五名長老心內實在畏懼十分。

「想殺人！」這名長老笑答中，出手如電，虛實莫測，令到這位七煞追魂路如風連連倒退，猶自無法封住對方怪招，不由大駭，往外逃去！

烈火嫗余娥見狀，一時技癢，躍出戰場，往百變魔周祿身上打去。

「你！你怎麼也出手！」百變魔周祿大驚失色，拚命抗拒。

「搏殺黑鷹帮外敵，是我們本份，有什麼不對麼！」烈火嫗余娥冷笑道。

正在這時，一位黃衣長老疾掠過去，連招呼都不打，雙腿連環風車般的掃出，神妙無比，百變魔周祿如何受得了，砰砰砰，拳掌及腿全被打中，飛去老遠，不知死活，再也無法爬起來了。

五名長老及烈火嫗縱橫戰場，併力出擊，天目神君史文重等，漸漸不敵敗退，其餘數十人也無法與黑鷹帮高手匹敵！

前後不到半盞茶時分來敵全部肅清。

笑天叟翁雁行等三人却久久沒出來。

「我們怎辦？」烈火嫗余娥低聲問。

「看來帮主的確來了揚州，當年油鴨子盜竊銀錢，令本帮失信於人，老帮主羞憤自殺身亡，所以帮主接任以來，第一件事就是追殺此叛徒，並殺其全家，才引起揚州武林道來報仇！」黃衣長老緩緩道。

「既然這樣，又何必拒不見面？」烈火嫗余娥又問。

「其中必定有原因，待會見機行事，不可動氣，免得犯了帮規，那時不好下台，我們也無法保你！」黃衣長老肅容道。

「我知道！」烈火嫗余娥低聲回答。

正在這時，笑天叟翁雁行走出來，臉色凝重，朝三人道：「帮主叫你們回去，日後再行相見！」

「翁老大，到底怎麼回事，吞吞吐吐的，悶也悶死人了，把事情說個明白，我們回去也好向兄弟交待，這樣莫明其妙的，我們實在難過！」烈火嫗余娥這回不再用強，改有友情追查眞象。

「我不知如何說好！」笑天叟翁雁行道。

「看來其中必有原因，我們更不能放心！」黃衣長老沉聲道。

突然，胡瘋子出來了，仍然戴上那套衣服面具。

「參見帮主！」五名長老與烈火嫗等見了，一齊躬身為禮。

「你們為何一再抗命！」胡瘋子沉聲問。

「帮主恕罪，屬下久未見面，一來思念帮主安危，二來許多大事等候裁奪，所以一再冒犯！」烈火嫗余娥說時，心內暗奇怪，這聲音不對呀。

「你不是帮主！」黃衣長老喝問。

「長老！」烈火嫗余娥急叫，黃衣長老犯了極嚴重大罪，急叫阻止。

「大胆！」胡瘋子冷喝。

「你這聲音不對！」黃衣長老夷然不懼道。

這話一出，令得在場衆人大驚失色，心想黃衣長老性命難保。

誰知胡瘋子却不出聲，冷然望住這位長老，過了好半晌才道：「我受了傷，所以聲音變了！」

「受了傷？」衆人驚問。

「當日誅殺叛徒，中了他的五毒針，全身幾乎癱瘓，運功逼毒，但已深入內臟，所以才在揚州養傷，待傷好之後，再回總舵與衆兄弟見面，你們一再相逼，令我眞個無法可恕！」胡瘋子喃喃道，不勝傷感之狀。

「屬下該死！」衆人低頭說道。

「今後，我將再遷址靜養，不見任何帮內人，翁老他們三位代我傳令，各位參贊其事，小心辦理！」胡瘋子道。

「帮主回總舵養傷，豈非更佳！」黃衣長老道。

「不行，衆兄弟見了，只怕令軍心渙散，周圍的敵人更會不利於我帮！」胡瘋子道。

「帮主高明，屬下等萬萬不及！」五位長老欽佩得五體投地。

「你們回去吧，還有，我收了義子，三五年後，我將傳位於他，這最近幾年中，我要全力調教，今日你們可先見見面，日後也可認識！」胡瘋子道。

「正要拜見少帮主！」各人一齊恭敬道。

「三兒，你出來！」胡瘋子揚聲道。

小三子立即由門內走出，向五位長老拜倒，這一來，令得五個老頭子大驚，立即跪下還禮，連連叫道：「不敢當！不敢當！」

「萬一我重傷不治之時，各位可忠心扶持這小子！」胡瘋子道。

「屬下一定忠心為少帮主効力！」五位長老還有何話說，人家少帮主竟然行跪禮，日後賣了老命，也值得！

「很好，你們先回去，只怕帮內許多大事等着辦，別耽誤了！」胡瘋子道。

「如此屬下告辭！」六人說完，立即騰身躍起，掠出圍牆而去。

「好險！」小三子心內暗自透口氣。

胡瘋子緩緩走入內室，窮算命的幾乎急昏了，這日子他眞受不了。

「今後再不會有危險，小三子好好讀書習武，待你登上帮主寶座，那時我們可以堂而皇之見人，所以今兒三個老傢伙反而帮了忙！」胡瘋子笑道。

「老瘋子，到今天，我眞個欽佩得五體投地！」窮算命的玄機子由衷道。

「義父，勞了你啦！」小三子跪地拜倒，雙目感動得流下淚來。

「你要用功習武，就算報答了我！」胡瘋子道。

「我一定用苦功習武！」小三子衷心道。

三人擁抱在一起，彼此的心靈已經融合在一起！

（全文完）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龍形劍客（二）

東方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自古騾馬大會，互通有無，相沿迄今，亦有變爲專業的購銷會。河南輝縣的百泉鎭，不但是風景區，百泉湖有小西湖之稱，百泉鎭還有一年一次的大集會，叫做泉會，是全國藥材的大集會，各地的大藥商都趕來參加採購，會期長達一個月，因此三敎九流、江湖人物，都來此聚集。藍衫少年雲中岳也來趁熱鬧，因仗義救歌女，懲戒析城三英，被誤認是毒君的公子閒人俊，被大通藥行老闆懷帮搖頭獅子單曉初邀請赴宴，又被人約到高山仰止的洞穴贈送包袱，內有黑長衣和黑頭罩，眞是莫明其妙，自己雖然否認是毒公子，但仍帶來不少麻煩……

搶購都拉草　奸商弄玄虛

搖頭獅子點着頭道：「太行三派，江湖上一向被人目爲亦正亦邪的門派，因爲他們異派同源，形如一家，因此也沒人惹得起他們，這場亂子出在泉會之前，倒確是有些棘手。」

藍文蘭囘頭看了雲中岳一眼，嬌笑道：「雲兄，戴崑山說不定會懷疑你呢！」

雲中岳道：「藍姑娘說得極是，昨晚他就硬說析城三英是在下害死的，還和在下動了手……」

藍文蘭「哦」了一聲道：「原來昨晚和他動手的就是雲兄了？」

「不是在下。」雲中岳就推說自己初到百泉，入夜之後，信步逛上山麓，發現析城三英倒臥地上，和後來半路衝出一個駝背老人要自己只管走，大略說了一遍。

搖頭獅子聽得很仔細，忽然朝丐帮宋之高問道：「宋兄對江湖上的人物，最是熟悉不過，依你看這長髮駝背老者會是誰呢？」

宋之高道：「江湖上武功高的駝背老者不多，除了敝帮有一個人稱駝老化的不伸屈長老，還有一位則是泰山駝龍姜大俠，此外雖然還有幾個，但要和戴崑山的『風拳雷掌』相較，就未必能勝了。」

剛說到這裏，只見兩名青衣使女欵步走入，躬身道：「啓禀掌櫃，酒席巳經擺好，請貴賓入席了。」

吳福礎點點頭，就欠身道：「老爺子請大家入席了。」

搖頭獅子站起身抬手道：「大師、雲公子、藍公子、藍姑娘、宋長老請吧！」

兩名青衣使女立即走在前面推開右首壁間兩扇朱漆木門，裏面是一間寬敞的飯廳，正中間一張圓桌上，早巳海陸俱陳，擺滿了嘉餚。

大家自有一番遜讓，還是由清源大師坐了首席，因爲上首另備了六色素齋，和一盞清茶，用以代酒，然後是雲中岳和藍文蔚兄妹、宋之高、搖頭獅子和地主吳福礎作陪。

兩名使女依次斟上了酒，大家自有一番酬酢，不必細表。

席間丐帮長老宋之高問道：「單老，今年烟花競賽聽說貴帮巳有周詳準備，定可奪得鰲頭了？兄弟先敬單老一杯，預祝成功。」

搖頭獅子大笑道：「烟花競賽，只是泉會的餘興節目，給大家助助興而巳，勝固可喜，敗亦何妨？倒是廣帮去年奪得魁首，據說今年大事張羅，大有非奪魁不可的雄心，還把敝帮視作了唯一的對手，若是如此下去，不僅勞民傷財，而且雙方的人，也漸漸形成水火互不相容，此風決不可長，所以今日兄弟特地親自趕來，希望和區古柏作一次懇談，烟花照常舉行，但取銷『競賽』二字，大家各自展出，最好是從此不論名次，當作餘興來辦，也希望在座諸位，能從中斡旋，庶可使一年一度的泉會，和氣生財，就不至導致水火不相容的後果了。」

清源大師合十道：「善哉，善哉，單老施主有此高見，使一年一度的泉會皆大歡喜，盡興而散，貧衲自當遵命，向區老爺子進言。」

宋之高也說道：「兄弟來時，敝帮主也因風聞區帮主今年也要親自趕來赴會，怕和貴帮引起衝突，再三囑咐兄弟了，務必勸阻雙方，不可稍存意氣之爭，既然單老巳有此意，那是最好之事，兄弟敢不效勞。」

藍文蔚道：「晚輩兄妹來時，家父也風聞廣帮業巳拉攏了貴州帮助勢，因此敝帮（雲南帮）今年決定不再參加烟花競賽，也希望貴幣和廣帮不可因此傷了和氣，現在聽了單老爺子這番話，正是最好不過，如果只有廣、黔二帮，想必也不會滋生事端了。」

搖頭獅子道：「這很難說，川帮的動向，至今還沒有明朗……」

剛說到這裏，只見大弟子周振邦匆匆走入，雙手遞上一封書信說道：「老爺子，這是廣帮送來的信，請老爺子過目。」

搖頭獅子接過書信，撕開封口，抽出一張信箋，只看了兩行，臉上神色不禁大變！

×　　×　　×

初更時分，雲中岳依時打開信封，抽出一張信箋，只見上面寫着：「二更更衣，去關公廟，由殿東小門入，北首爲祝融殿，可直入其中，雲南藥販如出展都拉草，該草別稱黑梔子，不可提都拉二字，不拘何價，務必全數購入，信封中另附銀票一紙，可携去。

下面也沒有具名，不知是什麽人寫的，再伸指朝信封中一探，裏面果然有一張銀票，打開一看，赫然是紋銀十萬兩。

雲中岳不由吃了一驚，購買都拉草，要偌大的欵子，他也根本不知都拉草是什麽，只知道別稱黑梔子。（都拉草產雲南迤西，能解諸藥性，誤入藥室，諸藥均失效，其形類梔子而黑。）

當下就把銀票收入懷中，然後從包袱裏面取出黑衣，當外衣般穿到身上，取起那頂連頭臉面罩，悄悄走出房門，縱身躍登圍牆，出了達仁堂藥舖，一路朝北首蘇門山奔去。

這一路上，他並未戴上頭罩，爲的是

怕在路上遇到行人，豈非驚世駭俗？但身上穿了寬大而曳地的黑衣，行路之時，必須雙手提着下擺，却也甚是不便。

差幸此時夜色漸深，一路上都沒遇上人！這條山徑，他昨晚來過，自然極熟，從聖廟向西是周程朱三夫子祠，再向西就是關公廟了。

關公廟廟堂宏偉，衝門矗立着一方一人高的石碑，大書「乾坤正氣」四字，令人有肅然起敬之感。

雲中岳走近廟門，黑暗之中，但見廟門洞開，裏面一片黝黑，不見燈光，也不聞人聲，當下就拿起黑布面罩，從頭頂戴下，直垂衣領，現在只有兩個眼孔可以視物，他自不覺的伸手摸藏在衣內的長劍，然後昂首直入。

越過天井，跨上石階，大殿上雖然沒有燈火，但也可以看到端坐神龕中赤臉美髯的關公神像，這是天下練武的人心目中最崇敬的武聖，雲中岳虔敬的朝殿中行了一禮，然後循着走廊跨出東首一扇腰門。

這是另一個小天井，南北各有數楹，北首一座殿宇，即是祝融殿了。

雲中岳藝高胆大，跨出腰門，就昂首朝殿上行去，但見階前站着兩個頭蒙黑布，身穿黑衣的人，看到雲中岳一身裝束，並沒阻攔，任由他登階入殿。

祝融殿地方相當寬敞，殿中也沒有點燈，神龕前面放一張方形茶几，几上放一盞油燈，但並沒有點燃，左右兩邊都放着兩排二十幾張木椅，此刻已有不少人坐在那裏。

這些人也和自己一樣，頭戴黑布袋，身穿寬大曳地的黑布長衫，誰也沒和誰交談，好似互不相識一般，只是靜悄悄的坐着。

這也難怪，這樣的裝束，只留了兩個眼孔，當然誰也認不出誰來？

大家要這樣裝束的目的，就是為了不讓人家認出自己是誰來，那自然不肯和隣座的人交談了。

這番情景，當眞使人有神秘之感，而且也越發使人心頭產生今晚此會，必然有着極其神秘而重要之事。

雲中岳跨進大殿，朝左右迅快的一瞥，就昂然走到神龕左首第三把椅上坐了下來，心中暗道：「這些人不知是何路數？自己待回又該怎麽辦呢？」

這眞是一個離奇的集會！

頭戴黑布面罩、身穿黑布長袍的人，越來越多，大家誰也沒有說話，只是找到空位就自顧自的坐下，不到二更，神龕前面左右兩排二十幾張椅子上，幾乎已坐滿了人，而且陸續還有人走入。後來的人，就只有委屈着站到後面去了。

雲中岳抬目望去，這一瞬工夫，估計站到後面的人，少說也有二三十個之多。

很準時，剛交二更，就有一個黑衣人緩步走到中間那張方几後面，擦的一聲，打亮火摺子，點起了油盞中的燈蕊。

殿上總算有了光亮；但一支燈蕊熒熒之火，能有多亮？是以偌大一座殿宇，還是黑暗沉沉的！

燈光才一點起，另有一個黑衣人就走過去掩上了兩扇厚重的木門，而且又加上了一根又粗又長的橫門。

這個神秘的集會，敢情每年都是如此，因此大家都覺得應該如此，見怪不怪。

站在方几後面的那個黑衣人，沒有作聲，只是目光一掠衆人，舉手輕輕擊了三掌。

雲中岳心中暗道：「此人大概就是今晚此一神秘集會的主持人了，只不知他這連擊三掌是什麽意思？」

但這一疑問，立即有了答案，敢情這是告訴大家，現在可以開始了。

過沒多久，只見從右首（雲中岳對面）後面站着的人叢中，擠出一個黑衣人來，一直走到方几前面，從身上那件寬大的黑衣中取出一個長形紙包，在几上打開，裏面是一束束枯乾的茅草，連同攤開的紙包，一齊放到几上，然後一直退到了殿門，背門站定。

他那十來束茅草，似是供人展覽一般；但上面却附了一張紅紙小簽條，寫有字迹。

站在几後的黑衣人直到此時才開口道：「梧山不死草，一共十束，每束底價紋銀一千兩。」

不死草，產廣西梧山，其狀如茅，食之可以長壽，入藥有起死回生之功，暑日置盤中，蠅蚋遠去，是不可多得的神奇草藥。

雲中岳暗暗哦了一聲忖道：「原來今晚此會，是拍賣藥材了！」

他聽那黑衣人說話的口音，似乎極熟，雖然此人故意改變了聲音，但後音還是有些像女子的語氣！

於是人叢中有人出價了。「一千一百兩！」

接着又有人加了一百兩，再加一百，這樣一直加到了一千五百兩，就沒有人再加了。

中間黑衣人輕輕擊了一掌，算是最後的價錢，然後問道：「不死草共有十束，每束一千五百兩，有那幾位要？」

只見有幾個人起身走出，有的要一束，有的要兩束，各自取出銀票交給了站在背門而立的黑衣人，然後去方几前面，各自取走自己付了欵的一份，又各自回座。

接着又有一個黑衣人走上去，取出一個紙包，打開來放到几上，則是兩包白色的鷄骨，上面也有紅紙簽條，那人放下之後，也退到門口，面向方几站定。

黑衣主持人又道：「鎮南州仙人骨，共為兩包，每包底價二千兩。」

仙人骨，產雲南鎮南州之西有平岡，云為仙蛻所遺，色白類鷄骨，食之可癒百病，當地人要童子去拾取，有時可以盈把，看去好像已經拾完了，不轉瞬，又露出地面；但如有心要去拾取，却又往往一無所見，傳說很玄。

接着就有人互相出價，最後坐在雲中岳下首的黑衣人喊出了：「五千兩。」

黑衣主持人等了一回，眼看沒人再出高價，就又擊了下掌，說道：「仙人骨共有兩包，每包五千兩，還有那一位要？」

另一個黑衣人也舉了手，當下由兩人付了欵，上去各自取了一包，退回原處。

雲中岳朝坐在下首的黑衣人看了一眼，心中暗道：「原來是少林清源大師。」

拍賣的藥材愈出愈奇，有成形首烏、有千年續斷、也有合和草、（出雲南，生必對，為淫藥）凱黑鉛、黃蓮蛇、脆蛇、也有從西域來的迷迭香、（據說此草是魏文帝從西域移植，香氣芬芳，迷人欲醉，毒性甚烈）也有煉製成的藥末如四川唐門的「綠雲散」，嶺南溫家的「迷神散」，形形色色，各有他的買主。

雲中岳漸漸明白今晚此一拍賣藥材，這些人中，包括了黑白兩道的人物，無怪來人都要蒙住頭臉，不讓人家看出他是誰來了，這樣就可免去許多糾紛。

這時，又有一個黑衣人走了上去，從身邊取出一張字條，放到几上，然後就一直退到門口站定。

大家看他並沒取出藥物來，只有一張紅色簽條，所有的目光，不禁都集中朝那黑衣主持人望去。

黑衣主持人伸手取起字條，看了一眼，就道：「黑梔子十斤，底價三千兩。」

雲中岳聽到「黑梔子」三字，心頭立時一動，暗道：「黑梔子，豈非就是都拉草了？那人在密束上附了十萬兩銀子的一張銀票，就是要自己不拘何價，務必全數收購，十斤都拉草，難道就值十萬兩銀子麽，只不知此草有何用途？」

就在他心念轉動之間，果然有人大聲道：「五千兩。」

此人剛喊出口，緊接着又有一人高聲喊道：「我出一萬。」

雲中岳不敢怠慢，正待喊價，早已有人喊出了「三萬兩」，另一個人又抬洪聲道：「老子出六萬兩。」

雲中岳暗道：「這是什麽藥草，竟有這許多人搶着要買？」

接着又聽一個人叫道：「在下出八萬兩。」

八萬兩銀子買十斤藥草，自然是最高的價錢了，果然旁人都不再抬價。

黑衣主持人及時問道：「還有誰出得比八萬兩高的？」

雲中岳起身道：「在下出十萬兩。」

他此話一出，所有的人目光不期都朝他投來。

黑衣主持人雙手一拍，說道：「你得標了。」

雲中岳方才已經看到過多次，凡是得標的人，都得把銀票送交站在門口的黑衣人，因此他伸手入懷，取出銀票，朝那黑衣人走去！

就在此時，突覺眼前一暗，方几上那盞油燈忽然熄滅，同時但聽身後响起一陣「嗤」「嗤」輕響，至少有四五股細小勁急的暗器，從不同的方向朝自己急襲而來。

就在這燈火乍熄之際，就有不少人大聲喧嘩叱喝起來，緊接着嗆嗆連响，有人刀劍出了鞘，也立時响起了金刄擊撞之聲和拳掌勁風的呼嘯！

這一刹那整座祝融殿，立時呈現了一片混亂。

雲中岳雖然毫無戒備，但他修習的是玄門上乘武功，反應自然極快，風聲入耳，立即身形朝前撲下，同時也運起玄功，迅快的橫閃而出。

這四五股細小暗器，原是朝雲中岳和那出賣黑梔子的黑衣人同時襲去的，雲中岳及時閃出，所有的暗器幾乎都集中到了黑衣人的身上。

但聽一聲悽厲的慘號响處，黑衣人立時往後便倒，數十支「化血針」，打到了身上，全身血肉，轉眼之間，很快就化作了一灘黃水！

在這同時，大殿上忽然瀰漫了一陣濃馥的花香，芬芳迷人，雲中岳迷迷糊糊的昏睡過去。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他感到額頭一陣清涼，神智慢慢的清爽，眼皮轉動了一下，終於睜開眼來！

他發現自己躺臥在床上，床前有人吁了口氣，說道：「好了，公子總算清醒過來了。」

雲中岳側臉看去，站在床前的正是姚姐兒，她鬢髮蓬鬆，生似剛從床上起來，還沒梳理，一雙俏眼盯注自己，流露出十分關切之色，問道：「公子感覺那裏不舒服麽？」

雲中岳略為定了定神，仔細思索了一下，才慢慢記起自己在關帝廟左側祝融殿參加拍賣藥材，以十萬兩銀子買到黑梔子，正待付與銀票之際，身後有人突施襲擊，後來聞到一陣花香……

後來……就不知道了……

他望着姚姐兒，問道：「在下是大嫂救回來的麽？」

他要待翻身坐起，但覺頭腦還是重重的昏脹欲裂！

「公子剛醒過來，快躺着別動。」

姚姐兒慌忙伸手按着他肩頭，瞇着一雙俏眼，格的輕笑道：「公子好像把奴家看成女俠了？方才有人敲門，抱着公子回來，說公子昏迷不省人事，差點把奴家嚇昏了，給公子聞了些飛龍奪命丹，也沒見效，奴家只好用面巾浸了冷水敷在公子額頭上，公子才醒過來呢！」

雲中岳問道：「不知是什麽人送在下回來的？」

姚姐兒道：「奴家也不認識他，那時奴家一顆心都快跳出來了，也顧不得問他了，好像是一個長髮駝背的老人。」

雲中岳聽她說出送自己回來的是一個長髮駝背老人，那分明就是和戴崑山動手那個老人了，只不知他究是何人？

姚姐兒目光凝注，問道：「公子到底發生了什麽事？」

雲中岳心頭也感到一片茫然，但他看着姚姐兒，忽然想起前天要自己到龍興茶樓去看看，是姚姐兒說的。

但要自己到蘇門山「高山仰止」那個石窟中去，則是龍興茶樓掌櫃說的。那石窟怪人要自己取來一包黑衣，和一封密柬，指着自己今晚二更去祝融殿，以十萬兩標購黑梔子。

這一連串的事，都起因於姚姐兒要自己到龍興茶樓去看看這句話，那麽她可能知道在祝融殿拍賣藥材的檔事了。

想到這裏，不覺望着她道：「在下今晚遇上的事，大嫂也許知道，在下正想問問大嫂哩！」

「唷，聽起來好像很神秘兮兮的！」

姚姐兒一手掠着鬢髮，風情萬千的嬌笑着道：「公子到底要問什麽？」

雲中岳道：「在下那天旁晚，剛到百泉鎮，是大嫂說的，要在下到龍興茶樓去

看看……」

「我的公子爺！」

姚姐兒格的笑出聲來，說道：「奴家是說過這句話，那是因爲龍興茶樓是咱們鎭上首屈一指的大茶樓，公子初來，到那裏去坐坐，也許會遇上熟朋友，奴家可沒有別的意思。」

這話，叫雲中岳沒話可說了。他撐着坐起，才道：「但在下遇上了龍興茶樓的掌櫃了。」

姚姐兒道：「那是廖掌櫃，個子瘦瘦高高的……」

「不是。」雲中岳道：「是一個瘦老頭，姓李。」

「不對呀！」姚姐兒訝異的道：「龍興茶樓的掌櫃姓廖，不過四十來歲，怎麼會改成姓李呢？哦，他和公子說些什麼話呢？」

雲中岳道：「那晚囘來，在下不是問大嫂『高山仰止』在那裏麼？」

「有，有。」姚姐兒點着頭道：「那天奴家正想問公子，你問高山仰止做什麼的？話到喉嚨口，就沒問出來。」

雲中岳就把那李掌櫃囑咐自己去高山仰止找一個石洞……」

姚姐兒驚奇的問道：「那麼公子去了沒有？」

「去了。」雲中岳就把在洞中遇上一個只聞其聲的怪人，要自己在石壁下拿一個包袱……

姚姐兒咀快，忍不住好奇的追問道：「公子可知包袱裏是什麼嗎？」

雲中岳把包袱中是一件黑衣和一個黑布頭罩，另外還有一封密柬，要自己今晚初更開拆……

姚姐兒咀皮動了動想問但沒問出來。

雲中岳接着把今晚前去關帝廟祝融殿的事，詳細說了一遍。

姚姐兒驚異的吐了下又紅又尖的舌頭，說道：「十萬兩銀子買十斤黑梔子，這東西有這麼貴？還有人暗算公子，這是怎麼一囘事呢？哦，公子……」

她想了想，一雙俏眼盯着雲中岳問道：「你將十萬兩銀票交給那賣黑梔子的人了？」

雲中岳道：「沒有，在下剛走到那人身前，就有人發出暗器，暗算在下了。」

姚姐兒追問道：「那人有沒有和你說什麼呢？」

雲中岳道：「沒有，在下正待把銀票遞給他，那身後暗器來得又密又快，在下身形朝前撲下，橫閃而出，那蓬暗器可能打到了那人身上，沒聽他說什麼話。」

話聲甫落，突聽門口有人接口道：「你說的可是實話？」

姚姐兒吃了一驚，急忙囘身道：「你是什麼人？怎麼進來的呢？」

門口緩步走進一個人來，此人一張瘦削黃蠟臉，雙顴微突，雙目炯炯有光，穿一件黑布長袍，看去甚是深沉！

姚姐兒驚慌的後退了一步，顫聲道：「你是……什麼人……」

黑衣人森冷的道：「這不關妳的事，站開去。」

左手大袖一拂，姚姐兒「啊」了一聲，細碎蓮步往後連退了三四步，一屁股跌坐在地。

雲中岳迅快跨下木床，注目問道：「閣下那是找在下來的了？」

「不錯。」黑袍人道：「老夫正是想找你談談。」

雲中岳道：「不知閣下要和在下談什麼呢？」

黑袍人道：「老夫想聽聽你聞人公子的來意。」

雲中岳道：「在下不是聞人公子。」

黑袍人看了他一眼，嘿然道：「你不是？」

雲中岳道：「在下當然不是。」

黑袍人道：「那麼你是什麼人？」

雲中岳道：「在下已經告訴你不是聞人公子了，閣下不先說說你是什麼人？怎地先問起在下是誰來了。」

黑袍人目光深沉而凌厲的看了他一眼，嘿然道：「年輕人，你敢對老夫這樣說話，胆子不小。」

雲中岳微哂道：「在下的胆子一向很大。」

黑袍人一陣嘿嘿冷笑，怒聲道：「年輕人眞是不知死活，來呀！」

他「來呀」二字堪堪出口，從門口已經閃進兩個一身黑色勁裝的漢子。

黑袍人輕描淡寫的揮了揮手，那兩個黑衣大漢便自舉步直向雲中岳行了過來。

雲中岳微哂道：「閣下原來還帶來了打手。」

他直立在床前，一動也不動。

那兩個黑衣大漢走到離雲中岳還有數尺光景，一左一右突然發難，左首一個右手一探，五指如鈎，向雲中岳左臂抓來。右首一個立掌如刀，猛然朝雲中岳右肋斬到。

這兩人一出手，就可以看出他們一個練的是「大力鷹爪功」，一個練的是「黑沙掌」一類外門功夫，而且出手老到，已有相當火候！

雲中岳依然沒動，直等他們爪掌快要近身，才舉足朝前跨出了一步，這一步跨得相當瀟洒，好像對兩人的近身攻擊，渾似不見。

要知這兩個黑衣漢子一身武功並不含糊，人家既然覷準了下手，照說就是你要閃避都未必會閃避得開；那會讓你舉步跨出？因爲對方迎面而來，縱然跨出，如果不加封架，也非硬挨他們一下不可。

但事情就是這麼微妙，雲中岳不封不架，就這麼跨出了一步，就是從兩人中間跨出來的，兩人已經出手的爪掌，就好像中途停得一停，等他舉步跨出才行擊出。

這一擊，落在雲中岳的身後，部位夠不上了，一爪一掌自然也落了空。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兩人一招落空，身形也夠快，不約而同一個輕旋，依然一左一右緊接着出手，左首漢子右爪一收，左爪閃電般抓出，右首漢子右手堪堪斬出，左手隨着向雲中岳左腰斫來。

雲中岳這囘出手了，但他也沒使什麼招式，只是雙手朝左右一分，正好把兩個黑衣漢子推開了一步！

不，那兩人只被推開了一步，但脚下却是站立不穩，身子一左一右往外斜傾，又衝出去了兩步。

雲中岳若無其事的朝黑袍人笑了笑道：「閣下這兩個打手，不是在下敵手，閣下何不親自出手試試？」

黑袍人看得目中厲芒閃動，炯炯如電的目光凝注在雲中岳的臉上，半晌沒有作聲。

那兩個黑衣大漢只被推得衝出兩步，自然不肯甘休，口中發出一聲怒嘿，一個雙爪當胸，一個雙掌如刀正待欺身撲上！

黑袍人左手一抬喝了聲：「退下。」兩個黑衣漢子果然依言收勢，迅快的退了出去。

黑袍人微微攢了下眉，抬目道：「你究竟是什麼人？」

雲中岳笑了笑道：「閣下只要知道我不是聞人公子，就够了，何必一定要問在下是誰呢？」

黑袍人道：「看來你自恃武功，所以很倔強。」

雲中岳笑道：「閣下來到在下房中，不肯見告姓名，又有什麼理由要在下先說呢？」

黑袍人微嘿道：「你既然不是聞人公子，老夫想不出你要化十萬兩銀子購置黑梔子的理由？」

雲中岳道：「那是一場拍賣，任何人都可以出高價收購，這也需要理由麼？」

黑袍人道：「老夫想知道你的來歷，並無惡意。」

雲中岳冷笑道：「在下被人用暗器襲擊，又被迷香迷倒在地，這些都是沒有惡意麼？」

黑袍人道：「那些並非老夫所爲。」

雲中岳道：「但找到在下住處來的，却只有閣下一個。」

黑袍人道：「只怕要找你的，並不止老夫一個，但老夫早找來一步而已，年輕人，老夫希望你記住一句話　老夫是第一個找到你的人。」

雲中岳道：「在下聽到了，但不知閣下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黑袍人沉笑一聲道：「你記着就好，老夫給你一天時間，好好考慮考慮。」

雲中岳問道：「閣下要在下考慮什麼呢？」

黑袍人道：「等你想說眞話的時候，老夫自會找你來談的。」

說完，囘身往外就走。

雲中岳搖搖頭，等自己要說眞話的時候，自己幾時說過假話了？

他囘身看去，姚姐兒跌坐在地，好似被黑袍人方才那一拂制住了穴道，正待過去替她解開受制的穴道！

只聽有人低喝一聲：「快別動她！」隨着話聲，又從門外走進一個人來，那是一個面目黧黑的小叫化！

雲中岳心中一動，忖道：「這大概是找自己來的第二個人了！」

目光一注，問道：「你也是找在下來的了？」

那小叫化點點頭道：「我躲在門口，已有好一囘了。」

雲中岳問道：「你是什麼人？」

小叫化道：「公子不用問我是誰？」

雲中岳道：「看來好像很神秘！」

「嗯！」那小叫化低低的道：「我來找你，沒有惡意。」

又是一個沒有惡意！

雲中岳心中暗暗冷哼一聲，問道：「你爲什麼不讓我解開她穴道。」

小叫化道：「你還沒解開她穴道以前，她昏迷不醒，就不會聽到我說的話，我只有幾句話，說完就走。」

雲中岳道：「你要說什麼，那就請說吧！」

小叫化抬眼望望他，壓低聲音說道：「公子不是聞人公子？」

雲中岳道：「在下不是。」

小叫化道：「公子既非聞人公子，我想奉勸公子一句，你不該捲入這場是非之中。」

雲中岳道：「在下目前已經捲入這場是非之中了。」

小叫化道：「公子只要及早離開百泉鎭，不就脫出這場是非了？」

雲中岳道：「你勸我離開這裏，那是爲什麼呢？」

「自然爲你好了。」

小叫化道：「目前情勢變化，牽連極大，你犯不着和許多人作對。」

「和許多人作對？」

雲中岳奇道：「在下又和什麼人作對了？」

小叫化眨動一雙烏黑的眼珠，忽然展齒笑了。

他面貌雖然黧黑，但一排牙齒却白得晶瑩如玉，說道：「我不是說了，目前情勢，十分複雜，牽連着很多人，你却只有一個人，一個人和很多人周旋，不是和很多人作對麼？」

雲中岳道：「在下還是聽不懂。」

「唉，你這人……」

小叫化急得頓了頓脚，才道：「你自然不懂，我一時也和你說不清，你最好趕快離開此地，好啦，我是溜出來的，不能在此多躭，希望你相信我說的句句出自肺腑，儘快離開的好，我走了。」

說完，沒待雲中岳多說，身形一閃，輕快的出門而去。

雲中岳不禁搖搖頭，他不知這小叫化勸自己離開百泉鎭的動機是善意還是另有目的？如果是善意，自己根本不認識他，一個不認識的人，怎麼會善意的勸自己離開？那麼他此來必是另有意圖無疑！

接着他笑了，自己到百泉鎭來，豈是眞的來遊玩的？

他緩緩轉過身去，伸手推開了姚姐兒被制的穴道。

姚姐兒口中發出一聲輕吁，睜開眼來，又嬌慵無力的展動了一下手脚，才從地上緩緩的站了起身，一雙俏眼望望房中，吃驚的問道：「公子，那……人呢？」

雲中岳道：「已經走了。」

姚姐兒一手按着胸口，喘息道：「那人兇霸霸的樣子，眞嚇死奴家了！」

雲中岳含笑道：「事情已經過去了，大嫂也不用放在心上了。」

姚姐兒說道：「公子知道他是什麼人嗎？」

雲中岳搖頭道：「不知道。」

姚姐兒眨動着俏眼，追問道：「那他找公子什麼事呢？」

雲中岳道：「他問我是什麼人，爲什麼要買黑梔子？」

姚姐兒關切的道：「公子怎麼說？」

雲中岳苦笑道：「在下都照實說了，他不相信，認爲我說的是假話！」

姚姐兒又道：「那他怎麼肯走呢？」

雲中岳道：「他要在下考慮考慮，等在下願意說眞話的時候，再來找我。」

姚姐兒吃驚道：「他還要再來？」

雲中岳笑了笑道：「在下說的本來就是眞話，那裏還有說眞話的時候？」

姚姐兒猶有餘悸，說道：「公子還是小心點好，奴家看他決不是好人。」

雲中岳道：「多謝大嫂，天快亮了，妳該去休息了。」

姚姐兒盈盈的看了他一眼，說道：「公子也好好歇一囘吧！」

隨着話聲，俏生生走出房去。

雲中岳當然無法入睡，他坐在窗前一張木椅上，靜靜的思索着，從他到百泉鎭來以後的每一件事，每一個人，從龍興茶樓自稱李掌櫃的、到石窟中只聞其聲的怪人、長髮駝背老頭、出賣黑梔子的黑衣人，以及今晚第一個找自己的黑袍人、小叫化……

他宛如墮入五里霧中，每一個人，每一件事，都無可捉摸……

天色經大亮，豬頭成天生送來了臉水，雲中岳剛盥洗完畢，只聽小天井中響起姚姐兒的聲音，叫道：「公子，有人找你呢！」

雲中岳心中暗道：「黑袍人說的倒是不錯，要找自己的果然不止他一個！」

迎出走廊，就看到一個青衫美少年已經從小天井迎面走來。

雲中岳一眼就認出他是雲南藍家兄妹的藍文蘭姑娘，她身後還跟着姚姐兒。這就慌忙迎了上去，一面拱手道：「原來是藍兄，請裏面坐。」

他因藍姑娘穿了男裝，當着姚姐兒，不好以姑娘相稱。

藍文蘭臉上微微一紅，抱拳道：「一早來打擾雲兄，實在冒昧得很。」

雲中岳把她讓進中間一間客堂，分賓主落坐。姚姐兒沒跟進來，她是張羅茶水去了。

藍文蘭望望雲中岳，她春花般臉上籠罩着一層淡淡的憂愁，沒待雲中岳開口，就緊蹙着蛾眉說道：「雲兄，我大哥昨晚失蹤了。」

雲中岳道：「令兄怎會失踪的呢？」

藍文蘭道：「失踪的還不止家兄一個人……」

姚姐兒端着一盞茶走入，放到几上，含笑道：「公子爺請用茶。」

藍文蘭說了句：「多謝。」

等姚姐兒退出，她才接着道：「單老爺子要我來找雲兄的，希望雲兄能到大通藥棧去一趟。」

雲中岳愕然道：「會有這種事，好，我們這就走。」

兩人站起身，跨出客堂，姚姐兒跟了出來，招呼道：「公子爺怎麼不多坐一囘呢？」

雲中岳道：「我們另有事出去。」

出了藥店，一路匆匆急行，來至大通藥棧，藍文蘭領着雲中岳一直進入搖頭獅子的書房。

書房裏靜悄悄的，只有搖頭獅子單曉初一個人坐在那裏，看到兩人走入，立即站起身道：「雲老弟快請坐。」

雲中岳慌忙拱手道：「單老見召，聽說昨晚有多人失踪，不知如何？」

單曉初道：「雲老弟且請坐下來詳談，老朽正想請敎呢！」

雲中岳、藍文蘭一起在單曉初對面的椅上落坐。

單曉初目注雲中岳問道：「聽說雲老弟昨晚也去了關帝廟？」

雲中岳聽得一怔，說道：「原來單老已經知道了？」

單曉初一手摸着花白長髯，笑道：「每年三月十一日，關帝廟拍賣各地來的名貴稀有藥材，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公開秘密，因爲這一晚各式各樣的人都有，大家爲了不願公開讓人知道，因而參與的人，都得蒙住頭臉，這一拍賣會上確也可以買到萬金難求的稀世藥物，因此參加的人爲數也着實不少，不料昨晚却出了大漏子……」

雲中岳問道：「單老昨晚也去麼？」

單曉初道：「老朽如果去了，今天也神秘失踪了，據老朽所知，昨晚與會的人，大概只有老弟一個人無恙。」

雲中岳道：「單老如何知道的呢？」

單曉初一指藍文蘭，說道：「藍姑娘是接應她令兄去的，隱身關帝廟附近，快近三更，發現有人抱着一個人飛奔下山，她心頭動疑，就暗中尾隨着那人身後，進入達仁堂生記藥舖，才知那負傷昏迷的人是你老弟，藍姑娘想到老弟一身武功極爲可觀，居然身負重傷，一時心急乃兄安危，再趕去關帝廟，拍賣會業已散了，趕來老朽這裏，少林清源大師、丐帮宋長老和這裏的吳福礎，（大通藥行掌櫃）一個也沒有囘來，連同她令兄都神秘失踪了。」

雲中岳吃驚道：「清源大師、宋長老也都沒囘？」

單曉初沒有囘答，續道：「老朽因藍姑娘看到有人送老弟囘轉達仁堂，才要藍姑娘去看看老弟的傷勢如何，也可從老弟口中，聽出昨晚拍賣會的情形來，沒想老弟吉人天相，並未負傷。」

雲中岳道：「在下中的好像是迷香，只聞到一陣花香，就失去了知覺。」

當下就把前晚在龍興茶樓有一個自稱姓李的掌櫃要自己去高山仰止，找一個石窟說起，一直說到昨晚標售黑梔子時被人襲擊，詳細說了一遍。

單曉初只是靜心諦聽，一言不發。

藍文蘭氣憤的道：「果然有不肖之徒運來了黑梔子！」

單曉初搖着頭，唔了一聲，說道：「陰謀，果然有着極大的陰謀，唉！這情形當眞很糟糕！」

雲中岳問道：「黑梔子很名貴麼？」

單曉初道：「黑梔子只是它化名，本來叫做都拉草，產雲南迤西深山之中，因爲它形狀類似梔子，色黑，大家就叫它黑梔子。這都拉草能解諸般藥性，也是各種毒藥的解藥，但它不能和其他藥物，同貯一室，否則其他藥物都會因而失去藥效，是雲帮藥商公定的禁物，嚴禁採集，好在都拉草採集不易，爲數也不多，這次藍老弟賢兄妹就是奉他們令尊之命，聽說有不肖之徒，運來了一麻袋都拉草，準備在拍賣會上出售，這一麻袋都拉草，如果落在歹人手中，幾乎可使今年集中在百泉鎭的藥材，全數失去藥效，禍害之大，也幾乎可使全國需要藥物治療的病人，都無藥可治，你說有多嚴重？」

雲中岳瞿然道：「原來如此，這後果果然十分嚴重！」

單曉初問道：「老弟標到黑梔子之後，在付他銀票之時，可曾聽他說過什麼話麼？」

「沒有，」雲中岳道：「在下還沒付他銀票就遇到襲擊，那人一句話也沒說，哦，單老問他說過什麼話，很重要麼？」

單曉初道：「非常重要，如果他告訴你黑梔子現存何處，咱們取到了，那就不用担心集中在百泉鎭的藥材了。」

雲中岳哦了一聲道：「這就對了，無怪昨晚也有人問過在下。」

單曉初問道：「昨晚問過你的是什麼人？」

雲中岳道：「在下不認識他。」

接着就把昨晚自己醒來之後，黑袍人及時現身之事，一五一十的說了出來。

單曉初攢着眉說道：「這會是什麼人呢？」

藍文蘭眨着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說道：「單伯伯，你想想看，雲兄說他生成一張黃蠟臉，雙顴微突，還留着一些髭鬚，江湖上有這樣一個人麼？」

單曉初道：「江湖上有些人精擅易容，也有戴人皮面具的，雲老弟看到的，會是他的眞面目麼？」

藍文蘭嫣然一笑道：「那也不要緊，他說過還會去找雲兄的。」

單曉初一手撚着幾莖鬍鬚，口中唔了一聲，自言自語的道：「等你想說眞話的時候，他自會來找你……哦，雲老弟，你快運氣試試？」

雲中岳看他神色有異，依言暗自運氣，這一運氣，不由臉色大變！

單曉初注目問道：「雲老哥可是覺得那裏不對麼？」

雲中岳抬頭道：「在下運氣之時，確然覺得是有些不對，但却又說不出那裏不對……」

單曉初點頭道：「他果然在老弟身上下了毒。」

藍文蘭吃驚的道：「雲兄眞中了毒麼？這是甚麼人下的呢？」

單曉初拂髯道：「自然是昨晚那黑袍人下的了，他說過等雲老弟想說眞話的時候，他自會來找你，這不是暗示他在雲老弟身上做了手脚麼？」

藍文蘭偏頭道：「我想不通，雲兄，怎麼會有想說眞話的時候呢？」

單曉初笑道：「此人下毒手法，定然十分高明，他下的毒，必是會在某一時間發作，而且發作的時候，必然極難忍受，就是這種奇毒，只有他的獨門解藥可解，他要逼着雲老弟說出實話來，才肯給他解藥。」

藍文蘭憤然地道：「這人果然歹毒得很，單伯伯，你看雲大哥什麼時候會發作呢？」

單曉初沉吟道：「一般用毒所謂子不過午，雲老弟昨晚迄今，尚無毒發跡象，如果不在今午發作，當在今晚子時了。」

藍文蘭道：「他能下毒，難道就沒有人能解麼？」

她是雲南藍家的人，雲南藍家也是武林中用毒的世家。

單曉初微微搖頭，說道：「此人用毒而能限定時間發作，而且在雲老弟毫無所覺中就被他做了手脚，使毒手法可謂高明已極，江湖上這樣的人，已是屈指可數，哦……」

藍文蘭問道：「單伯伯，你想到了什麼呢？」

單曉初微笑道：「此人要逼問雲老弟的，是黑梔子的下落，由此可見他怕黑梔子落入旁人手中，因爲黑梔子能解諸藥藥性，也是毒藥的唯一剋星，這人必然是以用毒聞名於世的人，他不是毒君聞人無咎，便是唐門的唐崇智了。」

藍文蘭道：「單伯伯，侄女身邊有顆解毒藥丸，而且侄女也想到一個計策。」

單曉初搖着頭笑道：「賢侄女，雲南藍家，在武林中也是聞名於世的毒世家，但用毒各有不同，也各有專精，你們的解毒藥丸，雖然解天下極毒之物的奇毒，但毒君和唐門的毒藥，只怕未必能解……」

藍文蘭道：「侄女這顆解毒藥丸，並不是家父煉製的，那是先母在生之日交給侄女的，據先母說，這顆藥丸能解天下奇毒……」

她隨着話聲，從貼身取出一個綵絲結的小球，解開綵絲囊裏面是一個拇指大的圓形金盒，打開金盒取出一顆黃蠟固封的蠟球，遞給了單曉初，說道：「就是這顆咯，侄女藏在身邊，已經快六七年了。」

單曉初接到手中，看了一眼，不覺眼睛一亮，喜道：「百草解毒丹，這是昔年神醫易百草的解毒金丹，江湖上人視作解毒靈丹，自然能解天下任何奇毒了。」

藍文蘭嫣然一笑道：「這就好了，侄女的意思，等雲兄感覺到快要毒發之時，把這顆藥丸吞下，再如此如此，單伯伯，你說好不？」

單曉初連連點頭，大笑道：「賢侄女此計大妙！」

雲中岳道：「藍姑娘這顆解毒靈丹，是令堂遺留之物，怎好……」

藍文蘭粉臉微微一紅，說道：「雲兄身中奇毒，家兄和少林清源大師，丐帮宋長老，還有這裏的吳掌櫃，都可能落在人家手中，只有雲兄解了毒，才能不受他的威脅，按計行事，才能救人呀！」

單曉初已知藍姑娘把百草解毒丹交給自己的心意，這就含笑道：「雲老弟，藍姑娘說得不錯，你快把藥丸收好，咱們才能依計行事，老弟不用再客氣了。」

說着把藥丸塞到雲中岳的手中。

雲中岳只得接過，收入懷中。

單曉初囘頭朝門口叫道：「振邦！」

「弟子在。」他大弟子周振邦在門口中應了一聲，急步走入，垂手道：「師父有什麼吩咐嗎？」

單曉初道：「雲老弟初到百泉鎭之日，曾去龍興茶樓小坐，那裏有一個身材瘦

小的老者，自稱李希春，是茶樓掌櫃，要雲老弟到高山仰止一個石窟裏去……」

周振邦道：「龍興茶樓掌櫃姓廖。」

單曉初道：「雲老弟遇上的，顯然是假冒掌櫃之名，爲師料想，此人必是龍興茶樓的常客，你可去一趟龍興茶樓，問問廖掌櫃，可有這樣一個人？是何來歷，要摸摸清楚，速來禀報。」

周振邦應了聲「是」，就迅快退出。

雲中岳也隨着起身告辭。

單曉初叮囑道：「老弟昨晚一夜未睡，回去好好休息一回，以老朽推想，黑袍人下的毒，不可能在中午發作，不過老弟必須小心應付。」

雲中岳點點頭道：「在下省得。」

說着拱拱手，別過兩人，往外行去。

單曉初望着雲中岳的背形，徐徐說道：「奇怪，看來他果然不是毒公子了。」

藍文蘭道：「他叫雲中岳，自然不是聞人俊了。」

單曉初搖着頭道：「他不是聞人俊，那會是什麽來歷呢？」

說到這裏，不覺「唔」了一聲，說道：「賢侄女有機會不妨探探他的口氣，譬如他的出身來歷，他到百泉鎮來，有何目的，但不可太明顯了，讓他起疑心。」

藍文蘭點頭道：「侄女會的。」

× × ×

現在會期逐漸接近，湧入百泉鎮的人，也一天比一天多了，鎮上僅有一條南北大街，從早到晚，行人如鯽，熙熙攘攘，擠擁不堪。

雲中岳出了大通藥棧，一路往北行來，街道本來就不寬敞，加上兩邊店舖門前又有人擺設了地攤，車馬行人，混雜在狹窄的路上，自然會形成摩肩擦背的擁擠。

正行之際，忽然有人輕輕拉了他一下衣袖，耳際也同時响起一個低低的聲音說道：「公子請隨我來。」

雲中岳回頭看去，只見青影閃動，一個長髮披肩的女子迅快的從自己身邊擦身而過，低着頭朝左側巷中走去。

雲中岳微微一怔，但覺這青衣女子的身形似乎極熟，好像在那裏見過，這就舉步跟在她身後，朝巷中走去。

青衣女子低頭疾走，在進入巷中之後，又微微回過頭來，朝身後瞥了一眼，似是在看雲中岳有沒有跟來，當她看到雲中岳已經跟在她的身後走來，她立即展開蓮步，往裏行去。

雲中岳心頭覺得奇怪，不知這青衣女子把自己引來，究有何事？

這條巷子很長，那青衣女子走得很快，到了一座宅院的後門口，回身望了雲中岳一眼，翩然閃入門去。

等雲中岳行到門口，青衣女子站在門內，嫣然一笑道：「公子快請進來。」

雲中岳直到此時，才看清青衣女子嬌美的面孔，那不是在龍興茶樓賣唱的少女還有誰來？不覺問道：「姑娘……」

青衣少女急道：「公子快請進來，再說不遲。」

雲中岳點點頭，舉步跨入。

青衣少女立即掩上了門，輕輕吁了一口氣說道：「邀請公子前來，當眞不是易事。」

雲中岳笑道：「在下不是跟着姑娘來了麽？」

青衣少女道：「公子大概還不知，你身後至少有兩個人在暗暗跟踪呢，要擺脫他們可眞不容易呢！」

「我身後有人跟踪？」

雲中岳愕然道：「會是什麽人呢？」

「誰知道？」青衣少女側身走在前面，嬌柔的道：「公子請隨我來。」

雲中岳問道：「姑娘究竟是什麽人？帶我到這裏來有什麽事？」

青衣少女粉臉一紅，低低的道：「我叫關小倩，那天晚上，多蒙公子出手相救，我心裏一直感激得很……」

雲中岳笑了笑，道：「那是小事，何足掛齒？」

關小倩道：「我是奉命去邀請公子來的。」

雲中岳道：「姑娘是奉誰的命呢？」

關小倩神秘一笑道：「公子見到了便知道，此地不是談話之處，你隨我來。」

說完轉身就走。

從木門進來，是一個小天井，現在關小倩領着他越過天井，進入宅院，轉彎抹角的走了一陣，來至一道腰門，關小倩啓門而入，等雲中岳進入，就關上了門。

於是又轉彎抹角的走了一陣，又有一道腰門，她啓門走入，再關上門，這樣至少走了四道腰門，憑雲中岳的記憶，這一路遇上的腰門，每一道門，極似一座宅院，關小倩領着自己至少穿行了四五座宅院，而且所經都是後院。

雲中岳心中有些明白，關小倩引自己來，敢情十分隱秘，不欲人知，因此走的不是正門，而是後門，而且從第一家的後門進來，橫穿了第二，第三，第四家的後院，這樣，縱使有人跟踪，也摸不清自己的去處了。

正在想着，關小倩走在前面，已經踏上一條長廊。這長廊右邊一排朱欄外面，是一片花圃，繁花如錦，但却悄無一人。

一回工夫，長廊盡頭，左首又有一道木門，跨出木門，是另一座小院落，院中放着兩排花架，數十盆春蘭，幽香撲鼻。

迎面是三間精緻的房屋，關小倩回頭一笑，低聲道：「到啦！」

她領着他走上石階，來至正屋門口，舉手掀簾，一面說道：「啓禀老爺子，雲公子來啦！」

一面回身道：「公子請進。」

雲中岳右足堪堪跨入，只聽一個洪亮的聲音呵呵笑道：「公子光臨，老朽已經恭候多時了。」

雲中岳擧目看去，這是一間擺設精緻的小廳，一個中等身材，禿頂紅臉老者滿面笑容的站在那裏，朝自己拱着手道：「公子請坐。」

雲中岳朝他抱拳答禮，說道：「辱荷寵邀，不知老丈如何稱呼？」

紅臉老者含笑道：「老朽區古柏，公子想必聽令尊說過賤名了。」

笑面判官區古柏，是廣帮藥材商的頭兒。

雲中岳曾聽搖頭獅子單曉初說起過，好像他和懷帮有意氣之爭，但此時看到區古柏，第一個印象覺得此人甚是和氣，臉上神色也很正派。

哦，聽他口氣，似乎又把自己當作毒公子聞人俊了。這眞是怪事，爲甚麽有這許多人都把自己當作毒公子聞人俊呢？

雲中岳抱抱拳，抬目道：「原來是區老爺子，在下幸會，只是在下要向區老爺子聲明，在下雲中岳，並非毒公子聞人俊，區老爺子要見我的大概是聞人公子，不是在下了？」

「哦，哦！」區古柏一時之間，也不期爲之一愣，但立即堆笑道：「雲公子請坐，老朽誤會了，哈哈，這是誤會……」

雲中岳告了坐，關小倩手托漆盤，送上一盞香茗輕聲道：「雲公子請用茶。」

雲中岳道：「多謝姑娘。」

區古柏含笑道：「她是老朽最小的弟子，叫做關小倩，前幾天在龍興茶樓，還多虧公子仗義出手，救了她呢。」

雲中岳心中暗道：「早知關姑娘是你徒弟，那晚自己就是不出手，諒她也不會吃虧的了。」

一面說道：「區老爺子好說，在下不知關姑娘是你老的高足，眞是失敬了。」

關小倩飛紅着臉，偷偷的看了他一眼，低頭退出。

區古柏道：「老朽奉邀公子，實有一事想要請教。」

雲中岳道：「區老爺子是前輩，有什麽事，但請明說，在下知無不言。」

區古柏道：「昨晚公子去參加了關帝廟的拍賣會？」

雲中岳點頭道：「是的。」

區古柏道：「據老朽所知，昨晚所有與會的人，大概只有公子一個人脫離虎口了。」

雲中岳道：「區老爺子也知道了。」

區古柏含笑道：「這是在泉會前發生的一件大事，知道的人已有不少，老朽邀請雲公子前來就是想明瞭一下昨晚拍賣會進行的情形，不知雲公子可肯見告麽？」

雲中岳道：「當然可以。」

當下就把昨晚在拍賣會場上所見的情形，一五一十的說了一遍。

區古柏雙眉微攏，說道：「雲公子當時正待交與銀票之時，可曾聽到那賣黑梔子的人說過什麽話嗎？」

雲中岳道：「沒有，因爲在下還未走到那人身前，就發現身後有三四股暗器激射而來，在下閃避開了，所有暗器大概都已射中了那人了。」

「不錯。」區古柏點頭道：「所以有許多人要找公子，連那設計此一陰謀的人，都要把公子釋放出來了。」

雲中岳道：「那爲甚麽呢？」

區古柏微微一笑道：「這是因爲出賣那黑梔子的人，在臨死之前，公子是最接近他的一個人，他可能已把黑梔子存放的地點，告訴公子，凡是要想得到黑梔子的人，自然都要找上你雲公子了。」

雲中岳聽得暗暗點頭，接着問道：「那施放迷香的人，明明可以把在下擒下，何以要釋放在下呢？」

區古柏大笑一聲道：「他迷到衆人，無非是不想讓此一消息洩漏出來，至於公子，他如果直接問你，你也許不肯說出眞話來，是以還是不問你的好。」

雲中岳道：「所以他要暗中派人跟踪在下？」

「不錯。」區古柏撚鬚道：「這叫做欲擒先縱，雲公子肯出十萬両銀子買他黑梔子，可見公子志在必得，那麽若是那人告知了你存放黑梔子所在，你縱然一二日之內，不去取，也總會有去取的一天。」

說到這裏，不由歎了口氣又道：「唉，老朽不知雲公子收買黑梔子有何用途？如果公子是毒君的令郎，只是爲了不讓黑梔子對令尊的用毒是一項威脅，那就好了，若是讓存有野心的藥材商人購去，遺害之大，就非同小可了。」

笑面判官區古柏在言詞之間，還是隱約的仍把雲中岳視作毒公子聞人俊。

雲中岳道：「在下確實不是聞人俊，至於黑梔子落入人手，爲害之大，在下曾聽單老爺子也如此說過。」

區古柏問道：「他怎麽說的？」

雲中岳就把單曉初說的話說了出來。

「哈哈！」區古柏大笑一聲道：「單曉初還少說了一項。」

雲中岳哦了一聲，沒有開口。

區古柏又道：「若是讓黑梔子落入陰謀份子手中，他可以把梔子磨成粉末，只須在各個囤放藥材的倉庫裏隨手撒上一把，整倉藥材，就可完全失去藥效，試想這泉會乃是全國各省藥材的集中地，交易數量何等龐大？別人的藥材失了效，他的藥材豈非立即利市百倍，奇貨可居了麽？」

雲中岳聽得一怔點頭道：「區老爺子這話說得大有道理，但這人會是誰呢？」

區古柏微微一笑道：「泉會藥材雖以川廣雲貴爲主，但遠至關東，以及浙皖贛閩、新疆。西藏的藥商，也復不少，單曉初、老朽等人，誰能脫得了嫌疑？所以老朽倒希望黑梔子落到江湖上的人手中，却不可落到心懷陰謀的藥材商手裏。」

雲中岳道：「區老爺子也許懷疑在下出了重價購買黑梔子，有何目的吧？老實說，在下只是心存好奇到拍賣會去的。」

區古柏睁大雙目，問道：「雲公子此話怎說？」

只是心存好奇，怎會以十萬兩銀子購買黑梔子？他自然不會置信的了。

就是換了任何人也不會相信。

雲中岳淡淡一笑，就把自己此次來到百泉鎮，所遇的種種，從頭到尾，大概說了一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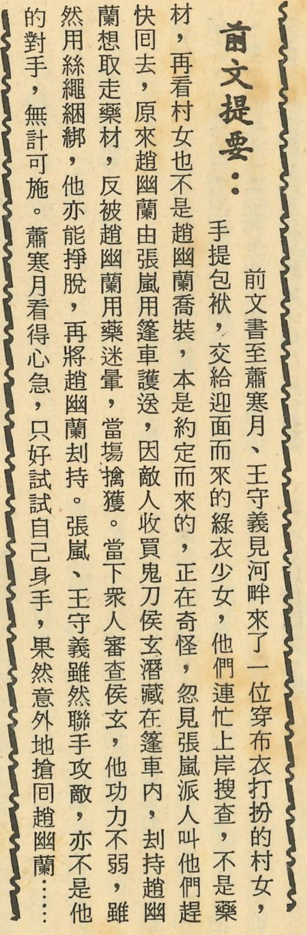
區古柏聽得大感驚奇，搔搔頭皮說道：「如此說來這內情果然十分複雜了！」

說到這裏，忽然輕輕歎息一聲，又道：「雲公子，你老弟初入江湖，不知江湖上的人心險詐，有多可怕，有些人外貌忠厚，又有很好的聲譽，但其實却是內心奸詐的小人，你能聽信他的話麽？」

雲中岳心中暗道：「他這話明明是指搖頭獅子單曉初了，但日前聽單老爺子和少林清源大師等人說的話，好像是區古柏在暗中和單老爺子作對，唉，這兩方面的人，究竟是誰對呢？」

區古柏看他沒有作聲，微微一笑道：「雲公子，如果老朽猜得不錯，大概單曉初在你老弟面前，說了老朽不少壞話，以致老弟對老朽說的一番話，疑信參半，對不？」

（未完・二）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蕭寒月、王守義見河畔來了一位穿布衣打扮的村女，手提包袱，交給迎面而來的綠衣少女，他們連忙上岸搜查，不是藥材，再看村女也不是趙幽蘭喬裝，本是約定而來的，正在奇怪，忽見張嵐派人叫他們趕快回去，原來趙幽蘭由張嵐用篷車護送，因敵人收買鬼刀侯玄潛藏在篷車內，刦持趙幽蘭想取走藥材，反被趙幽蘭用藥迷暈，當場擒獲。當下衆人審查侯玄，他功力不弱，雖然用絲繩綑綁，他亦能掙脫，再將趙幽蘭刦持。張嵐、王守義雖然聯手攻敵，亦不是他的對手，無計可施。蕭寒月看得心急，只好試試自己身手，果然意外地搶回趙幽蘭……

喬裝富公子　買醉楊柳舫

這就使得在場中的人，忽然都感到他變的和善可親的多了。

「鬼刀的可怕，在它的隱藏奇密，出現難測，你怎能一出手就把它封住了？」張嵐提出第一個質疑。

「噢！我看到了他的刀，藏在右袖中，所以，我一出手就拏住了他的右腕脈穴，不過，我一帶之間，就把他摔了出去，這倒是出於意外。」蕭寒月也覺得莫名其妙道。

張嵐笑一笑，道：「那必需要有過人的眼力，但你想抓他的右腕，一下子就能抓住，這必需要有很高明的擒拏手法？」

蕭寒月點點頭，似是若有所悟。

張嵐道：「水有源，樹有根，任何一門武功，都有一定的脈絡系統，蕭兄弟，可不可以把你學的劍法、掌法，說出一個綿連的脈絡出來？」

蕭寒月沉吟了一陣，道：「這件事，我也想過，我所以感到自己武功很差，就是，我沒有練過完整的一套拳掌、劍法，那個無名老人，今天傳我兩招劍法，明天又傳我兩招擒拏，雖然各有格局，但却互不貫連。」

王守義道：「你說你那位無名老人的師父，只傳你半年武功？」

「是啊！」

王守義道：「眞是叫人難以相信啊！就憑你對付鬼刀侯玄那一招，也得練上個十年、八年方成，張兄，這是不是有點玄虛？」

張嵐閉目沉思了好一陣，才睜開眼睛，道：「我有點明白了。」

蕭寒月道：「老前輩，請你……」

張嵐搖頭道：「蕭兄弟，咱們越來越生份了？」

蕭寒月微微一怔後，笑道：「是！張兄，多指點。」

張嵐道：「你沒有學過一套完整的拳掌、劍法，但却學會了劍法、拳掌中最精粹的招術，那可能是數十套、數百套劍法，掌法的精英，也只有如此，才能在半年之間，把你造就這樣一個傑出的高手，至於你練的內功，我相信也是武功中至高的奇學，可惜我的見識不足，說不出你練的內功名稱！」

蕭寒月智慧絕高，張嵐幾句話，畫龍點睛，使得積存在他胸中的武功、技巧、手法，霍然間串連了起來，當下抱拳長揖，道：「多承教示，寒月獲益非淺。」

張嵐哈哈一笑，道：「盡我所能，大概也只能談到此處爲止了……」目光轉注趙幽蘭的身上，接道：「幽蘭姑娘慧眼識人，如非妳留下蕭兄弟，今日之局，眞不知道是如何一個結果？」

趙幽蘭面泛羞紅，看了蕭寒月一眼，道：「這都是家父的交代，晚輩那有這等眼光。」

聰明的趙姑娘，淡淡兩句話，推的無跡可尋，却又是那般的意味深長，家父交代，可能會交代了很多事情，豈會是只此一樁。

王守義突然行到被殺的侍衛屍體前面，低聲道：「張兄，這件人命大事要怎麼處置？」

張嵐點點頭道：「這件事你不用担心，自然有我向王爺交代，今日之事，使我感觸很多，江湖上高人如許，我竟然有些懵懂無知，侯玄那一刀，殺了一個侍衛，也殺去了老夫一身驕氣，使我對這件案子的看法，有了急轉直下的改變，蕭兄弟說的不錯，趙大夫仍然留在金陵，問題是藏身何處？什麼人能夠支用這樣多的武林高手，江湖兇人，替他工作，他們展現了可怖的實力，但也留給了我們一些綫索。」

王守義道：「張兄高論，究竟是武林名宿，識見確有過人之處……」

張嵐搖搖頭，道：「你不用捧我，卅年安逸的生活，武功和思維力都有些退化了，侯玄那一刀，如當頭棒喝，使我在陶醉的夢中覺醒，靈台清明了不少。」

「張兄，應天府轄下冠蓋雲集，公卿衆多，敝上知府大人，雖然是從二品京兆……」王守義把握住機會說：「辦起事來，也恐怕力難從心，必得七王爺大力支持才行。」

張嵐點點頭道：「七王爺會全力支持，不過，這件案子，不是大隊官兵可以奏功……」

打鐵趁熱，王守義接了一句，道：「張兄的意思是……」

張嵐是何等老練的人物，傲氣消退之後，判事明朗的很，如何會聽不出王守義絃外之音，笑一笑，道：「王兄用不着套我，這件事我已經決心投入，不查個水落石出，決不罷手，他們能聘請江湖兇人插手，老夫也可以邀約武林朋友助拳……」

「是是是，守義和應天府中的捕快，都聽從張兄的調度。」

張嵐點頭一笑，望一望蕭寒月，說道：「由蕭兄弟這等高手帮忙，相信足可以和他們抗衡，問題是趙姑娘的安全，倒要特別小心一些才好……。」

「請不用替我担心……」趙幽蘭微笑如花的接道：「我稍通藥理，藥物可以治病，也可以防身，我會在住的地方，佈下了一道天羅地網。」

張嵐笑一笑，道：「那就好，你能自保，我們就可以放開手，追查下去了。」

王守義道：「幽蘭姑娘配製的藥物，能夠在瞬息之間，迷倒了鬼刀侯玄那等人物，使他沒有下手的機會，大概算得上是天下第一等迷藥了！」

趙幽蘭一笑帶過，避不作答。

蕭寒月突然開口，道：「他們派來了侯玄潛入趙姑娘赴約的馬車上，顯然是想擄走趙姑娘，卻又派人穿着與趙姑娘相同的衣服，魚目混珠，到秦淮河畔赴約，用心何在？」

王守義道：「大概是想測看一下，我們的佈署，是不是很嚴密？」

張嵐道：「最重要的，還是想摸清楚我們的實力。」

蕭寒月道：「不知道荷花姊妹，是他們的人，還是只受他們的利用？」

王守義道：「這個問題容易解決，我要張傑、羅鑣把她們兩姊妹帶來問問。」

蕭寒月接道：「不好，她們兩姊妹如只是受人利用，對方不會留下綫索，抓她們未必能問出什麼？說不定會害了她們兩條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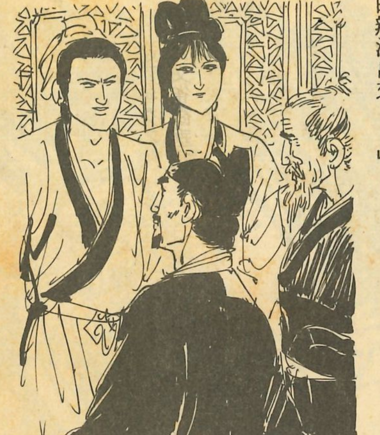
張嵐道：「對！當心對方殺人滅口。」

王守義點點頭，道：「蕭兄弟說的甚對，總不能放棄這條綫索……」

蕭寒月道：「明訊不如暗查。」

王守義道：「好！我立刻派人通知張傑、羅鑣撤回來。」

張嵐目光一掠趙幽蘭，道：「趙姑娘，叫人準備一點酒菜，我們邊吃邊談，研商個對敵的辦法來……」



趙幽蘭點點頭。

× × ×

趙百年生活上很舒適，美酒佳餚之外，還有文雀、武鳳兩朵解語花常伴身側，她們美麗、健談，善解人意，而且胸羅很博，對趙百年更是照顧的無微不至。

但趙百年却是過的很痛苦，他不知道住的是什麼地方？室中光綫柔和，但完全是人工佈設而成，上不見天日，下不見寸草，文雀、武鳳雖然可人，但也有一定原則，那就是不准趙百年離開居處，趙大夫整個活動地方，只有臥室、客廳，不過祇是方圓數丈之地。

這是囚禁。除了吃飯、睡覺，完全無事可做。

趙百年的修養雖好，但也漸漸的不耐煩起來。

這時，他正小睡醒來，文雀已端起一盤水菓，站在床側，笑道：「趙大夫，睡醒了，吃點水菓吧！」

趙百年冷冷看了文雀一眼，翻身下床，走入小廳，在一張錦墩上坐了下來。

嫚嫚婷婷的行過來，文雀臉上帶着嬌柔的微笑，道：「大夫，是不是今天的心情不好，可要婢子高歌一曲，以解你心中煩惱？」



望着文雀那嬌艷容色，如花微笑，趙百年强壓下心頭煩燥，長長吁一口氣，道：「妳的歌喉很好，可是，我聽的太多了。」

文雀道：「是，要不要召武鳳來，爲大夫輕舞一番……」

「不用了……」趙百年冷冷的說道：「我只想知道，爲什麼要把我囚禁在這裏，此地雖不見日月星辰，估算一下，大概總有百日之久了吧？」

文雀點點頭道：「大夫，這裏有什麼不好呢？」

趙百年深注文雀，緩緩說道：「妳是指妳和武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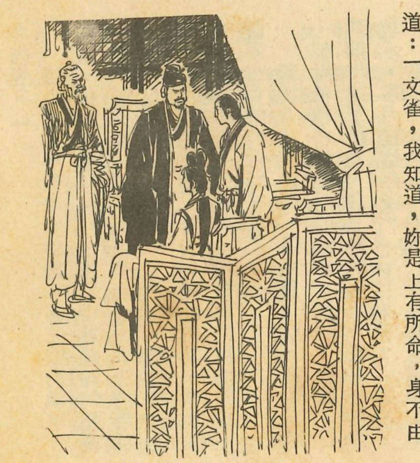
文雀接道：「小妾和武鳳，奉命侍奉大夫，務求週全，使大夫能忘去煩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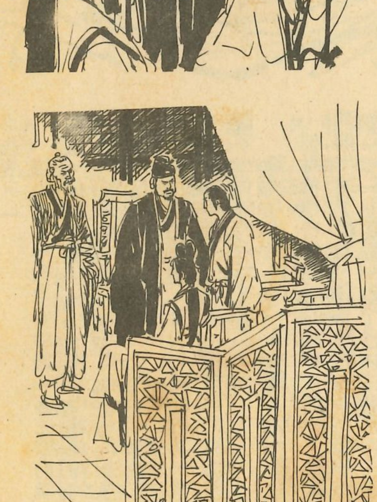
趙百年歎息了一聲，道：「不錯，妳和武鳳都是人間殊色，只可惜，我不是貪戀美色的人。」

文雀雙目中忽現淚光，低聲說道：「趙先生眞是正人君子，妾和武鳳，短裙薄衫，週旋身側，百日相處，耳鬢厮磨，先生能不及於亂，妾身內心之中，對先生敬重的很。」

「噢……」趙百年臉上泛現起一抹笑容，道：「文雀，我知道，妳是上有所命，身不由







己，貴主人把我囚禁於此，供應美食、佳釀，又選了妳們這種絕世容色，腹有才華的美女陪我，顯然是沒有加害之意了。」

文雀沉吟了一陣，道：「是，趙大夫是我們主人的貴賓。」

趙百年道：「我想見見主人，和他當面談談，總可以吧？」

文雀道：「趙先生，你已經等了百日之久，何必急在一時，請再稍候幾日，主人已有示諭傳下，他近來事務繁忙一些，一有空暇，就會前來拜見先生。」

「究竟還要等多久的時間？」

「這個，妾身無法回答，我想應該是不會太久了！」

趙百年沉吟不語。

文雀輕輕歎息一聲，道：「大夫，妾身有幾句不知輕重的話，說出來，希望先生不要見怪！」

趙百年望着文雀，心中忖思：這丫頭年紀不大，但對事務的瞭解，却是大大的超過了她的年齡，其聰明才智，絕不在愛女幽蘭之下，天賦固佳，但後天的培養，亦是大爲重要，沒有十年八年的時間，也無法培養出她這種博學多才，能歌善舞的本領，智以學識爲本，慧以天賦作基，文雀智慧雙全，豈可輕視。

心中念轉，微笑頷首，道：「文雀姑娘，有話儘管請說，百年洗耳恭聽。」

「大夫言重了，妾身想請教先生的是，以你絕世醫學是不是眞能使一個人長生不老？」

問話雖然在意料之中，一旦證實，趙百年仍不禁爲之一呆道：「什麼人想長生不老？」

「大夫胸藏錦綉，難道還要賤妾直言？」

趙百年歎息一聲，道：「文雀姑娘，仙道學說，雖見典籍，但擧證空泛，難予採信。」

「大夫，請就醫學上探求結論。」

趙百年道：「良藥可醫病，或可續命數載，如求長生不死，縱是華佗重生，扁鵲還魂，也無法配製此藥物！」

文雀呆了一呆，垂首不語。

趙百年久不聞回答之聲，忍不住轉頭看去，只見文雀微垂螓首，雙眉深鎖，似是正在思索着一件大事。心中甚感奇怪，低聲道：「文雀姑娘，百年說的句句是眞實之言。」

文雀輕輕吁一口氣，緩緩抬頭，道：「大夫，千古艱難是何事？」

趙百年呆了一呆，道：「唯一死……」

文雀低聲接道：「讀萬卷書，濟世之用，且莫爲書所愚。」

這幾句話含糊籠統，但却是似有所指，趙百年竟有些不明所以，呆了一呆，道：「姑娘，恕百年……」

文雀低聲接道：「大夫，圖窮七現，事急從權，賤妾言盡於此，請先生三思……」

這就點鐵成金，意在言中了，趙百年把前後的意思一連貫，立刻明白，是要他從權自保。據實而言，就會掉丟性命，頓時驚出了一身冷汗，起身一揖，道：「多謝指教！」

文雀嫣然一笑，道：「大夫人品可敬，賤妾稍盡棉力，但應對之處，還要請大夫深思熟慮。」

「是是是，百年自會小心應付。」

文雀道：「大夫請坐，一切如昔，冷傲自負，反使人莫測高深。」

「又得明教，感激不盡，……」趙百年感慨萬端的說道：「百年如能倖保一命，都是有賴姑娘指點。」

但聽一陣步履聲响，武鳳忽然急奔而入，急聲叫道：「文雀，文雀……」

趙百年正襟危坐，文雀却迎了上去，道：「什麼事？這麼大呼小叫，不怕吵了先生？」

武鳳點頭一笑，回顧了趙百年一眼，道：「大夫，對不住啦，我有重要的事，要和文雀姐姐商量……」

趙百年點點頭，道：「兩位姑娘請便！」

武鳳和文雀相對低語一陣，趙百年閉上雙目，心中在思索着文雀之言，要用一種什麼樣的說法，才能保得住性命，而又能不失去自己的尊嚴……。

苟全性命於威迫之下，說不得實，只有從權用術，欺之以方了。

但聽文雀嬌甜的聲音說道：「大夫，賤妾要告別了，」

「什麼……」趙百年飄然睜開了眼睛，道



：「妳要告別了？」

經過了一番深切的交談，文雀在趙百年的心目中，已有了一種視爲依托的感覺，驟然間聽到了文雀要告別而去，內心中大爲驚震。

文雀笑一笑，道：「大夫，賤妾奉侍先生，已過百日，今日奉命離去，此後是否還有機緣，侍候先生身側，很難預料……。」

「文雀姑娘，妳要到哪裏去？」

「這個……」文雀顰起了柳眉兒，道：「很難說了，大夫應該明白，我只是一個女婢，沒有自立的能力，也帮不上大夫的忙！」

她意在言外，指點趙百年，除了自救之外，別人無法相助。

趙百年點點頭，笑道：「話雖如此，但兩位在這段相處時日之中，對我照顧甚多，一旦離別，總有些依依之感了。」

知道趙百年已完全領悟了自己的話中含意，文雀大大的吁一口氣，放下心中的石頭。

武鳳倒是有些不忍，低聲說道：「大夫是謙謙君子，我和文雀都很敬重大夫爲人，但願今日分手，只是小別，來日還有奉侍大夫的機會。」

「但願如此，但願如此……」趙百年心中鬱悶盡除，大笑接道：「兩位姑娘色藝雙絕，



老夫也希望再有相見之日，如今祝兩位一帆風順，萬事如意。」

言罷，閉上雙目，不再望二女一眼。

文雀輕輕一拉武鳳，低聲道：「我們走吧，不要驚擾了大夫的靜思。」

× × ×

蕭寒月踏上揚柳舫時，正是華燈初上的時刻，花枝招展的舫上歌姬，正盛裝準備迎客。

一身光鮮的衣着，使蕭寒月完全改變了樣子，修長身材，英挺形貌，彷彿如臨風玉樹，托襯他一身不凡的華貴氣度，再加上一個勁裝隨護的大漢，完全是一副貴介公子的派頭。

有道是：老鴇愛錢，姐兒愛郎。打從蕭寒月踏上了楊柳舫，就吸引了不少姑娘的眼光，也引得一個接待客人的大茶壺，哈着腰迎了上來，因爲，蕭寒月看上去是那種兩樣都有的豪客，既有錢，又有人。

「公子貴姓？……」

「我姓蕭……」

「蕭公子，請裏面坐！」

蕭寒月被讓入一間佈置豪華，又雅緻的艙房，肅客的大茶壺陪笑說道：「小的孫七，大爺們都叫我做小七子，蕭公子是一個人，還是約了朋友？……」

「我一個人……」

小七子一怔，忖道：給了他這麼大一個房間，只是他一個客人，這一次，可眞是看走眼，虧了本了。

蕭寒月瞧不出小七子的失望的神色，但化裝成長隨的羅鑣看得出來，雙目一瞪，冷冷說道：「不開眼的小雜碎，咱們公子登上你這揚柳舫，是你小子的造化，小心的侍候着，少不了你的茶錢。」

這一下，蕭寒月明白了，笑一笑道：「賞他十兩銀子的茶錢。」

羅鏢掏出十兩銀子遞了過去，小七子接過賞錢，立刻矮了半截，屈下了一膝，道：「謝謝蕭爺的重賞。」

看到了這麼一幅變化多端的嘴臉，蕭寒月淡然一笑，道：「不用多禮，起來！」

「是！蕭爺要吃點什麼酒菜，我立刻交代厨下準備。」

蕭寒月道：「楊柳舫除了酒菜之外，還有什麼？」

「美女，蕭爺，今天才到的，兩個天仙化人似的小姑娘，要不要叫來給你見識見識？」

蕭寒月心中一動，道：「今天到的？」

「是啊！蕭爺，你可眞是會揀日子啊！來的早不如來的巧啊！我去叫她們來，你見識見識，我小七子給你保證，兩個姑娘家，還都是黃花大閨女。」小七子口沫橫飛的說。

蕭寒月點點頭道：「她們叫什麼名字？」

「一個叫文雀，一個叫武鳳，模樣好，人又靈巧，蕭公子，我小七子在秦淮畫舫上，混了十年，由打雜的小伙計，幹到領班的班頭，見過不少紅姑娘，但就沒有見過那一個能比得過這兩個丫頭，我看不出半年時光，她們都將成秦淮畫舫中頂尖的紅人，蕭公子，你是桃花照命，是她們第一個陪侍的客人。」

蕭寒月暗暗歎息一聲，忖道：難怪秦淮風月，能享譽一時，單是這大茶壺的一張嘴，就能說的你心甘情願，掏出白花花的銀子。

點點頭，蕭寒月回顧羅鏢一眼，道：「再賞他十兩銀子。」

羅鏢應聲又取出一錠銀子，心中卻暗暗偷笑道：「聽說這蕭公子出身寒微，但一旦有銀子給他，可還是眞會化啊！」

小七子又謝了一聲，神態間又多了幾分恭敬，低聲道：「蕭爺，我去叫厨下配四個精緻的好菜，來一壺上好的女兒紅，叫文雀、武鳳兩姐妹一齊過來，你可以一面喝，一面看，包管你喝的順順氣，看的滿意。」

蕭寒月道：「好！好！聽你如此說，倒要見識一下，不過，小七子，聽說這楊柳舫上，有一位荷花姑娘，如果她有空，也請她過來坐坐。」

小七子怔一怔，笑道：「蕭爺，小七子給你推荐的文雀、武鳳，如比席上的佳珍，魚翅、燕窩，荷花只能算趁底的青菜、蘿蔔。不過，公子爺既然點了她，算是她的造化，你稍坐片刻，我這就叫他們上茶、備酒。」

說着話，哈着腰退出雅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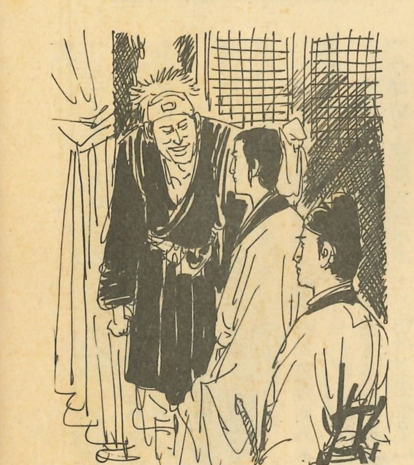
也許是二十兩賞銀的手筆夠大，只不過片刻間，酒菜齊上。

蕭寒月回顧羅鏢，臉上帶有幾分歉意，羅鏢却微微一笑，躬身說道：「公子用酒，我在門外侍候。」

蕭寒月心中很不安，論身份羅鏢是應天府的副捕頭，有了品級的官兒，易容改裝，扮演長隨，竟然能如此拘謹守份……」

忖思之間，忽覺着眼前一亮，一雙麗人，踏着蓮花步行了進來。

前一個一身鵝黃衫裙，淡掃娥眉，薄施脂粉，櫻唇微翹，帶着三分傲人的笑意，氣質高



雅，不帶一點風塵氣。

後一個一身翠綠，綠得人一身春意，只是神情間帶着淡淡的冷漠，使人不敢輕涉遐思。

果是天姿國色的佳人，風塵中有此等人物，確實大出了蕭寒月的意料之外，一時間，竟忘記出言招呼。

倒是兩位姑娘先開口，道：「文雀、武鳳見過蕭爺。」

輕折柳腰，雙雙行禮。

蕭寒月急急站起，抱拳還禮，道：「不敢，不敢，兩位姑娘請坐。」

文雀、武鳳對望一眼，嫣然一笑，欵移蓮步，一左一右，在蕭寒月兩邊坐下。

蕭寒月悚然一驚，心中暗道：「二女初入風塵，竟毫無嬌羞之態，大方坦然，有如風月場中老手，立刻提高了幾分警覺，笑一笑，道：「兩位姑娘今日是初次下海……」

武鳳笑一笑，接道：「也是初次陪客，有什麼不週全的地方，還望蕭爺指點！」

蕭寒月道：「不敢當，在下也非風月中的常客……」

武鳳瞪大了眼睛，道：「怎麼？蕭爺不住在金陵城中？」

「不是！在下遊學到此，久聞秦淮無邊風月的盛名。」蕭寒月說：「特地來此一遊，開開眼界，想不到竟遇了二位姑娘這等美艷人物，秦淮風月，眞是盛名不虛。」

武鳳笑一笑，道：「蕭爺英俊倜儻，也是少見的風流人物。」

她臉上的冷漠神色漸漸消退，大大的眼睛中，泛起了明亮的光彩，顯然，她對蕭寒月的印象很好，正在脫下冷漠、防護的外衣。

「武鳳姑娘誇獎了，在下……」

進門來只說過一句話的文雀，突然開口，接道：「蕭爺，是不是覺着我們有些放蕩，初度見客，却少了那一份少女的矜持、嬌羞。」

這番話弦外有音，用意在提醒武鳳不可動情，同時也說出了蕭寒月心中的疑問？

蕭寒月心中暗道：文雀這丫頭冷靜、深沉、倒是不可大意，當下笑一笑，道：「聽小七子說，兩位姑娘都是今日上船，在下却未想到兩位姑娘竟能坦然處之。」

文雀道：「我們自願進入楊柳舫，作為歌妓，自然不會有那份被人逼迫的痛苦，目睹花燈耀目，管弦不絕，倒也是另外一種生活，心中充滿着好奇之感。」

這是自甘下賤的想法，但蕭寒月却沒有說出來，淡淡一笑，道：「是！姑娘智慧絕人，自有與衆不同的想法？」

文雀歎息一聲，道：「我們姐妹，雖然生性佻㒓，不在乎世俗的看法，但走上歌妓這條道路，也需要很大的勇氣，為此猶豫再三，最終還是選擇了這條道路，個中的利害，早就想清楚了。」

「噢！原來如此……」蕭寒月恍然大悟的道：「世道崎嶇，我想貴姊妹必有不得已的苦衷……」

這時，垂簾啓動，小七子先探頭進來，瞧了一眼，行了進來，道：「蕭爺，荷花姑娘來



了。」

轉頭看去，只見一個身着白綢金綉羅衫，腰繫八寶長裙的姑娘，瀟着春風俏步的行了過來。

果然是荷花，但荷花却已不認識這衣着光鮮的蕭寒月了。

荷花突然停下了脚步，看看文雀、武鳳，有些自慚形穢的低下了頭，緩步在一張木椅上坐下。

蕭寒月笑一笑，道：「荷花姑娘。」

「是！妾身荷花。」

她一直低着頭，不敢抬起，綉衣錦裙，究竟是無法抗拒文雀、武鳳的天香國色。

文雀笑一笑，道：「荷花姐姐，我們是今天初到，不懂規矩，以後，還得姐姐指點。」

稍解窘態，荷花抬眼看了文雀、武鳳一眼，道：「聽小七子說，畫舫上來了兩位妹妹，想不到竟是如此的艷色動人，我想不出十天半月的工夫，兩位都將會成為秦淮河上的花后、公主，屆時，還要兩位照顧一下我這先入花行的姐姐了。」

蕭寒月暗道：荷花口齒伶俐，也不是個簡單人物，但不知文雀、武鳳和這荷花之間，是否有所關連？

只聽武鳳嬌聲笑道：「咱們自顧客氣，冷落了蕭爺，來，蕭爺，我敬你一杯。」

蕭寒月舉杯相對，道：「在下先敬三位姑娘。」

四個人剛乾了一杯酒，小七子又鬼頭鬼腦的行了進來，站在蕭寒月的身側，一副欲言又止的神態。

蕭寒月回顧了小七子一眼，笑道：「有事情？」

「是啊！蕭爺，能不能讓文雀、武鳳去應酬一下黃公子？」

「黃公子是……？」

「蕭爺……」小七子放低了聲音，接道：「黃公子就是應天府正堂的少爺，指名要文雀、武鳳過去陪酒，這兩個丫頭不過是今天才上畫舫來，這風聲就傳了出去，可眞是紙包不住火啊！我已經被他罵了兩次，踢了一脚。」

「那眞是難為你了……」蕭寒月微笑道：「其實，你用不着找罵捱打的，過來說一聲，把兩位姑娘請過去也就是了。」

小七子道：「謝謝蕭爺，謝謝蕭爺，你可眞是大人大量，應酬一會，我就把她們叫回來還給蕭爺。」

蕭寒月淡淡一笑，道：「不用急，要她們多認識一些貴冑豪客。」

小七子聽的楞住了，打量着蕭寒月，道：「蕭爺，我小七子在這畫舫上幹了這麼多年，可從來沒有見過你這種有風度的豪客……」

揮揮手，蕭寒月笑道：「去吧！小七子，當心去晚了又要捱罵？」

文雀、武鳳四道目光，一齊投注在蕭寒月的身上，臉上是一種無可言喻的奇怪表情，緩緩站起身子，隨着小七子行了出去。

蕭寒月斟了一杯，笑道：「荷花！來，我們喝酒。」

荷花舉杯喝了一口，笑一笑，道：「蕭爺，你一點也不生氣？」

蕭寒月怔了一怔道：「生氣！為什麼？」

荷花道：「文雀、武鳳去應酬別的客人，你一點也不吃醋？」

蕭寒月大笑，道：「她們既是屬於楊柳舫，自然應該為楊柳舫應酬客人，我為什麼要吃醋？」

荷花歎息一聲，道：「蕭爺，我荷花在風月場中，已經混了五年，亦曾見過了三屆秦淮花后，她們固然是十分美艷，但如和文雀、武鳳比起來，那就大見遜色，這兩個丫頭，是我這五年來見到的畫舫歌姬中，最出色的人物，但你蕭爺，却是我見到的第一位最好風度的客人。」

蕭寒月道：「一般客人，又會如何？」

荷花道：「他們不會放人……」

「那不是苦了小七子嗎？」

荷花點點頭，道：「也可能會鬧出很麻煩的事情！」

蕭寒月奇道：「會鬧出什麼樣的麻煩事情呢？」

荷花雙目凝注在蕭寒月的臉上，瞧了好一陣，道：「蕭爺，是不是常到風月場中飲酒尋樂？」

蕭寒月心中忖道：難道風月場中，還有什麼特別的規矩不成？口中却笑一笑，道：「秦淮畫舫，倒是初次見識，至於他處……」

荷花接口道：「蕭爺是謙和的人，也許惹不出那些麻煩了？」

蕭寒月有些明白了，點點頭，道：「荷花姑娘，妳可是指那些爭風吃醋，打架鬧事的麻煩？」

荷花道：「是！風月場中，龍蛇混雜，有錢的都是大爺，打架鬧事，自難免了！所以，每一家，都養了一些保鏢，護場的人，不過，這也只能對付一些三流青皮的小混混罷了，眞正遇上財雄勢大的人，或是江湖豪客、高手，不是吃足苦頭，就是噤若寒蟬。」

蕭寒月察顏觀色，荷花似有所指，暗道：這丫頭言語之中，已有破綻，我得想法子套套她才行。

暗定主意，笑一笑，道：「荷花姑娘，在下既然敢來這等場合，自然也不是怕事的人，不過，只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罷了。」

「所以，我說蕭爺是最好的客人？」

話已有些入港，蕭寒月微微一笑，道：「荷花，妳是不是遇上了什麼麻煩的事？」

荷花悚然一驚，道：「沒有，沒有，蕭爺，我只是看的太多，心有所感罷了？」

「這就是了……」蕭寒月點點頭，道：「如若妳有什麼困難，盡管開口，只要我力能所及，決不會讓妳失望的。」

荷花道：「謝謝你，蕭爺，我眞的很好，沒有什麼麻煩？」

心知再要逼問，可能會引起疑心，當下一轉話題，道：「荷花，這楊柳舫，在秦淮畫舫中的名氣如何？」

（未完・六）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郭子羽和黃衣少女方玫被陰風神魔歐陽胆困在洞內，想收他們為徒，傳授陰風神功，二人極力反對。方玫是蕥山雙奇的獨生女兒，本門的獨門玄功是「陰陽道」，郭子羽療傷的房間原是她的閨房，流蘇帳養傷擾閨閣，他現在才明白，當面謝過。方玫採用陰陽道抗拒洞內陰風，練功要男女配合，旣驅散陰風還使郭子羽傷勢全部復原，功力比往日倍增。歐陽胆是名滿江湖黑白兩道的人物，知道他們功力造詣頗深，更為之護法，三人結為風塵三友，同到莊裏，桃花仙子主婢不辭而去。郭子羽後來也請辭去武當找父母，方玫、歐陽胆陪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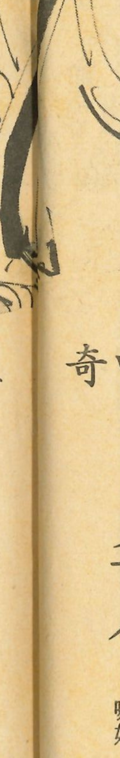
武當失劍笈　山莊留嬌客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高皐·文

可飛·圖

鷹飛江南



現在的月色並不清朗，樹林更是一片迷朦，由於褚傳薪目光銳利，仍能瞧出樹幹之上有一縷血絲滲出，他懍然了，無論他功力多高，也不能與山精木客為敵！於是，他想走，及早脫離險地，應該是明智的選擇，但他剛剛擰轉身形，左右脅門忽然傳來一陣劇痛，眼前一黑，他就什麼都不知道了。

他是惡人，是殺星，這種收場是必然的，只是他臨死那聲尖銳的慘嚎，難免會將他的同伴引來。

適才矮樹的悶哼，金蠍門已經有人聽到，這聲慘嚎聲聞數里，他們自然會聞聲而來。

他們找到了慘死的褚傳薪，却找不到殺他的敵人，但晚風呼嘯，草木皆兵，令人有一股肅殺的感覺。

不管怎麼，金蠍門的人不能白死，他們必須找出這個暗中下手的敵人，在領隊指派之下他們分開了，由三面展開搜索。

這是一個極端詭異，恐怖絕倫的森林，他們沒有找到一個敵人，但金蠍門下却在不斷的發出慘呼，敵人幾乎是來無聲，去無影，他們三路人馬全都受到慘痛的打擊。

這種扣人心弦的聲浪，郭子羽一行也聽到了，因他們正緊跟在金蠍門的身後。

「小姐，這是什麼在叫，好怕人！」

「別怕，小燕，咱們跟着郭公子有甚麼好怕的？」

這是方玫主婢一段簡短的交談，由語意之中，可以瞧出她們對郭子羽是如何的信賴。

陰風神魔歐陽胆哈哈一笑道：「小妹子，這妳就弄錯了，要是行俠江湖，扶危濟困，或是跟當今豪俠爭一日之長短，妳們跟着小兄弟一定不會吃虧，不過，嘿嘿，現在咱們是置身於深山密林之中，所遇的不是鬼物便是妖魔……」

方玫尖叫一聲道：「老哥哥，你別嚇我！」

陰風神魔微微一笑道：「老哥哥怎會嚇妳，只是向妳說明實情罷了，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妳要不要聽？」

方玫櫻唇一撇道：「你說吧，我才不怕呢。」

陰風神魔道：「所謂山精木客，妖魔鬼怪，也只是傳說而已，舉世之中有幾個當眞看到？一般江湖術士，左道旁門，多半利用人們心理上的弱點，妖言惑衆，故弄玄虛，使鬼魔邪惡的傳說，在民間造成極大的震撼……」

郭子羽道：「老哥哥說的不錯，很多事都是庸人自擾。」

陰風神魔道：「但有一些江湖門派，專門裝神弄鬼，那些陰險狡詐的門道，令人防不勝防……」

方玫道：「我明白了，老哥哥是說郭大哥江湖閱歷不足，碰到今晚的景况，只有你才能保護咱們。」

陰風神魔哈哈一笑道：「小妹言重了，那保護二字老哥哥可不敢當，只不過一般屑小的障眼法兒，很難逃過老哥哥的一雙老眼，到時可以從旁提醒一二罷了。」

方玫道：「這話倒是不錯，請老哥哥帶頭。」

經過一陣急馳，他們走進了那片森林，一片恐怖的景象立即呈現於他們眼前。

地上躺着慘遭橫死的金蠍門下，却瞧不出一點打鬪的痕跡，好像死者突然遭到意外，根本來不及作任何抵抗。

再往前走，遺屍逐漸增多，打鬪的痕跡也隨處可見，只是除了金蠍門下，找不出敵對者的屍體。

陰風神魔的神色逐漸凝重起來，行動也顯得十分愼重，最後停下脚步，道：「小兄弟，咱們只怕遇到一羣十分可怕的敵人！」

郭子羽問道：「老哥哥知道他們是誰麼？」

陰風神魔道：「如果我沒有猜錯，他們可能是神樹門。」

方玫一怔道：「神樹門？這是怎樣一個門派？」

陰風神魔道：「沒有人知道他們是怎樣一個門派，甚至整個江湖知道有這麼一個門派的也為數不多。」

方玫道：「老哥哥是如何知道的？」

陰風神魔道：「十年以前，我偶遊雲貴邊區，在一個名叫韮菜舖的山鎮附近，就遇到幾名樹人，那一次我幾乎栽在他們的手裏。」

方玫道：「什麼叫樹人？」

陰風神魔道：「他們戴着頭罩，穿着圓桶似的長袍，全身的顏色與樹幹一般無二，乍眼瞧去，必然以為他是一截樹樁，所以當地的民衆稱他們為樹人。」

一頓接道：「他們使用像樹枝的鋼叉，招式怪異，來去如風，還會射出毒烟，令人防不勝防。」

郭子羽道：「憑武功，咱們多少總還可以應付，如果他們再抽冷子射出毒烟，這的確是一樁麻煩事情。」

陰風神魔道：「他們的毒烟帶着深灰色，如非視綫不明的夜晚，倒還容易辨認，最要注意的是與這般人對敵之際，必須搶佔上風，如若他們射出了毒烟而又閃避不及，那就該迅速倒向地面，以最低的姿態，對敵人的下盤作兇悍的攻擊。」

方玫道：「為甚麼要倒向地面？」

陰風神魔道：「毒烟較空氣為輕，一經射出，立即向空中飄昇，貼身地面是躲避毒烟的一種方法。」

郭子羽一嘆道：「世事洞明皆學問，闖江湖果然不是單憑武功就能行得通。」

他們邊走邊談，此時已經進入叢林的中心地帶了。陰風神魔忽然脚下一窒，道：「小心……」

其實不必他出聲警告，走在他身後的郭子羽等已經十分明白，因為前面一片林空地帶，正擺着十幾具鮮血淋漓的屍體，那股血腥之氣，令人觸鼻欲嘔。

橫存林空的屍體之中，有金蠍門下，也有樹人，如果將雙方的遺屍作一比較，樹人比金蠍門還多出三具。

郭子羽眉鋒一皺道：「老哥哥，由此地凌亂的情形瞧看，適才的搏殺可能相當劇烈，令人不解的是，樹人似乎會落了下風！」

陰風神魔道：「那是必然的，金蠍凌空飛舞，威力何等的驚人？他們的冷魂飛星，也是武林公認最為犀利的外門兵刃，神樹門只不過……」

他語音未落，忽然哼了一聲道：「兔崽子，果然來了。」

郭子羽道：「老哥哥，你猜他們是那方面的？」

陰風神魔道：「金蠍門人數不多，經過幾場拚鬪，所剩已是寥寥無幾了，我想來人必然是神樹門的。」

郭子羽道：「神樹門跟咱們並無過節，那就不必結這個仇家了，咱們由樹上走

吧。」

陰風神魔道了一聲好，彈身躍起，一飛沖天，身形穿林而上，在樹梢停了下來，待郭子羽等先後到達，他用手指了一下方向，然後以風馳電掣之勢向南岩急撲，待登上岩頂，已是天色大明了。

南岩的名勝有太子睏龍床，大金錢，大金鐘，五百靈官，甘露井，梳妝台，飛身岩，龍頭香等等，都是引人入勝的好去處。

身入靈山，眼觀勝景，郭子羽雖然急於找到老父，脚下却自然的慢了下來。

他們在路上吃了兩次乾糧，傍晚時分趕到了榔梅祠，此地只是半山，氣候便巳不同，只見山風虎虎，寒氣襲人，使人有隆冬將至之感。

武當山高，每一段氣溫不同，故山中花木，入春殆備四時，初則挑李如錦，綠蔭如幄，繼則紅葉黃花，老梅殘雪，變化之大，令人如歷四季。

在榔梅祠，他們找道人借宿，然後詢問郭氏一門的近況。

被問的是一個約莫四旬的道長，他雙目精光一閃，道：「施主是甚麼人？跟郭氏一門有什麼關係？」

郭子羽道：「在下郭子羽，他們是我的家人。」

道長道：「原來是郭少俠，久仰，貧道聽說郭氏一門曾經寄居敝山，但詳細情形貧道並不瞭解，各位可以在此暫留一宿，明早貧道派人帶你們去見敝掌門，一定有一個　滿的答覆。」

郭子羽道：「多謝道長。」

待這位道人離去之後，陰風神魔忽然哼了一聲，道：「這牛鼻子到底在攪什麼鬼？」

郭子羽一怔，道：「老哥哥瞧出了甚麼？」

陰風神魔道：「此人目露精光，暗蘊殺機，言語ロ不應心，對咱們含有頗深的敵意。」

郭子羽道：「這就怪了，莫非本門子弟無意中開罪了他們？」

陰風神魔道：「我看不會如此簡單，其中只怕另有蹊蹺。」

方玫道：「老哥哥說的不錯，咱們倒是應該小心一些。」

小燕撇撇嘴道：「就憑武當這些牛鼻子，哼，弄火了咱們就抄了他們的窩！」

方玫瞪她一眼道：「小燕，妳在胡說些甚麼？」

陰風神魔道：「武當人材凋零，早巳今非昔比，該派不求振作，却仍以泰山北斗自居，給他們一點教訓並不爲過。」

郭子羽道：「反正明天要見到他們掌門了，到時候見機而行就是。」

這一晚很平安的渡過去了，翌辰由一名年約十五六歲的道童引導，直向天柱峯的絕頂奔去。

在途中奔行半日，道童連吭出一聲都沒有，郭子羽原想跟他聊聊，就便探聽一點郭氏一門的訊息，人家旣然心存敵意，他只好免開尊口了。

道童無知，郭子羽不屑計較，但小燕却不願就這麼便宜他。

她解下腰際的軟鞭，右臂一伸，勁貫鞭梢，同時一吐一帶，道童冷不防竟摔了個狗吃屎。

平白被人家摔倒，道童自然火冒三丈，他一蹶即起，雙手向腰間一叉，道：「是誰暗算道爺？有種的就站出來。」

小燕把玩着她那條軟鞭，投目空際，瞧都不瞧道童一眼，但却嘴角輕撇，冷冷一哼，說道：「癩蝦蟆打呵欠，好大的口氣……」

對女人，道童有一份靦覥，尤以像小燕如此年輕，而又美麗的女孩子，他更覺得手足失措，艮久，他才紅着脖子，掙出一句話來道：「妳……爲什麼要摔我？」

小燕說道：「誰故意摔你的？我只是想舒展一下筋骨，不小心碰到你罷了，其實摔一下平常得很，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小道童不再說什麼了，身形一轉，繼續向前面奔去。

小燕奔上幾步，跟到道童的身後道：「喂，我叫小燕，你的法號叫甚麼？」

道童道：「我叫瑞雲。」

小燕道：「原來是瑞雲小道長，失敬，聽說你們武當有一種袖中劍很好玩的，你學過麼？」

瑞雲道：「沒有，袖中劍要等幾年我才能學。」

小燕道：「這麼說來它必然是貴派最高深的劍術了。」

瑞雲道：「不，敝派最高深的劍術是太極慧劍，可恨那本秘笈被人偷走了！」

他說到被人偷走之時，竟然扭過頭來向郭子羽狠狠的瞪了一眼，好像在指着和尙罵禿驢，那本太極慧劍秘笈的被偷，與郭子羽似乎頗有關連一般。

郭子羽心頭一動道：「小道長，貴派的秘笈何時被偷？是什麼人偷的？貴派可有眉目？」

瑞雲道：「大前天晚上被偷，偷的人還留下一張借據……」

郭子羽問道：「會有這種事，那人是誰？」

瑞雲道：「郭子鉉……」

郭子羽愕然地道：「是我三哥？不可能。」

他語音甫落，但見人影嗖嗖，山石草木之間忽然湧出來數十名道士，其中一名鬚髮皆白的老道哼了一聲道：「鐵證如山，有什麼不可能的？」

郭子羽道：「道長是……」

陰風神魔道：「老牛鼻子是武當掌門的師叔，是該派碩果僅存的青銅長老。」

郭子羽抱拳一禮道：「郭子羽參見前輩。」

青銅長老哼了一聲：「不必，只要你們交出本門的秘笈，咱們也不願深究。」

郭子羽道：「前輩這是强人所難了，咱們幾時拿走貴派的秘笈的？」

青銅長老道：「我知道不是你，但不得不委曲你一下，帶走！」

武當門下應聲奔出四人，他們的年齡不相上下，約莫在三十五至四十之間，這般人除了身着道裝，懷抱長劍，另一相同之處是目光銳利，氣定神閒，必然都是武當門下的高手。

郭子羽不願因一點誤會而導致軒然大

波，於是迎着來人雙拳一抱道：「各位道長，這只是一個誤會，我三哥絕不會要貴派的劍笈的。」

來人之中一名身材瘦長的道士冷哼一聲道：「就憑你這句話？」

郭子羽道：「在下人微言輕，道長自然聽不進去，不過在下可以用行動來作證明。」

瘦長道士道：「哦，說下去。」

郭子羽道：「本門天都九歸劍法，雖然算不得武林絕藝，但在下自信絕對不會輸給太極慧劍……」

瘦長道士面色一沉道：「你是要以劍術跟貧道分個高低？」

郭子羽道：「是的，在下想向四位道長同時請教。」

瘦長道士勃然大怒道：「好狂妄的小輩，你知道咱們是誰？」

陰風神魔接ロ道：「武當四大弟子，的確是幾個出色的人物，不過，嘿，碰到老夫的小兄弟，你們就不值一提了。」

瘦長道士向陰風神魔打量一眼道：「你是誰？」

陰風神魔歐陽胆名震武林，只要走過江湖，沒有不認識他的，武當四大弟子也是湖海聞人，瘦長道士居然不認識歐陽胆，豈不是一件怪事！

其實這不能怪他，因爲陰風神魔戴着一頂闊邊草帽，帽沿壓到眉際，遮着了半個面孔，自然不易認得出來。

經瘦長道士一問，他才將帽沿推高，現出一張陰森冷酷，佈滿殺機的面貌。

人的名，樹的影，當武當門下瞧出他就是名震黑白兩道的陰風神魔之後，禁不住面色大變。

青銅長老雙拳一抱道：「原來是歐陽大俠，久違了……」

陰風神魔歐陽胆嘿嘿一陣冷笑：「別攀交情，老牛鼻子，咱們橋歸橋，路歸路，有什麼話待小兄弟的事解決後再說。」

青銅長老啊了一聲道：「郭小施主是歐陽大俠的小兄弟？」

陰風神魔道：「不錯，不過對付你們這些牛鼻子，還用不着老夫插手，這一點你大可放心。」

青銅長老精神一振，道：「對不起，歐陽大俠，太極劍笈是敝派鎭山之寶，咱們不惜任何代價，必須追它回來。丹書，你就向郭小施主討討教吧。」

歐陽胆雖然被人列爲魔道，但一諾千金，言出必踐，是他的金字招牌，他說不插手就不會插手，這是青銅長老精神一振的原因。

丹書就是那位瘦長道士，也是武當四大弟子之首，此人一身功力，除了青銅長老，在場的武當門下就數他修爲最高，青銅叫他出戰，自是志在必得。

雖然如此，丹書依然不敢大意，陰風神魔能够認郭子羽是他的小兄弟，這位丰姿優美的少年，必非等閒之輩。

於是，他面色一肅，將長劍向懷中一抱道：「貧道丹書請少俠賜招。」

對付像丹書這等人物，郭子羽本來勿須用劍，擧手投足便可將對方收拾下來，但爲了展現天都九歸劍法並不輸於太極慧劍，他還是將方玫贈送的長劍取出。

出鞘一道白光，勢如經天長虹，這是郭子羽長劍出鞘的氣勢，這一氣勢却使丹書及所有在場的武當門下神色一呆，因爲他們瞧出它是名滿天下的「白虹寶劍」。

白虹寶劍吹毛立斷，鋒利無匹，是薤山雙奇的成名兵刃，除了他的後人或親傳弟子，外人是無法獲得的。

因此，丹書哼了一聲道：「施主原來是方大俠的傳人，失敬。」

郭子羽道：「那你不打了？」

丹書道：「方大俠俠名滿天下，貧道豈能不表示一點敬意，施主注意了。」語音甫落，長劍倏飛，利那之間，一連攻出五劍。

太極慧劍果然不凡，這五劍不只是一氣呵成，而且首尾相連，渾然一體，構成一幅綿密的劍幕，包圍着郭子羽的全身，似乎他每一寸肌膚，都在劍鋒攻擊之下。

方玫主婢大吃一驚，兩人一聲嬌叱，就待雙雙赴援，但她們的身形還未移動，突見白虹耀眼，鬥場上响起一片折金斷鐵之聲，丹書的劍幕消失了，他踉蹌着連退數步，在原地留下一些破銅爛鐵。

顯然，丹書失敗了，兵刃被毁，衣裂肉現，郭子羽只是回敬了一招，武當四大弟子之首竟然敗得如此之慘。

在武當來說，這是一個驚人的意外，也是一項奇恥大辱，如是傳之江湖，武當一派豈不要聲譽掃地！因而他們在一呆之後，尙未參戰的四大弟子之三便一起揮劍急撲，其餘武當門下也紛紛亮出長劍，一場血濺名山的混戰，眼看難以避免。

令人想不到的是青銅長老，他竟然以懸崖勒馬的心情，及時發出一聲叱喝：「住手！」

武當門下沒有人敢違抗他的命令，郭子羽也願意息事寧人，擱住奔上來的方玫主婢，這一仗暫時是打不起來了。

不過這並不意味着巳經無事，因爲雙方仍然劍拔弩張，隨時都有再起惡鬥的可能。

誰知青銅長老忽然長長一吁道：「也許咱們當眞錯了，各位請吧。」

方玫道：「前輩是讓咱們走？」

青銅長老道：「請恕敝派沒有接待，請。」

郭子羽雙拳一抱道：「前輩高人的胸襟，果然不同凡俗，不過郭氏一門忠厚傳家，決不能容許任何一個害羣之馬，貴派固然必須收回劍笈，晚輩也要查個明白，如果前輩能够將此事的前因後果見示，晚輩當感激不盡。」

青銅長老略作沉吟道：「好吧，我告訴你，五天前的一個夜晚，貴門忽然擧家離山，只留給敝掌門一封謝函——」

郭子羽道：「署名的是我三哥？」

青銅長老說道：「不，是令尊鐵鷹大俠。」

郭子羽道：「信上怎歷說？」

青銅長老道：「很簡單，多謝招待及因急事不得不連夜離山。」

方玫插嘴道：「後來你們發現劍笈失踪，就懷疑是郭家盜走了。」

青銅長老道：「不是懷疑，是有鐵一般的證據。」

方玫道：「什歷證據？」

青銅長老道：「郭子鉉留下的一張紙條，說明借用劍笈一年。」

郭子羽道：「那張紙條呢？」

青銅長老道：「敝掌門去追趕鐵鷹大俠，紙條由他帶走了。」

郭子羽道：「他們去了何處？」

青銅長老道：「西北。」

郭子羽雙拳一抱道：「貴派失落劍笈之事，晚輩早晚會對貴派有一個交待，告辭。」語音一落，轉身向西北放步急馳。

待越過幾座山峯，方玫脚下一緊，奔到郭子羽的身側道：「大哥，西北地域遼闊，差之毫釐就會失之千里，咱們究竟如何走法，應該先有一個成算。」

郭子羽道：「我在武漢之時，聽說獲得三空藏劍經之人係逃往西北，當時雲集武漢的各派高手也相繼向西北趕去，不管我爹他們爲甚麽也去那兒，但西北已經是羣雄薈萃，山雨欲來的態勢是不會錯的，咱們只要往西北走，不怕找不到他們。」

陰風神魔道：「好，咱們由竹谿入陝然後北上，我想不待到達西安，就會有點眉目的。」

於是他們由草店轉往西北，經竹山竹谿之綫，逕向陝西省境奔去。

× × ×

巴山主峯在陝西之南鄭，山脈迤邐入川，雄峙川東，廣大難盡，重慶的鵝頸嶺就是巴山峯嶺之一。

鵝頸嶺上的浮圖關，緊扼長江嘉陵兩江，登關遙望但見江山盤紆，蒼鬱滿目，洵有「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之概。

關後「夜雨寺」之東，有一幢建築雄偉，型式古樸的房屋，四週古木環護，洞壑幽深，景物之美，簡直不可方物。

這幢房屋名叫「夜雨山莊」，莊主是一位家財萬貫，但不求聞達的隱世高人。

莊西有一道小溪，溪水清澈，游魚可數，加上兩岸林木掩映，修竹參差．五柳先生的桃源勝景也不過如此。

此時正爲晌午．日正當中，微風不揚，山林雖然清幽，仍有一份躁熱的感受。

忽然——

「小姐，這鬼天氣熱死人了，咱們歇一下可好？」

「好吧。」

說話的是一紅一綠兩名少女，她們沿溪而上，像是遊山玩水而來，也許她們已經走過不少山路，神情上已有幾分慵懶的狀態。她們剛剛坐上一塊山石，綠衣少女又呵了一聲道：「小姐，妳瞧……」

紅衣少女道：「瞧甚麽？」

綠衣少女道：「妳瞧那小潭……」

紅衣少女道：「小潭又怎樣？」

綠衣少女道：「咱們這一身汗，咳……實在難受得很……」

紅衣少女道：「妳想到潭裏洗洗？」

綠衣少女道：「好不好嘛？小姐。」

紅衣少女道：「妳瘋啦？小丫頭，青天白日，妳不覺得害臊。」

綠衣少女櫻唇一噘道：「這兒連鬼都沒有，有什麽好害臊的？」

紅衣少女遲疑良久，再向四週打量了一陣，終於在綠衣少女相勸之下，同意了清溪戲水，以消永夏。

她是一個罕見的美人兒，芙蓉爲神玉爲骨，再配上那絕代風華，醉人的丰姿，更增加了幾分俏麗。

她更是一位天生尤物，無論是一顰一笑，或是擧手投足之間，都會熱浪四射，媚態撩人。

像她這樣一位美絕天人的姑娘，縱然是荊釵布裙，也難掩那國色天香，如是羅襦盡解，怕不使天地失色！

愛美是出自天性，所謂食色性也，一個具有七情六慾的正常男人，是無法拒抗此等誘惑的。

好在這兒是荒山密林，人跡罕至的所在，這雙裸體戲水的嬌娃，還不致弄得天下大亂。

但當她們戲水不久，紅衣少女忽然面色一變，她那身白如羊脂的迷人嬌軀，也同時縮入溪水之中。

綠衣少女不明白這是爲了甚麽，因而詢問道：「怎麽啦？小姐。」

紅衣少女道：「有人偷窺，快將衣衫拿來。」

綠衣少女啊了一聲，這位生具幾分野性的丫頭，可不像她的小姐那麽害羞，她竟然雙臂一振，以掠波剪燕之勢，飛身躍向放置衣衫的石塊，嬌軀帶起一片水珠，姿態曼妙以極。

她迅速着上衣衫，然後將紅衫送給溪邊的小姐，待她們雙雙穿着整齊，便一起向一片樹叢奔去。

距樹林約莫兩丈，她們停了下來，紅衣女郎面露殺機的哼了一聲道：「出來吧，朋友，既然有勇氣偷窺，爲甚麽不敢面對現實？」

刷的一聲輕响，一名年約五旬，身着灰衫的大漢由樹上飄了下來，身如落葉，點塵不驚，那份功力，在當代武林之中，堪稱極爲罕見。

此人五官端正，濃眉大眼，雖是面無表情，却流露出一股懾人心魄的威儀。

他以十分柔和的目光，向紅衣女郎深深的一瞥道：「姑娘，老夫是無意的：」

紅衣姑娘面色一紅，螓首跟着垂了下去，她那拈衣弄帶，欲語還羞的神情，雖是風情萬種，却顯得自然以極。

灰衣大漢年已半百，縱然不是見多識廣，最起碼應該不是一個雛兒，但他那毫無表情的面頰，却在不由自主的輕輕跳動，雙目放射奇光，顯示他內心具有難以抑壓的激動。

良久，他忽然吁出一口長氣道：「姑娘，請到夜雨山莊作客，讓老夫對適才的失禮表示一點歉意。」

綠衣少女哦了一聲道：「夜雨山莊？是那個夜雨山莊？」

灰衣大漢道：「天下雖大，以夜雨爲名的山莊不多。」

綠衣少女撇撇嘴道：「好大的口氣，莫非你們就是『寒山多夜雨，天下第一家』的夜雨山莊？」

灰衣大漢道：「不敢 這只是江湖朋友的抬愛，希望兩位姑娘不要見笑。」

他雖是在跟綠衣少女交談，目光却時時在瞧着紅衣姑娘，但人家始終是粉頸低垂，一個勁的瞅着脚尖，難免使他有些失望。

現在紅衣姑娘終於抬起頭來了，並且

向他拋下輕快的一瞥，這一瞥雖然只是驚鴻一現，他却有如觸電一般，每一根神經都引起了極度的共鳴。

他自然不願放棄這個機會，立即咳了一聲道：「兩位姑娘如肯賞光，老夫將感到極大的榮幸。」

綠衣少女向紅衣姑娘瞧了一眼，再回顧灰衣大漢道：「你是誰？夜雨山莊的莊主會歡迎咱們麽？」

灰衣大漢道：「老夫公孫冠，正是夜雨山莊的主人。」

綠衣少女愕然道：「你就是夜雨莊主？聽說……」

公孫冠尷尬的一笑道：「聽說老夫不近人情，目無餘子，其實江湖傳言豈可盡信。」

語音一頓，接道：「走吧，兩位姑娘，敝莊離此不遠，老夫帶路。」

× × ×

夜雨山莊閉關自守，不入江湖，但近百年來，它却屹立如山，在武林中佔有極重的份量。

這是由於夜雨莊主公孫冠是北聖一脈的傳人，雖然他不入江湖，不管武林是非，但人的名樹的影，西南一帶的武林同道對他們仍然敬畏有加，只要提及夜雨山莊，都會打從心底裏昇起一股敬意。

這自然是「寒山多夜雨，天下第一家」的名頭嚇人，更重要的是夜雨山莊的武功令人莫測高深，只要他們插手江湖是非，隨便派一個人出來，都會使是非迎刄而解。

也許由於這些原因吧，夜雨莊的人全都生性冷酷，目無餘子，在江湖道上，他們的口碑並不算好。

但紅衣姑娘主婢却獨蒙青睞，被莊主公孫冠殷殷奉請，禮爲上賓，這豈不是一樁異數？

夜雨山莊共有五進，再加上東西配院，當得是鱗次櫛比，氣象巍然。

莊裏的成員也不算少，侍候紅衣姑娘主婢的就有男女八名之多，不過她們並不感到滿意，由這雙主婢的對話，就可瞧出一點端倪。

「小姐，咱們不該來的。」

「怎麽啦？小雯，什麽事讓妳不高興了？」

「不是我不高興，難道小姐瞧不出來，這兒，咳，叫我怎麽說呢？」

「我知道，小雯，可是妳別忘了咱們是做什麽來的……」

「我就是弄不懂，小姐爲甚麽這樣痛恨郭公子，一定要他家破人亡。」

「哼，我全心全意的愛他，還冒險救他的生命，他却是移情別戀，愛上別的女人。」

「那就算了，憑小姐的姿色，還怕找不到一個如意郎君。」

「不，我得不到的，別人也休想得到，爲了爭這口氣，我非毀掉他不可！」

「這個……咳，其實他們並沒有甚麽，小姐只是多心而已。」

「多心？哼！妳可知道蘊山雙奇的獨門內功心法是甚麽？」

「小婢不知道。」

「陰陽道，妳還說我是多心麽？」

「陰陽道？那必然是一種十分奇怪的心法了，怎麽，這種內功心法會跟郭公子變心有關？」

「自然有關了，妳知道陰陽道是怎樣練的。」

「小姐沒說小婢那會知道。」

「算了，說起來令人心煩，我有些口渴，給我倒杯茶來。」

丫環小雯倒茶來了，她却口齒微動，欲言又止，像是要說甚麽，又不敢說它出來。

紅衣姑娘道：「怎麽啦？小雯，是不是意猶未盡？有什麽話妳就說吧！」

小雯道：「這是小姐要我說的，妳可不能怪我。」

紅衣姑娘哼了一聲道：「廢話。」

小雯道：「小姐這次的行動太過意氣用事了，小婢希望妳能夠再作考慮。」

紅衣姑娘道：「妳胡說，我怎樣意氣用事了？」

小雯道：「咱們只瞧郭公子跟方小姐在一塊飲酒，單憑這一點怎能斷定他是移情別戀，何況席中還有外人，並非他們兩人對飲，再說夜雨山莊的人，每一個都是那麽陰森冷酷，咱們投身狼虎之窟，小婢實在替小姐担心！」

紅衣姑娘道：「不必担心，天下的男人沒有一個能逃出我的掌握。」

這話太狂了，聽來會使人生出反感，不過小雯是下人，有些話她不敢說，其實以紅衣姑娘那偏激固執的性格，說了也等於沒說，也只好三緘其口了。

× × ×

一幌十多天過去了，夜雨山莊的客居生活，使這雙主婢有截然不同的感覺。

錦衣玉食，禮同上賓，談享受應該沒有話說，只是門禁森嚴，行動不便，沒有自由的生活不是一般人所願接受的。

小雯對於失去自由頗爲反感 但紅衣姑娘却安之若素。

這天晚餐之後．一名黑衣中年婦人帶着兩名青衣丫頭來訪，她行了一禮，自報姓名道：「温一姑見過小姐。」

紅衣姑娘道：「不必客氣，請坐。」

温一姑在一張錦橷之上坐下，目光流轉，向紅衣姑娘瞧了一眼道：「還過得慣麽？如果有什麽不週之處，小姐請說，咱們當立即改善。」

紅衣女郎淡淡一笑道：「一姑太客氣了，咱們能夠在夜雨山莊作客，已經感到十分榮幸，不過……」

温一姑道：「甚麽？小姐請說。」

紅衣姑娘道：「妳可知我的身份？」

温一姑道：「知道，小姐是丐帮帮主的師妹，名列丐帮五大高手之一的桃花仙子柳桃兒。」

桃花仙子點點頭道：「丐帮弟子浪跡江湖，像這麽日處深閨，就不像丐帮弟子了。」

温一姑道：「小姐是想離開敝莊？」

桃花仙子道：「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妳說是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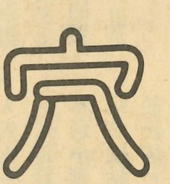
温一姑道：「是的，不過任何事都會有例外。」

桃花仙子道：「此話怎講？」

（未完・九）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虎穴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鳳棲梧想將玉嬌嬌救出洞外，原來她身上牽有火藥引子跟着爆炸，血肉橫飛，在爆炸的同時飛出五柄利刀插入鳳棲梧身上，鐵虎協助他用內功將淬毒的飛刀逼出，鳳棲梧才轉危爲安，原來南宮望除了用天魔移魂大法將玉嬌嬌變成了活死人，還想將鳳棲梧殺害，並在叢林裏佈下人陣想將他們困住。鳳棲梧等人忖測他可能去少林寺盜取九陽神功的最後一章，連忙帶衆人趕到少林藏經閣，見鴿子和尚已中天魔移魂大法，向他們拚命攻殺，最後將他制服、救醒，知道南宮望來過，估計還在密室內。只聽到密室一聲巨响，他們和衆僧侶等嚴陣以待……

火燒少林寺　撤退一綫天

塵土飛揚中，一個人約隱約現，至塵土盡落，終於清楚。

鳳棲梧等也無不看得清楚，却無不驚訝，一時間竟都怔住。

出現的那個人他們都認出是南宮望，但那一剎那，仍不免有一種陌生的感覺。

南宮望頭髮披散，無風自動，奇怪的一邊烏溜溜的，有如黑色的緞子，一邊却變成了銀白色。

他面色彷彿也齊中分開左右不同，一邊逐漸的青白，一邊顯著的轉變爲赤紅。

鐵虎看着不覺退到鳳棲梧身旁，道：「那個山洞壁畫上的陰陽人……」

鳳棲梧顯然沒有考慮到這一點，一聽混身猛一震，喃喃道：「不是陰陽人，是這種人。」

喀麗絲插口問：「怎會這樣的？」

鳳棲梧道：「勉強可以解釋是兩種極端相反的內功並蓄而引起機能變化，這正如當年江湖上的名人練霓裳一夜間頭白，同樣的不可思議。」

鐵虎沉吟道：「我在想，這若是與那個山洞洞壁上畫的陰陽人有關，武功變化又眞的那麼厲害，今天的一戰我們方面儘管人多，只怕佔不到大優勢。」

鳳棲梧看看鐵虎，道：「那位山洞的主人大概想不到若干年後，竟還有這種人出現，九陽神功九陰眞經應該是不可能再在一個人身上出現的。」

鴿子那邊聽着，一聲佛號，喃喃道：「罪過罪過。」

鳳棲梧搖頭道：「造化弄人，就是這樣了。」

鴿子無言，鳳棲梧目光轉到南宮望面上，悠然道：「恭喜南宮兄。」

南宮望雙眉一提，道：「沒有什麼可喜的，我雖然練成兩種絕世武功，却變成這個樣子，在一般人眼中看來無疑是一個怪物。」

鳳棲梧心頭一動，到現在他總算明白當年那個陰陽人爲什麼突然消聲匿跡。

南宮望接道：「這我却可以忍受得來，一個高高在上的人總該特別一些。」

金鵬打了個哈哈：「你這廝現在眞的夠特別了，我建議你衣服也改變一下。」

南宮望淡然道：「好主意，我會改變的。」

金鵬道：「我倒要看你以後如何去見人。」

南宮望道：「這一點你倒不用替我担心，任何人看見我以後也只會有一種高攀不起，與衆不同的感覺。」

金鵬道：「你是眞的與衆不同。」隨又放聲大笑了起來。

南宮望道：「你要笑只管笑，以後應該沒有機會的了。」

金鵬道：「難道你這個怪樣子都可以嚇倒我？」

他沒有到過那個山洞，也眞的不以爲一個人變成這樣子有什麼可怕。

南宮望接道：「由現在開始，我要以你們的鮮血清洗我所受的恥辱，以我的武功，國師一位非我莫屬，到了那個地位，我可以調動更多的人，由他們來替我打發一些沒用的人。」

鳳棲梧問：「什麼人是沒用的？」

南宮望道：「正如飛鳥帮上下，現在太平盛世，還要來幹什麼？」

鳳棲梧歎息：「想不到你竟然會變成這樣，你莫要忘記南宮世家……」

「南宮世家已完了，經過這件事，飛鳥帮的人不知說盡多少壞話，就是怎樣分辯也沒用的了。」

鳳棲梧正要說什麼，南宮望突然伸手截住，接又道：「江湖上的是是非非是我也再沒有興趣理會，當然最好他們是適可而止，也不要讓我知道。」

鳳棲梧道：「你只有興趣做國師？」

南宮望點頭。「這比做一個江湖人有趣得多了。」

鳳棲梧問：「絕龍嶺秘洞的事……」

南宮望笑截：「除了我，難道還有第二個值得你懷疑的人？」

鳳棲梧道：「我只要你親口承認。」

南宮望笑接。「你是否也要我告訴你，我非獨奪去了玉嬌嬌的魂魄，還佔有了她的身子？」

鳳棲梧聳然動容，南宮望接道：「想不到她對你痴心一片，竟然還是完璧，你若非不能人道，定必就太愚蠢。」語聲一落，狂笑起來。

鳳棲梧冷冷的道：「這種話想不到你也說得出口，看來我們也不用再多說什麼了。」

南宮望笑應道：「你們可以隨時動手，一個一個的來也好，一齊上亦一樣。」

金鵬插口說道：「你以爲你是什麼東西。」

喀麗絲接道：「你也莫忘了這是少林寺。」

南宮望目光一轉，邪笑道：「姓鳳的運氣果然不錯，這個女娃子看來比玉嬌嬌漂亮多了，莫要也是留給我享用。」

喀麗絲俏臉一紅，躲到鳳棲梧背後，鳳棲梧搖頭：「南宮望，你現在與一個下三濫有何分別？」

「沒有——」南宮望應得爽快，「你們也應該看出是沒有的了。」

鳳棲梧話未接上，金鵬已冷笑道：「這種下三濫跟他多說什麼，幹掉他省得爲禍天下。」

南宮望笑道：「金鵬，難道你敢上來幹掉我？」

「有何不敢！」金鵬暴喝一聲撲上，雙拳「雙龍出海」，疾擊前去。

鳳棲梧一聲「小心」出口，花鷄道士人劍已一旁欺上，鐵虎也不慢，天馬行空般從另一邊撲前，兩個護法長老不覺亦身形展開，一齊掠前去。

他們與世無爭，但現在都變得非常衝動，那惟一的解釋就是南宮望令他們有一種強烈的邪惡感覺。

除魔衞道豈非就是他們的責任？

南宮望看着他們撲來，他黑白兩色的頭髮左右飛揚，木立不動，突然一動，這一動，有如閃電般，直射向金鵬，右掌那剎那更紅，赤紅如鮮血，左掌却青碧如翡翠。

金鵬看在眼內，那剎那混身的內力都提起來，直透雙拳，他雖然覺得奇怪，也知道南宮望的武功本來在自己之上，却仍然不退縮，全力一拚。

就是拚不倒也要南宮望手足無措，好教其他的兄弟有可乘之機，金鵬打的是這個主意，一直以來他在飛鳥帮中就是開路先鋒，既不怕死，又肯拚命。

這一次他也不例外，在他的意料中，他就是內功不如南宮望，被南宮望震飛回去，在他的全力一擊下，南宮望也難以保持身體的平衡。

事實却大出他意料之外。

拳掌相觸，雖然兩兩相擊，却只有一聲，那一聲有如霹靂。

發出聲响的是金鵬的左拳與南宮望的右掌，那剎那在金鵬的感覺，就像是擊在一塊燒紅的鐵板上，非獨左拳，整條左臂的血液彷彿也燃燒起來，沸騰的血液迅速直迫向左半邊身子，熱汗緊接從他的左半邊身子冒出。

他的右半邊身却相反，那剎那竟有如掉進冰窖中，血液簡直要凝結。

南宮望的左掌簡直就有如萬載不解的玄冰，寒人肌骨。

金鵬在這一冷一熱兩種各走極端的內力衝擊下，整個人彷彿給撕開兩爿，不由衝口發出了一聲狂叫，一股眞氣同時外洩，倒飛了出去。

南宮望身形紋風不動，左掌封住了花鷄道士的劍，右掌接住了鐵虎雙拳。

他雙掌變化非常迅速，招式又詭異，同時間接下了鐵虎花鷄道士的攻勢，完全不讓他們佔到絲毫的便宜。

金鵬倒飛出差不多兩丈，扎手扎脚的掉在地上，再打了兩個滾，才給鳳棲梧截停，他的面色不住在變化，時紅時白，張口要說話，却噴出了一大口鮮血。

「金鵬——」鳳棲梧目光及處，面色劇變。

那吐出來的鮮血中赫然混着不少內臟的碎塊，就是大羅神仙，也無法可救藥的了。

以鳳棲梧的見識如何看不出，他知道南宮望練了九陽神功九陰眞經之後，內力突飛猛進，却是怎也想不到，這樣厲害。

金鵬吐着血終於說出話來，斷斷續續的道：「帮主要小心，不要跟他的雙掌同時接觸……」

話說到這兒，突然沉下去，他的眼蓋亦垂下，死在鳳棲梧懷中。

鳳凄梧混身都顫抖起來，多少年出生入死，同甘共苦的兄弟就這樣死掉，如何不激動。

與之同時，兩個護法長老亦已撲上去，烏鴉看見金鵬被擊飛，本來飛掠到一旁，一看究竟，這下子亦大叫一聲，凌空飛撲向南宮望。

鳳棲梧一咬牙，放下金鵬的屍體，一聲：「用兵器！」驚鯢刀出鞘，人刀奔馬般撲到。

鐵虎應聲彎刀出鞘，那兩個護法長老半空中齊喝一聲：「兵器——」

兩個和尚立即將手中戒刀拋出，一個護法長老迅速接刀在手，另一個方要接，南宮望一指已點到凌空點飛了那柄戒刀。

那個護法長老反應也不慢，暴喝聲中滾身一掌當頭向南宮望印下，南宮望同時滾身，避開了鐵虎等人的兵器，一手扣住了那個護法長老的右掌五指。

那個護法長老的內力正要透出，一股灼熱的內力已迫來，竟然將他的內力化爲烏有，他驚呼未絕，人已被南宮望牽上了半天。

南宮望身形倒豎蜻蜓，同時將那個護法長老當做兵器，由牽動而揮舞。

鐵虎等人不能不後退，南宮望隨後追擊，撲向另一個護法長老，那個護法長老刀已收，却是想不到南宮望拿同伴的身體撞上戒刀來。

他快南宮望更快，手中將護法長老迅速一送，在戒刀中齊中分開了兩爿，也就在刀分的同時，另外那個護法長老發呆也同時欺進，被一指點在他眉心上。

一個血洞應指出現，鮮血激射，那個護法長老同時飛摔丈外。

鐵虎彎刀雖然快，仍然截不及，改削南宮望咽喉，鳳凄梧驚鯢刀亦到，烏鴉的暗器，花鷄道士的劍也不慢。

南宮望面無懼色，輕嘯一聲，身子倒射，就是鳳棲梧也竟然追不上他的身形。

鴿子和尚就在那邊，一柄月牙方便鏟已在手，飛舞着硬截南宮望，一面呼喝，這個和尚絕無疑問已動了眞火，用的完全是拚命的招式。

空聞大師也上了，一面口喧佛號。「我佛慈悲，請恕弟子大開殺戒。」

南宮望大笑。「你這個老禿頭能够殺得了我？」左右雙掌分拒鴿子與空聞。

空聞大師嘶聲道：「本座就是拚了命也要收拾你這個妖人。」

南宮望搖頭。「你只有一條命，身爲少林寺，難道不加以愛惜。」

空聞大師道：「除魔衞道原就是佛門弟子責任。」

「你莫要後悔。」南宮望雙掌揮洒自如，若無其事的。

空聞沉聲道：「本座只悔恨將九陽神功請回藏經閣，否則也不會便宜了你這個妖人。」

南宮望大笑。「這原是你的主意，看來我還得向你道謝。」雙掌却即時印下。

「妖人住口！」空聞大師雙掌不由自主劈出。

鳳棲梧一聲「接不得！」驚鯢刀切向南宮望雙臂，鐵虎的彎刀同時疾劈南宮望的後心。

南宮望雙脚一轉，便竄了出去，鳳棲梧等高手竟然都困他不住。

鐵虎不由又想起那個秘洞的遭遇，脫口道：「是那種步法。」

鳳棲梧道：「不錯！」踏着相同的步法追前去，截住了南宮望移動的身形。

「果然不錯。」南宮望大笑聲中雙掌回攻，一冷一熱，鳳棲梧立即便感覺到。

他沒有硬接，驚鯢刀一引，倒退了出去，隨即撲回，雷霆萬鈞的劈出一刀。

這柄刀無堅不摧，在他全力一擊之下，那種感覺更就是驚人，南宮望當然不會硬擋，身形倒退。

鳳棲梧刀勢不變，追斬八丈，南宮望一退再退，退到了一條柱子前，背後彷彿長着眼睛的，連隨一繞到了柱子的後面。

鳳棲梧刀勢不由一頓，那條柱子刹那碎裂，塵灰瓦礫飛揚，下截轟轟發發的向鳳棲梧撞來。

誰也看得出，南宮望的內力不少積聚在這截柱子上，鳳棲梧若是硬接，南宮望再乘機偷襲，後果不堪設想，但鳳棲梧若是不接，在他後面的喀麗絲烏鴉勢必成爲那截柱子撞擊的目標。

他知道要烏鴉喀麗絲閃避已來不及，緊咬牙齦，一刀疾迎前去。

與之同時，鐵虎彎刀亦劈到，他當然也看出是什麼環境，彎刀亦盡施全力，威勢絕不在鳳棲梧之下。

那截柱力在雙刀交擊下片片碎裂，一聲巨震，風雲也彷彿爲之變色。

南宮望果然掌握這個機會凌空撲來，快而狠而準，正搶進雙刀外翻的空隙，他的內力彷彿用之不盡，生生不息，才用在柱子上，刹那便復原。

鳳棲梧鐵虎內力已經算是很好很好的了，可是接在柱子的攻勢，仍需要一個循環，刀用得雖然快，竟然趕不及補上那個空隙。

兩人空着的另一隻手只有迎上去，這已是唯一應付的辦法，他們的內力亦同時聚向那隻手。

三人四掌交接，南宮望身形凌空未落，也竟就凌空將兩人迫得一下子倒退出丈外。脚步過處，拖出了兩條土坑，泥土翻飛，旁邊所有人 在眼內，無不色變。

鳳棲梧鐵虎也不例外，一面退，他們還一面感到一股强勁的內力經由掌心撞擊過來。

他們不約而同猛喝一聲，勁透掌心，疾送了出去，鳳棲梧的內力絕無疑問在鐵虎之上，當先將南宮望的手掌震開，鐵虎也沒有慢上多少。

這强弱兩股內力一擊之下，南宮望的身子不由打了一個轉，也竟然順勢轉動起來，一股旋風也似的再撞向鳳棲梧鐵虎二人。

塵土與之同時飛捲，就是這聲勢已經够嚇人的了，旁邊衆人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一聲霹靂中，鳳棲梧鐵虎已雙雙被震得飛摔了出去。

空聞大師面色一變，一聲佛號，道：「迫他進羅漢大陣去。」

十八個和尚應聲從不同方向竄上，看他們的袈裟顏色，輩份相當高。

他們迅速移動，很快便將南宮望包圍起來，同時將其他人請出了陣外。

衆人不約而同走向鳳棲梧鐵虎那邊，兩人身形着地，仍然很穩定，隨即運功行氣，以防南宮望追擊過來，看見南宮望被十八個和尚包圍，才鬆過一口氣，却隨即吐出一口鮮血。

空聞大師看見又是面色一變，他雖然不清楚鐵虎，但所謂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也看他的武功絕不在鳳棲梧之下，而鳳棲梧的武功怎樣，他當然心中有數，以他們兩個人的功力聯手一擊，竟然敵不過南宮望，那南宮望的武功高到什麼地步？

他隨即問鳳棲梧：「傷得可重？」

鳳棲梧搖頭。「沒什麼。」

鐵虎旁邊插口道：「姓南宮的出手一時剛勁，一時輕柔，實在很難應付，更奇怪的是掌勢一次比一次凌厲。」

鳳棲梧道：「這應該就是陰陽互濟，生生不息的道理。」

鐵虎道：「我有些懷疑，他還利用我們的內力。」

鳳棲梧點頭道：「我也有這種感覺，內力不時被牽引出去再反擊回來。」

鐵虎嘟喃道：「這若是事實，他的內力用之不盡，有那一個是他的對手？」

「沒有。」鳳棲梧又搖頭，「除非有一種方法令他不能够借助別人的內力。」

鐵虎目光閃動，道：「以柔制柔，以剛克剛。」

鳳棲梧道：「道理就是這樣，那些石壁上刻着的圖畫也是這個意思。」

鐵虎道：「九陽神功至剛……」

鳳棲梧道：「那來的至柔配合？」

鐵虎怔住，空聞大師插口道：「十八羅漢大陣也是生生不息，只要將他……」

鳳棲梧目光及處歎息道：「只怕這生生不息的內力也爲他利用，不攻自破。」

空聞大師目光不由轉回去，一見詫異道：「他果然能够做到？」

南宮望那邊在陣中竟然一步也沒有移動，十八個和尚四方八面無論怎樣攻擊，對他一些影响也沒有，而且在他雙掌封拒之下，陣勢甚至已開始凌亂。

鳳棲梧目光突然又一閃，道：「看來他已經完全明白陰陽變化的道理，而且又能够加以利用。」

語聲甫落，南宮望的身形終於轉動，電光石火般一連搶進了三個方位，站在那三個方位的和尚完全沒有抵抗的能力，一個緊接一個飛起來，口吐鮮血，慘叫着扎手扎脚地倒下。

莫說三個「被擊」飛，就是一個，這個羅漢大陣也得崩潰的了，空聞大師一張臉刹那蒼白。

鴿子和尚也看得眞切，終於開口道：「帮主，今天再戰下去也只有增加更多的傷亡。」

鳳棲梧點頭。「這是事實，我們不能不接受。」

喀麗絲接問道：「難道你有什麼好辦法？」

鴿子道：「目前我們只有暫避其鋒，想到了破解的辦法才找他算賬。」

鐵虎立即道：「只有這個辦法了。」

鳳棲梧知道他又想起了那個山洞的壁畫，沉吟道：「我贊成……只是——」目光轉向空聞大師。

空聞大師歎息道：「本座並不是一個固執的人，而事實我們不能不退的了……」

說話間，南宮望又已擊倒了六個和尚，那些和尚非獨不能够將他迫進羅漢大陣中，甚至連將他困住也不能，誰也看得出，只要他有意出陣，隨時都可以走出來，所以不走出，顯然是因爲殺得性起。

旁邊一個長老這時候忍不住開口道：「掌門師兄也不妨考慮一下，我們若是全力撲擊，以全寺僧人之力，難道收拾不了這個妖人。」

空聞大師道：「師弟沒有看出這個南宮望其實在借力使力本身只是隨意揮動雙掌，並不耗力？」

那個長老只是道：「那他也有疲倦的時候。」

「如此一來，本寺弟子……」

「除魔衞道，只要能將這個妖人撲殺，也是值得。」

空聞大師長歎一聲，道：「本寺只是顧慮少林一派經此一刧，將來……」

他沒有說下去，但顯然已心動，喀麗絲插口道：「但既然有辦法解決，你們又何必作這種犧牲？」

空聞大師一怔，那個長老接問：「是眞的有辦法解決？」

鳳棲梧道：「若非如此，弟子也不會有這個建議。」

那個長老沉默了下去，鳳棲梧搖頭接道：「人就是這樣，當知道可以有辦法解決的時候，鬥志自然就沒有那麼强烈，何況……」

空聞大師急不及待地追問：「又出了什麼事？」

鳳棲梧目光一轉，說道：「看那邊天空。」

衆人側首望去，只見那邊山林間七色烟雲疾捲上半空，鳳棲梧接說道：「那絕無疑問就是南宮世家的召集信號，南宮望顯然早有防備，吩咐手下配合時間進攻的了。」

空聞大師道：「南宮世家可以調動的有多少人？」

鳳棲梧道：「有消息說南宮望已經被封爲護國國師，江湖人之外，官兵他也能調動。」

空聞大師脫口一聲：「朱元璋——」一頓接一聲：「口孽口孽。」才道：「皇

上難道……」

鳳棲梧搖頭道：「此事說來複雜，掌門師伯不必猶疑，先退出這兒。」

空聞大師無可奈何的點頭，也沒有其他人反對了，鳳棲梧也沒有再多說，身形一動，撲前去，鐵虎身形也同時展開。

花鷄道士烏鴉左右亦齊上，鴿子和尚却比他們任何一個都要快，方便鏟當先攻向南宮望，一面大呼道：「你們還不走，留在這裏幹什麼？」

南宮望一掌方將一個和尚斃在掌下，鴿子方便鏟已到，不由得倒退一步，鴿子隨即將方便鏟一攔，擋下了鐵虎鳳棲梧。

鳳棲梧身形方待橫越，又被鴿子的方便鏟截下，鴿子隨即厲聲道：「你身為一帮之主難道完全不知輕重，不分輕重？」

鳳棲梧一怔，鴿子又喝道：「若是連你也死了，非獨飛鳥帮沒有希望，這個妖人又由誰來收拾。」

南宮望那邊冷笑道：「收拾我，有那一個有這個本領？」

他身在最後兩個羅漢陣和尚夾擊中，談笑自如，那兩個和尚也毫無懼色，全力撲擊。

鴿子沒有讓鳳棲梧答話，暴喝道：「快走——」

鐵虎亦道：「你若是不走，那是要死去的人死不瞑目的了。」

鴿子接道：「帮主一向當機立斷，就是這次婆婆媽媽的令人看着心頭火起？」

鳳棲梧一咬牙，對鐵虎道：「我走，你也一定要走。」

鐵虎笑了。「我可不是你的屬下，也不要你當做貴賓來對待。」

鳳棲梧道：「這件事非你不成。」

鐵虎一怔，鳳棲梧已一把扳住他的肩膀，將他推出去，他身形接動，一面道：「公主，走！」

喀麗絲道：「我可是……」

鳳棲梧截道：「你若是不走，鐵虎也走不成的了。」

喀麗絲只有舉步，告急的鐘聲即時又响起來，兩個和尚與之同時越衆趕到來，喘息着道：「主持師兄，大批江湖人與官兵揮動兵器從山下殺奔上來。」

空聞大師一聲佛號，道：「皇上難道完全不念舊情？」

鳳棲梧道：「也許只是接應南宮望，他們來得這樣快，當然是早有默契。」

空聞大師搖頭道：「我們就是沒有考慮到有這種事發生，否則又怎會一些消息也沒有，少林寺本來有許多天險可守，現在是來不及部署的了。」

鳳棲梧道：「南宮望當然已考慮到任何可能發生的變化，但本寺的環境他應該不會太熟悉。」

空聞大師隨即吩咐：「擊鐘指示由後山離開，過一綫天聚集，再定行止。」

兩個和尚應聲退下，鳳棲梧鐵虎隨着掠出，他們都是果斷的人，知道這種情形下應該怎樣做。

南宮望看在眼內，大笑道：「鳳棲梧，你這算是什麼東西？」

鳳棲梧沒有理會，只顧往前掠，南宮望要追，却給鴿子和尚三個截住。

「是好漢的不要走。」南宮望身形往上疾拔了起來，脫出了三個和尚的包圍。

烏鴉的暗器即時暴雨般打至，南宮望要接，暗器已然在半空撞擊，四方八面散開，又四方八面反襲回來，他人在半空，實在不容易完全接下。

他的身形很自然的沉下來，那也是惟一最安全的化解方法，烏鴉也只是要他這樣，也只是一招手，便將那些暗器收回，身形正好落在鴿子和尚身旁。

鴿子和尚方便鏟一面擊向南宮望，一面喝道：「你這隻扁毛畜牲還不快走？」

烏鴉笑道：「和尚說這種話，不怕被打入拔舌地獄？」

鴿子和尚道：「反正入定了地獄，什麼地獄還不是一樣。」

花鷄道士一旁插口道：「不一樣。」

鴿子目光一轉，怒道：「你這個老雜毛又來幹什麼？」

花鷄道士道：「除魔衞道，我這個出家人當然是義不容辭。」

那邊鳳棲梧的語聲也就在這時候傳來：「花鷄，你也留下？」

花鷄道士大笑道：「我若是不留下，這個和尚如何應付得來。」

烏鴉笑接道：「姓南宮的還懂得滿天飛，和尚加上道士也一樣應付不了。」

鳳棲梧再問：「你們覺得怎樣。」

鴿子道：「不能不戰。」

這也是說沒有指望，只是戰，能够支持多久便多久，鴿子是怎樣的一個人鳳棲梧當然清楚，聽他這樣說知道沒有判斷錯誤。」

花鷄道士接道：「我們現在就像是自傷殘殺一樣。」

語聲是那麼無可奈何，事實他一連向南宮望刺出多劍，每一劍若不是控制得好，便已刺在鴿子與其他兩個和尚的身上。

那兩個和尚也是發現了這一點才能够支持到現在，他們沒有出手攻擊，只是拚命封擋阻截。

在他們之前，十八羅漢陣倒下的其餘十六個都是全力攻擊，有倒在南宮望掌下，也有倒在同門手上，他們也就在其間終於發現，他們的攻擊完全被南宮望支配。

南宮望一雙掌或陰或陽，或柔或剛，敵人的兵器拳脚攻上去，被他兩股完全迥異的力道牽引，不由便改變了方向，他甚至能够利用自己的一雙手，將敵人的內力牽引起來，反擊另一個方向的敵人。

這一點鳳棲梧鐵虎早已發現，方才合力一擊更加肯定，南宮望完全是利用他們的內力反擊，再加上他的內力，兩人如何禁受得住。

就是這一點已足以令南宮望立於不敗之境，何況他的內力陰陽互濟生生不息。

鳳棲梧鐵虎聯手不是他的對手，十八羅漢陣對他一些威脅也沒有，到底要犧牲多少條人命才能够令他的內力消耗殆盡？沒有人能够估計得出。

少林弟子雖然肯捨身衞道，南宮望却還有援手，他們的確只有暫避其鋒這一個辦法。

他們退得也很有秩序，一路退，那些少林和尚一路結陣，雖然他們絕不是南宮望的對手，但肯定能够阻止南宮望追擊。

退到了後山，南宮世家的弟子以及受南宮世家支配的江湖人，還有那些官兵已經殺到來。

一個個十八羅漢陣隨即在山道上擺開，每一個和尚都在拚命，也就因為他們拚命，硬硬將來敵截下來。

到底是强弱懸殊，羅漢陣終於一個接一個被崩潰，大部份的少林弟子已走進了一綫天內。

一綫天是天險，壁立如削，道路當中穿過，只容三個人並肩走過，一夫當關，固然莫敵，少林弟子輕功好的隨即登上高處，安排好滾石。

追兵追到了一綫天外也知道是什麼環境，不由停下來，這時候天色也暗了。

他們正在不知道如何是好，南宮望便來了，手上挽着三顆人頭，正是鴿子和尚花鷄道士烏鴉三個，合三人之力果然也不是南宮望對手，也阻延不了南宮望多久，先後遭毒手。

南宮望隨即追來，亦難免為衆人所阻撓，他沒有動氣，今天他實在太高興。

他非獨擊敗了鳳棲梧，而且連殺了飛鳥帮四大護法，金鵬花鷄鴿子烏鴉四人，在飛鳥帮的地位江湖上的朋友那一個不清楚，看見這四個人的人頭，還有那一個不相信鳳棲梧敗在他手下，落荒而逃。

少林派的為南宮世家所滅也當然是事實，在他踏出少林寺同時，已吩咐燒寺。

這件事他絕對相信不久便傳遍天下，現在他只要回頭，便可以看見寺院已經在烈火中燃燒。

來到了一綫天前面，他到底忍不住狂笑起來。

左右兩個心腹齊上，看到他這樣高興也當然陪着笑臉，到他笑完了才敢上前稟告：「那些和尚全都逃進去了。」

南宮望一臉笑容的接道：「逃得了今天逃不了明天，天下雖大，已沒有他們容身之所。」

一個心腹連聲應「是」，另一個忙問：「那現在我們是否追進去？」

南宮望道：「這個時候這個環境，要你們追進去是要你們送死，這種事我怎會做的。」

那兩個心腹齊鬆了一口氣，南宮望接道：「我們就在這裏歇宿一宵，明天看情形再說。」

不等那兩個心腹答話，他又道：「但即使白天，要衝過這個一綫天也不容易，我們也犯不着冒這個險。」

「那少爺的意思，我們……」

「乘勢毀滅飛鳥帮各地分壇，南宮世家一統武林，再全力捕殺飛鳥帮餘孽。」

南宮望打了一個「哈哈」。「我倒要看鳳棲梧如何抵受得住這個刺激。」

笑說着他揚起了那三顆人頭，每一個的眼睛都睜着，充滿了驚怒。

×　　×　　×

鳳棲梧看不到鴿子和尚三人的頭顱，却看到少林寺那熊熊烈火。

空聞大師在他身旁連聲佛號，喀麗絲忍不住叫出來：「他們放火燒寺院。」

鐵虎道：「寺院可以重建的。」

「烏鴉他們不知怎樣了。」喀麗絲目光轉向鳳棲梧。

鳳棲梧道：「南宮望若是仍然在寺院中，那些人也不會燒寺院，烏鴉他們若是還有命，也一定會阻止南宮望離開。」

「他們……」喀麗絲欲言又止。

「南宮望當然不會放過他們的。」鳳棲梧仰首接說道：「我也當然要為他們報仇。」

鐵虎道：「這就是江湖人？」

鳳棲梧道：「這就是。」

鐵虎道：「當然這並非全是私仇，這個南宮望的權力也未免大了一些。」

鳳棲梧道：「你知他將會怎樣做？」

鐵虎道：「全力對付我們的族人。」

鳳棲梧搖頭。「他與你們的族人並無多大仇怨，而只要他能够證實他有足够的能力保護禁宮．朱元璋便已滿足，他要做的應該是一統武林，而飛鳥帮當然是他第一個要攻擊毀滅的目標。」

鉄虎接道：「那之後，應該輪到我們了。」

鳳棲梧道：「這個人不會想到這麼多，不過是一個江湖人，並非政客。」

鉄虎道：「我還是有些担心，這個人一天不死我絕不會罷休。」

鳳棲梧目光一露，道：「我沒有請你離開，你是用不着担心的。」

鉄虎打了一個「哈哈」，道：「莫說請，就是趕也趕我不走。」

鳳棲梧伸手握住了鉄虎的手，沒有說話，喀麗絲看看他們，道：「別忘了我這一份。」

鳳棲梧道：「我若是拒絕或者說什麼多謝，要挨罵的了。」

鉄虎道：「我們不敢罵你，但你肯定也不是那種該罵的人。」

鳳棲梧一聲歎息，轉向空聞大師道：「火燒少林，又得到九陽神功，南宮望諒已心滿意足，這一綫天既然是易守難攻，相信他也不會再採取什麼行動。」

空聞大師道：「重建少林這不是時候，但我們亦無妨暫留在這兒，只是飛鳥帮方面……」

鳳棲梧道：「我只有要他們暫時離開各地分壇，待時機成熟再聚集。」

空聞大師點頭道：「這也好，只是你那兒是否有辦法對付那個妖人？」

鳳棲梧道：「辦法是有的，但能否起作用目前還不能够肯定，萬不得已，我們惟有傾全力拚一個明白。」

空聞大師微喟。「你是怎樣脾性師伯難道還不明白，果眞有拚的希望你早便拚了。」

鳳棲梧不由自主打了一個寒噤，他不能不承認方才一戰南宮望連他的信心都崩潰。

鉄虎一旁搖頭道：「我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遇到這麼可怕的對手。」接對鳳棲梧道：「你武功不錯在我之上，我對你却是沒有可怕的感覺。」

鳳棲梧道：「我明白。」

空聞大師接道：「事不宜遲，你們還是夤夜趕路，快一天，死的人總會少一些的。」

鳳棲梧無言點頭，再望少林寺院那邊，已變成了一片火海，半邊天空都給照亮了。

（未完・八）

神秘殺手傳奇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蝙蝠、烏鴉、鷹（六）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陸無涯離開了紫玉花，另住一間客棧，防止她暗算，然後將自己訂造的暗器兵刃，演練到認爲滿意，才去高天揚家裏勘察地形，忽聽家丁傳出捉刺客，原來紫玉花先他而到，她腿上中傷，行動不便，陸無涯不記前惡，挺身將她救出，趕回客棧爲她療傷，紫玉花乘機欲將他暗殺，雖然出自烏鴉命令，但他仍能體諒她的心情。不向她加害，紫玉花大受感動，二人商議如何取到烏鴉的解藥，又不忍將高天揚殺害，去信說清原委，請高天揚假死遇害，然後到寒山寺騙取烏鴉的信任　取到解藥，二人脫離蝙蝠組織，重新做人，但仍未有信心將解藥服下……

苗莊傳噩耗　斷橋祭芳魂

陸無涯心中有奇妙的感覺，正想去找紫玉花，又見一個小二捧着一個炭爐進來，炭火燒得正旺，帶來一陣暖意，小二把炭爐放在床前，也哈腰出去了。

須臾，又有兩個小二進來，捧着錦被枕頭，都是色作粉紅，鴛鴦爲圖，小二們快手快脚，把舊被褥搬開，換上新的。

陸無涯詫異地問：「你們做什麼？」

「姑娘說，等下你便知道了！」

「她去那裏。」

「她交代咱們，說她出去一下，一忽就來，叫您稍候一下。」小二哈腰出去，順手把門帶上。

陸無涯望着那些新被褥，心頭乍驚乍喜，既有點惘然，又似乎猜到一點。

幸而過沒多久，房門又被敲响，陸無涯連忙把門拉開，目光一及，不由怔住了，只見紫玉花粉臉通紅，半嬌半羞，雲鬢插着一枝鳳釵，身上穿了一副大紅褂裙，有點像新娘子，雙手放在背後。

她見陸無涯似着了魔地站着，嬌羞地道：「快讓我進去！」

陸無涯矍然一醒，連忙讓開，紫玉花進房之後，陸無涯這才知道他雙手抓着一對龍鳳燭，忍不住問道：「五妹，你做什麼？」

「傻子，快關門！」紫玉花把燭台上的白蠟抽掉，換上龍鳳燭，接着把燭點亮，房內立即散發着一片紅光，她轉身拉上窗帘，陸無涯像小孩子在觀看大人做事般，完全插不上手。

紫玉花在桌前坐下，道：「坐吧！」

陸無涯吸了一口氣，問道：「五妹，愚兄實在弄不清！你在攪什麼？」

紫玉花雙眼泛着水光，更添幾分嫵媚，提起酒壺，斟了兩杯酒，道：「今日是小妹的大日子！你不敬我一杯？」

陸無涯顫聲道：「今日是你什麼大日子？」

紫玉花不敢仰視，道：「喝了這杯酒再說……」

陸無涯輕吸一口氣道：「好，愚兄敬你一杯，祝五妹長命百歲，一生平安！」

紫玉花道：「就只這兩句？」

陸無涯沉吟一下，舉杯道：「祝五妹一生快樂、幸福，無憂無愁！」

「多謝三哥！」

兩人舉杯一飲而盡，紫玉花又再斟了兩杯，道：「這一杯小妹敬三哥您，長命百歲，快樂無憂，從心所欲！」

陸無涯只得又喝了，道：「三妹，愚兄……」

紫玉花截口道：「古人云，無三不成禮，再來一杯！」又斟了兩杯。「這一杯，祝咱們兩人都一生快樂平安……永不分開！」言畢仰頭乾了。

陸無涯雙手發抖，這一杯再也不敢喝，顫聲問道：「三妹，您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紫玉花秀眉一皺，臉現辛酸，道：「喝吧，小妹都已喝了！」

陸無涯把杯子放下，道：「你不說清楚，我……愚兄不敢喝！」

紫玉花花容一變，忽然掩臉抽泣起來：「是我下賤，是我强迫你的，你不喝便算了！」忽然抓起酒壺摔在地上，轉身痛哭起來。

陸無涯手足無措，呆了半晌才道：「愚兄不懂說話，得罪了你，我自己罰一杯吧！」

「不！」紫玉花忽然轉過身來，大聲：「是我强迫你的，不要喝！」

陸無涯一怔，紫玉花續道：「今夜的好日子，便是……我出閣之日，新郎是你！你還喝不喝？」

陸無涯吃驚地說道：「五妹，你瘋了麼？」

「是的，我瘋了，我怕失去你，所以在酒內下了春藥，這是合巹酒，你若要我的才喝，不要我的便不要喝！」

「什麼？」陸無涯一驚，「你眞的瘋了！你在酒裏……」

「是的，我是個無恥的女人，你罵我吧！」

「你何必如此？說不定咱們都過不了正月初七……」

「正因爲如此，我更不能等了，我要在臨死之前，過幾天愜意的日子。」

陸無涯身子一顫呆了半晌才道：「五妹，您使我感動，但我值得你如此麼？」

「值得值得！」紫玉花淚水又淌下了，「你若不要我的……也可以，請准許我陪你十天……」

陸無涯心頭熱血一翻，腦海內「嗡」的一聲響，抓起酒杯，把酒喝乾，大聲道：「誰說我不要你，你看，我不是把酒喝了麼？」

紫玉花反倒一怔，喃喃地道：「你……你不要當眞……」

「我是當眞的，古人說，得一知己死而無憾，何況是紅顏知己，況且你上次有一句話說得很對，咱們却是在魔窟中長大的，除了你還有誰肯跟我？」

這句話說得誠懇無比，紫玉花再也忍不住，撲入陸無涯懷中飲泣。

陸無涯輕撫着她的後背，道：「是愚兄不解風情，傷了你的自尊心，你肯原諒我麼？」

紫玉花連忙道：「不，該請人原諒的是我！我只怕你會怪小妹强迫你！」

陸無涯笑道：「今夜既然是咱們的好日子，理該慶祝一下，請先吃飯，不然菜都冷啦！」

兩人吃了幾箸，却因體內的藥力發作，臉上都泛着紅光，陸無涯見紫玉花雙眼如濛上烟雨般，臉泛紅潮，更是忍耐不住，直起身來，把紫玉花攔腰抱起，步向床鋪。

紫玉花「嚶嚀」一聲，閉起雙眼，睫毛如刷子一般，整齊地排在眼眶上！更加美艷，「火，火……把火吹熄……」

× × ×

臘月廿七日，天上下着雪，陸無涯與紫玉花並沒出門，整天關在房內，沉緬在甜蜜中。

廿八日，雪仍時下時霽，廿九日，大年夜，天公作美，竟然露出一絲陽光。

紫玉花喜孜孜地道：「三哥，咱們去賞雪。」

陸無涯道：「好，斷橋雪景，是西湖絕色之一，正好趁此良機去欣賞一下。」

兩人踏雪出店，紫玉花指着遠處的斷橋道：「三哥，將來小妹死了，你一定把我葬在橋邊，我要日日夜夜望着西湖！」

陸無涯惱道：「你又胡說什麼，嗯，今年咱們只能在客棧內過年了，假如你喜歡西湖，不如咱們便隱居去杭州吧，所謂大隱隱於市，也不必去什麼深山野嶺。」

紫玉花淡淡地道：「小妹隨你，嗯，再過十天才打算吧！」

陸無涯自然明白十天之後的含意是什麼，心頭立時一緊，忙岔開話題。「咱們到三潭印月遊玩吧，西湖八景若不看遍，豈不遺憾！」

兩人遊了一整日，到黃昏才返回客棧，急景凋年，客居之人極少，店內的夥記也不多，不過陸無涯與紫玉花身上的銀子都不少，所謂有錢使得鬼推磨，叫夥記治了一席酒菜，送到房中，兩人都飲到七分醉意。

遠處傳來「卜卜」的鞭炮響聲，夾雜着孩子的歡笑，陸無涯道：「咱們明年若能添個孩子便好啦！」

紫玉花淺淺一笑，道：「你去買一串鞭炮回來，咱們也燒一串慶祝新生吧！」

陸無涯最初與紫玉花結合有被迫的成份！心內尚有點芥蒂，但這幾天的相處，又深深覺得紫玉花不但深愛着她，而且還是個極佳的妻子，溫柔和順，與以前那副高不可攀的神態大不一樣，暗中還眞是慶幸自己沒有錯過機會，是故也儘量體貼她，聞言立即出店。

他買了幾串鞭炮回來，與紫玉花在客棧的院子內燃放，這是他倆第一次燃放鞭炮，心情十分奇異，陸無涯興緻勃勃，尚要再去買，不料紫玉花道：「三哥，我有點累，要休息了！」

陸無涯忙道：「那麼咱們便回房歇歇吧！」

上了床，陸無涯要把火吹熄，紫玉花道：「不，我要看看你！」說着撩起一邊帳子，讓燈光射入床上。

陸無涯有點奇怪，可也不太在意。「五妹，你還懷疑愚兄對你的眞誠麼？」

「不，我一點也沒懷疑你！三哥，這幾天，我眞是快樂極了，現在就算要我立即死，我也無憾了！」

陸無涯引頸在她香腮上香了一下，道：「你又胡說了，好端端的，怎會死，你忍心丟下我麼？」

紫玉花粉臉微微一變，把頭枕在他胸膛上！雙手抓着他雙臂，生似會失去他般。「三哥，你性格堅强沉毅，跟小妹不一樣。」

「不，」陸無涯道：「假如你有什麼不測，我也不能偷生……」

紫玉花忽然掩住他的嘴，道：「假如我有什麼不測，會是誰下手的？」

陸無涯毫不思索地道：「烏鴉！」

「對，假如我死了，你葬了我之後，要做的事便是立即去找烏鴉！」

陸無涯拉開了她的手，道：「五妹，你說什麼？愚兄不明白！」

紫玉花臉上露出笑容，可是那笑容甚是痛苦。「三哥，我已把解藥吃下去了……剛才你去買鞭炮！」

陸無涯身子一震，雙臂一緊，把她摟住，急聲道：「你怎不告訴我，你覺得如何？」

「這是做妻子的責任……三哥，你抱緊我……」

陸無涯身子如篩米般亂抖，氣急敗壞地道：「你到底怎樣？」雙臂一鬆，捧住她的香腮，目光一落，臉色大變，說不出話來。

只見紫玉花嘴角掛着一行漆黑的血水，臉上嬌艷的紅潮，已換上一片灰青色。

「三哥，你要好好地活下去，恕我不能替你養一個孩子了，更恕我不能陪你過終生了……」

陸無涯大叫一聲：「五妹，你等等我！」伸手去懷內掏藥丸。

紫玉花伸手按住他，道：「三哥，你這樣便要叫我失望了……我本來想到初七才與你一同服食，後來又覺得這樣太自私，做妻子的應該多爲丈夫着想，所以我暗中服食了，不論後果如何，對你都有好處，你明早立即去找烏鴉，也許還來得及：：不要辜負我一番心意……」

陸無涯忍不住放聲大哭。「你叫我去那裏找尋烏鴉？你叫我如何活下去……」

紫玉花聲音微弱地道：「三哥，你別哭，你看我也沒哭，能死在你懷中，我已無憾……三哥，我要去了，快抱緊我！」

陸無涯忍不住雙臂一緊，緊緊地摟住紫玉花，忽覺紫玉花嬌軀一震，螓首無力地架在他臂上，陸無涯大叫一聲：「五妹，五妹，你不要死！」

可惜任他喊破喉嚨紫玉花都已不能應他，奇怪的是她臉上竟然有滿足之色！

陸無涯哭了一陣，聲音已經沙了，倏地喝道：「烏鴉，我不殺你，誓不爲人！」目光觸及紫玉花的臉龐，身子又發起抖來，他忽然覺得自己未盡做丈夫的責任，眼看妻子死在自己的懷抱中！心情之難受尤過於死！

大丈夫不能保妻護兒，還稱什麼好漢？烏鴉烏鴉，你在那裏？

生命只餘七日，怎能找到那神出鬼沒的烏鴉？就算找到他又能如何？自己的武功是他訓練出來的，難道還能勝得了他？

這刹那，他驚、怒、悔、恨諸情一一翻上心頭，不由英雄氣短，兒女情長，霍地放下紫玉花，跳下床，倒了一杯水，摸出烏鴉給他的那顆解藥，揑破蠟丸，把藥和水吞下，厲聲道：「烏鴉，你好狠！咱們夫婦做鬼也不放過你！」

小二聽見叫聲，敲門問道：「客官，發生了什麼事？」

陸無涯粗暴地道：「快拿文房四寶來！」他把紫玉花的屍體擺正，準備寫了遺書，倒在紫玉花屍旁，與她共赴陰曹，就在此刻，他忽然打了個呃，接着便覺得腹痛如遭刀割。

這陣疼痛，使得陸無涯臉色發青，身子也挺不直。他心中不斷叨唸着：「五妹，你等等我，咱們携手同赴陰曹……」

房門忽被敲响，他忍着痛喝問：「誰呀？」

「客官，是小的！您要的文房四寶來啦！」

「門沒門，推進來吧！」陸無涯把錦帳弄好，遮住紫玉花的屍體。小二進來之後把筆墨紙硯放在桌上，見陸無涯滿頭冷汗，忍不住問道：「客官，你生病麽？」

陸無涯揮手道：「沒事沒事！快快出去！」

小二去了之後，陸無涯立即磨起墨來，舉筆醮了一下，想把蝙蝠殺手的內情公諸於世，奈何剛寫了幾個字，只聞腹部咕咕亂响，便意突生，而且來得迅猛，忍不住放下紙筆，坐到馬桶上去。

這一坐，足足近半個時辰才見他扶着壁出來，臉色青白，彷似大病剛癒，但腹中的疼痛却已大大減輕。

陸無涯咬一咬牙，再度提筆，只寫了開頭那一段，又疾奔至馬桶處，此後腹痛便止，却累得他似被人廢掉武功般，倒在床緣直喘氣，一會便倦極入睡。

當他醒來時，已是新春初一的巳時，震耳的鞭炮聲，不絕於耳，陸無涯呆了一呆，魂魄慢慢歸體，目光瞥及紫玉花的屍體，心頭猛地一跳：「五妹屍體已冷，怎地我不死？這是什麽原因？」

紫玉花的屍體雖已冰冷，但臉上的神色仍叫人看得出，她臨死時實在很快樂。陸無涯身子又顫抖起來了，忽地嘶聲叫道：「老天爺，你爲何要拆散咱們夫妻！五妹五妹，你快醒醒！」

紫玉花嘴角仍掛着一抹滿足的笑意，但那還能回答他？陸無涯又嗚咽地道：「五妹你太狠心了，爲何不多陪我幾天？爲何你連新年也不想過？」

至此，更感紫玉花情意之深，心頭如遭刀割，淚水直淌，自懂事以來，這是他第一次流淚，但淚水之多却大出意料。

陸無涯哭了一陣，心情逐漸平靜，霎時間一個問題立即泛上他心田：「我至今猶在人間，證明烏鴉給我的不是毒藥，但他爲何要殺五妹？

「啊，對啦！他中了我的計，以爲我眞的把蝙蝠殺手的內情寫成一封信，放在朋友處，但怕我一死必定會被公諸於世，是以才會出此下策，只殺五妹不殺我！」

「烏鴉，你好狠，五妹爲你賣了多次命，死後你連她也不放過！我一定要查清

楚你的底細，否則這口氣如何能洩？」

心念及此，陸無涯立即把紙撕碎，拋落地上。「我雖然死不了，自然該想辦法爲五妹報仇！」

他心情忽而激動，忽而冷靜，無法仔細考慮今後的行止，直至過了個多時辰，心境才逐漸平復。

「烏鴉會不會就在這附近監視？」首先泛上陸無涯腦海的，便是這個問題，假如烏鴉就在附近，那麽此刻自己體力未復，絕不能讓他知道！

此念一起，另一念又推翻自己的想法，假如烏鴉要殺自己的，何必給自己解藥？他對自己一定尚有顧忌！想至此他精神稍鬆，目光瞥及床帳，身子又顫抖起來。

不管韓如玉愛不愛他，陸無涯對她都有一種朝聖般的尊敬！韓如玉似天上的月亮，紫玉花只是地上的花朶，但無論如何，陸無涯跟紫玉花在一起時，都覺得比較無拘束，比較接近！

她倆有太多的相同：同是孤兒、同在烏鴉的殘酷訓練下成長、同是蝙蝠殺手、又同遭受烏鴉的迫害，最後月老又用紅繩把他倆拴在一起！只可惜日子太短促了！

陸無涯常說能夠活下來，便是最大的幸福。但現在他却有生不如死之感覺。死只有片刻的難受，而人生本就充滿了痛苦和辛酸，在困難之前要活下去，實在需要莫大的勇氣及毅力！

陸無涯長長一嘆，忍不住揭開帳子，目光落在紫玉花那張青黑色的臉龐上，三日三夜的恩愛諸情，一齊翻上心間，他忍不住又垂下淚來。

「五妹這一生都生活在痛苦中，臨死前能有幾天快樂的日子過，已算不幸中的大幸！」陸無涯自己安慰自己，心中却想得更遠了，想起童年與紫玉花一齊接受烏鴉訓練的情況，她總是一副冷傲的神情，但冰冷高傲的神情忽地融解了，臉上像出了鮮花般的笑容和幸福的光輝。

陸無涯一直胡思亂想着，也不知過了多久，房門忽然「砰砰」地被人拍响。陸無涯吃了一驚，一手按住劍柄，深深吸了一口氣，沉聲問道：「誰？」

外面傳來店小二的聲音：「客官，今日廚房提早休息，您要吃東西，可得預先叫定！」

「不吃！」陸無涯鬆了一口氣，隨又道：「小二哥，煩你進來一下！」

店小二推門進來，哈腰問道：「客官有甚吩咐？」

陸無涯拋了一塊碎銀給他，道：「今日是新春初一，給你做紅包！」

小二見那塊碎銀足足有兩兩重，心頭大喜，連聲稱謝。陸無涯道：「我再託你辦一件事，你若做妥的，尚有賞賜！」

小二陪笑說道：「大爺何必這般客氣，您有事就吩咐下來吧，小的一定替您辦妥！」

陸無涯問道：「今天長生店有沒有開門？」

小二臉色一變，乾笑道：「客官問這個作甚？」

「當然是要買棺材！」

小二心中暗罵一聲倒霉，又笑問道：「大爺買棺材……」

陸無涯不耐煩地道：「當然是爲了裝死人！到底有沒有開門？」

小二不悅地道：「當然不開門啦！一般都得過了初七才開門的！」

「你明早便去給我找一副上好的棺材來，銀子不計，另外給你五两賞銀！」

小二心中有點活動，囁嚅地問道：「過了初七成不成？」

「人今日已死，你說成不成？」

小二吃了一驚，舉目又不見紫玉花，心頭嘀咕，輕聲道：「小的明早便替你去問！」

陸無涯臉色稍霽，道：「拜託你了！嗯，叫廚子煮一碗麵給我吧！」他忽然覺得自己實在死不得，起碼要死也得待他殺了烏鴉才死。求生之念一生，腹中登時咕咕亂响。

小二應了一聲開門出去，過了一陣果然捧了一碗麵進來。陸無涯雖吃不知其味，但仍把那碗麵倒入肚中。

次日一早，掌櫃便來打探消息，陸無涯索性揭起被子讓他看個仔細。客棧內死了一個人，那還得了？掌櫃連忙令小二去辦棺木及身後事。

× × ×

棺木果然在初二便買到，客棧掌櫃自然不想讓死人在屋裏多躭擱，而陸無涯也知道紫玉花體內有毒，雖然天氣仍冷，却也極易變壞。因此初二夜便悄悄抬着棺材，帶了香燭菓品到白堤斷橋附近。

由於西湖四時都有遊人，陸無涯生恐紫玉花死後受到騷擾，因此奮力掘了一個近丈的土坑，埋上棺材，連墓碑也埋在土裏，弄平地面，倒不易被人發覺。

他在墓前燒了香燭祭品，席地坐了一夜。春寒料峭，寒風呼呼，天氣雖冷，都不如他心頭之冰冷。

天際終於現出一絲魚肚白，陸無涯這才返回客棧結帳及提取行囊，他把紫玉花的馬匹贈給客棧，獨自牽馬再到紫玉花的墓上叩了幾個頭，然後漫無目的地前進。

才是新春，見到的都是歡樂的人羣和歡愉的笑容，但這些歡樂都與陸無涯沾不上邊兒，他心內甚至也沒有悲愁痛苦，只不知魂魄去了那裏。

行屍走肉似的走了一整天，遠處橫着一座大山，陸無涯覺得有點兒眼熟，剛好有一羣村童在路旁玩耍，陸無涯問道：「小哥，前面那座山叫什麽名？」

那幾個村童抬頭見到一個雙眼紅絲滿佈，滿面鬍鬚茬子，披頭散髮的漢子，都吃了一驚，發一聲喊，一齊撒腿跑了。

陸無涯大怒，身子如大雁般自馬背上飛起，猿臂淩空輕舒已抓住一個童子，喝道：「快答，否則打死你！」

那小童「哇」地一聲哭了起來，閉起了雙眼，驚慌地道：「是莫干山……快放我！」

陸無涯輕嘆一聲：「難怪如此眼熟！」鬆了手，倒飛坐回馬上，那童子如逢大赦，連忙拔足飛奔。

這刹那，陸無涯又想起去年七月，烏鴉召集他們七隻蝙蝠到莫干山領取解藥的情景來。昔日的七隻蝙蝠，如今除自己之外，尚有何人？

一想到烏鴉，他又驚又怒，精神陡地

一振，忖道：「五妹、七妹都死在我身邊，她倆不能白死，我一定要殺死烏鴉！」

心念及此，他立即拍馬往莫干山馳去。山下有座小村，村民見到他都露出驚容陸無涯也不理他們，強行買了些食物，匆匆上山。

馬匹只能走至山腰，陸無涯索性下馬，展開輕功攀登，到了劍池附近，耳邊便聽見那轟轟震耳的水聲，匹練似的瀑布當空而掛，石坪上那座竹庵依然存在。

陸無涯四顧無人，便向竹庵飛去。到得瀑布前，只覺寒氣迫人，水氣瀰漫。這刹那，陸無涯似覺有人迫近，驀然握劍轉身。

他反應雖稍不如平日，但轉身仍不能不謂快速，可是四周一切如常，不見一人。陸無涯眉頭輕皺，忖道：「莫非是我心神不寧，疑神疑鬼？哼，管他什麼，先上去再說！」雙脚一頓，仍向竹庵攀去。

庵外那小小的石坪，堆滿枯草落葉，顯然甚少人到及，陸無涯再吸一口氣，把眞氣提注於四肢，倏地一脚踢開庵門。

竹庵甚小，牆角掛滿蛛網，地上塵封，却有一截竹管露出地面。陸無涯輕輕走前，彎腰對着竹管叫了一聲：「烏鴉烏鴉，我要殺你！」

「烏鴉烏鴉，我要殺你！」山上也傳來這一句相同的話！陸無涯轉身出庵再向上攀去，到了岩頂，果然在那裏也找到一截竹管！看來情況必如黃金盛所推測的那般，這竹管由上通至竹庵內，而上次聚會，烏鴉，居高臨下，暗中監視，可惜當時人人只注視着竹庵，沒人抬頭！

烏鴉的心思的確比他們蝙蝠精密！這是理所當然的事，蝙蝠本就是烏鴉調教出來的！

陸無涯想到此，心頭登時冷了一半！

山風頗烈，吹在身上令人精神一振。陸無涯居高臨下，看了一陣，不見有人，這才慢慢走下去，一直走至劍池水緩之處，但見水清如鏡，映出一條凶猛的漢子來，陸無涯本能的反應，立即抽劍轉身，急刺！

這三個動作一氣呵成，可是背後人影渺杳！陸無涯這一驚非同小可，須知背後兩丈絕無遮擋之處，他實在想像不到，世上有人能在這一瞬間，而逃得無影無踪！

「莫非是烏鴉？」此念一起，陸無涯立即喝道：「有種的便滾出來！」

遠處傳來回音，却無其他動靜，陸無涯頭一低，只見水中又有那漢子的影子，這一次他才知道，原來這漢子竟是自己！

他實在料不到，幾天工夫，自己的容貌有此巨大的變化！這瞬息間，他才明白了一件事！世間上，死並不是快樂的對頭，快樂的最大敵人，却是內心的悲苦！也在這刹那間，他幾乎欲張口大叫：「我若不死，一定要尋求快樂，得到快樂！」

想到此，他生命之火又重新燃起，彎腰先洗了個臉，用劍仔細把鬍鬚茬子剃掉，最後又把頭髮清洗了一次，人果然精神了許多。這時候，他才猛地覺得腹餓如雷響，走上一塊大石，取出乾糧吃了起來。

接下來的，他便一直冥思，如何迫烏鴉現身，跟他決一死戰！可惜想來想去，都想不出一個善策來。

他本來想懸書向烏鴉挑戰，又怕烏鴉未現身前，自己已死在他暗箭之下！最後他決定在莫干山住一個月，仔細研究武學，希望能另創新招，才足以與烏鴉匹配！

一個月很容易便過去，陸無涯在武學上並沒有多大的收獲，但心靈的創傷則漸漸癒合，他決定下山，到岳陽城「白頭翁」苗野家去試探！

七丫頭白若冰是死在苗野家內的，說不定苗野與烏鴉有什麼關係！

陸無涯下山之後，那匹馬已不知去向，他洒開大步而行，後來買到一匹快馬，這才兼程趕向岳陽城。

由莫干山到岳陽路程可不短，陸無涯到達幕阜山下，已是鶯飛草長的暮春時節，他恐怕烏鴉會派人跟踪，因此棄馬入山，在山上找了個獵戶，向他買了套衣服，一桿鋼叉，再在烈日下曝晒了幾天，務使自己看來更像一個獵人，然後自另一條路下山。

由莫干山至幕阜山他一直覺得背後有人跟踪，可是這一次便沒有這種感覺了，心頭略鬆，但仍不敢大意，先向西南走了一圈，乘舟渡過洞庭湖，沿西岸而北行，最後再乘舟折回岳陽城。

他顏臉長年被人皮面具封住，少見陽光，臉皮青白，但經過這段日子，已比常人黝黑，估計烏鴉也沒法一眼認出自己，便放心入城。

岳陽城他已來過，雖不致瞭如指掌，但對「白頭翁」苗野家附近的地形已甚熟悉，入城時才申牌時分，他在附近找了一家小客棧住下。

吃過晚飯，洗了一個澡，便上床睡下了，三更的更鼓聲自街角傳來，陸無涯翻身下床，換了一套緊身的黑色衣褲，再插上劍，幪住面，然後推窗跳了出去。

半年前他與白若冰曾到苗家刺殺周寒山，屋內的情況多少仍有印象，是故陸無涯很快便找到上次周寒山住過的小樓。

小樓無燈，簷角的風鈴叮噹作响，甚是悅耳，陸無涯待巡夜的莊丁經過後，立即振衣飛上小樓，他伏耳在門板上聽了一回，不聞一絲聲息，直至到另一端，才隱隱聽到一個輕微的鼻鼾聲。

陸無涯吸了一口氣，伸手輕輕推門，門不能動，他立即取出一根鐵絲，輕輕把門閂彈開，接着陸無涯便閃身進去。

門一開，裏面的人也醒了，一個男人問道：「誰呀？」

陸無涯循聲而至，長劍指在他胸膛上，冷冷地道：「問你幾個問題，不殺你！」一頓又問：「你是苗野？」隨即幌亮了火熠子。

火光一起，陸無涯便發覺這是一間書房，躺椅上睡着一個五十左右的男人，臉龐豐滿，却滿頭白髮。那人一對眼睛也正望着陸無涯，神色頗爲鎭定。

那人果然是苗野。「你是誰？苗某極少與人來往，有什麼話要問我？」

「我的身份你不必知道！」陸無涯問道：「周寒山是你的朋友？」

苗野道：「可以這樣說……」

陸無涯劍尖抵在他胸肌上，冷冷地道：「你最好少跟我來這一套，我不愛聽這種模稜兩可的話！」

苗野臉上表情木然。「事實確是如此，苗某跟他只有幾面之緣，不過還算投緣，但一向以來，只有他來找我，苗某從未去找過他！」

陸無涯微微一怔，問道：「你不知道他家在何處？」

「他住所非常隱蔽，而且家內附近設了不少機關，只怕除了他父女之外，沒人敢胡闖亂闖，他不邀我去，苗某自然不去！聽說他家內放着很多財寶……」

陸無涯沉吟了一下，再問：「聽說他死在你家內！」

苗野身子微微一震：「不錯，但下手的另有其人！」

「誰？」

「不知道！估計是江湖上令人聞名喪胆的蝙蝠殺手！」

陸無涯雙眼緊緊瞪着他。「聽說來刺殺周寒山的是二個人！」

「一男一女。」

「那女的被你殺死！」

苗野搖搖頭。「苗某聽到消息趕去時，那兩個刺客已經鴻飛冥冥，一個也殺不着！」

陸無涯沉聲道：「你胡說！那女的明明中了你們一根淬毒鋼針，聽說那是見血封喉的鶴頂紅，她事後那還能有命！」

苗野雙眼圓睜道：「你到底是誰？」

「我是一個局外人，只不過事有凑巧，來此問這件事，順便調查一個人！」

「調查誰？」

「這一點閣下不必知道！」陸無涯聲音轉厲：「你到底說不說實話？我答應你，不殺你就是！」

苗野道：「這件事我的確不知道，苗某向來不許下人使用淬毒的暗器！」

陸無涯見他目光誠懇不類說謊，沉吟問道：「那麼，那天你是否另有客人？」

苗野目光微微一變，道：「沒有沒有，苗某向來沒有朋友，那有客人？」

陸無涯冷笑一聲道：「閣下好像去求死！」

苗野道：「你到底是誰？苗某可不是你的犯人！」

「你雖然不是我的犯人，但生命却捏在我掌心，你自己掂掂，說實話的，便能長命百歲；反之，立即命喪當場！」

苗野冷笑道：「你有什麼本事可使我長命百歲？」

陸無涯微微一怔，暗中咀嚼他話中含意，畢野目光何等犀利，上身忽然向後一仰，躺椅倒下，椅脚恰好把陸無涯的長劍格開！

陸無涯瞿然一醒，飛躍過去，一脚把躺椅踢開！苗野有備而發，反應更快，椅背落地，身子便竄了開去，大聲叫道：「來人，有刺客！」

陸無涯身子一偏，長劍如毒蛇出洞般，直刺其後背，這一劍毫無花式，但却不折不扣是一招殺人的絕活。

苗野聽得後背風聲颯然，不及細想，擰腰向側一閃，但陸無涯的劍如彼之附骨之蛆，隨其身形而變！

苗野大駭，忖道：「這人到底是誰？」千鈞一髮之際，脫口道：「且慢，我照實招了！」

陸無涯劍稍緩，他趁此機會閃在一根柱子之後，外面已傳來一陣人聲，陸無涯淡淡地道：「你若要命的，便乖乖叫他們滾開！」

苗野吸了一口氣，大聲道：「沒事了，你們都在下面等我吧！」

陸無涯長劍直指，隔着柱子道：「現在你可以招了，但有一點你必須知道，假如你胡亂用藉口搪塞，我必定分辨得出，因爲我已知道不少內情！」

苗野怒道：「既然你已知道，何必再問我！」他雙手忽然去撫摸木柱。「那天的確有一個客人，但我不知道他的底細，甚至不知道他的姓名……」

陸無涯冷笑道：「在下可不是三歲孩童！」

「那人跟你一樣，身上披着一襲黑袍，只露出兩隻眼睛……」

「你以前未見過他？」

「自然未見過！」

「那你又爲何肯招呼他？」

「嘿嘿，苗某現在豈不是在招呼你？」苗野雙手忽然快速移動起來。

陸無涯心頭一跳，脫口道：「你受他威脅？」

話音一落，木柱後已現出一個小洞來，裏面放着一對鋒利的鋼刀，苗野雙手抽刀而出，反向陸無涯撲去：「小子，老子受的氣也太多了！」

陸無涯長劍一引，把對方兩刀挑開，但苗野刀法甚是嫻熟，雙刀在半空劃了兩個弧圈，立即又斜砍過去，同時叫道：「來人，刺客還未就擒！」

苗家莊的家丁聞聲立即自樓梯衝了上來，陸無涯心知要遭，長劍一緊，左七右六，一口氣攻了十三招，這十三招全是他功刀所聚，苗野忽覺左手虎口一麻，左手刀「噹」的一聲，已跌落地上。

陸無涯第十四劍，「嗤」的一聲，分心便刺！

苗野單刀不能抵擋，翻身滾落地上，「砰！」房門已被莊丁踢開，陸無涯大聲道：「苗野，你敬酒不吃吃罰酒，將來可勿怪我！」

苗野在莊丁的攙扶下，直起身來，臉上神色甚是怪異。「苗某的事，自己懂得處理，不用你担心！你若沒有惡意的，以後便請勿來！」

「可惜我一定要知道眞相！」

苗野臉色一變，道：「你如此好管閒事，到底是誰？今日放你離開，下次再見，便不再客氣了！」

陸無涯深深看了他一眼，道：「在下仍不想與你爲敵，下次見面希望能以友相待！」

苗野哈哈大笑。「閣下對人要求何太苛？你若要以友相待，便需先與人坦誠，最低限度也得把臉上的罩巾摘下。」

陸無涯道：「可否令貴价離開？」

苗野轉頭望一望手下，心中始終有所顧忌，終於搖搖頭。陸無涯道：「如此看來，閣下亦無誠意，後會有期！」言畢推開另一扇窗子，射穿出去。

苗家壯丁欲追，却讓苗野攔住。「算啦，由得他去！由今夜起，大家都要小心，牆角暗處，多埋伏人手！聽到沒有？我

不想再見到任何陌生人潛進來。」

那些壯丁轟應一聲，下樓準備去了。苗野吸了一口氣，正想把刀收起，忽然房門又被人關上。

由於此刻無燈，苗野只見到一條黑影，看不到來人的面貌，心頭一懍，把刀護在身前，喝聲道：「閣下眞的是寃魂不散呀！」

不料來人淡應道：「你認錯人呢！」

苗野臉色忽然一變，驚呼叫道：「是你？」

「正是我！」來人自負地道：「相信你不敢呼叫。」

苗野陪笑道：「在下本就無這個意思……不知您大駕光臨，有何貴幹？」

那人冷冷地道：「我信不過你！」

苗野倒抽了一口冷氣，顫着聲道：「在下仍然不明！」

「我要殺你！」

苗野臉色一變再變，澀聲道：「就算你能殺得了我，也離不開寒舍。」

「我相信我可以辦到！」那人語氣仍然十分冰冷，彷彿所說與他自己和苗野都沒關係。「不過假如你不呼叫，在下會給你一個公平的機會！」

苗野臉上頗有沮喪之色，顫聲問道：「除此之外，苗某尚有什麽好處？」

「絕不難爲你老婆兒子——我會放下解藥！」

苗野精神略振，吸了一口氣，問道：「假如苗某僥倖贏了你呢？」

蠓面人笑道：「無此可能！假如你贏得了我，解藥給你，只要你不把眞相洩露出去，咱們絕不再來尋你！」

苗野問道：「你一早已來此？」

「在剛才那人之後進來的。」

苗野心頭一動。「你知他的身份？」

蠓面人道：「這件事與你無關，相信他不會再來找你了。」

苗野目光一亮。「你要殺他？」

「等下你便知道原因！」蠓面人抬一抬劍，道：「你該準備出手了，否則再無機會！」

苗野再度吸氣，略一考慮，左手刀立即剎出，蠓面人冷笑一聲：「這一招你使得太慢了！」一劍一引，已把其挑開。

苗野左刀一沉，右手刀斜砍過去，這一刀速度快了很多，同時左刀回削蠓面人的大腿！這兩刀配合極妙，但蠓面人只向後退了兩步，苗野那兩刀登時落空。

苗野輕讚一聲好，正想踏前，但蠓面人一退即進，長劍如離弦之矢般快速地自他雙刀間的空隙突進，直奔苗野的心窩！

苗野吃了一驚，雙刀一合，堪堪把其架住，隨即展開攻勢。這一戰對他來說極其重要，也可說是生死之戰，因此招式越來越凶險，甚至不惜用兩敗俱傷的打法，迫對方採取守勢。

蠓面人顯然亦因此而縛手縛脚，攻勢難以展開，不過他進退間甚是從容鎭定，看得出他是久歷風浪的老手。

苗野一口氣攻了五六十招，攻勢仍不稍竭，黑暗中不時响起叮叮噹噹的刀劍碰撞聲，苗野雖沒呼救，但下面的莊丁終於聽到聲息，忍不住問道：「莊主，又有刺客麽？」

苗野道：「不是，我在練刀法！」

蠓面人趁他說話分神之際，長劍立即反攻起來。苗野拚死跟對方搶攻，對蠓面人攻來之劍，看也不看一眼，只顧斬向對方的要害！這刹那間，形勢又變，蠓面人被他迫得連連後退，苗野雙刀齊出，望蠓面人肩胛斬下！

蠓面人右手長劍忽然橫擧格住，苗野右刀一偏，劃了半個弧圈，斜劈下來。可是就在這眨眼之間，蠓面人左手一翻，掌中已多了一柄短劍，只見他不慌不忙向前一送，劍刄已刺入其腹中！

刹那間，苗野只覺腰間一痲，刀勢登時一慢，蠓面人已飄退幾步，冷冷地道：「現在你該知道我剛才那句話的意思！」

苗野喘着氣問道：「那一句話？」

「剛才找你的那個人，以後絕對不會再來，因爲你已變成了一個死人！」

「你，你好卑鄙！」苗野忽然嗆咳起來，身子搖搖欲墜。

蠓面人伸手入懷，道：「我不否認卑鄙，不過却重信諾，這是解藥，你抓牢！」說着把三顆蠟丸抛了過去。

苗野伸手一抓，身子已跌倒地上。蠓面人道：「用指醮血寫字，我等着你！」

苗野在這刹那，心頭反而鎭定了下來，伸手在腰間一摸，再以指在地上寫道：「瑜妹，解藥在我手中。野。」

蠓面人淡淡地道：「你很識時務，該上路了！」走前彎腰去抽苗野腰上的那柄短劍，就在此刻，下面那莊丁聽見上面不似是在練習刀法，都跑了上來，叫道：「莊主，有刺客？」

蠓面人來不及抽劍，雙足一頓，向旁斜飛而起，自旁邊的窗子射了出去！

× × ×

蠓面人估計陸無涯不會再去找苗野，可是事實上他料錯了。

陸無涯返回客棧，剛換下那套黑色的緊身衣褲，正想登床，忽聞苗家莊傳來一陣驚叫，他忍不住推開窗子，向那裏望了一眼。只見苗家莊燈火通明，聽聲音，莊內似乎有點慌亂，陸無涯心頭一跳，忖道：「莫非莊內發生了甚麽事？」

好奇心一起，陸無涯重新披上黑衣褲，蠓上面，再度飛向苗家莊。

此刻莊內因苗野被人刺斃，秩序大亂，防備鬆懈，陸無涯很容易便潛入莊內。只見小樓燈火通明，上面傳來女人的哭聲，陸無涯心中更認定苗野必是發生了甚麽意外，顧不得那許多，飛身撲上小樓。

但中間換了兩次足，已躍上小樓的屋頂，輕輕揭開兩隻瓦片，向下望去，只見苗野渾身浴血，一個女人坐在地上痛哭。

「大哥，是誰殺死你的，你怎不說！」

陸無涯見那女人手中抓着一柄短劍，苗野腰間鮮血仍不時沁着，不由忖道：「他是被那柄短劍刺死的？」

那女人哭了一陣，把劍拿近油燈細看，大概劍柄上沒有甚麽綫索留下，她順手把它抛掉。接着叫道：「來人！」

房門打開，一個中年漢子走了進來，行禮道：「未知夫人有何吩咐？」

「剛才你們可曾看到刺客？」

「看到了，是個黑衣蠓面人，那人跟莊主說了一番話，便離開，臨行時又表示

會再來找莊主！」

那女人顯然是苗野的老婆，雙眉輕皺，喃喃地道：「那麽刺殺莊主的，是不是他呢？」

中年漢子道：「可能是！」

不料另一個却道：「夫人，小的認爲不大可能，因爲那人似乎沒有殺老爺的意思，他好像有些甚麽要問莊主！只是莊主好像有所顧忌，而不跟他說而已！」

苗野夫人眉頭又是一皺，喃喃地道：「這就奇怪了，你莊主的脾性，你們也該知道，他極少與人來往，也未曾聽人提及他有甚麽厲害的仇家……」

陸無涯在上面聽得眞切，忖道：「看來一定是那天我與七丫頭來殺周寒山，而恰好苗野來了一個『客人』，殺死苗野的，莫非就是他？」

他心中盤算着，脚下用力稍重，瓦片發出了「格」的一响，下面的人聽後臉色都是一變，苗野夫人轉頭欲去吹燈，陸無涯忙道：「在下並無惡意，諸位勿驚！」

苗野夫人胆子頗大，問道：「閣下是誰，因何負夜來此？」

陸無涯翻身跳落走廊，再走入房內，那中年漢子叫道：「夫人，就是這人！」

陸無涯解下罩巾，道：「尊夫苗野並非在下殺的！我找他只是想問他一件事，是有關一個人，這個人已可以斷定便是殺死尊夫的兇手！」

苗野夫人問道：「閣下憑什麽如此肯定？」

陸無涯不答反問：「請問尊夫及夫人是不是中了一種慢性的毒？」

苗野夫人身子一震，反問道：「閣下如何知道？」

「我估計尊夫一定是受其威脅！」陸無涯道：「在下來此與夫人相見，只想問幾句話。第一、去年周寒山在貴莊被殺，當日是不是有一位甚麽『稀客』到？」

苗野夫人想了一下，搖搖頭道：「沒有！」

那中年漢子道：「小的也不知道！」

「第二、是不是自從那天開始，夫人才知道自己中了毒？」

苗野夫人身子一震，脫口道：「正是！大概是周寒山死後三四天，外子才告訴我！」

陸無涯吸了一口氣。「第三、在此之前，你可曾服過解藥？」

「上個月服過！」

「那幾天又有沒有外人來？」

「沒有！」

陸無涯道：「一定有，否則解藥自何而來？只不過對方武功高超，而尊夫又因有所顧忌而不肯告訴你而已！嗯，你可曾問過尊夫，自己爲何會中毒？」

「他說過了，毒藥是被人下在食物中的！他不肯告訴未亡人下毒者的姓名！」

陸無涯嘆了一口氣，道：「看來夫人所知極少！」

苗野夫人垂淚道：「未亡人的確一無所知……閣下是誰？尚請賜告！」

「我也是一個受害人，不過現在還不宜公開姓名身份……嗯，你就叫我仇養吾吧！」陸無涯誠懇地道：「夫人，在下有一句衷心之言，希望你能聽進耳！下毒及殺死尊夫的兇手，極可能是江湖上惡名昭著的蝙蝠殺手，恐怕他爲了某種原因，還會再來找夫人，夫人須得小心提防！」

苗野夫人臉色一變，道：「如今未亡人尚有甚麽可怕之事？」

「話雖如此，你若想爲尊夫報仇，便得留下有用之身！」

苗野夫人身體猛地一震，忽然向陸無涯行了一禮，道：「多謝壯士醍湖灌頂，未亡人感激不盡！」

陸無涯做了件好事，心頭鬱悶大減，抱拳道：「後會有期！」言畢縱身離開。

× × ×

陸無涯已可肯定殺死苗野必是烏鴉所爲，換言之，用淬毒鋼針射殺七丫頭白若冰，也是烏鴉的主意，問題只是下手的人，他還不能肯定是誰。

七隻蝙蝠已肯定死亡的有黃金盛。白若冰和紫玉花，洪如谿和藍天雲則十居六七亦已死亡，能够還活在世上的，除了他自己之外，只有一個黑蝙蝠墨有光！

想到此，陸無涯身子不由一震，在衆同伴之中，陸無涯最忌憚便是墨有光！這人可怕之處便是令人摸不到他的底！他的武功，他的心智以及性格、都無從捉摸！

在魔窟中受訓時，墨有光的表現一向中規中矩，沒有一項是最好的！也沒有一項是最差的，但不管如何，出道以來，烏鴉交給他的任務，他從未失過手，而且連烏鴉後來也逐漸器重他。

陸無涯本來只覺得這人極難接觸，後來才發覺其厲害之處，其聰明的地方便是絕不突出自己，因爲太突出，艱巨的任務便會落在其身上，也引人注目，單說他現在還活着便已知道其必有過人之處。

至此陸無涯幾已可肯定，殺死苗野的必是黑蝙蝠墨有光，也是他一向所忌憚的人物之一！

還有一點，墨有光必定已跟在自己後面，他不知道自己已改變了裝束，而且沿道小心，墨有光是憑甚麽一直能够綴着自己。爲着安全起見，陸無涯返回客棧，取了包袱銀子，換了一套青色的袍子便連夜離開岳陽城。

出了城，他向東猛馳，只走了一程天便開始亮了。這刹那間，他忽然覺得自己如同大海中的孤舟，不知該向何處駛去。人海茫茫，烏鴉在那裏？天地雖大，何處才是自己安身之所？

陸無涯心頭惘然，馳了一陣，見到官途便拐了上去，沿途而行。這樣漫無目的地走了幾天，才發覺自己是向蕪湖城的方向行進。

提起蕪湖城，陸無涯腦海中不期然浮上韓如玉的倩影來，心頭一片悲愴。他買了一匹瘦馬，仍依原來的方向前進。

這天來至鄱陽湖西岸的一座大城德化，準備覓舟過湖，只因天色已晚，便折入城內找尋客棧歇宿。

由於這幾天陸無涯心中仍有被追踪的感覺，是以入店之後，立即溜了出去，匿在客棧對面的一座高大建築物的屋頂，希望能查出跟踪自己的人。

夜雖已深，但下面仍是一片熱鬧，笑語喧天，夾雜着鶯聲燕語，陸無涯這才知道下面是一座妓院。三更的梆子聲，不斷

隨風傳來，却仍不見有甚麽奇怪的人在附近出現，陸無涯甚覺不耐，正想離開，忽然聽見下面傳來一道女子的尖叫聲：「林爺，你，你，你做甚麽？」

那叫聲說不出的驚恐，隨又聽到一個男子道：「大爺有的是錢，你要多少薦枕費，只需開口！」

女子道：「賤妾賣唱不賣身，德化城內誰人不知？」

接着一個龜奴的聲音道：「林爺，你要人陪宿，另尋一個吧！牡丹巳被劉大人包下了，訂明明年來討娶的！」

嫖客哈哈一笑。「甚麽劉大人，老子一劍過去，叫他變成死屍！甚麽人大爺都不要，只要紫牡丹！」

龜奴道：「林爺來此也有數天，也該知道咱們這裏的規矩，望您高抬貴手，賞一口飯吃，別叫咱們難做！」

「嘿嘿，你們要的只不過是銀子而巳！要多少儘管開個價來！老子付的錢，一定可以比那姓劉的多！」

龜奴自然不肯，兩人便吵了起來，驚動了妓院內的打手，紛紛過去排解。陸無涯本不想管這種閑事，但聽那嫖客的聲音，有點耳熟，忍不住悄悄翻了下去，匿在暗處觀看。

剛下去，裏面巳打了起來，看來那嫖客武功甚是了得，打得那些打手落花流水，鴇母及妓女尖聲大叫，陸無涯悄悄走至花窗處偷窺，只見那嫖客身穿一襲藍色的綢衣，相貌頗爲俊朗，但鬢髮凌亂，醉容可掬，出手招式甚是簡單，但每一招都是攻敵之要害，似曾相識，再仔細一瞧，此人赫然是藍蝙蝠藍天雲！

陸無涯在此地方乍見到他，又驚又喜，又悲又詫，心中分不出是甚麽滋味，忍不住吟哦道：「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

藍天雪身子猛地一震，大喝一聲：「誰人在此？」雙脚一頓，身子斜飛而起，左掌一引，擊碎窗槅，藍影一閃，巳落在花園中。目光一及，身子顫抖更甚，澀聲道：「三哥？」

陸無涯見他落魄至此，心頭一酸，嘴上却冷冷地道：「老四，你好不出息，跟我來！」一振衣飛上屋頂。回身向他招手。

藍天雲呆了一呆，終於咬咬牙，也跟着飛了上去，陸無涯在前帶路，藍天雲默默跟在後面，直至湖邊才停了下來。

藍天雲顫聲問道：「三哥，你怎會來此？」

「坐下。」陸無涯緩緩坐在湖畔，藍天雲略一猶疑，在他三尺之外坐下。

夜風頗大，流水嗚咽，蘆葦沙沙作响，天地寂寂，似乎只餘他倆兩個。

良久，陸無涯才幽幽地道：「這世間美不美？」

藍天雲半晌才碰出一句：「以前美，現在不美！」

陸無涯身子一震，道：「爲何？」

藍天雲苦笑一聲：「生不如死，尚有什麽美的。」

陸無涯嘆息道：「你正在英年，何出此語！」

藍天雲忽然激動起來。「三哥，難道你不知道烏鴉不會放過咱們？」

陸無涯不答反問：「你如何知道？」

藍天雲雙眼眨着水光，道：「老大一向對烏鴉忠心耿耿，但今年正月，烏鴉說他未盡力，不給解藥他，他便活活死在咱臉前……」說到此，藍天雲身子如篩米般抖動起來。

陸無涯急問：「當時有何人在場！」

「除了小弟之外，只有老六……」藍天雲抬頭道：「三哥，他另給你解藥？」

陸無涯沉吟了一下，點點頭：「你還有幾件任務？」

「小弟跟老六都只剩下一件。」

陸無涯幽幽地道：「看來第四批蝙蝠也將出道了！」

藍天雲身子又是一抖。「我知道最後那件任務完成之後，烏鴉也不會放過我：……三哥，你呢？」

陸無涯淡淡地道：「我跟烏鴉巳無任何瓜葛！」

藍天雲雙手如鐵鉗一般，緊緊抓住陸無涯的手臂，大聲叫道：「烏鴉爲何肯放過你！」

這聲大叫，驚動了蘆葦中的水鳧！呷呷大叫，月光照在藍天雲的臉上，只是他五官扭在一起，緊張，驚喜，詫異，全部呈現出來。

陸無涯心頭不忍，輕聲道：「老四，你冷靜一點，別驚動別人，說不定老六就在附近？」

藍天雲如受驚的兔子般，轉頭向四處看了一眼，輕聲道：「老六好生陰沉……五丫頭跟七丫頭呢？」

這兩隻蝙蝠對陸無涯都有一番情意，陸無涯心頭疼痛，緩緩吸了一口氣才道：「她們……都死啦！」

藍天雲吃了一驚。「誰下手的？」

陸無涯平靜地道：「烏鴉！」

「該死的烏鴉！」藍天雲一頓才問道：「三哥，你……五妹……能夠告訴我，是怎樣擺脫烏鴉的麽？」

「當然可以，我還要找他算帳哩！」

陸無涯附在藍天雲耳邊輕輕把自己的救命絕招說了一下。

藍天雲心頭亂跳：「這可是眞的？」

陸無涯沉吟了一下，道：「當然是眞的，否則烏鴉又怎能給我解藥！」

藍天雲垂首冥思。陸無涯道：「事在人爲，只要有一綫生機，便須爭取，像你這樣自暴自棄，又怎能有明天？」

藍天雲赧然道：「小弟是不如你……只怕我還是沒有明天！」

「有，一定有，黑夜過去，便是新的一日，每一個人都一定有明天的，老四，你一定要爭取！」

這幾句話說得懇切無比，藍天雲雙眼閃着感激之色，輕聲道：「三哥多謝你，我也衷心祝福你有美好的明天，嗯，你以後有什麽打算？」

陸無涯心頭一震，喃喃地道：「這個明天，來得突然，我只想四處走走，還未有打算，不過若有機會，我一定要殺死烏鴉，爲五妹及七妹報仇！」

藍天雲雙眼換上崇敬之色，道：「三哥，烏鴉不好對付，你能夠活下來，巳不容易，算了吧！」

（未完・六）

神槍雙傑故事／

龍驥・文　可飛・圖

情劫女煞星（一）



同程女伴

冷若冰霜

子爵式噴射客機在三萬五千呎高空平穩地飛行着。萬里無雲，燦爛的陽光照射在銀白色的機翼上，又從圓形的窗洞中反射進來刺進洪英豪的眼裏。於是，他伸手將綠色的窗簾拉攏。

但是，另一隻纖巧的手却又將窗簾拉開了。

在現時代社會中，「如何去尊敬女性」已成爲男士們不可缺少的課題。洪英豪自然懂得該如何去「尊重」他身邊同程的女伴；而對方却似乎缺乏教養，自己需要陽光最少也該向隣座討厭刺眼陽光的人先打聲招呼才對。

在塞城上機後，洪英豪在漫不經意的一瞥之中，只知道他的左邊是個女性；她生了副什麼模樣？多大年紀？……洪英豪却沒有去仔細觀察，因為他不習慣於公開場合中向一位女士虎視眈眈。

現在，他却禁不住轉過頭去，開始打量他的芳隣了。

她大約有二十二、三歲，皮膚白淨；由於穿了一件黑緞旗袍的關係，膚色更是顯得晶瑩。她的鼻子挺直，兩眼大而明亮，嘴唇微微噘起。很美，却很冷，這是洪英豪對她的評語。同時，她眉宇間還隱隱透露出一股高不可攀的倨傲神態。這使得一向心高氣傲的洪英豪突然對她發生「興趣」了。

他捉狹似地又要伸手去拉上窗簾，然而他伸過去的手却被那女郎一隻雪白的手擋住了。

洪英豪期望對方說一聲「對不起」，但是他失望了；退而求其次，那怕是一個冷漠的眼光也行，而那女郎連眼角餘光都不曾瞟他一下。洪英豪不禁感到一絲惱怒；這個女郎未免驕狂得不近人情了。

心中惱怒，却不便表露出來。這是每一個受過高等教養的男人應守的規矩，洪英豪只得勉强笑着問道：「小姐！妳不覺得刺眼麼？」

那女郎充耳不聞，視若無睹，根本就不理他。

洪英豪的自尊心無異受到重重的一擊，却又發作不得，只鱉着一肚子悶氣，離座而起，到機尾小酒吧去了。這一次到塞城完全是遊覽的，他可不願在回程中為一個陌生女郎而破壞了他這次旅遊愉快。喝一杯！H埠就要到了。

他剛剛端起手裏的「威士忌」，耳畔就傳來空中小姐嘹亮悅耳的報告聲：「各位旅客，三分鐘後我們就要在H埠着陸了，請不要吸烟，並將安全帶繫好……」

洪英豪一口氣將杯中之酒喝乾，回到他的座位上。不知什麼原因，他仍然免不了向他的芳隣瞅上一眼；她神情如故，連睬也不睬他。洪英豪暗暗好笑；人家和自己素昧平生，憑什麼一定要和自己說話呢？眞是生寃死氣。

航機平穩地着陸，在空中小姐一連串的祝福聲中，洪英豪提起放在腳邊的小提

箱，隨着其他旅客向機門處走去。他最後一次將目光投向他的芳隣；她依舊神情冷漠地坐在那裏，並不像其他旅客那樣爭先恐後。

走出停機場，經過檢疫，驗關，驗照等一連串手續，洪英豪步履輕鬆地走出機場的大門，一個熟悉身影立刻迎了上去。

「哈囉！小方！小洪！」那是方銳鋒。

「嗨！小方！」洪英豪歡欣地迎過去。「你的私家偵探業務那麼繁忙，又何必過海來接我呢？」

方銳鋒聳動了一下寬闊堅實的肩頭，一本正經的說：「前一次你從塞城回來時，我因為還躺在病床上，不能來接你，感到非常遺憾。所以這一次要補回來。」

洪英豪在他的肩頭上重重地拍了一下，嚷着說：「小方！你仍然是那樣嚴肅拘謹。」

二人一面說一面走到了車邊，方銳鋒先打開車門讓洪英豪上車，然後自己坐上駕駛座，開動了車子。

「玩得愉快嗎？」方銳鋒問。

「不壞。」

「碰到林露了？」

「嗯！」洪英豪的聲音很輕，好像不太對勁。

「那自然要敍敍舊情了？」

「也許答案會使你感到意外。」

「怎麼？是你們二人之中，有一個另結新歡了嗎？」

「都不是——」洪英豪長長地吁了口氣，才接着說下去：「她殷勤地接待我，玩了不少地方。然而她卻在躲避我。」

「為什麼？」方銳鋒果然有些吃驚。

「她像突然變得正經起來了。」

「那是對的，」方銳鋒又拿出他那種說教的口氣，「我希望你，一天也突然變得正經起來。」

「嗨！小方！你眞懂得『機會教育』啊！」

方銳鋒不再說下去了，他深深懂得一個人的行為多少有幾分天性所使然，勸說無益，到了某一個時候他自然會收心。於是，他以另一種語氣問道：「飛機上有艷遇麼？」

「嗯！」洪英豪苦笑着，「我差點被凍成了一條冰棒。」

「噢！怎麼回事？」

「遇到了一座冰箱。」

「哦！」方銳鋒不禁笑了。「『艷如桃李，冷若冰霜』這兩句形容辭本來就是連在一起的。女性的冷漠就是矜持，那得要慢慢地培養……」

「好啦！」洪英豪揮手打斷他的話，「別只顧說教，車子快開到海裏去了。」

方銳鋒笑而不語，將車子駛上了渡海輪。

過海之後，方銳鋒將車子開到半山的洪英豪住宅。車停下後，他為洪英豪打開車門，笑着說：「小洪！你該休息一會兒，晚上六點鐘我來接你。我約好了幾個玩槍的朋友在『龍門酒家』喝兩杯。」

「OK！大家聚聚。」洪英豪顯得興高采烈。

洪英豪連蹦帶跳地上了階梯，打開院子門。在他的想像中，院落內必是落葉成堆，但是他所看到的卻是一遍整潔；屋內也是一塵不染。他知道是方銳鋒預先派人來掃過了。

他懷着依戀的心情向四壁掃了一眼，然後將手裏的箱子放在桌上，打開箱蓋，準備取出內衣褲。他迫切地需要洗一個澡，然後小睡片刻。現在已是四點鐘，六點多鐘和那些會吵會鬧的朋友在一起，沒有精神是不行的。

可是，當他打開箱蓋時不禁楞住了。原來箱內最上層放着的竟是一件黑色的鏤空女用內褲。

這是怎麼回事？是林露放在裏面嗎？

翻下去，全是女用的物品。洪英豪這才明白拿錯了箱子。……箱子是放在脚邊的……哦！對了！隣座那個女人也有一隻黑色提箱，那一定是拿錯她的了。洪英豪頓時楞在那裏。

人都是有好奇心的，洪英豪自然也免不了。楞了一陣，洪英豪又開始在箱內翻動。一方面是為了滿足好奇心，另一方面則是想找到那女郎的住址。送回原物，再找回自己衣物。

除了衣服之外，洪英豪發現了一個牛皮紙的封袋。他想：這裏面可能裝着那女郎的證件，於是就打開看看。

裏面裝着兩張硬紙，一張上面寫着好幾個地址和人名，而且都是珠寶商人。另一張紙上畫着好幾件首飾的圖樣。據洪英豪的猜想，那女郎必然是一個嗜好珠寶成癖的富家女，到H埠搜購珠寶來的。

一念未已，門鈴卻响了起來。

誰？小方嗎？洪英豪慌忙蓋上箱蓋，將提箱塞進衣櫃，然後匆匆地跑去開門。

竟然是那個神情冷漠的「芳隣」。

她手裏提着洪英豪的提箱，目光冷冷地望着洪英豪，沒有說話，也沒有準備要開口說話的跡象。

「找誰？」洪英豪明知故問。

她不但沒有說話，也沒有表情，硬從洪英豪的身邊擠逼，向屋內找去。

進入屋中，她將手裏的提箱重重地放在桌上，然後向洪英豪伸出了手。

「要什麼？」洪英豪笑着問。

她終於開口了，說話像是用鐵鎚敲擊冰塊：「我的提箱。」

「哦！妳怎麼知道我的地址？」

「你的箱子裏有。」

洪英豪發覺這個女郎異常奇特，自然不願放棄這個機會。於是搭訕着問道：「請問芳名？」

「為什麼要打聽得那麼清楚？」

「我叫洪英豪……」

「知道了，頭銜一大堆，別以為你有多麼了不起！」

「了不起的就是妳！妳是那麼高不可攀。」

「拿來，少囉嗦！」

「小姐！」洪英豪涎着臉說：「最少妳該留下個姓名才行！」

「為什麼？」

「如果再有一個人上門來找我要提箱，我如何應付？」

「別忘了我是拿提箱來和你交換的。你憑什麼不給我？」

洪英豪狡黠地說：「妳拿的提箱是我

的，我拿錯的提箱卻不一定是妳的啊！」

「我可以說出裏面的東西。」

「說說看？」

「衣物……」

「還有？」

「有幾個朋友的地址和幾件首飾的圖樣。」

「妳喜歡搜藏珠寶嗎？」

「也許。」她冷冷地點了點頭，然後伸出了手。「拿來吧！」

洪英豪連連搖着頭說道：「不行，不行……」

「為什麼？」

「妳必須說出姓名。」

「我如果不說呢？」

「將提箱送交警方處理，因為妳身份不明。」

「你這個人眞不講理。」

「這是對付不講理的人最好方法。」

「我那點不講道理？」

「妳難道忘記了飛機上的事？」

「哦！原來你在報復。」

「或許。」

「那麼我就要破壞你報復計劃。我名叫白倩欣，現在可以還我的提箱了吧？」

「當然可以。」洪英豪心頭頗有快意。「住在這裏嗎？」

「那有這麼多的問題？」

「不然我上那兒去找妳？」

「你明明知道我是塞城來的。」

「那麼，到此地作客了？」

「嗯！」她點點頭。

「住在……？」

「香江大酒店三一二號房。」

「允許我去探訪妳嗎？」

「不歡迎。」

「因何回答得如此乾脆。」

「因為我發覺你是一個不懷好意的男人。」

「任何男人見了像妳這樣漂亮的小姐都會不懷好意。」

「別來這一套，我不聽。」

「請坐！」洪英豪向沙發擺擺手然後將目光望向酒櫃，「要喝一杯什麼嗎？」

白倩欣冷笑了一聲說：「是不是每一個男人見了一個漂亮的女人時就想用酒去灌醉她。」

「別將我說得那樣下流！」

「『下流』本來就是『男人』的代名詞，也許你例外。」

「妳好像在痛恨男人。」

「你說對了！」

「為什麼？」洪英豪不自禁地問了一句，接着又舉出一個自設的答案：「是因為妳曾經被一個男人遺棄？」

「別將你們男人看得那樣偉大。」

「那麼……？」

「別那麼囉嗦，快還我的箱子。」

洪英豪知道再不拿出提箱，眞會被對方當成下流的男人了。於是從衣櫃中拿出提箱交到她手裏。「請清點一下箱內的物品。」

白倩欣揭開箱蓋，臉色立刻一沉，說：「你翻過了？」

「嗯！想找找箱子主人的地址。」

白倩欣又拿出那個牛皮紙封套舉在手裏問道：「這也看過了嗎？」

「看過了。」

白倩欣神色遽變，但是她在一瞬間又將神色緩和下來，竟然在面上浮現了甜蜜的笑容。「洪先生！歡迎你到酒店裏來看我。」

洪英豪不禁一楞，他眞想不到對方神情何以突變。但他卻不便去窮究，因此點頭說：「我一定會去拜訪妳。」

「也希望和你做個朋友。」她的話聲更柔了。

「啊！……」

「但是我有一個請求。」

「別那麼客氣，如有需我効勞之處，請儘管吩咐。我應該一盡地主之誼的。」

「不管發生了任何情況，也不得將你在這兩張硬紙上所發現的秘密，告訴第三者。」

洪英豪驚訝地問道：「那也算是秘密嗎？」

「用不着多問，只說你答不答應就行了。」

「好！我答應。」

白倩欣笑容突然收斂，沉聲說：「洪先生！這可是你親口答應的啊！對於一個言而無信的人，我有最厲害的手段去懲罰他。」

「說完之後，提着提箱向外走去。

洪英豪趕上去問道：「白小姐，妳好像有什麼困難的樣子。」

白倩欣點一點頭說：「也許被你說對了！」

「那麼，讓我帮妳。」

白倩欣冷冷地說：「用不着，只要你不洩漏你所見到的秘密就行了。」

洪英豪心念一動，連忙以探詢的口氣說：「那不算是什麼秘密，除非……？」

白倩欣明亮的眸子一轉，冷冷地接口說：「除非什麼？」

「除非妳是個珠寶走私犯！」他說。

洪英豪說完之後等待一個風暴來臨，根據他的想像，以白倩欣那種倔強的性格，聽到這種含有侮辱性的猜測，一定會勃然大怒。

孰料，白倩欣的反應和洪英豪的料想恰巧相反。她語氣輕緩地反問道：「如果被你說中，你又打算怎麼辦呢？」

洪英豪毫不考慮地說：「勸你從此洗手，免得終日担心害怕。」

白倩欣微微點頭，又問道：「不報警嗎？」

洪英豪搖頭說：「我不會那樣做。」

「謝謝你！」白倩欣的臉上流露了一絲難能可貴的笑容。

「妳眞是一個珠寶走私犯？」

「不是。」

「既然不是，為什麼要謝謝我？」

「不久你會明白。」

「白小姐！」洪英豪神情迷惘地說：「妳簡直就像一團迷霧。」

「那麼你就該當心在霧中迷失。」白倩欣一面說，一面向門口走去、走到門口時她又回過頭來說：「在這裏我沒有親友，所以歡迎你到酒店來看我。但是不希望你提起你在那兩張硬紙上所發現的秘密，自然更不准你向別人提及。請勿忘記你方

才對我的承諾。」

「白小姐，我送妳回酒店吧！」洪英豪很禮貌地說。其實，他是希望製造機會與她再作深談；因爲在他的直覺中，白倩欣的心中存在着一個難以打開的結。

「不必了！」她加以婉拒。

「那麽，允許我隨後到酒店來拜訪妳嗎？我想請妳吃晚飯。」洪英豪將晚間和朋友的聚會都抛到一邊去了。目前，似乎只有進一步挖掘白倩欣心中的秘密才是他最迫切需要做的事。

「我想休息了一下，」她仍然拒絕了他，繼續向大門處走去。突然，她又轉回身來，「哦！對了！我不希望你在晚間來酒店看我，也不希望你晚間和我訂約會，其他的時間我都歡迎你來。」

洪英豪訕訕地笑着說：「怕我是一個『下流』的男人。」

「保證不是那個意思，」白倩欣說着，自己打開了大門，走出去很快地將大門帶上，她的話聲從門縫中傳來：「你留步吧！我相信明天一大早，我們就會見面的了。」

洪英豪冷靜地站在那裏，沒有開門追出去。因爲他「追」的不是白倩欣這個人，而是她心中的「秘密」。如果被對方誤以爲是在「追」她的人，那就有失自己的身份了。

電話鈴聲驚醒了洪英豪的好夢。

× × ×

他睜開眼睛後的頭一件事情並不是去拿床頭立櫃上的電話聽筒，而是看着腕錶；八點四十分。時間雖然不算太早，但是由於頭一晚和那幾個玩槍的朋友聚在一起喝多了酒，這個時候吵醒他，眞使他有點惱火。他讓電話鈴聲又响了半分鐘，才蠻不開心地拿起話筒，極不帶勁地「喂」了一聲。

「小洪嗎？」那是方銳鋒的聲音：「我知道你昨夜喝多了酒，迫切地需要睡眠，但是我又不得不吵醒你。」

一聽是好友方銳鋒的聲音，洪英豪的火氣消退不少，神智也清爽了許多，連忙問道：「小方，有什麽事？」

「我發覺如果沒有你這個朋友，我的私家偵探社就開不成。」

「這是什麽話？」

「眞的。」方銳鋒的語氣很認眞。

「小方！你就是因爲要告訴我這句話，所以才打電話來吵醒我？」

「有重要的事情……你能立刻來一下嗎？」

「先告訴我一個大概，否則我會開快車……」

「你必須僱街車，我忘記在你的跑車裏加油了。快來吧！一件大業務上門，所以我要你帮忙。」

「OK！遠洪英豪大叫一聲從床上跳了下來。

沐浴，穿衣，走出大門，一共只耗去了八分鐘的時間，洪英豪不愧是一個射擊場上的健將，拳擊房裏的好手，動作總是那麽迅速，當他跳上街車時，頻頻地催促司機加大油門。那位司機一定以爲他的臀部上「失火」了。

好不容易在九點過三分時，車子開到了鬧區的「華孚大樓」。洪英豪拿出一張百元紙幣往那司機手裏一塞，也不等司機找零，就拿出跑百咪衝綫的勁頭衝進了「華孚大樓」的電梯間。

電梯昇到八樓，他又衝向八〇八室。來到門口他才喘口氣，定定神。沒錯，門上掛着「方氏私家偵探社」的牌子。

旋門而進，首先就看見那位又胖又矮的秘書小姐。她的目光從那底瓶似的深度眼鏡後面瞟向洪英豪，有些勉强地站了起來，指指裏面的一間屋子說：「方先生在等你。」

來到此處，洪英豪倒不着急了。他的目光掃了一下那位秘書小姐40——30——40的三圍，悄聲問道：「胖小姐！裏面有別人嗎？」

「洪先生！」秘書小姐噘着嘴說：「我姓譚、名愛麗。已經說過一百遍，請勿叫我胖小姐。」

「胖人有福啊……」

「我不喜歡人家說我胖嘛！」

「好！請問譚小姐，」洪英豪改了口氣，他知道開玩笑不宜過份。「裏面還有別人嗎？」

「有一位姓徐的。」

「當事人嗎？」

「洪先生！你快進去吧！」譚愛麗揮着她那肥厚的手掌。「方先生好像遭遇到困難了。」

洪英豪向裏面那間房子的門口走去，譚愛麗按鈴通知了方銳鋒。所以不待他舉手敲門，房門就打開了。

洪英豪看到了一個兩腮削瘦，目眶下陷的中年人。他雖然穿着畢挺的西服，頭髮梳得光可鑒人。但是洪英豪對他的第一印象却不太好。

方銳鋒爲他們介紹：「這是我的好友洪英豪，……這是徐子文先生，當年也是射擊場上的名將。」

「久仰，」徐子文恭敬地說，同時伸出了手。

洪英豪很不願意去和對方握手，可是還免不了伸出手去。一方面他不能得罪方銳鋒的事主，另一方面則因爲聽說對方也是個玩槍的好手，就想試試對方的握力，一握之下，竟在伯仲之間，洪英豪開始對其貌不揚的徐子文另行估價了。

握攊，洪英豪不去理睬徐子文，逕自在沙發上坐下，向方銳鋒道：「小方！有什麽重要的事？」

「小洪！」方銳鋒在他身邊坐下，慢條斯理地說：「徐先生委托我辦一件案子，却是慕你之名而來，所以只有請你帮忙了。」

「是嗎？」洪英豪以不屑的眼光望向徐子文。

徐子文嘿嘿一笑，奉承地說：「誰不知道你們是搭檔得天衣無無縫的『神槍雙傑』，所以想借重二位的神槍。」

「噢！」洪英豪戲謔地說：「是要我們去做職業兇手嗎？」

「嘿嘿！」徐子文乾笑了一聲。「洪先生眞會說笑話，是要借重二位的神槍去保護我的老闆。」

「噢！是有人要謀財害命嗎？」

「謀財倒未可知，害命却是眞的。」

方銳鋒已發覺洪英豪對徐子文極無好感，唯恐他說話過份引起雙方不快，因此接口說道：「小洪，事情是這樣的……你總該聽說過『寶慶銀樓』吧？」

洪英豪心裏微微一動，點了點頭，說：「嗯！怎麽樣？」

方銳鋒又問道：「你還聽說過『德惠珠寶公司』嗎？」

洪英豪心頭暗暗一驚，「寶慶」也好，「德惠」也好，他都曾在白倩欣提箱收藏的那張硬紙片上見到過。他還依稀記得「德惠珠寶公司」的老闆名叫呂德惠、想到這裏，不覺疾聲問道：「發生了什麽事嗎？」

方銳鋒神情沉重地說：「『德惠珠寶公司』的老闆呂德惠先生被殺了，時間大概是昨晚子夜，一刀深入心臟，兇刀還留在屍體內，可是並沒有發現短少財物，兇手顯然是爲了尋仇……」

洪英豪眞不知道自己的臉上是否流露出驚色，因爲他幾乎已肯定殺害呂德惠的兇手就是白倩欣。

他吁了口氣，以緩和自己緊張的情緒，然後以疑惑的目光望向徐子文。「人已經死了，怎麽還要我們去保護呢？」

徐子文連忙回答說：「洪先生，你弄錯了，我的老闆是『寶慶銀樓』的店東李餘慶先生，是請你們去保護他。」

「噢！」洪英豪裝模作樣地點了點頭，然後問道：「徐先生怎麽知道那個殺死呂德惠的兇手也要殺死你的老闆呢？」

徐子文嚥了口唾沫潤喉，然後從容地說道：「事情是這樣的……在昨晚呂德惠先生遇害之前，已先後有三人被殺。其中有一人在塞城，二人在星洲，這二個被殺者，連同昨晚遇害的呂德惠先生以及敝店東，還有『祥泰珠寶行』的羅坤泰先生。他們六個人，在十年以前合夥幹過珠寶生意……」

洪英豪冷冷地接口說道：「恐怕是不法的生意吧？」

「嘿嘿！」徐子文訕訕地一笑，然後點點頭說：「眞被洪先生猜中了，他們在東南亞一帶幹走私珠寶的行業，也許就在那個時候得罪了什麽人。從以上這幾個死者看來，兇手的目標顯然是針對着他們這個集團的。」

「啊！」洪英豪顯得不在意地點了點頭，其實他的心緒已經有些紊亂了。

「洪先生！」徐子文彬彬有禮地說：「當我到這裏來探訪方先生之前，也接受了羅坤泰先生所托，所以要請二位分別去保護李老闆和羅老闆。」

「你看怎麽樣？」方銳鋒徵詢洪英豪的意見。

洪英豪沉吟不語，由於他事先已認識了白倩欣，而又答應了要代她守密，所以他一時就無法回答了。

「關於酬金方面，」徐子文慢條斯理地說：「決定由李老闆和羅老闆共同負担美金一萬元，而且可以先付三分之一。」

這是一筆不算小的數目。洪英豪可以毫不思索地拒絕對方，但是他的好友方銳鋒却是一個開業的私家偵探。於是，他問道：「請問要保護到什麽時候？」

「直到元兇捕獲爲止。」

洪英豪訝異地問道：「難道那也是我們的責任嗎？」

徐子文點點頭說：「是的，呂德惠的遺屬托了我，所以我轉托貴社，酬金也是美金一萬元。」

這筆酬金着實太好賺了，只要到「香江酒店」三一二室找到白倩欣。但是……洪英豪可說遇到了生平最大的難題。

方銳鋒却與高采烈地說：「小洪！這是一件名利雙收的案子，我們沒有理由不接受。而且我也有信心捕獲元兇。」

洪英豪皺着眉頭問道：「小方！你準備接受委托了嗎？」

「除非……」方銳鋒看出洪英豪的神色有些不對，因此語氣變得遲疑起來：「……除非你不肯帮我的忙，否則我就不會放過這個機會。」

洪英豪情知自己絕不能去拒絕方銳鋒的請求，而且殺人是犯法的事情，他也絕不容許白倩欣如此胡來，眼前如果有鐵證，他甚至會毫不考慮地會同警方去「香江」酒店」去逮捕白倩欣。

他沒有立刻去回答方銳鋒，轉向徐子文問道：「徐先生，我能請教你和三位當事人，是什麽關係嗎？」

徐子文遲疑了一下，才回答說：「朋友！」

「老朋友還是新朋友？」洪英豪問。

這一問使徐子文楞了許久，才謹愼地回答說：「認識不少年了。」

洪英豪將目光盯在對方臉上，冷冷地問道：「想必你和他們也是同行了。」

徐子文點點頭說：「是的、不過我却不像他們那樣幸運一個個地當上了老闆。我不過是憑着鑒定珠寶的技術在『寶慶銀樓』混碗飯吃。」

洪英豪咄咄逼人地問：「過去呢？」

徐子文像是不勝唏噓喟嘆着說：「好漢不提當年勇，不提也罷！」

「徐先生！」洪英豪沉着臉說：「你弄錯了，我不想探索你的過去，而是要瞭解情况。我們要去找兇手，還要保護好幾個人的性命，所以你不能拒絕回答我提出的任何問題。」

徐子文目光中透射出悻悻之色，點點頭說：「好吧，你要問什麽？」

「請問，徐先生過去和這幾位當事人是什麽關係？」

「我是他們的槍手。」徐子文回答得很乾脆。

「爲他們殺過人嗎？」

徐子文語氣平靜地回答說：「走私買賣如同玩命，我不殺人，人就殺我。而且我拿別人的錢替別人辦事，那是無可避免的。」

「行了！」洪英豪擺了擺手，語氣冷冷地說：「你很坦白，那麽繼續請你提供一點資料。元兇也許就是以前被殺者的遺屬……」

不待他說完，徐子文搖搖頭說：「很對不起，時間太久，有許多事情已經不復記憶了。而且殺人行爲大都在月黑風高之夜，有時連對方的姓名面貌都不知道。」

「嗯！」洪英豪站了起來，緩緩踱步，語氣沉穩地說：「徐先生！我應該提醒你，我們只有兩個人。」

「那巳經够了！」

「難道你不需要保護嗎？」洪英豪的兩道目光就像兩把刀那樣犀利。「論說起來你是罪魁禍首，復仇者會放過你嗎？」

徐子文苦笑着說：「這我知道，無奈我付不出鉅額的保護費。再說，我手頭還有一支槍，比起二位自然是差得太遠，却也可以聊作自衞，去碰碰運氣了。」

「你眞是太客氣了！」洪英豪說着轉向方銳鋒。「小方！簽約吧！我出去走一趟，立刻就回。」

× × ×

「香江酒店」位於H埠的南端海岸，長窗向海，視界遼闊，白倩欣佇立窗前，似有所思。

「咚！咚！」房門上突然响起輕微的敲門聲。

「進來！」她漫不經意地輕喚一聲，既未回轉身子，她追踪一隻冲天海鷗的目光也未收回。

門開門關，步履聲向她身邊走近，她都沒有去理會。直到她所追踪的那隻海鷗消失在雲海深處，她才緩緩地回過頭來。

「哦！」白倩欣有着輕微的訝異。「是你？」

來人是洪英豪，嚴格地說，他來，是爲了搜捕一個殺人的兇犯。可是他此刻却是神情和祥，笑容可掬。像是來探望他的摯友。並非他故意做作，而是他面對白倩欣時，會不自覺地忘掉他來此的目的。

「欣賞海景嗎？」洪英豪輕輕地問，同時也將目光投向那起伏的波濤。「經常接觸海的人，一定會心胸遼闊。」

「我却愈來愈狹窄，似乎巳然容納不下一點東西。」

「那一定是妳心中所思想的恨多愛少。」他一面說一面將目光凝注在白倩欣那冷艷的面龐上。「白小姐！仇恨的意識最能啃蝕一個人的心靈。妳正是應該快樂的年齡。但妳並不快樂。爲甚麼？」

白倩欣的目眶中閃過一絲狡黠的光芒，從洪英豪身邊走開。同時點燃了兩支烟，又走回來分給洪英豪一支。

「這裏很不錯。」她喃喃自語地說。

「妳是指甚麼？」

「這裏的建築；這裏的天氣；自然還有……」她說到這裏，轉頭向他一瞥。「……這裏的你。」

「但願妳沒有看錯。」

「不會吧？」她這一次將目光停留在他臉上的時間較長。「因爲你願意和一個性情乖張的女人作朋友。」

「噢！妳將我看成朋友了？」

「當然。」她笑着。似乎想努力在臉上擠出一絲屬於女性的嫵媚。可惜她表達得不够理想，看起來像是苦笑。「這是我的房間，我又穿着晨褸，不將你看成朋友，會讓你進來嗎？」

「嗯！」洪英豪含笑點着頭。「爲甚麼要將我看成朋友？」

「因爲你熱情，正直，富有毅力。」

洪英豪風趣地說：「白小姐！妳最後那句『富有毅力』，大概就是『臉皮厚，不怕碰釘子』的另一解釋吧！」

白倩欣笑了，這次的笑容是無心流露，因而很媚。

「你比海的魅力更大！」她語調輕快地說。

「白小姐……」

「爲甚麼不願叫我的名字？」

「嗯！倩欣！我們 談談……」洪英豪拉着她坐到沙發上去。「昨晚睡得還好嗎？」

白倩欣的嫵媚之色突然消失了，神情冷竣地說：「凌晨四時才上床，你看睡得好不好？」

洪英豪流露出關切的神色問道：「那樣晚？是去遊樂場所消磨長夜嗎？」

「去探訪一位老朋友。」她的語氣更冷了。

洪英豪自然不肯放過這個機會，大胆地作了更明顯的探詢：「就是那張硬紙卡上所記載的那些朋友麼？」

這時，白倩欣的面色變得非常難看，近乎咆哮地說道：「我昨天就告訴過你了，不歡迎談論那兩張硬紙卡上所記載的秘密。」

「對不起！」洪英豪耐住性子向她道歉。「我忘記了。那……我們談點別的吧！倩欣……」

這一聲輕喚，又使白倩欣的神情變得柔媚起來，她情不自禁地吁嘆了一聲，說：「唉！錯不在你，是……」

「倩欣！」洪英豪握住了她的手，目光關注地凝視她。「是眞的想帮助她，而並不是想套她的口供。我看得出來，妳內心充滿了矛盾，也充滿了痛苦。既將我看成朋友，爲甚麼不向我傾訴？」

白倩欣目光略顯驚色地望着他，口氣遲疑地問道：「你……你知道了多少？」

洪英豪開門見山地問：「妳昨晚去探訪『德惠珠寶公司』的老闆呂德惠嗎？」

「哦——」白倩欣失聲驚呼起來，旋即又用手捂住嘴唇。目光驚愕地瞪視着洪英豪。

「這裏有酒嗎？」洪英豪站起來左右張望。

「我不需要。」她低吼着說。

「妳的情緒很不安……」

白倩欣連連搖頭，語氣倔強地說：「如果昨天我殺了你，我現在就不會有麻煩。不過我並不後悔，因爲我喜歡你。現在請告訴我！你今天來是一種甚麼立場？」

她的口氣無異巳自承認就是殺害呂德惠的兇手，這並不使洪英豪吃驚，因爲早巳在他意料之中；令他吃驚的是——她竟然坦率地說出很喜歡他，這簡直是一件令人不可思議的事情。

怔神良久，洪英豪才回答說：「一半站在朋友立場；另一半是一個私家偵探的助手。」

白倩欣吁了一口氣，語氣平靜地說：「你的回答使我安心不少，我們之間至少還有友情存在。我現在要向你的雙重身份提出兩個要求，希望你能答應。」

洪英豪婉轉地回答說：「我一定盡力而爲。」

白倩欣雙手握緊他的手，神情略顯激動地說：「站在朋友的立場，我希望你每天盡量抽出時間來陪陪我，但是一到晚間你就要離我而去。」

「嗯！再說出另一個要求吧！」

「另一個要求是對一個私家偵探的助手所提出的。請勿洩漏我的秘密，你昨天巳經答應過了；再就是不要干擾我的計劃。在這一方面，我有相對的條件提出交換。當我完成計劃，將由你送我上法庭。」

「妳所說的『完成計劃』，就是妳再接二連三地去殺死李餘慶和羅坤泰二人，對嗎？」

「不錯。」

「不管站在哪一種立場來說，我都不能答應妳所提出的第二個條件。」

「爲甚麼？」

「若說站在朋友的立場，我不希望你一誤再誤，應該勇敢地自動走上法庭，一定可獲得庭上的減刑。來日出獄再重新作人；站在另一種立場來說，那就更不能答應了。我和我那位開業的私家偵探朋友巳接受委托去保護李餘慶和羅坤泰。而且還接受了呂德惠遺屬委托，找出殺害呂德惠元兇……」

不待他說完，白倩欣就搶着問道：「是爲了錢嗎？」

「一半是；另一半爲了保護社會安寧，維護人間公理。」

「何謂公理？」

「公理就是……」

「聽我說，」白倩欣揚手示意他不要說下去。「以暴制暴，以殺止殺，以血還血，這就是我的公理。」

洪英豪不勝駭然，喟嘆了一聲說：「倩欣！妳的思想太可怕了！」

「我們現在攤牌吧！」白倩欣站起來吸燃一支烟。「我不反對你去找出殺害呂德惠的元兇。即使明知是我，你也無可奈何，因爲你缺乏證據；至於你們想保護李餘慶和羅坤泰，那還要看……」

洪英豪很快地接口說：「倩欣！千萬莫存僥倖之心，我和我的朋友方銳鋒是有名的『神槍雙傑』，別說以二對一，以男對女，就以雙方使用的武器來說，以槍對刀，妳就吃虧太多了！」

白倩欣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然後冷笑了一聲：「哼！你怎知我只會用刀而不會用槍？你又怎知我是如你想像中那樣容易對付？含恨十年的悠長歲月巳熬過去了。我若沒有十成把握，我會輕舉妄動嗎？」

洪英豪心頭暗驚，皺緊了眉頭說：「倩欣！妳眞的要這樣任性嗎？」

白倩欣語氣強硬地說：「不管你現在對我如何看法，反正我早有了的決定，任何阻力也不會使我終止我的復仇計劃。」

「復仇！妳在爲誰復仇？」洪英豪喃喃地說：「仇恨的種子在十年前就巳埋下，那時妳還是一個小女孩。妳大概是爲妳的父親在復仇吧？」

「用不着猜測；更用不着追問。」白倩欣的神情平靜，語氣淡漠。「當我有一天走上法庭時，就會眞相大白。」

「妳也許永遠也不會走上法庭。」

「你的意思是說……」白倩欣的神情突然又變得冷漠起來。「……我會死在你的槍下對嗎？」

「我不否認對妳有一絲難以覺察的感情存在，當我面臨開槍殺妳的那一瞬間也許會猶疑。我那姓方的朋友就不同了，他是一個掛牌開業的私家偵探，在任何情況之下他都要維護他的職業信譽。」

「但願他能維護得住。」說到這裏，白倩欣面上的神情突然一鬆，微笑說：「英豪！……這樣叫你想必不會使你不安。現在擺在你眼前的只有兩件事才是你迫切要去做的。」

「甚麼事呢？」

「在午夜之前，儘快找到我殺害呂德惠的犯罪證據，否則你就無法阻止另一件凶案的發生。這是唯一的正當途徑。自然你也會使出許多詭計來困擾我，不過我却深信你不會那麼卑鄙地去對付一個孤單無援，而又含恨十年的女人。」

「嗯！另一件事呢？」

「陪我玩一天！」她嬌媚地凝視着他。「讓我享受這裏的景色；同時享受你給予我的溫情。說句話你別訕笑，我活在世上二十二年，還不知道異性愛情的滋味。想必你不會吝嗇吧？」

洪英豪眞不知道該如何去應付這個性格複雜的女人，但是在直覺中，他對她却有幾分憐惜。因此，他決定以友情去贏取她的信任，然後才會聽信他的忠告，而中止復仇計劃，走向自新之路。

想到這裏，洪英豪就站起身來說：「現在巳經十點多了！我回去一趟，中午十二時我再來接妳。讓我們以一頓愉快的午餐作爲我們友情的開端！」

白倩欣自心底深處發出愉悅的微笑。

（未完·一）

奇俠司馬洛故事

黑蟬會所

馮嘉．文　可飛．圖



尋仇報復　保護證人

那雙青年男女看來是相當幸福的人，他們在一座這樣豪華而環境優美的住宅裏面，正在做着一件許多人都認爲是人生最快樂的事情，這件事情自然就是造愛。

高潮過後，他們就躺在床上休息着。天氣是熱的，不過這裏是郊區，又有一座那麼大的花園，晚間，用不着開冷氣機，祇要開了窗子，那陣涼風就吹進來，比冷氣更舒服，而他們身上因爲經過劇烈運動之後所出的汗，亦很快就給涼風吹乾了，冷氣機反而沒有這樣的功效。

可惜天上沒有月亮，不然，他在想，在月光映照之下，她的身體一定另有一種美態，當然，他祇要伸手把床頭燈一開亮就可以看到了，但這是不同的，這個他在剛才已經看過了。他是看夠了，欣賞夠了之後才熄燈而與她接觸的。

涼風亦似乎特別快能夠使他們的體力恢復過來。她嘆了一口氣，說：「我想去游一個泳！」

「好主意，」他說：「游泳比洗澡更好，反正我們這裏又是有泳池的。」他忽然坐起身來，說：「跟你比賽，看誰先下水，」他站到地上，「快點！」

「你瘋了，」她說：「泳衣都還不曾穿上呢！」

「別儍吧，」他說：「怕什麼呢？現在又不會有人看我們的！」他把她拉起來，說：「走！」

他一開步就走，自然是走在她的前頭，而她是女人，是不容易追上他的。她嬌笑着：「等我，等我！」

他却跑得更快。她出到去時，他已差不多到達池邊了。果然在黑暗之中，僕人即使是從遠遠望過來，也不容易看出他們是一絲不掛的，尤其是下了水之後。

他一跳跳起來，就向池中直插下去。

一秒鐘之後她就覺得不大對勁，因爲她聽不到應有的聲音，再一秒鐘之後，她就聽到使人作悶的「隆」一聲。那是人撞在硬地上的聲音。

她跑到泳池邊望下去。

那泳池之中根本就沒有水，白天游過的水都不見了。

她那個男伴跳了下去，就是跌在池底的堅硬磚地上，因爲他一面跑一面留心着後面的她，又沒有燈光，而在心理上由於不久以前還在這裏游過，不相信會沒有水，就一跳跳了下去，這還是泳池最深的一頭。

現在他就在那還是微濕的池底縮作一團，軟弱地動着。

這個女郎的一聲尖叫刺破了黑夜的靜寂。

× × ×

「有人把水放掉了，」其中一個大漢說：「這並不是一件難事，放水是聽不到的！」

「我沒有放水，」那個女郎在人牆的中間嗚咽着說：「我一直是跟他一起的，我沒有機會！」

「祇有你一張咀這樣說，我們就要相信嗎？」另一個大漢說道。

她此時的確是正圍在人牆之中，起碼有五個惡狠狠的大漢圍着她，她數不清楚數目是因爲那些大漢似乎經常換人，不一定是相同的那幾個，不過她亦分不清楚究竟是換過多少個了。而更糟的就是她並沒有機會穿上衣服，仍然是那樣一絲不掛。她亦已放棄了遮掩自己的身體。她的額上有一塊一塊的瘀紅，這時另一個大漢又說：「是你提議游泳的，否則就不會發生這事了！」

「假如是我害他，」她說：「我也不會承認了。」

「也許你是在裝儍！」一個人說着，也不知道是誰的手掌飛過來，在她的臉上重重一摑，她整個人便向後面跌去，連同

椅子倒在地上，身子張成大字形，甚麼都不能遮掩，不過她亦早已放棄了遮掩了。

「你們——懷疑是我，」她嗚咽着，在發暈之中說：「可以把我拘捕，落案控告我呀！爲什麼在這裏打我，讓我到警局去，我認識一位律師，我是有權通知律師的！」

「你有權？」其中一人說：「也許吧，但是問題却是，我們並不是警探。」

「那……你們是誰？」她極力澄清眼前的金星，環視他們。

「朋友！」毫不友善的回答。

「我——我不明白，」她吶吶着說。

「我們現在就是想知道你是眞不明白還是假不明白。」其中一個大漢又說。

「這——這是沒有道理的，」她恐慌地嗚咽着說：「我根本沒有——我不過是——我跟他——他不過是付錢帶我出來，我也喜歡他——你們知道我是在什麼地方工作的？」

「海宮夜總會。」

「我不是那種女人，」她說：「我是在衣帽間工作的吧了。他約我出去玩，我對他也相當有好感，而且他也是——」

「出得起錢。」

「是的。」她點點頭，他很有錢。

「也許有一個更出得起錢的人出更多錢使你搭上他？」

一隻手掌在她能夠否認之前又飛過來了，使她又翻跌在地上，而這一次，她也不企圖再爬起身來了。

「這個人是誰？」另一把聲音問。

她哭泣着說：「你們……既然懷疑我，那就把我抓上警局好了。」

「我們是不喜歡用那種方式做事的。」人牆中的其中一個面孔說：「有什麼問題，我們自己來解決。」

「他——現在怎樣呢？」她囁嚅着問：「傷得很重嗎？」很奇怪，她現在自身難保的時候，却會想到他。

「傷得很重，」其中一個面孔說：「假如你是有祈禱的習慣的話，那你快點爲他祈禱吧。萬一他有什麼不測——」可是沒有繼續說下去。

她掩着臉坐在地上哭泣起來。其中一個人又說：「給她一個機會讓她想清楚一點吧。祇要她把主使她的人招出來。」

「沒有人主使我。」她嗚咽着說。

「有電話！」她聽見其中一個人說，聽見另一人出去。

忽然很靜，雖然他們一直都不很吵，除了打她時之外動作也並不多，但是現在却是有一種詭異的靜，好像正在等待什麼重要消息，那個電話，一定就是傳來重要消息的。

去接電話的人回來了，以死神似的聲音說：「他死了！」

那個女郎正在飲泣之中，一時亦呆住了，而且她可以感覺到，那本來已經靜得很詭異的靜，現在是變得更靜了。每一雙眼睛都在凝視着她，而這亦祇是她的一種感覺，而不是她看見的，她根本不敢抬起頭來。

那些眼光並不是正在要剝下她的衣服，那樣，由於她的身上現在已經沒有衣服，那些眼光簡直就像是要把她的皮也剝下來。她顫着聲音說：「我——不知道說什麼好——」

那個接電話的人以麻木而沒有感情的聲音說：「你最好就是把眞相說出來，那就是你應該說的話了！」

「但是——」她說着又掩着臉飲泣起來。

那個人的手遞起來，一些閃光通過她的指縫而吸引了她的視綫，她注意到這個人手上的是一把剃刀，是從浴室裏拿來的，她亦見過，因爲她早一些時候曾經進過浴室，看到有這件東西。

「我現在就要爲你開刀了，」那人嚴肅地說道：「你的肉會給我一片一片割下來，每割一片，就可以帮助你多下決心招供！」

「不要！」這個女郎尖叫着一跳起身，馬上就給兩個人執緊她的手臂，而且連兩腿亦被那兩個人分兩邊用腿子夾緊，使她動彈不得。她拚命掙扎，却祇是能夠把頭不斷扭動，身子則是給拑制得緊緊的，她倒可以繼續大聲尖叫。

她的尖叫聲吵着，使那個人亦不能不提高聲音大叫起來，說：「最後，我會把你由中間割開！你這裏不是有一條縫，用來引誘男人上當的嗎？我就從你這一條縫開始，慢慢地向上面割上去，哈哈哈……咳咳……」

那人的大笑忽然以一聲咳嗽中止，身子奇異地震了一震，然後就向她直仆過去，却又不是用剃刀刺她。剃刀他似乎已無力提起而垂下去了，他祇是仆到在她的身上，而沿着她的身上迅卽滑倒在地上。

其餘的人都表示詫異，這個女郎亦停止了尖叫，大家都驚愕地看着這個仆倒在地上的人。

這個人的背上的衣服有一個子彈洞，而此時子彈洞周圍的布料亦正被鮮血所濕，他的背部已中了一槍。

他已經死了！他的同伴都在發楞。

他們扭轉頭去望，但是此時他們是在屋子的大廳之中，三面都有窗，而且窗子有很多，假如是有人從窗外放槍的，他們亦沒有辦法知道槍彈是來自哪一個窗口。而且剛才那個女郎在尖叫，那拿着剃刀的人亦是大聲叫着，他們沒有機會聽到槍聲，這顯然是裝了滅音器的槍，不然的話，就是在吵，亦是會聽到槍聲的。

他們這樣想，也祇是花了很短的時間，祇是一閃眼間，就想清楚了大概是怎麼一回事，於是他們的第一反應就是拔槍，因爲他們都不是善類，對着那個沒有抵抗的女人當然是不需要用槍的，但是對着這個放槍的神秘人就不同了，那是一個來取命的人。

但是這個放槍的人，竟然是不但槍法如神，而且還是槍法奇怪，那幾個人拔槍是有快有慢，有先有後的。

除了捉住那女郎的兩個人之外，剩下來拔槍的人就祇有三個，最先拔出槍來的一個也是最先中彈的，跟着就是第二個，跟着就是第三個，他們根本沒有抵抗的機會。

而這三槍亦是在極短的時間之內發出的。

捉住那個女郎的兩人在驚愕之餘還是

未有反應，仍然緊捉着那個女郎。而緊接着，透過滅音器的槍聲又「噗噗」地响了兩次。

這兩個人的額上亦每人開了一個醜惡的子彈洞。這樣，他們就不可能再有能力捉住那個女郎了。他們放了她，向旁邊倒下來。那個女郎一時也站不住身子而坐倒在地上，兩手攬着自己的身子。

然後她才慢慢地把手張開，露出一個微笑。

因爲這個時候，那個神秘的槍手也出現了，他就坐在其中一扇窗子的窗緣上，手中有兩把槍。因爲廳子太大，祇是這邊開了燈，那邊燈光照不到，所以還是相當昏暗，那人的上半身是隱在黑影之中的。

那女郎說：「我們成功了。」

「是的，」那人說：「不過，你却知道得太多！」

「但——」那女郎表示驚愕時，「噗！」她亦中了一槍。

她已向後跌倒，額上亦開了一個醜惡的洞。

那個坐在窗緣上的人已經不見了，不過在不在她亦是看不到。她已經死去了。

這時屋子就眞的非常之靜了。

雖然還是有那麼多人在那裏，但是每一個都是已經死去了的，不會發出什麼聲音來的了。

過了大約半個小時之後，屋中的電話又响起來。在這種眞正算得上是死靜的靜寂之中，這電話鈴的聲音顯得特別刺耳，而亦沒有人去接聽。

這電話响了好一陣之後又停了，然後繼續响。

這間屋子是有僕人的，不過僕人們是在屋子的另一部份。當那個少主人在泳池中出了事之後，那個女郎尖叫，首先就是把僕人們引來了，而僕人們並不是報警，而是通知其中一個現在已經死去了的人。這個人負責安排把那個青年人送進醫院，而且負責把這其他的大漢召來，審問這個女郎。

僕人們則是躲回他們的宿舍裏去，詐作聽不到什麼和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但是，他們是聽到的，而此時聽到電話响而沒有人接，就感到奇怪。於是，當電話第三次响時，管家就過來接電話。他一踏入廳中，看見屍橫遍地，就嚇得差點倒了下來。雖然沒有倒下來，他却是兩腿發軟，一步都走不動了。他轉了一個身，在門外的石階上坐下來，軟弱地叫着：「救命！救命……」

電話雖然還是在响着，他却不敢亦沒有力氣通過那許多屍體而走過去接聽。

其他的僕人們亦聞聲而來了。

這時電話已經不再响了。他們看見這個情形，都慌作一團，不知如何是好，也不知道應該通知誰。第一次出事他們是通知那個大漢，但是現在那個大漢也已自身難保而死去，他們就不知道還有誰可以通知了。

於是他們決定報警，這其實才是最正常的程序。

警察來了，應該也是循正常的程序處理。然而有一點並不尋常的就是第二天報紙上對此事隻字不提。

而且，那些僕人們亦被禁止向外間提起此事。

亦是警方禁止他們提起的，警方爲什麼會與他們的主人合作？

那些僕人的心裏自然感到奇怪，由於他們知道，他們這位主人一家人都是黑社會底子，那幾個審問那個女郎的大漢亦有黑社會底子，當他們知道游泳池中出了意外之後，第一就是問僕人有沒有報警，而在知道他們沒有報警之後又吩咐他們千萬不要報警，也不要向外透露此事，而自己就把那個少主人送到私人的醫院去急救。看來他們是極不願意讓警方知道這件事情的，但是現在警方知道了，却又不願意外間的任何人知道這件事情。

難道警方與黑社會大聯合？看來又不像。

自然，他們亦是沒有資格問這是爲什麼的。

他們亦不會知道警方是正在攪些什麼鬼。

× × ×

探長則自然知道他們在攪什麼鬼及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謀殺案是兇殺組所辦的，而兇殺組的探長莫家駒亦是因爲要保密而很生氣。

他在他的辦公室裏用拳頭在擺滿了一桌子的那些殮房屍體照片上一搥，說：「我的責任就是破案。死了這許多人，怎麼可以把消息壓住？」

坐在他的對面，那個貌不驚人，而穿着很保守的中年男人說：「這件事情是得到你的上司的同意的。而且，公衆不知道發生了這件事情，亦不會指責你不能破案了。」

「假如事情披露出來，」探長說：「破案的機會就大得多。我們可以徵求知情的人提供情報，我們可以懸暗紅，甚至可能有人打匿名電話告密，這明顯是黑社會仇殺的案件，是最應該用這種方式去辦理的。」

這個人淡淡地微笑着：「但是你的上司並沒有逼你破案，你不是很舒服嗎？本來，發生了這樣的事情，你的上司是可能會大肆咆哮，限你在一個星期之內破案之類，那你起碼有一星期沒有一覺好睡了。但是現在則不必如此。」

「但——但——」探長吶吶地說不出話來，這是在他的經驗之中從未有過的事情，因此他一時也不知道該如何應付。

那個人祇是安詳地坐在那裏看着他。

探長氣結地說：「你——你究竟是什麼人？」

「我不過是一個小人物，」那人說道：「我祇是來告訴你不要宣揚這件事情吧了。」

「但是，爲什麼？」探長提高聲音問着，臉亦不由自主地變得通紅起來。

那人還是脾氣甚佳地微笑着。

探長又叫道：「我是負責這種事情的，我會把兇手捉回來，即使不張揚我也會去捉回來！」

「那就最好了，」那人說：「你是一位令人佩服的探長，你很重視你的工作，但是就祇怕你找不到這個兇手，找到當然是好了，但是兇手現在可能已經是在千里

之外！」

「這麼遠？」探長問。

「這樣的手法，」那人說：「會是意氣用事的嗎？這是職業劊子手的手法。這種人很有計劃，而一做完了事情就不會留在當地等你捉他，你又不能够離開你這座城市去追他的。」

「那麼你，」探長說：「你又是到這裏來幹什麼的？」探長認爲有上司壓下來的命令已經够了，這個人再來似乎是多餘的，難道是來負責監視着他，不讓他把事情傳開去，那就是更加豈有此理了。

「我是來對你解釋這件事情的，」那人說：「這件事情，目的不是在那個年輕人，而是在他的父親。最簡單的道理，兒子遇了事，父親就要出現了。但是父親還沒有出現，倒是父親的親信出現了，父親祇是來了電話。看來這位父親是不會出現的，於是父親的親信便也給一一消滅，總好過一無所得！」

「這個，」探長說道：「對了，這人的父親，不論在什麼地方，就是趕不回來，也得有一個消息呀。所以我認爲應該公開這件事情，會不會是死者的父親不知道呢？」

「他知道，」那人說：「電話是他打來的，那些向那個女郎拷問的人用電話通知了他，他不時打電話來問，在那些人都死光了之後電話還是再來，祇是沒有人接了。」

「但是他沒有回來，」探長說：「也沒有跟我們聯絡，他應該跟我們聯絡，這是起碼應該做的事情呀。他身爲父親，應該知道兒子的事情的，就是不知道什麼，既然兒子死了，他也應該着緊呀！」

那人祇是聳聳肩。

探長又說：「憑屋中的僕人所講，他們懷疑是這個死了的女人陷害死者的，我是說死在泳池中的這個死者。」因爲死者實在太多了。「我找到了與這個女人同住的另一個女人，在屋子裏找找，發覺這個死了的女人在一個星期之前銀行裏存進了五萬元現金。這是來歷不明的錢，同居的女人說她是不可能有這麼多錢的。因此可能是有人給她這筆錢，叫她勾引這個年青人，在晚間，有人把泳池中的水偷偷放掉了之後，她故意提議游泳，誘這個年青人跳下了沒有水的泳池之中。」

「這並不出奇，」那人說：「情形應該是如此的。」

「可惜那個同住的女人亦不知道是誰給她這筆錢的。」探長又說道：「她沒有提過，而與她同居的女人亦沒有見過這個人。」

「這並不出奇，」那人說：「這個人當然盡可能避免有人見到他。」

「而在事情成功了之後，」探長說：「這個女人已經沒有用處了，所以也一起給殺掉滅口。」

「這是很合理的推測。」那人說。

「但是，」探長說：「既然他可以把這許多人殺掉，又何必要採用放乾泳池的水那麼複雜的方法呢？」

「假如這位少主人不是遭到了這樣的意外，」那人說道：「那麼，你以爲那些人會這樣順利地聚集在一起而給一網打盡嗎？」

「這個，」探長愕愕地看着他：「我不明白，這些死者，除了那個年青人之外，顯然都不是善男信女，然而他們在本地却沒有犯罪紀錄，而照我所知他們亦沒有在此地生事之類。」

「他們祇是負責在此地保護他們的少主人吧了。」那人說。

探長還是奇異地看着他：「這些究竟是什麼人？我不明白，他們——又不是與此地的黑社會有衝突，那爲甚麼要保護他們的少主人呢？而且照我所知，他們這位少主人亦沒有做過什麼不規矩的事情，祇是風流胡鬧一些，不過父親有的是錢，這是難免的，不過講起來，他的父親究竟是誰？」他拿起一叠紀錄，「這個青年人的身世，我總是覺得他的證件是僞造的，不過我又的確是從人口登記局拿到這些資料的，難道有人神通廣大到可以把假的資料放到各個官方的部門？」

「有人可以的。」那人又說。

探長的眼睛睜得更大看着他。

「這個人的父親，假如你照這些資料去查，那根本是不存在的。」那人說。

「我眞的不明白你的意思。」探長說道。

「這都是他的父親的錯，他還是要聯絡着舊日的手下，保護着自己的兒子。」那個人說。

「你愈講我愈不明白了，」探長說：「我希望你給我一個清楚一點的解釋。」

那人的兩手一攤，說：「其實是很簡單的事情，你大概也知道，有時有些大的案子，被告是可以轉爲控方的證人而得到特赦的，但是當他供出了一切之後，他就會成爲受到憎恨的人，許多人要殺死他才甘心，因此在事後，他就會得到一個新的身份，到一個新的地方去，做另一個人，過新的生活。」

「哦，」探長說：「怪不得，他就是這樣一個人。」

「是的，」那人說：「不過，他似乎仍然不願意做一個新的人，仍眷戀於過去的日子，還是保留着舊日的手下，又害怕他的兒子行爲太過不檢，會惹出禍來，於是就用舊日的手下來照顧着。但這樣反而容易給人找到，結果就是替他的兒子招來了殺身之禍！」

「那麼，」探長說：「爲什麼這件事情要守秘密呢？」

「與他一起得到新的身份的人不祇一個。」那人說：「事情傳出去的話，其他的人就會引起慌亂，對新的身份也不放心了。」

「哦，」探長現在明白了：「原來如此！」接着又皺眉頭說：「那麼，這個改換了身份的人，他的兒子實在並不是目標，他才是目標，這件事情實在就是爲了把他引出來的，結果其他的人都死掉了，他自己却反而能够脫身。」

「希望他是能够脫身吧，」那人說：「我看未必。這個殺手，他到屋子去，並沒有捉住什麼人逼供，他祇是一到就大開殺戒，那似乎是他已經知道這個目標是在什麼地方了。」

「既然如此，」探長說：「那他又何

必向兒子動手？」

「我們祇能夠希望，」那人說：「他這樣做是為了兒子死了之後父親就一定出現，但是，這個可能性不高。極可能是那個電話，那個父親打過許多次電話到屋子來問情形，假如是早有準備和預謀的，那就可以知道他這個電話，是從何處打來的了。」

「但是，」探長說：「你是知道這個人的新身份以及他在何處的。」

「我不知道，」那人搖着頭：「我說過了，我祇是一個小人物。這種資料是秘密的，祇有上頭幾個人知道。新的身份知道，但是在何處則不一定知道。這個人並不是在坐牢，他不一定要留在我們替他安排的地方的，他可以搬家，亦可以到處走。尤其是現在，他可能正在逃走，我們很難知道他會逃到什麼地方去。但是那個兇手卻可能知道，因為兇手是早已有了周詳的計劃的！」

「難道這個人寧可自己逃走亦不向你們求救？」探長問。

「有些人是這樣的，」那人說：「他的兒子出了事，他亦祇是打一個電話通知了我們，這之後就不聯絡了。他還是喜歡自己動手解決自己的事情。」嘆一口氣：「當然，我們現在是正在盡力的，不過還是要看看他的運氣如何。」他站起身來，似乎很疲累的，「好了，我已經把情形解釋過了，你也懂得應該怎樣做了。」

「但，」探長還是追問：「這到底是跟那一件事情有關的？」

那個人考慮了一下，似乎不想說，但又似乎認為說出來亦沒有關係，也許這是因為他已經說了不少了，他說：「黑蟬會所！」

探長呆在那裏。

那人轉身走了。

探長則是仍然呆在那裏思索着。這個人祇是說了「黑蟬會所」四個字，探長一聽到時，心中已經震撼了一下。

不過一時他又不明白這四個字是什麼意思，他祇是有印象吧了。他在那個人走了之後，想了很久，才想起來了，沒有錯，「黑蟬會所」是一件曾經很轟動的大事，不過已經是好幾年之前的事情。他是記得的，但是記得不很清楚。他需要找紀錄資料來查查，但是又因為事情並不是在他這一座城市發生的，因此紀錄資料亦並不是在他這裏，而是在別一座城市，他要拿到這些資料，就需要經由國際警察的途徑，而他亦希望拿到這些資料。他並不是打算插手調查什麼，他祇是好奇心而已，要再重溫一下這件事情的細節，不過他是需要一點時間才能夠拿到這些資料的。

× × ×

那個與探長說過話的人，雖然自稱是一個小人物，但實在他卻並不是那麼小。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就是這樣的，自我吹噓為大的其實並不一定很大，而自稱為小人物的人，卻亦不一定就是很小。

這個人離開警局之後就登上了一部汽車，開走了，開了車上的一隻無綫電，問道：「那個人，有什麼消息嗎？」

「躲起來了，」無綫電中一把聲音說：「不過總算找到了他。」那把聲音說了一個地址。

「很好，」那個小人物說：「我現在就去找他。」

「你得小心一點，」無綫電中的聲音傳出來：「這是很微妙的情形，不容易控制的。」

「不要緊，」小人物說：「我會盡量小心的。但是你得替我找一個警察，一部警車。雖然我剛剛從警局出來，但是我知道得遲了一點，所以讓你來安排，節省一點時間。」

「很好，」那無綫電中的聲音說：「這是不難辦的。」

這個「小人物」的車子趕到無綫電所報告的那個地址去，那裏是一座地處荒僻的小屋子，獨立而附近沒有鄰居，一看就知道，這樣一個地方，要辦理目前心目中的事情是有點困難的。這人在較遠一點的地方停車。

他現在要找的人，就是唯一生還的人，就是在醫院裏等消息的那個人。那個青年人跳進了沒有水的泳池中而撞傷了之後，這個人就在旁邊等着看情形如何，而當這個青年人不治而死之後，他就打電話回到屋子去通知，而他自己則馬上就溜了，他並不是在那些死者之中。

他很可能亦是有辦法打電話把死訊告知死者的父親的。

這個「小人物」等到有一部警車也來了，然後與警車打個招呼。

兩部車子駛向那間屋子。

這時天才是剛剛放亮，還是相當黑暗的，屋子裏的人假如不是正在睡覺就需要亮燈，而那屋子本來也是亮着燈的，但是車子一接近，燈就熄了。

這個小人物與那警車上的一個警官同時下車，走到門口去，那人伸手敲門。

「什麼事？」一個人在屋中叫道。

「李志祥，」那個小人物說：「開開門吧，我們想跟你談談。」

「談些什麼？」李志祥恐懼地問。

「祇是想知道你的老板在什麼地方，」那人說：「希望跟他聯絡一下。」

「你別亂來！」那個叫李志祥的人在屋中喝道：「我的手上有一把槍。」

「你是用不着這槍的。」那人說：「我們是來帮助你的。你也看見了，我特別找了警察一起來到，就是怕你會懷疑我的身份。我可以帶警察來，那你就應該明白我是什麼身份了。」

「假如你真是你所講的人，」李志祥說：「那你就用不着問我了。」

「但是，」那人說：「你的老板並沒有跟我們聯絡，他逃走，躲了起來，這不是很安全的事。讓我們來保護就比較安全了。」

「你們以前也是保證他的安全，」那個叫李志祥的人在裏面說：「但是結果現在又如何呢？」

「這個，這也不完全是我們的責任，」那人說：「不過請你先開門，我們談清楚這個問題好不好？」

「不！」李志祥還是固執地反對。

「你究竟怕什麼呢？」那人問。

「我怎麼知道你實在是什麼人？」李志祥說。

「我就是怕你懷疑這一點，」那人說：「所以我才帶了警車來。」

「警車也是可以冒充的。」李志祥說，他現在似乎是任何事情都在懷疑了。

「那麼你可以打個電話報警的。」那人說。

「我這裏面沒有電話。」李志祥說。

「那我再多找幾部警車來如何？」那人說。

「沒有用！」李志祥說：「我怎麼知道你是不是跟警方勾結的？你跟他們勾結，那麼你召得來一部警車，亦可以召得來更多警車了。」

「老天，」那人氣結地說：「那麼你要怎樣才肯相信呢？」

「我現在什麼都不敢相信了，」李志祥說道：「你最好就是走開，不要來騷擾我！」

「你聽我說，」那人說：「我是來帮你的，而且在目前的情形下，你也不能永遠留在屋裏的，你總是要出來，我們等你出來。」

「你捉不住我的！」李志祥說。

「你慢慢想清楚好了，」那人說：「我在外面等你！」

「我已經想清楚了！」李志祥說。

那人忽然感到一陣莫明其妙的戰慄，連忙問道：「你這——這是什麼意思？」

裏面傳來的回答祇是一聲槍响。「老天，」那人叫道：「李志祥，你是在幹什麼？」

李志祥却已不再回答了。那人又叫道：「李志祥，我現在要進來了，我要撞開門進來了！聽見沒有？」

李志祥沒有反應，那個人亦不再等了，在地上一蹲，槍咀盡可能傾斜向上，而對着門鎖一連發射了三槍，把門鎖射毀了，隨即一脚把門踢開，而他的人則是貼在屋外門邊的牆壁上，這樣開槍，使屋內的人中槍機會很微，除非人就是站在門前或者是站在接近天花板的高處。而他這樣一貼身在屋外的牆邊，屋中人就是放槍射出來，亦不會射中他了。不過他亦不相信屋內的人會放槍射他。他亦早已經猜到大概是發生了怎麼回事了。

這個人貼身在門外，就看不到屋裏的情形了。不過警車那邊的警察則是可以看見的。那些警察都已下了車而躲在車子的另一邊，讓車子隔在他們與屋子之間，以免誤中流彈，那個警官說道：「他已經死了！」

那人嘆一口氣，離開牆邊，踏入屋中，看見李志祥果然已經死去了。他是自己用槍向咀巴裏放了一槍，槍彈從上顎進去而通過腦部出來，很明顯的自殺，屋內又沒有別人。

「老天，」警官說道：「這個人瘋了還是怎麼的嗎？難道不可以好好地談個清楚？」

「笨！笨！」那人恨恨地說：「愚笨的忠心，笨得要死！媽的！」

但那個李志祥的確是已經死了，最後一個與他的老板聯絡的綫索，也已經沒有了。

× × ×

司馬洛嘆一口氣：「蘿蔔這一帮人，就是這麼固執的，也因此而給了人家一個可乘之機了。」

蘿蔔就是這個李志祥的老板，也就是他兒子在泳池中跌死了的人。他的外號就是叫蘿蔔，雖然這個外號聽起來是魯魯鈍鈍的，但蘿蔔並不是一個魯鈍的人，不然他亦不會牽涉進這樣重要的一件事情之中，而還有那麼多的手下為他効忠了。

莫先生說：「蘿蔔還是沒有出現。他的兒子的後事需要有人料理，他的妻子又已經死了，他却不出現。」

「假如他出現，那倒是不錯的。」司馬洛說。

這件事情，當然是與莫先生這個世界性的反罪惡組織有着很密切的關係的。

而且亦是與司馬洛這個傳奇性的人物有關。事實上在「黑蟬會所」這件事情之中，司馬洛亦是扮演主角的角色。過程雖然相當複雜，不過大致上而言就是一個巨大的犯罪集團被他所破，這個集團的聯絡地點是在一間稱為「黑蟬會所」的私人俱樂部，在那裏經過了一番驚心動魄的戰鬥之後，首腦人物大部份落網。蘿蔔亦是首腦人物之一，他與其他的首腦人物當時就已有了歧見，他另有主張，却不被接受，於是在落網之後，他認為失敗得太無辜，就憤而轉作控方證人。

既然蘿蔔也肯為首這樣做，其他的人便亦紛紛效尤而開口了。這樣，有好些人就即使有最好的律師以及在很高的地方有朋友也沒有用。

自然，漏網者還是有的，所以蘿蔔以及其他的重要證人在案結之後就由莫先生的組織秘密安排，給予一個新的身份，在一些新的城市中過新的生活，祇要他們不再與舊時的朋友親人聯絡，亦不再犯事，那些漏網的人向他們尋仇就不容易了。

但是蘿蔔就是犯了這種錯誤，仍然保留他舊日的手下。

「媽的，」司馬洛說：「我奇怪蘿蔔究竟正在打什麼鬼主意。也許他是正在打算另起爐灶，用他的新身份來再度稱王稱霸。」

「以他這樣的為人，」莫先生說：「這也不是出奇的事，他這個人不甘雌伏，手下又有那許多忠於他的人。不過現在他是很不空閑了，也許他是有辦法保護自己的。」莫先生摸摸面前桌上放着的那一大叠紀錄。

司馬洛明白他的意思，那一叠紀錄上的就是那些其他證人的所在，司馬洛是不知道的，而即使在莫先生的部門裏面，也是甚少人知道的。

而現在，他們需要保護自己這一叠紀錄上的證人，因為動手殺死蘿蔔的兒子的人，顯然是存心尋仇的。既然他們能夠向蘿蔔尋仇，當然亦可能向其他的證人尋仇。他們需要保護其他的證人，然而這却不是一件易事，因為那些人不是坐牢，是自由的，有權搬遷，有權另圖別業，亦有權到外地去。

他們要找尋這些人，而加以保護，固然已經不容易，而且知道了所在之後派人去保護，亦是不大方便的，這樣很可能還會把那個兇手也引去了。

但是假如不保護又不行，所以是很困

難的。

莫先生看着司馬洛，司馬洛則用手摸着那疊紀錄，他的動作是下意識的，莫先生說：「你這個人，就是死性不改，又在想着女人了。」

「什麼女人？」司馬洛問。

莫先生一手按住司馬洛找出來的那份紀錄說：「這個女人！」

「這個——」司馬洛大感尷尬：「我不知道，我祇是——祇是——」那份紀錄的確是屬於一個女人的。

莫先生其實也沒有看見，他祇是猜測而已，却也沒有猜錯。莫先生把那份紀錄掀開來，其中的第一頁上果然是有一個美麗的女人的照片，而那裏面就是這個美麗女人的紀錄了。

莫先生猜得沒有錯，果然是一個女人，而且這個女人亦是在那件事情中有過一段密切關係的。司馬洛這個風流人物，在女人的方面都是這樣的。既然是一個與他有密切關係的女人，司馬洛當然是首先就担心她的安全了。

莫先生說：「假如我們派一個人去保護每一個——」

「這不是跟李志祥的情形一樣嗎？」司馬洛說：「我們的人連警車都帶去了，他都不相信。假如派一個人去接近，他們也不知道是敵是友，反而會引起不良的後果。」

「但是，」莫先生說：「這個女人，她叫什麼名字？」

「慧雲。」司馬洛說。

「對了，」莫先生說：「慧雲。她是認得你的，她知道你一定不會是敵人！」

「難道你是說——」司馬洛說。

「不錯，」莫先生說：「我的意思就是你去陪着慧雲，假如有人向她動手，那你就在場了。」

「但是，」司馬洛說：「其實她並不那麼重要。」

「她對你是很重要的，」莫先生說：「不是嗎？」

「但是——」司馬洛說：「蘿蔔那邊又如何了？」

「我們會盡量替他設法，」莫先生說：「不過看來他對自己亦很有信心的，他不向我們求助，即使他死掉了，亦不能怪我們！」

「那麼其他的人呢？」司馬洛問。

「其他的人我們也是會盡量設法的，」莫先生說：「而且在安置他們之時，我們亦已給了他們一個電話號碼，假如他們自己認爲有危險，需要求助的話，他們亦會打這個電話求助的。」

司馬洛遲疑着。

「你怎麼了啊？」莫先生說：「這份紀錄是你自己找出來的，難道現在你却又不願意有美爲伴了嗎？」

司馬洛也回答不出來，他感到相當矛盾，現在的情形就是魚與熊掌之間的選擇。他雖然很希望與一位美女在一起，但是他亦是一個愛熱鬧、愛管閒事及愛找尋刺激的人。假如他去守在那個女人的身邊，那個女人不一定會遭遇什麼，而他則是會錯過這邊的一番熱鬧了。

「你應該爲她的性命着想。」莫先生說。

「好吧，」司馬洛說：「不過，馬上起程？」

「你現在起程也沒有用，」莫先生說：「她所在的那個地方，交通不太方便，午夜才有飛機起飛的，所以，我們還是可以先去問一些問題。」

× × ×

他們去的地方是監獄。普通人去探監，有時間的限制，亦有一個固定的地方，但他們不是普通人，他們不必受到這兩種限制。

他們所探的是一個年近六十歲的老人，容光煥發，精神奕奕，身體强壯。不過他的臉上沒有什麼表情。他避免看莫先生亦避免看司馬洛，祇是望着地下。他的囚衣上祇有號碼以資識別，不過司馬洛與莫先生反而事先不知道他的號碼，而祇是知道這個人叫什麼名字。這個人叫范耀生。

司馬洛說：「范先生，你的氣色看來比我還好。」

「我保持經常運動，」范耀生望着地下說：「這樣可以活得更久！」

「你判了十五年，」司馬洛說：「你年紀也不輕了，你似乎很希望活完這十五年，其實早脫苦海不是更好嗎？」

這樣講話雖然很刻薄，然而對范耀生這種人講，他則是一點都沒有歉意。因爲范耀生的罪行祇是證明了一部份，假如能够完全證明，他大概是應該判六十年的。不過十五年，他也未必有命出獄了。然而現在看他的氣色那麼好，又不敢那麼肯定了，因此司馬洛不由得吐出這樣的嘲諷。

范耀生還是看着地下說：「我一直行爲良好，我的律師說我在幾年之後就可以假釋出外。」

司馬洛瞪着范耀生，雙眼就像要冒出來似的。他很想衝過去捏着范耀生的頸子把他捏死。對范耀生這種人，這是最佳的方法了。現在把他交給法庭，人人都知道的事情法庭不能證明，而范耀生又有很好的律師，於是范耀生祇是判了十五年監禁，而范耀生的律師又可以把這十五年縮短爲祇有幾年。

莫先生瞥了司馬洛一眼。司馬洛自然並不是眞的要動手，而且他們又不是來向范耀生報復的。

莫先生說：「也許你知道發生了什麼吧，范耀生？」

「我？」范耀生一攤兩手：「我怎麼知道發生了什麼？我關在這裏面，就像隱居似的。」

「你怎麼知道我們是講外面的事情？」司馬洛問。

「哦！這裏面嗎？」范耀生說：「這裏面的事情我是不管的。我保持行爲良好，人不犯我，我亦不犯人。肯告密的人，這裏面很多，何必要找我呢？」

「別假裝吧，」司馬洛說：「在外面，有人企圖殺死蘿蔔，他的兒子已經死了，他本人則正在逃走。」

范耀生聳聳肩：「假如你問我的話，我認爲這是應有此報！」以他的地位，他顯然身在獄中亦知道的。

「這也許不是你的主意——」莫先生說。

「當然不是我的主意，」范耀生說：「難道我能够潛出去殺人再回來嗎？」

「也許這是其他人的主意，」莫先生說：「你不贊成，而他們還是要做。」

「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說什麼。」范耀生說。

司馬洛亦是常常可以沉得住氣的。現在，他當然不能够向范耀生動粗，因此他亦是祇能够使用技巧了。他說：「即使你有最好的律師，假釋的事情，却並不是由法庭來決定的，我們亦可以使你不能得到假釋。」

「但我現在不是行爲良好嗎？」范耀生說：「難道你要找一些罪名嫁禍在我的頭上嗎？」

「我們可以這樣，」莫先生說：「不過，目前發生了這件事情之後就不需要這樣了。假如指證你的證人一個一個死去，那我們祇要在假釋研究委員會開會的時候呈交出一份有關這些事情的報告書——他們自然認爲把你這樣一個人放出去對社會秩序和公衆安全是有危險的。他們的意見就是最後的決定，你亦沒有機會找律師來辯護。」

這一次范耀生再也不能無動於衷了，因爲莫先生這話是很有道理的。他猛然的抬頭，慌張的說：「這不關我的事呀，你們不能這樣害我！」

司馬洛冷笑道：「即使我們是害你，這也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吧了。借刀殺人，不也正是你最愛要的方法嗎？」

「但是——但是——」范耀生又吶吶着，却講不出一個更好的道理來。

司馬洛一唱之後，莫先生又一和道：「而且我們亦根本沒有存心害你，我們不過是把事實告訴你吧了。假如你是合作的，那我們在報告書上當然亦會提起來。」

范耀生呆呆地看着他們。

「早幾年出去，」司馬洛說：「對你的確是很重要的，因爲你剩下來的也沒有多少年了，你是應該珍惜的。」

「但是，我什麼都不知道。」范耀生想了一陣之後才說。

「你考慮清楚，」莫先生看看錶說：「有什麼決定，隨時找我。現在我們還要問別人。」他不再看他一眼，就與司馬洛離開了那間房間。范耀生則是由獄警押回他的監房去了，他也沒有機會講很多話。

走在走廊中，司馬洛恨恨地說道：「他是知道的，他就是不說！」

「他當然是知道的，」莫先生說：「問題是我們如何施壓力吧了。」

這些人雖然是身在監獄之中，還是消息靈通的。這雖然是一件從報紙上亦看不到的事，他們也是仍然能够知道。尤其是假如這就是他們所主使的事情。

「此外還要問誰呢？」司馬洛向莫先生問道。

「不問了，」莫先生說：「其他的人，問也沒有用處的。假如這是他們所主使的事情，問亦不會講什麼的。我之所以揀范耀生來問，祇是因爲他是不贊成用這種激烈手段的。他其實也是與蘿蔔相似，不過還未致於做到像蘿蔔那樣與其他的人決裂吧了。而且他刑期最輕，看他的樣子，他的確是希望在幾年之後就出來，他應該不贊成這樣做的。」

「那麼他與其他的大人物們亦可能在這件事情上發生了歧見了？」司馬洛說。

「我懷疑是這樣，也希望是這樣，」莫先生說：「所以我祇問他一個人。別的人沒有受到盤問就懷疑他是可能已經有所透露，而他又無法證明他對我們講過一些什麼，以及沒有講過一些什麼。這就是壓力。用不着他開口的，我祇是過幾天再來找他一次，祇是找他。」

「贊成之至，」司馬洛說：「這本來就是他的方法，我們現在也是用他的方法。不過，會不會慢一點呢？現在蘿蔔的處境是相當危險的。」

「我雖然也相當担心蘿蔔，」莫先生說：「然而我並不很同情他。不要忘記，蘿蔔也曾是他們的一份子，他轉爲控方證人，在法律上雖然是可以免罪了，但他仍然是他們的一類，他幹過什麼，我們都知道。他的作證還是抵銷不了他的罪。」

「對了，」司馬洛說：「我也差點忘記了。」

「反而其他那些人是比較值得同情的，」莫先生說：「因此，你還是及早起程去保護你那位小姐吧！」

他們離開了監獄。

司馬洛去作他的準備，以便到遙遠的地方去陪他那位小姐。而范耀生則當然是回到了他的監房去。

他果然很快就受到了壓力了。

在將近黃昏時，他們囚犯有機會在空地上散步一次。他開始感覺到有懷疑的眼光投射到他的身上來。

他們這些巨頭們，是有意給關在同一監獄中的。本來把他們分隔開來也未嘗不是一個好主意，這樣他們沒有那麼方便聯絡，便也無法再使用他們剩餘下來的勢力了。但是因爲仍然有漏網未獲的人，所以當局決定還是把他們關在一起，這樣，他們有什麼計劃，反而容易偵查到，把他們隔開來，他們未必就沒有辦法聯絡，而那時就需要用更多的人力物力去監視了。雖然至今爲止還是未有偵查到什麼。

正如莫先生所料，因爲祇是問了范耀生而沒有問其他的人，這就使其他的巨頭們難免疑心了。范耀生究竟說了一些什麼話？

他們雖然已經被判了刑，却是還有很多秘密未曾透露出來的。法庭可以判決他們坐牢，却無法逼他們招供。

范耀生已經可以感覺到那些人對他冷漠。

沒有人過來與他講話，他借故走過去，那些人亦避開他。

范耀生是有自尊心的，雖然他現在是在監獄之中，他到底亦曾是一個大人物。他不能够作乞求狀去叫人家聽他解釋，因此他就獨自一個人。

隔膜已開始形成了。

× × ×

司馬洛乘飛機到了那遙遠的城市。

當他下飛機的時候，看見這樣一個陌生的地方，心中就有一種難受的感覺。就是爲這位小姐難受。這裏也不是一個很糟的地方，然而並不是她所選擇的地方。假如到這裏旅行和觀光，心情當然是不同的

，但她並不是這樣，她是逼得到這裏來生活，放棄了一個自己所喜歡的地方，放棄以前的一切，到這裏來的時候什麼都沒有，連認識的人都沒有，就像剛剛出世似的，一切都要重新再找尋。

這已經是够令精神痛苦的了，而且還是時刻難忘，害怕會被人找上門來而加以殺害。

司馬洛下了飛機之後，就有車子來接應他，因爲莫先生在這個地方也是有人的。莫先生這個部門的人分佈在世界上的許多個地方，這個地方既已有現成的人，他們用不着趕去，自然可以先讓他們看看情形。

司馬洛上了車，那是兩個他不認識的人，不過他並不懷疑那不是莫先生的手下，因爲一句暗語就證明了這些人的身份了。司馬洛說：「她怎麼樣了？」

開車的人沒有做聲，坐在司馬洛旁邊那一個亦沒有做聲。司馬洛不耐煩而且也難免帶着恐懼的心情提高聲音叫道：「有什麼事情不敢講的嗎？」

「她已經有兩天沒有回家！」旁邊的人回答。

「爲什麼？」司馬洛問。

「我們不方便接近，」那人說：「沒有去調查。也許她是常常這樣的。她可能忽然之間回來，而她又不認得我們。」

司馬洛心中馬上就有不妙的感覺，難怪他一下飛機就覺得不大舒服，這並不是偶然的。事情的確是有點不妙，他有了這樣一種預感。他說：「她認得我，把車子給我好了！」

開車的人在路邊把車子停了下來，走開了，司馬洛則坐到司機位中，開動車子。他與莫先生的人合作已慣，不需要講得太多，因此他亦知道假如他再需要他們的話，又可以用什麼方式再與他們聯絡。

他把車子開到了一座住宅大廈的附近停下來，下了車，進入了大廈。那是一座並不貴族化的大廈，居住環境很雜，住在這裏的多數是經濟情形不太好的人。大廈的入口處雖然也有一個管理員，但是，這個管理員祇是在看報紙，對於進來的人毫不感興趣，連看都不看一眼。這也難怪，這屋子的單位很多，就像一座小城市似的，出入口也有好幾個，就是身爲管理員亦不可能認得全部住客，看也是多餘的。

爲什麼她要住在這樣一個地方？她又不是沒有錢？

莫先生的組織安置她的時候當然亦會給予她以經濟上的援助，不希望她淪爲乞丐的。

司馬洛乘升降機到了她所住的單位門口，停下來。那裏的單位的門口很接近，而此時已從不知什麼地方鑽出來了一個好事的婦人，好奇地看着他，使他不大方便用他的方法去把門弄開，而明知屋內沒有人，按門鈴也沒有用處的。

「你是來找張小姐嗎？」那婦人問。

「是的，」司馬洛說：「你認識她嗎？」她現在是以另一個身份亦以另一個姓名在這裏生活的。她現在就是姓張。

「我是住在對面的，」那婦人說：「我已經好幾天沒有見過她了，不過，我正在奇怪，她的屋子裏傳出來這一股奇怪的氣味。」

司馬洛亦早已有强烈的嘔吐感，由於他亦已經嗅到這氣味了。並不是他受不住臭味，而是他因爲這種臭味而引起的聯想，那是一種肉類腐壞的臭味，他站到屋子的門口時就可以明顯地分辨出這氣味並不是來自走廊的垃圾桶，而是從門縫內洩出來的。

「讓我開門看看吧！」他極力鎮定着說。

他掏出一串鎖匙來試了幾條，就把門打開了，那是一條百合匙。而那個婦人由於很心急想知道屋內的情形，一時亦忘記了去奇怪怎麼這個人會有這屋子的門匙。

門開了，司馬洛的神經亦緊張得像拉緊了的彈簧，那臭氣更濃烈地撲鼻而來。

「哦！」那個婦人說：「原來是這樣，年輕人眞是——」

他們可以相當清楚地看到屋中的餐桌上放着一些枯殘了的蔬菜，而旁邊有一塊本來是鮮的魚和鮮的肉，但因爲放了許久就已不再新鮮，而是腐起來而發臭了。

「讓我來清潔一下。」那個婦人說。

「讓我行了。」司馬洛說。他隨即踏入門內，而把門關上了。那個婦人則是仍流連在門外。

現在她開始奇怪怎麼這個從未見過面的人會有門匙進入張小姐的家中，大約十分鐘之後，司馬洛又出來了，拿着一張照片，是那種用閃光燈所拍，即映即有的照片。

他把這張照片交給那個婦人，問道：「你認識這個人嗎？」

這個婦人拿着照片，感到不尋常。這張照片是剪過了的，身體已經剪去了，祇剩下頭部，而這頭部的部份，眼睛又是閉上了的。拍得比較模糊，而且面部又似乎是有點浮腫似的，不知如何，看上去就有一種令人不寒而慄的感覺。她搖搖頭說：「我沒有見過。」

「你——對張小姐的生活情形很熟悉嗎？」司馬洛問：「你貴姓？」

那個婦人自稱是許太太，她祇是注意，但是跟張小姐本人並不很熟，因爲張小姐是一個不愛與隣居打交道的人，跟她招呼她也還以招呼，跟她搭訕，她却未必會理睬，就是這樣。不過，甚少有男人來找她，女朋友則間中是有的，她並沒有常常不回家的習慣。

「謝謝你。」司馬洛說。

「但，」許太太說：「你是她的什麼人呢？你怎麼會有她家的門匙？我好像以前從來都沒有見過你。」

「我是一個警探。」司馬洛說。

「噢！」許太太說：「發生了什麼事情嗎？」

「現在還不知道！」司馬洛說：「遲一點我會告訴你的。也許還要你帮一下回答一些問題。」

「我知道什麼一定會講出來的。」許太太熱心地說。

她更熱心的就是跟隨司馬洛進入張小姐的屋中去看看，就可惜司馬洛一進去就馬上把門關上了，門幾乎撞在她的鼻尖上，她祇好回到家裏，不過仍然小心地注意着對面的一切事情。（未完．一）

俠義長篇奇情故事

蕭逸．文　可飛．圖

長劍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盧幽摸到了關雪羽和鳳姑娘的心事，她這次出走，都是爲了他，自己很難置喙帮助，只有解鈴還需繫鈴人，勸他自己好好解決，本來她父親陸青桐想招他入贅爲婿，改姓陸，算盤打得甚爲如意，可惜結果却落得一場空，鳳丫頭如果落在陸青桐的手上，便只有死路一條。關雪羽心情很難過，擺在心裏的還有一位麥小喬，落難、負傷在出雲寺，正在思量，忽聽到有敲門之聲，開門見是鳳姑娘，笑態可掬，一襲長衣，竟自解開，關雪羽爲她掩蓋後，令她將宿酒嘔清。鳳姑娘清醒後，才說出對他愛慕之意，關雪羽此刻心情也正在激烈衝激之中……

情場如戰場　愛恨相交逼

關雪羽心中忖道：「眼前的情形，看來似乎對我很不利，可是未來的勝負，還難說的很……」

鳳姑娘頗有所恃的道：「剛才你沒有立刻回答我的問題，就證明了我在你心裏並不是一點沒有份量，只要有一點希望，我就不會輕易放過。」

說着說着，她那雙充滿凌厲的眼睛裏，又自噙滿了淚水，恨和愛再一次的衝激，使得她有些難以抑制住自己的情緒，只怕又將要在關雪羽面前失態，便只有避開一途。誰又願意在自己最心愛的人面前失態？她却不祇一次的自曝其短，毫無保留的剖露了自己，似乎很不智，却是難得一見的眞情流露。

強自忍着悲憤的情緒，鳳姑娘面現笑靨的道：「說來很好笑，你別老是姑娘長姑娘短的——只怕你連我的名字都還不知道，我叫鳳怡，你可以這麼稱呼我……」

關雪羽點點頭，表示知道了。

鳳姑娘苦笑着搖搖頭道：「你也許不會相信，我心裏原本是希望與麥小喬能夠成爲朋友……而現在却已是絕對的不可能了……」

關雪羽道：「爲什麼？」

「爲什麼？」鳳姑娘凄涼的笑着：「你還要問我……？她這個人眞的是不錯，只是感情是自私的，我還不够大方到把自己心愛的拱手讓人，唉……我眞不敢想，再見面的時候，是什麼樣的一個場面……天曉得……」

關雪羽怔了一下，深沉的道：「鳳怡——妳可不能做傻事呀！」

聽見了這聲稱呼，鳳姑娘的眼睛像是亮了一亮。

「你叫我什麼？」

「剛才妳不是要我這麼稱呼妳麼？」

說着，關雪羽的臉忽然紅了。

一霎間鳳姑娘眼睛裏閃爍着喜悅的淚光：「你的心總算還沒有被狗吃了……」

說着，竟自落下淚來。

「唉……」關雪羽回過身來，在室內

踱蹀着，忽地定下來，重重地在地上跺了一脚：「告訴妳吧，我也不是銅心鐵肺，眞正無情的人——妳……妳對我的好，我豈能眞的不知……祇是……祇是……」

鳳姑娘睜圓了眼睛，一個字一個字吐出來：「祇是怎麽了？」

「祇是我不能……」說着，關雪羽巳跌坐在椅子上，像是洩了氣的一副皮囊，無限氣餒，無限沮喪。

「爲什麽不能？」鳳姑娘挑動着眉毛說道：「是因爲你先認識了她？還是你更愛她？」

「我不知道！」關雪羽搖搖頭：「妳不要問我這個問題，我眞的不知道……」

「哼……」鳳姑娘冷笑着道：「如果說你更愛她，我祇有恨，却也罷了，如果說因爲認識她在我之先，就犧牲了我，我可是死也不甘心情願！」

關雪羽無限悵惘的搖着頭，這一霎間，他着實也有些茫然了。

說來可笑，自己與麥小喬，充其量也不過就祇見過那麽幾次面，眞正獨處更是少得可憐，何以會有這般深篤的感情產生？確是令人費解……

多麽微妙的感情，如果說果眞是「心有靈犀一點通」，那一日黎明送別，小喬片刻相晤，便是唯一的定情之時了，什麽話也沒有多說，只是互道珍重，餘下的更多更深的默契，便盡在不言之中了……

鳳姑娘默默地注視着他，片刻的冷靜之後，巳使得她恢復了原來的理智與敏銳，尤其是在這要緊關頭，她是不會放過觀察對方機會的——

情絮有如幻滅的磷火，閃爍在關雪羽沉痛的臉上，所能表示的是那麽的含蓄，抽象，但是眞情的捕捉，常常便隱藏其中，聰明的鳳怡，正在運用靈思，洞悉入微，她一句話也沒有說。霎間的神馳，所歌頌的意境，竟是那麽的深切。感情的眞僞，一入智者眼中，立辨其眞。

關雪羽雖然沒有說一句話，却巳等於說了千百句話。呆痴的目光，不祇是注視着眼前的那一盞螢螢孤燈，更多的情思，朦朧中早巳瀰漫開來，漸漸地擴大着……

由是冥冥中，麥小喬的倩影現諸眼前……帶來的是無邊無際的空虛與遐想。

關雪羽着實地感覺到一種沉淪，整個心却似沉甸甸地……原該是再眞再純不過的一份情了，驀然間由於闖進來了鳳姑娘這麽一個人來，就像是攪混了的一池子清水，想要澄澱下來，再回到原來的純淨，談何容易？——這個譬仿，其實也不恰當，倒似浪花澎湃，永無休止的黃河，既然水質本巳是黃，便似永無回「清」之一日了。

燈蕊「波！」地一聲輕爆，聲音很小，却遠比一聲鳴雷更使眼前的兩個人爲之震撼。

關雪羽宛若由幻夢中驚醒過來，赫然發覺到靜坐一隅的鳳姑娘，從而爲自己方才的失態，感覺到內疚。

鳳姑娘微微嘆了一聲，道：「敢情你們之間的感情，巳經這麽深了……？過去的日子裏，我竟然一無所知，簡直像是一個瞎子……」

「是……麽？」他自己反倒迷惑了。

「好吧，讓我告訴你一個不太好的消息，」鳳姑娘由位子上緩緩的站起來：「麥小喬她中毒過深，我雖然盡了全力，却無能挽回……」

「她怎麽了？」關雪羽猝然一驚。

「放心，她死不了，只是她的眼睛瞎了！」說完這句話，她倏地拉開風門，投身於沉沉的夜色之中，頭也不回的去了。

× × ×

天上飄着淫淫細雨，出雲寺籠罩在一片烟霧雲藹之中，一聲聲的悶雷，橫過天際，從這一邊，滾到那一邊，滾來滾去，却始終炸不開來。

——人的情緒也顯得十分低落……

幾莖春蘭，都巳打着苞兒，在雨水的沖洗之下，顯得格外嬌嫩，那一叢冬青樹，更是翠綠欲滴，遠遠迤邐而來，將這所偏殿寺院擁抱着，像是一條巨大青龍，這座寺院的氣勢看起來，便更加雄偉。

麥小喬倚身欄杆，面對着烟雨迷漫的蒼天，若有所思。

雖然不過是很短的一段時間，她巳略能適應雙目失明的現實境況。

在眼淚巳將乾竭之後，所面臨的，仍然是同樣殘酷的現實，「死」既然死不了，總是要活下去的。

原指望着出雲老和尚離寺三天必將回轉，誰知道屈指一算，幾乎巳半個月了，還沒有一點點回來的跡象，想必是未能找尋到那個所謂的能人良士。滿腔熱望，便祇有寄託在此人身上了。

有眼睛的人絕對難以想像沒有眼睛人的痛苦感受，却也絕對領略不到失明者的敏銳心智反應。一個人一旦雙目失明之後，一切的一切都將是化明爲暗，祇能以看不見的靈思幻想，假設着某項事物的生養敗息，一切的人際關係，來來往往，也只能憑持忖度與摸索，長久以後，自有其生存之道，却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了！

巳不知在這裏佇立多久了，絲絲細雨斜着飄過來，染滿了她披散的長髮，浸濕了她身上長衣……却更似凍結了她的心，此時此刻，她眼中既無別物，耳中亦無別音，幾乎巳到了人我兩失，混沌之境。

廟裏的和尚誰都知道，這位美如仙子的大姑娘眼睛瞎了，這幾天脾氣不大好，是以一看見她的出現，便老遠的避開，倒祇是幾個小和尚，心懷同情的始終眷顧着她，無論她從那裏出現，都遠遠地跟踪着，生怕她眼睛看不見，碰着了一塊大石頭，可不是鬧着玩兒的。

隔着一道迴廊，三個小和尚遠遠地瞅着她。

『明智』說：「可眞是老天爺黑了心，怎麽會讓這麽好的一個姑娘瞎了眼？」

『明本』唸了一聲「阿彌陀佛」，翻着一對黑亮的小眼睛道：「昨天早上我們三個人不是爲她燒了一柱香嗎，你猜怎麽着，夜裏我就作了一個夢，夢見老方丈回來了，還帶回來了一個人來，嘿嘿，這個人本事可大了！」

「啊——」明法張大了嘴巴：「有……多大？他能治好麥姑娘的眼睛麽？」

明本連連點着頭道：「能！能……麥姑娘的病，就是這個人治好的——」

三個小和尚都樂開了，一派天眞，好像煞有介事似的。

笑着笑着，明法小和尚遂自嘆息道：「唉……她實在太可憐了——那個人也太狠心了，居然看也不來看她一次，眞是狼心狗肺。」

明智怔了一下說：「那個人呀？」

明本也傻了眼，眼巴巴地向明法悵望着：「你是說，害他眼睛的那個人？」

「不是不是……」明法小和尚連連搖頭：「你們別瞎猜—事情是這樣的……」

三個光腦袋聚在了一塊。

明法自然紅了臉，怪不好意思的道：「事情是這樣的…啊——我說了你們可不能亂傳說啊——」

兩個小和尚頭搖的跟不楞鼓似地。

明法這才道出了他的獨家新聞：「……有一天，我聽見老方丈師父跟麥姑娘在說話……後來又來了一個大姑娘，那個姑娘的本事可大着呢！」

兩個小和尚全傻了，果然毫不知情。

「好像是來給麥姑娘治病來的，我聽見了他們說話，說到一個姓關的……」

「什麽姓關的？」

「他是幹什麽的？」

「這個我可就不清楚了……」

「咦——？」明智圓睜着一雙小眼：「這算什麽？這就是你要告訴我們的？媽地——什麽玩藝兒……」

明本也在怪他。兩個小和尚你一句我一句，明法被搶白得簡直招架不住。

等到他們都說完了，他才慢吞吞的道：「你們罵……什麽人嗎！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呢！」

「你——」明智恨的直咬牙：「我算是眞服了你……你倒是說呀！」

「不要吵嘛……你們這一吵，我可要忘了！」

「忘了，忘了我揍死你——」一面說，明智眞恨不能向着對方的臉就是一拳。

「別慌……別慌……我想起來了！」

他總算想起來了，吶吶道：「是這麽回事——好像麥大姑娘……愛……愛……上了這個姓關的，而後來的那個大姑娘，她也愛上了那個姓關的……」

「有這種事？」明智道：「這個姓關的是幹什麽的？媽的，這麽好命！」

明法搖着頭：「這…就不知道了。」

「哦——」明本忽然像觸了電也似的道：「你說的就是那個姓關的，可是以前常來咱們廟裏的那個關大相公？難道會是他……？」

這麽一說，二個小和尚又都楞住了。

「對……」明智連連點頭道：「你這麽一提，可就絕對錯不了啦……準是關大相公……啊！原來還有這麽一檔子事，我是說咱們老方丈平常是不管閑事的，怎麽好生生的忽然帶回廟裏來一個大姑娘，原來是關相公……的事，這就難怪了！」

明本「嗯！」了一聲，這才像是鬆了一口氣說道：「要眞是關大相公，倒也好了……」

明智頻頻點着頭道：「也只有關大相公能夠配得上她，他們倆個才是天生一對，地生一雙……祇是，後來又殺出了另一個姑娘，又是怎麽回事？」

明智、明本四隻眼睛全都注視過去，倒要看明法說些什麽，在他們心目中，這可是一件極爲關心的重要大事，像是比每天的唸經還重要。

明法小和尚吶吶的道：「這個……這個……那位姑娘好像跟關大相公也是好朋友……」

「什麽好朋友？」明本小和尚聆聽之下，睜圓了一對小眼：「大相公怎麽可以跟兩個姑娘都要好……？」

「這我就不知道了……反正聽她們說起來，像是這個樣……麥大姑娘就因爲這樣，才……才到廟裏來的！」

明本小和尚道：「要是這樣，關大相公就不對了……這位麥姑娘可眞是可憐，怎麽能把她扔在廟裏就不管了呢！可憐她眼睛也瞎了……」

明智搖頭道：「你也別亂說——我想關相公不是這樣的人，他既然託了咱們老方丈收留麥姑娘，就證明他不是無情無義……倒是後來的那位姑娘麻煩……」

明法張着嘴道：「怎麽麻……煩？」

「這你就不懂了……唉，你叫我怎麽說呢，反正是男女之間的事都麻煩……」

明本眨了一下眼：「什……什麽是男女……的事情？」

「媽地，男女之間的事你都不懂，你……白活了……」

倒是不愧大上兩歲，「明智」知道的比他們要多上一點。

明本被斥，紅着一張臉，吶吶的道：「人家本來就不懂嗎……要懂，還來當和尚？」

明智瞪着他，幌了一下頭道：「你都說些什麽？小心給老師父們聽見，罰你面壁！」

明本嘟囔着道：「本來就不懂嘛，難道你懂？」

明智搖搖頭，嘆道：「說你們土，還嘴硬……我當然是也沒經歷過，只是可比你們要懂得多……這男女之間的事情，咳……可麻煩着啦！」

「怎麽……麻煩？」明法忍不住又問了一句：「先說麻煩，怎麽麻煩個法子你又不說。」

明智吶吶的道：「這個……這個……」又搖頭又嘆氣，滿像那麽回事似地接下去道：「是這樣的，一個男人一個女人，那倒是沒什麽，一個男人，兩個女人，咳……那可就麻煩大了……」

「啊——！」

「哦——？」

「你想呀！」明智說道：「譬仿說吧，這位麥姑娘和另一位姑娘，都愛上了關大相公，兩個人都一樣的漂亮，本事又大，又都是一樣的好，你說關相公該要誰？捨誰？」

明本搖搖頭：「那還用問，當然選麥姑娘了。」

明法也點頭附意。

明智冷笑道：「可——你們也不是關相公，怎麽知道他心眼裏到底喜歡誰？兩邊都好，要死要活，爭風吃醋，你說他心裏煩不煩？」

「啊——」明本緩緩點頭道：「這麽一說……倒眞是麻煩！」

「原來女人的事這麼麻煩呀……」明法張着大嘴幾乎傻住了。

「廢話，要不咱們幹什麼好生生的要出家呢？所以說呀，還是咱們當和尚的好，腦袋一剃，袈裟一穿，什麼事都沒有了，每天祇管吃齋唸佛就好——」

說着，這個明智和尚雙手合十低低的喧着：「阿彌陀佛——」

他是師兄，兩個小師弟每每以他馬首是瞻，聆聽之下，慌不迭的雙雙學樣，也都喧起「阿彌陀佛」來了。

一語未畢，可就看見細雨絲裏正有幾個人走來。爲首的一個老僧，正是本寺裏的老方丈「出雲」老師父，緊接着他身後的是一個頭戴大笠，背部高高拱起的蘇衣老者，再後面的幾個人，俱是本廟裏的各堂職司僧人，一行人浩浩蕩蕩直向着這所偏殿行來。

三個小和尚不敢怠慢，趕忙恭敬的侍立一旁，合十以迎，眼看着出雲和尚與那個駝背的蘇衣老人一逕來到院子裏，老方丈回過身子，吩咐身後僧人道：「你們各自都回去吧！」

俟到各僧人轉身離開以後，出雲和尚才同着那個蘇衣老人一直來到了近前。

「弟子等迎接方丈師父——」

三個小和尚一致向老和尚「合十」問安。

出雲老和尚點點頭問：「麥姑娘的情形怎麼樣？」

三個小和尚彼此看望了一眼，明法上前一步，吶吶道：「回方丈師父的話……麥姑娘……每天吃三頓飯，有時候祇吃兩頓，有時候……一個人……老想，也……不說話，弟……弟子勸……她想開一點……」

出雲和尚一笑，看了他幾眼，他倒是挺喜歡這個小徒弟的，認爲他一片純樸，天眞，不染世故。

當下點點頭道：「你們暫時都下去吧，啊——麥姑娘呢？」

明法說：「在這裏——」

剛想用手去指，才知道敢情麥姑娘已回房去了。

老和尚道：「你去告訴她一聲，說我們來了！」

明法答應着，趕忙就往裏面跑。

却見那個蘇衣老人赫赫笑着，瞇着一雙滿是皺紋的老眼，看向明法背影，微微點頭道：「貴寺和尚人數不多，方才都已見過，論質稟，都甚平平，倒是這個小和尚有些意思，將來傳你出雲寺衣鉢，發揚光大，只怕却是還要應在這個小娃娃的身上啊——」

出雲和尚楞了一楞道：「是麼？」

蘇衣老人嘻嘻一笑，露着看來幾乎已經發黑的牙床道：「是不是往後看吧，佛痴，痴佛，你們出家當和尚的人總要有分呆痴才好，却又不能眞正的笨拙，佛謂『不可說，不可說』，這番道理大和尚你當然是懂得的了，哈哈……」

別瞧這老頭兒又乾又瘦，聲音倒是極爲宏亮，幾聲大笑眞有響遏行雲的架勢，只驚得殿簷上一羣野鳥，紛紛振翅而起，彷彿四山都有了迴應。

出雲和尚搖搖頭道：「你一來，就驚了廟裏的鳥兒，只怕不是善客，不可說，不可說，阿彌陀佛——」

蘇衣老人聆聽之下，第二次又自發出了一陣狂笑，這一次聲音較諸前次更爲响亮，猝聞之下，眞不禁被他嚇了一跳，宛若晴天响了一聲霹靂。

就在他這陣笑聲之後，猛可裏由後面藏經閣樓間，起了一聲凄厲尖嘯之聲，有如九天拋起的一根鋼絲，驀地拔了個尖兒，隨即消於無踪。

出雲和尚在蘇衣老人第一次發出大笑聲時，已似留了仔細，容得他第二次發笑，便已心領神會。

「阿彌陀佛——」他雙手合十，嘴裏連聲喧着佛號：「無量佛，善哉，善哉——施主你的眼睛也太厲害了，那經閣藏鬼，已近甲子，向來相安無事，你又何必非要趕他們離開？豈非造孽？這一來，眞正的是『惡客』了！」

蘇衣老人冷冷的哼了一聲道：「佛門善地，豈容鬼魅存身，這園子我一進來，就感覺到了冷氣森森，莫怪乎那位麥姑娘的病勢不減了，我爲你撵鬼，行了一件大善事，何不來謝我，反怪我多事，眞正的豈有此理，往後我也就不再多管你的閑事了！」

老和尚嘻嘻一笑，祇唸着阿彌陀佛。

二人言談說笑之間，倒像是極爲相稔的相知老友，殊不知他們相識雖久，中間這一段距離，總有三四十年之久沒有過往見面了。

雨絲兒仍飄個不已，天色十分陰晦。

蘇衣老人嘿嘿笑道：「這多年來，你當我早已不在人世，我却對你有個耳聞，難爲你還是有道的高僧，莫非不知道俗家事是管不得的麼？」

出雲和尚搭下長眉，單手打訊，連聲喧佛道：「施主責備的是，祇此一端，下不爲例，喃嘸阿彌陀佛——」

說話之間，但見「明法」小和尚由裏面快步出來，說道：「麥姑娘有請方丈師父——」

老和尚點點頭道：「知道了，你下去吧？」

明法合十一拜道：「是——」

正待離開，蘇衣老人却喚住他道：「小師父且慢離開，過來一趟！」

明法小和尚楞了一楞，紅着臉道：「是……老施主……你有什麼事，要交待我麼？」

蘇衣老人嘻嘻笑道：「說得好，說得好——」

出雲和尚點點頭道：「這位施主乃是來自關外長白山的匡老施主，人稱『白髮藥王』的便是，你上前見過！」

明法答應了一聲，上前行禮。

蘇衣老人越加的高興道：「好，好，小師父，我隨身還有個藥箱，放在前殿，重得很，你搬得動麼？」

明法連連點頭說道：「搬得動，搬得動！」

蘇衣老人哂道：「那就麻煩你去爲我拿來吧！」

明法連連答應着，一溜子小跑，隨即消逝無踪。

出雲和尚微微一笑道：「看來你是格

外的偏疼這個小子，倒是他的好造化，來！我們進去吧！」

隨即穿過了眼前長廊，一逕向着麥姑娘下榻的這間房子走來。

但見房門敞着，麥小喬正自面向外的呆呆坐着，二老脚步聲，驚動了她，慌不迭的由位子上站起來說道：「老師父回來了！」

出雲和尚雙手合十道：「阿彌陀佛，姑娘受苦了——來，老衲爲妳引見一位前輩朋友——」

隨即介紹身旁的那個蘇衣老人道：「這位是人稱『銀髮藥王』的匡老前輩，姑娘可曾有過耳聞？」

麥小喬登時一驚，一時不知說什麼才好。

被稱爲「銀髮藥王」的那個姓「匡」的蘇衣老人赫赫笑道：「麥姑娘是被老夫這個名字嚇着了，有道『敎不嚴，師之惰』，我徒弟闖下的禍，理當由師父出面化解，且先不說別的，容老夫先看看姑娘妳的傷勢如何吧！」

敢情來人，正是武林中傳說多年，咸認爲早巳物故的長白奇俠，人稱「銀髮藥王」或是「老人參」的一位絕世高人，「金翅子」過龍江被傳說正是此人一手造就出來的高足。

正因爲有此一層關係，麥小喬乍聽起來，焉能不爲之大吃一驚。

當下，不容她作出任何反應，「銀髮藥王」的雙手巳作勢向外抖出，隨着他振動的手勢，立刻就有大片力道，形同是一個無形的氣罩，驀地將麥小喬當頭罩住，一股奇熱的氣機，隨之亦灌輸其體魄之內，麥小喬全身抽動了一下，頓時如同泥塑木雕般地動彈不得。

當然，情形絕非僅止於此。

隨着「銀髮藥王」匡老人抖動的雙手，那片籠罩在麥小喬體上的熱流氣機，即化爲千百道細小的游絲，循隙就鑽，紛紛鑽進入麥小喬身體之內，一時間整個身體宛若虫行蟻爬，奇癢無比。

這番運功，足足在她身上進行了甚長的一段時間，其微妙簡直前所未見，似乎連髮梢足下，皆都在走動之列，頓時只覺得通體上下，奇熱無比，霎時間爲之汗下如雨，直到銀髮藥王霍地收回了雙手，這番奇妙的感覺才隨即爲之消失。

「阿彌陀佛」出雲和尚在一旁吶吶道：「匡施主可曾發現了什麼不妥？」

匡老人搖搖頭道：「你說的不錯，她身上餘毒巳去淨，祇朦下雙目一處，即所謂『毒入雙瞳』，看來勢將大費周章，且容我看過再說吧！」

說話之時，明法小和尚巳自外面揹着藥箱子進來，老和尚招手令前。

放下了藥箱子，明法小和尚眼巴巴的看向匡老人道：「老施主，麥姑娘的眼睛還有救沒有。」

出雲和尚嗔道：「你不要胡說。」

匡老人插口笑道：「不要責怪他，此子一片純樸童心，恰是對了我的脾胃，哈哈——容後，我倒是更好好的造就他一番才是。」

隨即看向明法道：「來，小和尚，帮我個忙，且扶麥姑娘坐下，先看看她的眼睛有救沒有？」

明法答應了一聲，正待過去，麥小喬冷笑道：「我自己會坐！」隨即在一張位子上坐了下來。

匡老人「哼」了一聲道：「不是這麼一個坐法兒，大姑娘妳有所不知，先莫要倔強，且容這小師父助你一臂之力吧！」

他於是吩咐明法道：「小和尚你搬把椅兒，與這位姑娘面對面的坐好——」

明法答應了一聲，立刻遵囑搬了一張椅子，與麥姑娘對面坐好。

匡老人點點頭道：「對了，就是這樣一個坐法，再要四手相接，互傳龍虎。」

「龍」「虎」乃是手掌虎口相交處穴道的名稱，明法小和尚自然懂得。

這一來，他可就大大的爲難起來了，一時間臉孔漲得通紅，吶吶道：「這……老師父……」

一雙眼睛掃向出雲老方丈，一時大生猶豫，緊張得連身子都戰抖起來。

出雲和尚「哼」了一聲道：「照着匡施主所說的話去做，眞正是蠢材一個！」

「是，弟子遵命！」

一面說，明法小和尚抖顫顫地伸出了手，却不敢眞的抓住麥小喬的雙手，只不過指點相觸而巳，倒是麥小喬落落大方的反抓住了他的兩手，二人虎口相交，霎時間體溫互傳，小和尚早巳經羞得連頸子都紅了。

麥小喬眼睛一轉，點點頭道：「我明白了，你是要借助於小和尚的眼睛，迴光反視，讓我暫時也能看物可是？」

匡老人讚嘆道：「妳果然冰雪聰明，一猜就猜中了，莫非姑娘原本就精於這門功力？」

「那倒不是……」麥小喬冷冷的搖着頭道：「我祇是過去聽師父說起過這門學問而已！」

說到這裏，她似乎難以抑制住心裏的憤怒，由眼前的匡老人聯想到了他的弟子「金鷄太歲」過龍江，畢竟他們是師徒一系，弟子犯下了如此滔天大罪，師父焉能得辭其咎？是以言談之間，對於這位武林地位極隆的前輩高人，本能的失去了原有的尊敬。

冷冷一笑，她接下去道：「在我未見你之前，我一直以爲你巳不在人世，原來你竟然還活着，這就令我心裏大爲驚異，難以釋懷了——」

這幾句話乍一出口，連一向極能自持的出雲老和尚也由不住臉色猝然爲之一變，實在想不到麥小喬居然會對一個加惠於她的前輩長者，如此失態，緊接着他隨即明白過來。

「阿彌陀佛——」老和尚雙手合十喃喃的喧了一聲佛號：「匡施主是久巳封山，不問外事之人，爲了姑娘的病，今次破例出山，却巳是十分難能了！」

匡老人哈哈一笑道：「老和尚你不要打岔，大姑娘有話，總是要說出來才好，悶在肚子裏可不是好兆頭——」隨即轉向麥小喬道：「妳道我該死倒也不錯，只是這件事却也由我不得，閻王不點卯，小鬼不來傳，姑娘妳又叫我怎麼個死法？」

麥小喬哈哈的道：「前輩你錯會了我的意，我可不是說你該死，而祇是認爲你

活着有些奇怪罷了！」

「那還不是一樣——」匡老人笑嘻嘻的道：「老夫倒要聽聽個中原因，請姑娘賜告其詳！」

「哼——前輩你這就明知故問了！」

「哦——？」

「祇請問『金鷄太歲』過龍江可是你的徒弟？」

「不錯，是收了這麽一個不成材的弟子！」

「他的所作所爲你可曾有過耳聞？」

「聽說過那麽一點！」

「不應該祇是一點！」麥小喬冷笑道：「令徒大名，以及所作所爲，已是當今天下盡人皆知之事，你是他的師父，豈能祇是知道一點而已！」

「姑娘的意思……」這老人眨了一下眼睛道：「我明白了，你是在怪我敎導不力？」

「豈止是敎導不力？」

麥小喬苦笑了一下，略爲沉靜片刻，用以緩和緊張的情緒，隨後才道：「我的眼睛即使眞的瞎了……也只是我個人的悲哀，算不了什麽，可憐那些無數屈死在他手裏的寃魂……唉！這筆恨海深孽，只怕令徒一死萬死也不能贖淸，前輩你竟能眼睜睜地看着他如此爲惡，袖手旁觀，甚或不略加制裁，豈不令人大爲吃驚？百思不得其解——這就是我對你雖活猶死而大感存疑之處了！」

「阿彌陀佛。」出雲和尙吶吶的道：「匡施主此次出來，正是要緝拿這個孽徒歸山，姑娘妳稍安毋燥，且容匡施主看看妳的眼睛是否有救吧？」

麥小喬微微嘆了口氣，隨即不再言語，祇是一肚子的委曲，焉能就此平得下來，想到激忿傷心之處，由不住熱淚迸流不已。

這老人直到此時，才嘿嘿笑道：「姑娘責備得甚是，確令老夫慚愧不已……」

仰天長嘆了一聲，這位早已失傳於江湖的武林名宿，一改常態，變得十分憂戚的說道：「過龍江身世奇慘，六歲從我習技，日以百草煉汁浸體，已收洗骨易髓之功……」

微頓片刻，才接下去說道：「……他質稟奇佳，用功又勤，十年之內已盡得我眞傳……十六歲以後，我長白門武功，再也沒有什麽可以傳授他了，倒是他深鑽苦研，別創出許多新奇招式，往後十年，他易居苗山，與『古井客』相處甚稔，結爲忘年之交，這十年之中，他功力大進，觀其氣勢發展，早已突破我長白門昔日巢臼，老實說，今天老夫眞要講到與他動手過招，是否能是他的敵手，還是未知之數……我却已十分知趣，不敢以師尊而自尊的了……」

「喃嘸阿彌陀佛——」出雲和尙雙手合十吶吶道：「這其中竟然還有如此一層，設非是施主道出，我等竟然是一些兒也不知道。」

麥小喬神色略見平和，却持異議道：「一日爲師，終身稱徒，況乎前輩對他有十年造就之恩，過龍江雖爲人手狠心辣，却不是忘恩負義之人，你老人家如能即時出面約束他，只怕絕非今日情況……唉，話雖如此，亡羊補牢，今天你老人家的出山，也許還不會太遲……但願如此——」

匡老人點點頭道：「再說吧。」

一面說，他招手摘下了頭上竹笠，露出了根根聳立宛若銀芒也似的一頭白髮，這「銀髮藥王」一號，料必是這樣來的。

「姑娘，我這就看一看妳的這雙招子吧！」

說話之時，他的一雙奇大如箕的手掌，已雙雙按在了明法小和尙的後腰兩處「氣海兪穴」上，却將一股浸淫經年，奇異卓絕的內功九轉功力緩緩輸入。

先是明法小和尙身子抖了一抖，驀地即有如泥塑木雕般地怔在了當場——一縷先天元陽之氣，在匡老人內力催使之下，暫時由小和尙的丹田之內轉移到了麥姑娘身上。

麥小喬頓時身子起了一陣燥熱。

奇妙的事情緊接着隨即發生，明法小和尙的一雙眼睛就在這一霎那，驀地爲之一黑。

「啊——」小和尙發出了一聲驚呼，登時雙目失明，什麽也看不見了。

祇是麥小喬却爲之眼前一亮，大放光明，那雙原本失明的雙眼，竟然又爲之重行視物。

這一霎間的驚喜，簡直令她驚慌失措，禁不住熱淚迸落。

「我看見了……看見了……」

面前的一切一切，俱都重現眼前，看看老和尙，匡老人又看看眼前「借視」於自已的小和尙……每一張臉，對她來說，俱都有着說不出的親切。心裏的悲忿，仇恨也就在這一霎那之間，頓時爲之化解，烟消雲散……

每一張臉都顯得那麽快樂，然而匡老人的那一張臉，於快樂之中，稍含憂鬱。

麥小喬立刻領略到了。

「有什麽不對麽……？」

這老人喟嘆一聲，雙手回撤。

隨着他撤回的雙手，麥小喬頓時眼前一黑，立時又陷落於沉沉的黑暗世界。

於此同時，明法小和尙却覺得眼前一明，立即恢復了原有的視力。

「阿彌陀佛——」出雲老和尙吶吶說道：「麥姑娘目光泛藍，顯然中毒甚深，匡施主該採用如何妙法，先將她目中之毒移開才是——」

「哼哼！」這老人冷笑了一聲：「你的眼睛果然厲害，大姑娘確是中毒極深，所謂『黃腫，黑廢，藍奪命』，要不是大姑娘本身功力精湛，以及大和尙的救治得法，只怕早已……」

出雲和尙搖搖頭道：「這一點老衲可不敢居功，論及功勞，還當推鳳姑娘的救治得體——」

匡老人呆了一呆道：「鳳姑娘……」

出雲老和尙道：「不錯，來自七指雪山，『金鳳堂』的鳳姑娘……匡施主可有過耳聞？其實這位姑娘的本姓，應該是姓『陸』。」

匡老人點點頭道：「我知道了，『神州鬼鳳』陸青桐大概就是她的父親了？」

「不錯……」

說到這裏，他情不自禁的發出了一聲喟嘆……

想到了那一夜在「江南會館」與鳳七先生過招受辱，老和尙不禁興起了無限氣餒——這是他生平奇恥大辱，每一次想起，都不能爲之坦然釋懷。

匡老人微微頓首道：「金鳳堂醫術，江湖推重，更擅解百家之毒，祇是麥姑娘所中之毒，祇怕並非他們也無能爲力，如果能解除一半，也就不容易了。」

目光一轉，落在麥姑娘臉上道：「不瞞姑娘妳說，這毒入雙瞳之症，原是不治之症，老夫實在也是無能爲力，目下也祇能竭盡所能，存着萬一的僥倖，只是這個希望實在渺小得很……。」

麥小喬在剛才雙目暫時復明的一霎間，的確感覺到意外的驚喜，只以爲復原有望，這時聽這老人這麽一說，不禁大爲失望。祇是在她遭遇過此番刧難之後，一顆心早已如槁木死灰，再加上一份失望，也不過就是這樣了。

苦笑了一下，她冷冷的說道：「匡前輩你打算怎麽做呢！祇要有萬一的希望，我都願一試！」

匡老人點點頭道：「姑娘暫且休息，容老夫先行與老和尙取個商量，再定一切吧！」

說罷起身告辭。

這裏祇留下了明法小和尙照顧一切，出雲和尙囑咐了一番之後，同着銀髮藥王一逕出得殿房，來到院中。

老和尙道：「麥姑娘一雙眼睛當眞還有救麽？」

匡老人嘆口氣，只說了個「難」字。

出雲和尙道：「你剛才既說仍有萬一希望，自非戲言，老衲實在納悶不過，倒要請敎了。」

匡老人道：「老和尙，你也是深通歧黃藥理之人，當知道毒入雙瞳，根本上並無救治之理吧？」

出雲和尙聽後怔了一怔，驀地站住了脚步。

「你且不要急，聽我一說，你也就明白了！」

——匡老人一面娓娓道來：「昔日嶺南大俠金勝衣爲人暗算，身中巨毒，因爲憑恃着他本身功力過人，且通醫理，不屑求人，情形頗與今日之麥姑娘相似，後來毒入雙瞳，以致於雙目失明，這件事老和尙你諒必也有個耳聞？」

「哦——」老和尙像是忽然間想起了什麽似的：「不是你提起來……老衲還忘了……那時老衲尙在稚年，金大俠的大名，其時已是盡人皆知……啊啊，金瞎子，金瞎子……人家都是這麽稱呼他，原來他的眼睛是這麽瞎的啊，阿彌陀佛——」

匡老人微笑了笑道：「老和尙莫非你知道他眼睛瞎，却不知道他眼睛復明之事麽？」

「這……倒未曾聽人提起過……」

「這便是我要與你說的，」匡老人吶吶說道：「那金勝衣雙目失明之後，遁迹深山，遍嚐百草，希冀能淸除目中之毒，無如一番苦心白費，却因誤食毒草，險些喪命，眼看無救之時，却因身上所藏的一種藥草，引來了一種頭小身大，遍體如銀的『冰蟻』，竟然意外的得到了救治，非但解救了他身上所中的毒症，更把他眼中的毒質，也淸了個乾乾淨淨，你道是怪也不怪？」

出雲和尙呆了一呆，簡直難以置信。

二人已來到了老和尙的禪房。

坐定之後，小和尙獻上了香茗。

出雲和尙喝了一口茶，吶吶道：「冰……蟻？」

「不錯，」匡老人點點頭道：「一種擇毒而噬的怪蟻——」

一面說，即見他探手由身上取出了一個扁扁的木匣，打開來，送向老和尙的面前。

出雲和尙將信又疑的接到了手中，只見木匣中置有一白土蟻穴？却不見有什麽「冰蟻」。

——他用奇怪的眼光，向匡老人看了一眼。

匡老人隨即由藥箱內，取出了一個小小紙包，打開來，其中是幾根顏色朱紅，望之極嫩的莖類植物。

匡老人甚是謹愼的用長長指甲，將嫩莖一端，切下來米粒大小的一點，緩緩送向匣中蟻穴入口。

說也奇怪，他這裏手指方自探近，倏地自穴內竄出一隻小小銀色物什，祇一口，已將老人指尖上那點朱紅嫩草啣去，隨即快速收回，又自隱入穴口之內。

出雲和尙却已看清了對方形樣，不過是較諸尋常螞蟻要大上一些的一種小小虫蟻，比較奇怪之處，是通體亮着燦爛銀光，頭端細尖如針，後身略呈肥大，像是一個尖錐模樣。

他原以爲匣中藏蟻甚多，却沒有想到僅僅是一隻而已。

匡老人苦笑了笑，蓋上了匣蓋，收入身上。

老和尙道：「只有一隻？」

匡老人輕輕嘆道：「這多年以來，我費盡千辛萬苦，一共尋來了十隻而已，原意望好好豢養，使之繁殖成羣，却因爲養殖失法，眼看着牠們一隻隻不服水土而死，等到摸淸了牠們習性之後，却祇剩下了兩隻，其中之一在十天以前，又以過老而死，最後便祇剩下了這麽一隻！」

老和尙道：「這麽說，麥姑娘還有救麽？」

匡老人冷冷的道：「單憑着這一隻小小冰蟻，即指望能够將麥姑娘目中這毒吸盡，那是妄想，如得雌雄一雙，情形便不同。」

出雲和尙呆了一呆，道了聲「無量佛」，失望的道：「這麽說來，你那萬一的希望，便是在這石頭嶺，能够找到第二隻『冰蟻』？還要恰恰是雌雄一雙？」

匡老人點點頭道：「一點也不錯——這也是唯一的一綫希望，却要老和尙你助我一臂之力。」

出雲和尙聆聽之下，連連搖頭不已：「這裏乃是佛門善地，五毒不沾，況乎石頭一嶺，甚少泥土，不要說這類怪蟻了，就是尋常螞蟻，也難得找出一隻，你踏遍千山萬水，歷時多年，也祇不過找到區區十隻而已，又焉能指望這石頭一嶺，會有什麽奇跡？只怕是白費心力了，還是另謀它法吧？」

匡老人聆聽之下，呆了一呆。

新派俠義長篇故事

劍在江湖

朱雀・文　可飛・圖

茅屋暗藏毒陷阱　少俠機靈闖陣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夏振華來到靈隱寺將一尊子等人捉弄一番，再回到幪面蔴衣隱俠隱居的花陣，那鸚鵡帶他到叢林裏，見自己師傅天痴老人的坐騎蒼鷹飛花滿身鮮血，忙將牠救治，由牠帶去另一叢林裏找到師傅，見他正和幪面蔴衣隱俠打得難解難分，兩位武林聖哲因何動手，甚覺怪異，趨前勸止，終於兩人停下來。原來是一場誤會，爲的是蒼鷹飛花，因牠是飛花仙子的遺鳥，故有此誤會，經過解釋，二人和解，相繼離去。夏振華繼續前行又遇到亡魂谷主、俞小萍二人被一尊子等人攔住，還有一尊子的女兒正和俞小萍交戰，她採用迎風曲武藝將俞小萍震跌在地上……

紅衣少女不禁心頭一酸，但一想到另一個俊秀的影子時，她又不能不狠心，因爲這無窮的禍患，必將爲自己一念之仁而永留千古遺恨。

她僅有的一點慈心，又爲妒意所打消。笛音又陡然提到無可再高的地步，令人身爲之動，心爲之碎。

俞小萍眼角擠出兩顆淚珠，跟着是一滴一滴地滴落。倏地，她的身體如瘋狂一般霍地拔高三數尺。寶劍如「怒海騰蛟」直向紅衣少女刺到。

紅衣少女萬未料到她有此最後一擊，本來，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亡，其言也善，俞小萍本以其內力，欲與紅衣少女的魔曲一搏，當那靡靡之音入耳，她雖爲之一動，但終能克服，却不料這笛音竟隱藏潛力，自己的內臟實在受到無比的傷害，喉頭幾次翻上腥味都咽了回去。

千迴百轉，千仇萬恨，她再不能坐以待斃，她雖然重傷，但必須落個同歸於盡，尤其她對天下第一劍。

想到天下第一劍，不禁豪氣大增，人也霍然而癒，強提一口眞氣，直向紅衣少女撲出。

紅衣少女在這段時間，却也消耗不少眞力，雖然她的笛音未止，左臂上却汩汩地流出了鮮血。殷紅點點滴落，她並沒有還手，更未停止吹笛，她知道，此時已無法力搏，因爲對方已成臨死之鬥，不足爲慮，再吹完她後半支曲子，故身形一幌，退後丈許，笛音又陡增高。

俞小萍雖然未將對方刺死，但她望着劍上的殷紅，臉上泛出一絲苦笑，她再無餘力追上，終於張口吐出血來，一道血箭射出三數尺遠。

一聲長嘯，劃空而逝，遠處更震起一聲彈劍之鳴。長空中餘音不絕，紅衣少女的笛音似被震散。

羣魔都面現驚容，紅衣少女更是呈現緊張，但她要把握最後一點時間，故仍提高了半個音符。

「哼！迎風女，妳難道……」

他自己的話被他彈劍作琴聲打斷。

聲震長空似音樂，亦似高山流水，更使得衆人都沐在春風化雨中。一個身着白緞勁裝的美少年，竟從半空中墜落。

「迎風女，妳眞是惡性不改嗎？」說完，幌身在俞小萍身邊，探手入懷摸出一顆紅色丹丸。

他沒有考慮，這「花丹」的功效，更未想到，蔴衣幪面隱俠贈丹時所說：「僅有兩顆，留有大用……」他似乎忘記了那些大用，祇覺得救人要緊，更不避男女之嫌，塞了一顆「花丹」在俞小萍口中。

紅衣少女初則一驚，終于流下兩顆淚來，但她親眼看見這一幕救傷的故事，更是傷心欲碎。

此人正是名震江湖的天下第一劍。他神目四射，先向亡魂谷主說道：「老前輩代令徒推拿一陣，助她藥性揮發。」

紅衣少女也吸了一口氣，一招「投江擊鯉」，笛招竟點在天下第一劍腰際。

少頃，他才苦笑着嘆了口氣道：「這件事實是急不得的……」

出雲和尚道：「除此之外，難道就再無良策了？」

匡老人喟嘆一聲道：「再就是『借視』一術了，即是像方才模樣，將一雙好生生的眼睛，用功力，將其目神，轉移向病者雙瞳……此法一來過於殘忍，二來以你我功力而論，尚嫌不足……餘下的問題就更多了——」

老和尚聆聽之下，由不住低低的喧了一聲：「阿彌陀佛，這救一損一的方法是施不得的，除此之外，就再也沒有別的妙法了麽？」

匡老人搖搖頭說：「再也沒有了。」

出雲和尚道：「這麽看來，便祇有寄望於螞蟻之一途了……」

「那倒也不見得——」

這句話顯然不是出自匡老人嘴裏，而是發自禪房之外，猝然聆聽之下，二人俱都情不自禁爲之吃了一驚，以二老功力而論，十丈方圓內外，那怕是一片落葉飛花，也均能清晰在耳，此刻對方活生生地的一個人來到了近側竟然未覺，豈非怪事。

更何況，話聲所顯示的聲音，是個不折不扣的女人，就更非能等閑而視了。

出雲和尚，匡老人對看一眼，前者以主人身份，不能不看個究竟。

一隻手在桌邊上輕輕一按，老和尚的身體可够快的，「噗嚕嚕！」衣袂盪風聲裏，有如飛雲一片般地，已來到了房外。

迎接他的是一男一女，併立當前。

女的雖不相識，同來的那位男士，可是相知最深，朝思暮盼的故人。

「小燕子——是你？阿彌陀佛，這就好了！」

一面說雙手合十，深深向着雪羽身側的那位長身瘦削的女士拜了拜道：「無量—佛—女施主賜駕敝寺，所爲何來？」

來人有着瘦削高軀的身材，面色蒼白，竟然不着上一點兒血色，一身黑光發亮的長袍，深深下垂，連一雙足踝也掩遮在內。

憑着老和尚慣以閱人的經驗，祇一眼，已可斷定出來人絕非是一般尋常人物——尤其是環繞着她身側四週之隱隱若現的一種氤氳光晦，便是內藏金丹的三清教士，也無能與之抗衡。

老和尚祇此一見，便大大地心存敬佩，緊接着長長的又自高喧了一聲：「阿彌陀佛——」

來人黑衣女士由不住「格格」一笑，那雙看來黑白分明的美好眼睛，向着身邊的關雪羽瞟了一瞟：「這和尚問我幹什麽來的？我倒是被他問住了，一時回答不出，你看怎麽說呢！」

關雪羽一笑道：「老和尚別來可好？我來爲你引見一下，這位是來自七指雪山的前輩奇人盧幽女士！」

回身再介紹出雲和尚道：「這就是出雲寺的老方丈，出雲大師父。」

老和尚又自喧了一聲佛，合十向着盧幽揖了揖。

盧幽微露淺笑，點點頭道：「和尚不用客氣，如果剛才我沒有聽錯，好像禪房裏還有一位絕世高人，怎麽不見他現身出來？」

話聲一輟，隨着她微偏右頰——却只見「銀髮藥王」匡老人有如流雲一片，已自房內越出。

關雪羽，盧幽，本能地俱都向後一撤，配合着銀髮藥王落下來的身勢，成爲一個三角之勢。

——這便是高手相見，有異尋常之處，任何情況之下，皆須隨時注意，立自身於不敗之地。

雙方原是舊識，見面倒也免了一番客套。

「人生何處不相逢！」匡老人不勝感慨的道：「七十年歲月匆匆，只以爲妳早已仙隱，想不到仍然還在人世，眞正莫測高深，簡直像如夢中……」

一面說，這個生性倔強的老人，隨即向着盧幽連連揖拜，一片情發於衷，却非虛假做作，倒令得關雪羽與出雲和尚雙雙詫異不已。

他們那裏知道，此二人乃是舊日相識，七十年未曾見過，乍然相逢，眞個正如所說——「浮生若夢」。

盧幽緩緩的嘆息了一聲：「方才我隔，窗聽見你與老和尚的一番對答，就已猜出了是你……唉……匡雨呀匡雨！想必你也已老態龍鍾了……」

匡老人哈哈大笑道：「豈能不老，豈能不老？莫非不見我這滿頭白髮……？」

「很遺憾……我是看不見你了……」

「怎……麽？」

「我的眼睛瞎了……」

「啊……」

驚訝的何止是匡老人一人？一旁的出雲老和尚也由不住瞪大了眼睛。

一切的顯示，在在說明了盧幽的神乎其技，這般靈活身法的奇人，豈能是一個瞎子？

眼前一個麥姑娘，已弄得七葷八素，却又忽然加上來一個盧幽，兩個女人，却又都是瞎子，眞正給人以撲朔迷離，無限惶恐的感覺。

盧幽微微一笑，轉向出雲和尚道：「大師父，這不速之客，可以擾你一杯清茶麽？」

「阿彌陀佛——老衲怠慢了！」

退一步，老和尚延臂道：「請——」

盧幽說了聲：「打擾！」身形輕輕一幌，快如飄風，已自閃身而入。

眼看着那兩扇原本關閉的禪房門扉，隨着盧幽進身的勢子，霍地敞了開來，盧幽首當其先，緊接着關雪羽，匡老人，出雲和尚等一行四人魚貫而入，兩扇敞開的門扉隨即又合攏了起來。

小和尚獻上了清茶之後，出雲老和尚才吶吶的向關雪羽道：「小燕子，你可知麥姑娘住在這裏？」

關雪羽點點頭說：「知道了！」

出雲和尚又道：「你可知她的雙眼已瞎？」

關雪羽黯然的又點了點頭——他隨即站起身來道：「我可以去看看她麽？」

老和尚輕輕喧了一聲佛號道：「你去吧……」

關雪羽轉向盧幽道：「乾娘……」

（未完）

她誠然愛他，但因爲自己得不着，乾脆毀了的好。因爲她看見夏振華救助俞小萍的情景，故將一股憤怒之火，都投在夏振華身上。

這時正是夏振華背向自己，她的動作本極快捷，而且凝聚了十成以上眞力，足可碎石開碑。

夏振華似故作不覺，還在與亡魂谷主說話。

一尊子，翠蓮觀主和千毒上人，也都圍了上來。

一聲大震，紅衣少女的銀笛，竟脫手飛出，右臂更是酸痲。

羣魔簡直都直了眼，這那裏是人，眼看他即將死在紅衣少女的笛下血濺黃沙。

而一聲大震，並非他的身體劈碎，而是銀笛脫手。

夏振華緩緩轉過身來，冷冷地笑道：「迎風女，我再給妳一次反省的機會，望妳以此爲戒。」

他微微一頓後，又朗聲說道：「老實告訴妳，這一招難道我連一些感覺都沒有，要不給妳全力撲擊一招，不僅無法使我洩忿，也不能使妳心服。」他故意望了周遭一眼，又掠了俞小萍的臉色，才繼續說道：「我完全練成了什麽武功，妳應該知道了罷。」

說完，望着身側的一尊子和翠蓮觀主等人，冷冷地喝道：「賊魔，你們的行動隨時都在我掌握中，我若任意出手都將置你等狗命。」

這那裏是面對着天下第一流的魔頭，簡直是呼喝三數歲的小兒女一般。也不像是一個弱冠之年的少年，十足的武林主子的味道。

翠蓮觀主桀桀地一笑，道：「小兒，我們總有一次要見眞章，徒逞口舌又有何益……」他微微一頓後，又道：「好罷，既然如此，我們就先去嵩山等你，但小狗別失信，不要借那滴血傳書之故，故意來推辭。」

紅衣少女先聽夏振華說讓她攻一招，以洩心中的悶氣，倒也十分動容，但她望着俞小萍的臉色時，心中一股妒火又不由燒起。

紅影一幌，從地上拾起那支銀笛，冷冷地喝道：「天下第一劍，我們這一直解不開的恨，祇有在手底下了結，亮劍！我沒有時間直來等候。」

她說得一絲不苟，面上無半絲笑意。

夏振華心頭也是千迴百轉，但他默唸着那句：「我們這一直解不開的恨，祇有在手底下了結。」

但他不願去細想，因爲這紅色的影子，給了他太多的困擾。週遭站着的三個老魔本來打算離去，見紅衣女又要與天下第一劍拚命，這才又停下身來。在他們的想法中，最好紅衣女能夠毀去這煞星，否則在他們拚到力竭之時，三魔再連手而上，一舉將他撲殺，好拔去這眼中之釘。故三個魔頭雖然沒商議，但想法一致。

紅衣女的冷冷怒喝又巳響起：「天下第一劍，你少來賣狂，趕快亮劍，否則就要你嚐我『迎風三曲』的味道。」

「迎風三曲」果然令人心動，站在一邊的翠蓮觀主，不由地喃喃說道：「上古有迎風之曲，但那是失傳之秘啊？」他自詡博古通今，故在一尊子和千毒上人面前，大擺起噱頭來。

夏振華則是豪興大發，朗朗之笑聲震四野。「我天下第一劍，以蕩羣魔，靖寰宇爲己任，我的所行所爲，豈有個人的恩怨在？」他故意一頓，雙目神光暴射，淡淡地一笑道：「哼！對付一個弱女子，也用得着我亮劍！」

他望了一下，俞小萍巳轉成紅潤的臉色，又笑道：「迎風三曲，不知道姑娘有無進步，否則畫虎不成反類其犬，那才不值。」

他邊說邊向亡魂谷主笑道：「老前輩，最好將令徒揹離此地，滴血傳書爲武林盛會，甚盼老前輩先期前往，那時一定使俞姑娘如願報仇。」

亡魂谷主的蒙面黑紗中，傳出一陣幽幽之聲：「天下第一劍，江湖險惡，甚望保重，滴血傳書，我必提前到來。」說完，抱起俞小萍的身體，即縱身而起。

一陣桀桀怪笑，阻住了亡魂谷主的去路：「走嗎？沒那麽容易！」

亡魂谷主氣得全身微抖，手中亡魂杖一杖掃來，「呼」地一聲，一縷杖風隨手揮出。

原來攔阻亡魂谷主的正是一尊子這老魔頭，本來他爲五惡之首，狀極莊嚴，但自被夏振華第一次斷去長鬚，又毀去一目，繼之又斷去一臂，現在那些白鬚長出不到一寸，那狼狽之相尤其蒼老得怕人，早非當日道貌岸然的樣子。

此時他攔阻亡魂谷主去路，不僅激怒那位一向偏激的女傑，更氣得夏振華怒髮直豎，雙目神光暴射。「哼，賊魔，你好大狗胆！」

一尊子也在一聲冷哼之下，連連向後退出七八步。

當亡魂谷主一杖掃到時，夏振華因一時氣憤，左手凝勁，輕輕一彈，故十數縷指風，如飛蝗，似利箭。

一尊子避開亡魂谷主一杖，但腰際胸間均同時如受重搥一擊，跟着喉頭一甜。老魔知道是什麽一囘事，硬將那口湧到口邊的瘀血咽了囘去，人却踉蹌地連退七八步遠。

還是夏振華手下留情，而且相距又在十丈之外，否則一尊子那條老命怕不立即暴死荒山。

翠蓮觀主忙趕過去，扶住一尊子的身體，又遞過一顆藥丸道：「老大，小不忍則亂大謀。」這話深藏着玄奧，別人一時不解是甚麽大謀。

亡魂谷主則借勢飄身，人巳飛去十丈之外，復恨恨地說道：「老賊，暫寄下你這顆頭，巫山之上必要你埋骨荒山。」

翠蓮觀主聞言却暴起一陣狂笑：「巫山之上，神女會襄王，就是埋骨在那裏也是值得。」別人沒有說話，倒是那位紅衣少女聽不順耳，冷冷地喝道：「眞是老而不死是爲賊，活了這大把年紀，出言仍是如此不乾不淨。」

翠蓮觀主臉上一熱，因爲她是一尊子的掌珠，這一口氣也就忍下了。其實在他內心，正不知存了什麽鬼詐。因爲他此際並不一定爲着一尊子，而對紅衣少女能加

以容忍，其實從他那色迷迷的眼色中，早得出了答案，故祇是一笑而罷。

亡魂谷主就在他們說話之間，頓時飄失，黑影愈去愈小，刹那間，就去得踪跡杳然。

夏振華若無其事地，長長吐出一口氣來。紅衣少女被他一聲嘆氣，又帶囘現實，望着他那俊俏的影子，心中不知道是一種什麽滋味。當下又冷冷地喝道：「天下第一劍，你的心上人，既巳安然離去，我們現在可以放手一拚了。」

夏振華雙目神光暴射，但立即隱去，紅衣少女似領會了他那深情的一瞥，但一種傷了的少女之心，似怨恨，也似深仇，她必須報復。

「哼，天下第一劍，你亮不亮劍！」

紅衣少女銀牙咬得吱吱作響。

夏振華雙目神光再現，仰天一聲長笑，聲作龍吟，歷久不歇。震得四野皆動，一尊子等人，臉色大變。

「迎風女，妳……」

夏振華好半晌，竟說不出話來。但迎風女却冷冷地代答道：「你是否說，你祇管出手。」

因爲他從夏振華的笑聲，巳聽出那種悲壯感懷的氣勢。

尤其那笑聲若龍吟，更發洩了他那長空壯志，懷才不遇，以及那種豐富的感情，都表露無遺。所謂知音難得，迎風女體會得出夏振華的心意，但她欲冲淡他那激動之情，故才如此說出。

夏振華笑聲一止，目露晶光，冷冷地喝道：「迎風女！妳一人非我敵手，不如邀請三個老魔，連手而上。」

其實三個老魔不走的原因，也就是等待機會，伺機出手。因爲他們不願聽夏振華說出他們的陰謀，但他們却極望夏振華有此一言。

迎風女却冷笑道：「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天下第一劍，你別太過狂妄，我更不要別人帮忙。」

說完，銀笛一領，隱隱有聲，一招橫斷巫山，代作「飛虹長瀉」。直向夏振華上下全身壓到。

夏振華微微提氣，身形陡轉，迎風女的笛招却完全落空。迎風女微微一怔，雙目凝視，但依然原地未動，心中不由微懍，因爲她對自己的武功十分清楚。

雖然她知道天下第一劍非普通敵手，但她自己的笛招却又多了一次歷練，而且有一次變化。顯然非十二峯上的紅衣少女可比。但此時竟在夏振華面前，反較之以前難於施展，焉能不稱怪事？不過任怎麽她也不信，使要她如此服輸，更是不能。何況還有一尊子這一批老魔頭在此。當即又微一凝氣，一招「幻海雲鄉」，這本是由「推窗望月」和「萬花吐蕊」所化解出來的招式。不僅招式奇特，且攻中有守，守中有攻，尤其虛虛實實，變化不定，更能因虛而變實，逢實而攻虛。

在她自己初練此種招式時，不知花去了多少精力，更不知耗費了多少時間，也曾以它敗過不少高手。

今日她對夏振華施展出來，此際她也說不出是一種怎樣的心情，怒、恨、妒，兼而有之。更好像一個頑皮的孩子，得不到自己心愛之物，欲將其毀去一般。

夏振華仍然沒有還手，依然祇是一閃，任何銳利的目光，也難看出他是用何種手法化解其攻勢。

迎風女連連撲空，一時間不僅激起怒火，同時也激起其好勝之心。故一枝銀笛，時而帶起破空的銳嘯，時而發出管絃之樂聲。

夏振華則始終面露微笑，背手而立，任由迎風女奔撲猛擊，他好像欣賞一場絕佳表演一般。

迎風女的笛風銳嘯巳漸趨銳利，沙爲之飛，草木爲之折。夏振華的長衫，亦爲笛風所飄起。

翠蓮觀主和千毒上人，都凝氣而觀，不自主地都趨近兩人拚鬥附近。

翠蓮觀主嘴角掀動了幾次，始終未曾說出，但兩人都同時舉起右臂。

兩魔心意相通，故不必再爲商量。

就在迎風女的身體驟起乍落，倏合乍分之際，兩魔的掌力同時劈出。「姪女兒！我們助你幾記劈空掌力。」

他們是出掌在先，出言在後，且是預有準備，差不多施展了十二成以上功力，眞是大得驚人。

夏振華天生異稟，早就防着老魔們會相機出手，故一面凝聚着眞力，一面應付迎風女的奇特的招式。果然兩魔以劈空掌力向着自己劈到，驟然應變，倒也大費週章。

他不能縱起或閃開，因爲他以天下第一劍的身份，不能對魔頭們讓步。但看見千毒上人那隻紫色右臂，也不禁冒起一絲寒氣。

心念陡轉，殺氣陡生，他左臂一伸，硬將翠蓮觀主的劈空掌力接住，但將右臂微挺，一股強猛絕倫的罡力，如怒馬奔騰，狂風激浪般湧出。

克喇一響，千毒上人蹬、蹬、蹬、一連退後七八步，跌倒在地。一條紫紅色右臂，立時皮開肉綻，骨折筋斷，洒滿一地黑水。

翠蓮觀主雖覺右臂一痲，那股罡力也被化解，還來不及撤招，也竟向前栽了一大步。

夏振華右手一鬆，一片片指風，排空破浪般湧來，迫得迎風女倒退，那根銀笛也幾乎脫手。

「哼！迎風女！你連攻數十招，我都未還手，現在我們之間，『怨』、『仇』了了。以後遇上，小心我……」夏振華說完，人巳拔空而起，迎風女又一抖銀笛，縱身追去。

雖然他們祇差那麽瞬息之間，但夏振華巳去得無影無踪。

剩下一尊子與翠蓮觀主，望着兩人的背影，祇作了一陣無聲的嘆息，好半晌才走近千毒上人跟前。

陡被一股腥味所阻，細看之下，見千毒上人早巳氣絕身死，因爲他聚全毒氣於右臂，並欲以凌厲無儔的劈空掌力暗中傷害天下第一劍。

正是玩火者自焚于火，夏振華早冷眼旁觀地看清了賊魔的心思，故也凝聚了罡力，以排空之勢硬將其掌力迫囘。

當然，如果不是夏振華的特殊武功，任何人都無法辦到，能不傷在毒掌之下巳算是萬幸了，那裏還有力量，能迫回功力，毀其毒臂。

若換了旁人，大不了毀了一隻右臂，但千毒上人老魔頭，則將全身眞力凝聚在右臂之上，故右臂震斷，肉綻皮開，功力也立即分散，毒性隨着血脈向全身揮散，待千毒上人換過一口氣，毒氣巳攻入心臟。那種見血封喉，平素害過不知多少人命的「千毒掌」，如今却成爲他自己的致命傷，而且反手無力。任是老魔平素嗜殺如命，輪到他自己時却也貪戀着生命的可貴。奈毒性太烈，揮發又快，刹那間，心臟亦巳裂開，全身肌肉亦被毒性燒裂，慘不忍覩。這個一代毒魔，就此無言地告別了人間。

翠蓮觀主全身微微一懍，望着一尊子悽涼地說道：「老大，我們要不力挽狂瀾，下次這惡運，就會臨到我倆。」

一尊子沒有回答，祇是用「偷天換日」的手法，在千毒上人臥倒之處劈了三掌，掘開了一條深溝。故千毒上人的屍體，剛好陷下去，他們迅速建立一座墳墓。又搬來一方巨石。翠蓮觀主更用拂塵，在巨石上寫上「千毒上人之墓」的六個大字。

他們無聲地作了一個長揖悄悄退走。

「觀主！我們就趁早趕赴嵩山，如果不去預先準備一下，硬打硬拚，吃虧的還是我們。」一尊子好半晌，才朗聲說出。

「是的，我們再不力圖補救，千毒上人的殷鑑必定臨到我們身上。」翠蓮觀主附和着。

一尊子見翠蓮觀主提到「殷鑑」二字，心頭也不禁微懍。

雖然他知道翠蓮觀主與夏振華也有着深仇大恨，此際顯然因有着死亡的威脅，頓生畏懼之心。這個老魔心思何等週密，他更知道萬一翠蓮觀主一走，自己更覺孤單，何況他還有一肚子鬼謀以及那霧海雲天，足供自己佈置一座虎穴龍潭，加上自己的各種絕毒暗器，怕不成爲一座殺人窟，當下淡淡一笑道：「觀主何故對千毒上人生出如許感慨，何況有我們在，這番趕去嵩山，我們先行佈置一番。」他微微一頓後，又繼續說道：「本來我們想利用這段時間，誘致敵人注意滴血傳書之會的準備工作，我們則以嵩山之會爲誇張，以滴血傳書爲實際，先將武林各派予以各別擊殺……」

他望了翠蓮觀主一眼，又道：「眞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我們這次總算遇上了對頭。雖然擊殺過不少江湖人物，但却無損於武林各大門派的實力，如果我們先在嵩山之會上去下工夫，決不致有此損失，而那號稱天下第一劍的小子，也決討不到如此便宜。」

他的話，都是一語雙關，半激半諷，故翠蓮觀主聽來大不是味。

當下也就冷冷地笑道：「所幸現在還有一月時間，我們的準備還有裕餘，外面有事，也就不必再管　讓他們繼續發展下去吧……」

一尊子也未置可否，因爲五惡中所派出的爪牙，實不下數百人，大河南北各省都有眼綫放出。現在要收回來，也是不易，何況他們都是百難選一的高手，心黑而手毒，殺人不眨眼，固然他們那些爪牙成事不足，但擾亂社會，破壞武林規矩，製造事端則是有餘的，何況他們也曾爲一方之首，一山之主，各有其手下存在，社會基礎良好。

就是一尊子此時要通知他們也不是一件易事，當然祇有任其所爲，反正他們不死的，總會在滴血傳書之會中趕去參加，或者留在中途，擊殺那些參加滴血之會的人物，不論武林高手，或江湖人物都極爲有利。

這是兩魔的心聲，都未曾說出，他們又互換了一個微笑，又向正面奔去，在那裏若不是天下第一劍預有準備，不要說以後滴血傳書之會將成泡影，而武林中這一場浩刦，更非人所敢目睹了。

且說夏振華毀去千毒上人，逼退迎風女之後，即施展出馭空飛行之術，尤以其意會神功，同時併用，故除發現一點白影外，甚麽也難看清。

尤其在意會神力中他施展出閃字訣，故在別人看來，顯然出現兩個影子，就是武功再高的人，也不一定能判出眞相。何況武功在天下第一劍之下，更難一步一趨追隨其後了。

迎風女的心雖有意相隨，但她不承認自己對他死心，故見面總是一場好鬥。

故夏振華雖然施出殺手，但那相救兪小萍的一幕，足以使一個女人拚掉性命或終身不嫁。

夏振華何嘗對她不是關心倍至，祇是兩個人都走上極端。當然他們在兩個不同的環境中長成，受着兩個不同環境陶冶。兩個人的個性，都有些偏激而任性。這是誰的錯誤，是上蒼有意的安排，是情天難補的遺恨，沒有人說得清楚。

夏振華去勢太快，刹那間巳奔去數十里，雖然他聽出了迎風女的喝聲却未回過身來。

好半晌，見無任何跡象，這才放緩脚步，因爲此時天黑暗淡，顯然是暴風雨欲來的樣子。

夏振華注目望去，見三數十里處，並無人家。他更不知道身立何地，故他必須尋一歇脚之地，就是不住不宿也得暫避風雨，故身形又起，迅即前奔，但覺其勢如飛，瞬即沒去。

好快，快得令人難以置信。夏振華的身形閃幌間，雖然是暴風雨欲來，但他心欲先雨而止。不半盞茶工夫，一座竹林佔地約三數畝，林中隱有竹籬茅舍三數間，尤其一溪流水，宛似少女雲帶穿流其中。

夏振華邁步而入，但見叢草沒脛，翠竹如畫，一行行一排排整然有序。這茅屋主人顯然花了不少心血。這時雨巳在飄落，一滴一滴着地有聲。

夏振華既不願施展輕功，否則，必將驚動茅屋的主人。但這竹林間又因叢草太多行動不便。更防止叢草中，隱藏了那些毒蛇猛獸。

當下微微提氣踏着叢草，通過那片茂林又越過那條竹橋。

在竹橋上才發現了幾件疑點，就以那竹橋而論，僅有兩根粗不過三寸的枯竹，長却超過了三丈以上。以橋思人，這茅屋

主人一定迥異常人，否則這枯竹之橋平時如何渡過。

夏振華雖然急欲避雨，但爲着這一道枯竹之橋使他不禁猶豫不前起來。因爲在此時此地如果他緩緩過去，勢必引起別人懷疑，如果他就此退走，這竹林茅屋中說不定又是一件江湖怪事。

夏振華自是不願失去這機會，但也不願打草驚蛇。

忽地，柴扉大開，走出一條金色猩猿。牠大模大樣作人立狀，又咧着嘴似笑非笑地，向着夏振華一聲怪叫。震得林中棲鳥亂飛，數十頭猩猿蜂湧而集。

任是夏振華混身是胆，豪氣干雲，此時也不禁冒過一道寒氣。因爲他才穿林而入時，實在未發現這些猩猿隱藏之處而且都靜寂無聲。顯然這些獸類也都經過嚴格的訓練。當然此間主人更非普通人物了。

就在他微一轉念之間，茅舍中傳出一陣勁聲，雖然十分柔細，却每字每句，都能聽得清楚：「阿黑！還不讓客……。」

夏振華還以爲另有人出，正在注目張望間，祇見那隻金毛猩猿拿着一條粗似兒臂的麻繩昂立橋頭。

夏振華一時間倒也楞住了。不知道猩猿拿着麻繩何用？心中也暗忖道：「此間主人也未免欺人太甚，難道來此之人，都要綑着去見。」

此念雖電閃而逝　那頭猩猿竟抬臂將那粗逾兒臂的麻繩丟了過來。以一頭猿猩，手法如此之高，倒是十分難得，因爲這橋最少也在三丈左右　麻繩重量怕不有數十斤，這猩猿的力氣也就十分可觀。

猩猿投過麻繩後，又呲牙咧嘴地連聲怪笑。

夏振華不明獸語，但判定其邀他過橋則無疑問，當下微微提氣，手中扶着麻繩，一步一步走着。

他裝得十分相像，別人看不出一點異樣，猩猿也用力將夏振華拉過橋來。

夏振華早有準備，且巳試出猩猿的內力，更由此可探出主人的武功斷非一般高手可比。茅舍中，又傳出那蒼勁之聲：「阿黑！快請貴客進來。」

夏振華還未轉過身來，却被那猩猿迅捷無倫地抱住。以他恁般的高手欲想脫身，自是十分容易，何況他練成金剛不壞身法之後，武功更自超凡入聖。但他要裝出不懂得武功的樣子，他更要藉這猩猿引路，好去看一下這茅舍主人，究竟是何許人物。故一面納氣，又復將各大要穴閉住，任由猩猿抱着。不過忑也作怪，還走不到十丈左右，全身但覺灼熱難當。而那頭猩猿顯然施展出迷踪游離步法一類的武功，祇覺得東轉西彎有些令人頭昏目眩。

夏振華這才大爲吃驚，原來這通往茅舍的途中還有如許變化。

就目下情形看來，顯然這裏大有文章，而且那蒼勁之聲：「快請貴客進來。」原來是要擒住自己的暗語。

如果自己眞被他們擒住，或者中了那些下三濫的迷魂藥粉，那才眞不合算。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一種如虹豪氣，使得他頓時胆氣陡增。

另一個意念又使得他臉上微熱，「天下第一劍」居然是施用心計，見不得人的人物。」

這些意念都如閃電而逝，不容許他再多作考慮，微微吐氣身體暴縮，右手中食二指併指如電，點向猩猿脅上。

猩猿萬未料到，此人不僅能將身形縮小，正欲再抱，脅下被對方一戮。雖然皮厚立時也出現兩個窟洞，鮮血湧流而出。

夏振華雖爲一代奇人，却尚未與虎狼猩猿相搏過。本來他以爲猩猿的穴道，與人身相似。故戮去的指力，也不免用力，他欲先將其穴道制住，再去找茅舍主人，不料他身形突出猩猿雙臂時，猩猿脅下也巳洞開。

一聲怪嘯，猩猿負痛之下，向着夏振華猛撲而至。

夏振華知道亂子既巳鬧大，自是無法避免，更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行動，除一舉將猩猿擊斃外，人更將迅速接近茅舍，心念電閃，一招「落葉飛花」巳然撲在猩猿背上。

猩猿的身體微微一顫，蹬！蹬！蹬！一連退出八九步。張口吐出一灘血來，本來還欲一聲吼叫，也未出聲就跌倒在地。

夏振華的身體微微拔起，正欲向茅舍撲去。

那蒼勁之聲突地變成了蚊語，但字字句句，都能傳入夏振華的耳中：「我這猩猿爲千年神物，你若傷牠，就是十條命也賠牠不起。」

夏振華前撲之勢不由一緩，雙目微軒，也以寓風傳音之法，低低的說道：「我本擬點牠要穴，不料牠經不起一擊，脅下業巳洞穿，現在巳然死去……」

他的話顯然也出乎那人意料之外，果然來人巳將猩猿擊死，而且言詞間傲氣凌人。

當下也就冷冷地一笑道：「既入我門，就當遵我命令，何況我是以禮相待，居然敢如此無禮。」

「在下只因爲天晚將雨，欲借寶莊暫避，因此『枯竹之橋』引起了疑心，才未輕易而入，而茅舍主人，竟然差遣猩猿相迎……」

夏振華微微一頓之後，又繼縮說道：「以麻繩作引渡工具，猩猿曾受特殊訓練，力量大的驚人，而且身上……」

一陣怪笑，打斷了夏振華未完之言，接着那沙啞之聲，也即響起：「你眞覺得猩猿身上，有一種奇熱十分難受嗎？」

夏振華心頭一凜，暗忖道：「我眞是弄巧反拙，本欲裝出不會武功，結果被猩猿抱起，聽此人口氣，猩猿身上的奇熱，一定有特殊功用……。」

當下也就沉聲應道：「猩猿身上，雖發出奇熱，令人難受，但又豈能奈我天下第一劍何。」

他無意間說出「天下第一劍」，深知失言，連忙住口不語。

好半晌，才又繼續說道：「若不是牠這畜牲身上發出奇熱，我還不會要牠的性命。」

「哼！天下第一劍！你好大的口氣，不怕折殺了你這小子。」又是一陣沉寂，接又道：「哼！就是天人下凡，只要接觸猩猿之奇熱，怕不毒火攻心，再由毒火活活地燒死。」

他故意將聲音提高了些，又繼續說道：「小子！就算你武功不錯，也難逃一時三刻之後毒火自焚。」他是十分認眞，顯然並非危言聳聽，因爲一個他事先並不知道自己身上接觸了那種奇熱，故全身爲之一懍。一種軟綿綿的感覺油然而生，再微一凝氣，只覺胸口果眞有一團熱氣，緩緩轉動。

任是這個平素混身是胆，豪氣干雲的少年俠士，此際也有窮途末路之感。唯一能解決目前難題之人，自是迅速奔入茅舍，擒住茅舍主人，不論施展出什麼手段，總要迫他取出解藥。此念陡轉，一種求生之念，還有一種報復之心都同時併發。不暇細作考慮與分析，再也無任何顧慮，猛向茅舍中撲去。

三間茅舍，設備十分簡陋，一間客室，兩把竹椅，一張竹桌。

明知此間主人非常人物，而且必是黑道上最爲毒辣高手。否則，如何來驅猩猿獸類，以與人搏。

但夏振華爲欲迫其解毒，也只有擒賊擒王的決心，故目光一幌人又飄身而進。

．第二間更令人吃驚，室中奇暗無比，顯然無任何傢什之類的物品放置其中。但四壁却掛着幾張人皮，上下用釘釘住。

這觸目驚心之一瞥，夏振華熱血爲之沸騰，百脈爲之賁漲，鋼牙咬得咯咯作响，但也始終未曾出聲。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此間既爲殺人魔窟，必須予以掃穴犂庭以爲社會除害。提氣間又邁步入第三間，一個白髮老嫗，坐在一竹製紡車邊，正在緩緩地紡着棉綫。看她那形像，不但毫無武功，連一根棉條也無力舉起。

從她那臉鷄皮皺紋，以及滿頭白髮，怕不在八十上下。尤其她身材巧小，更顯出其弱不禁風，舉步無力的樣子。

夏振華一時也愕住了，暗忖道：「這就是此間主人嗎？」他自問着。

雖然他不信這人，就是剛與自己對答，並驅猩猿暗中加害自己的人物，但因此人根本未將別人放在眼中。尤其夏振華此時相距僅僅丈許，她仍然視同不見。不過却也激起夏振華忿怒，當下冷冷地喝道：「在下既已入得茅屋，但不知賢主人，有何見敎……」聲音朗朗，繞室迴音不絕，老嫗仍然紡着棉紗，根本不知道有人在她身邊說話一般。按此情形，夏振華直欲一掌劈出，但他不願先行出手，因爲在這種場合中，愈是顯得平靜，也就愈顯得這中間將有非常的變化。也是夏振華初生之犢不畏猛虎，藝高人胆大，尤其他仗着自己的金剛不壞身法，毫無顧慮地向前走去。當他接近那老嫗的身體，陡覺前胸一陣劇痛，身體也搖搖欲倒。

這才定睛看去，更是大驚失色。那裏是什麼老嫗，原來是用通心草做成的一個假人。

但她外面穿上女人的衣服，遠處一點也看不出來，尤其那張竹製紡車不停地紡着棉綫。一個可怕的念頭閃過腦海，原來這裏不僅是殺人的魔窟，更是一座龍潭虎穴，置人於死地的陷阱。本來他想將那紡車毁掉，但剛才那些可怖人皮的影子，使得這個以天下第一劍自詡的少年，也有些猶豫起來。更想到那紡車，也可能就是茅舍中的機關，或用以誘人入彀的工具。

夏振華心中雖然明白，但頭却一陣陣昏脹。

這時天痴老人和蒙面痲衣隱俠的聲音，有如幻覺一般响在腦際。

「江湖中詭詐重重，一個不愼就將無法自拔，甚至落個身敗名裂。」

「我這兩顆『花丹』，是採白花之蕊而煉成花釀，再由花釀中而提煉出來，百花釀本也世間稀少，且可却病延年，增長功力，這『花丹』之功效……」

這些聲音一遍一遍地响着，夏振華雖覺得清醒了甚多，但軟綿綿的味道始終難以袪除。又閃過一個可怕的聲音，「猩猿身上奇熱，一時三刻之後，準敎你毒發身焚。」這聲音好可怕，夏振華不自覺地微微一抖。不自覺地探手入懷，正好摸着那顆『花丹』，因爲另一顆已送給兪小萍吃了，還剩下這一顆。胸前又在隱隱作痛，逼得夏振華不自覺地，向後退開一大步。那顆紅色花丹，泛起一縷縷清香，令人神清氣爽。他不暇思考，爲着解除身上惡毒，將「花丹」塞入口中。

果然神丹，功效神奇，入口清香，直透四肢，腹中一陣雷鳴，身上不適，立時四散痛楚立止。

夏振華精神一振，人即後退，但那扇竹門竟已閤上，那座紗車仍不停地紡着。

夏振華一掠四週形勢，左掌一招「天王托塔」，硬將那個屋頂掀開，人也提氣而起，右手五指輕彈，幾縷指風發出幾聲脆响。那個竹製紡車，應手而折，那個形同老嫗的假人也同時失去。

因爲夏振華預有準備，而且施展了「踏雪無痕」功力，故別人不易看出，但任是其中如何變化，也將對這天下第一劍無可奈何。

夏振華正欲縱身而起，倏聞怪嘯連天，竹林全爲之震動。

夏振華回過身來，注目望去，也不禁訝然失色。

原來那頭被自己以浮雲指功毁去的那頭猩猿，不僅昂然而立，手中仍提着那條粗逾兒臂，長約三四丈的油浸痲繩。顯然牠乃以痲繩作爲兵器，另有十數猩猿，毛色雖有不同，但其兇惡之狀則一般無二。

夏振華深悉這些猩猿，本身即有惡毒，更不知這茅舍之人，又加入了何種毒物，否則焉能藉本身熱力，傳出毒氣。

正自千迴百轉間，那頭前胸有血漬的猩猿，當先大吼，一抖手中痲繩，宛似一面罡牆，當頭罩下。

乍看猩猿招式，確是不成章法，但力量大得驚人，尤其那根油浸痲繩，抖得筆直，似鐵棒一般。

其餘猩猿也同時躍上，手中痲繩一抖立即列成了一個蛛網之陣，將夏振華圍在中間。

夏振華心頭一動，暗忖道：「不僅那頭猩猿死而復生，顯然這隱藏的人物，另有奸謀，尤其這羣猩猿，目露兇光，動作出奇的迅速。」

這朶武林奇葩，心思慧黠，考慮週詳，早就想到這茅舍中，必與上次遇上的天王寺毫無二致。此念雖如電閃，猩猿手中痲繩，已如十數根鐵杵同時襲到。一片罡風，令人窒息，一縷縷腥風更令人作嘔。

夏振華不僅試出猩猿力氣奇大，且身上染有惡毒，若不先下手爲強，必遭其害。尤其自己還未與這位茅舍主人謀面，萬一失手，不僅天下第一劍的金字招牌被自己砸了，而後更將無顏得會天下英雄。當下微微提氣，將各大要穴閉住，一聲嗆啷啷，嘯天龍吟之响，那柄斷金截玉，古色斑斑的上古奇珍——追雲劍已在握中。

他一劍在握立時豪氣大振，星目中神光暴閃，右手凝勁彈劍作琴聲，一陣錚錚鏗鏗之琴音，似金鐵交鳴，有肅殺之氣。

十數猩猿全身皆爲之一震，但却齊聲暴吼，痲繩一抖，撒出數十朶浪花直向夏振華身邊湧到。

夏振華固可以琴音活活將彼等震死，但此等畜牲迥異人類身體機能構造，故不僅難迅速達成目的，自己或要消耗不少體力。

因爲在此間還有一個隱藏人物未曾出現，萬一那時，他已全力相搏，自己將無法應付。這當然由於他近來江湖閱歷增加，遇事都要謹愼，其實也是他對此間主人估計過高，所謂一朝被蛇咬十載怕井繩。

夏振華此時却有些太過謹愼，以致使他本身潛力無從發揮。他發現猩猿特懼於彈劍琴音，也就不敢再繼續消耗體力。這一件事也自有其因果在，如果他繼續彈出其古瑟琴音三曲，豈止這十數頭猩猿皆被震斃。

就是那些隱藏人物，怕不一個個血染黃沙，心枯力竭而死。這在他以後的遭遇中，再也找不出其他痲煩。而這竹林茅舍中的一幕：却成爲武林今後的引火綫。故不待其行雲流水一曲終了，彈劍作琴聲倏然而止，一招「出岫春雲」，幻出一片彩霞，雷聲隆隆，有如暴風雨之湧至。

這正是那「奔電」、「迅雷」、「驟雨」、「狂風」，追雲八手中的四招四式同時發出。在他初次施展時，即曾使得江湖五惡之雄者聞劍而變色。

近月來不僅武功大進，劍道一門武功，尤得自心法中，體味其玄奧，故施展起來更是威力倍增。

猩猿們雖經嚴格訓練，力大勢猛，但招式却甚簡單，當然牠們所依恃的法寶，就是猛衝猛撲。

不過夏振華的凌厲劍勢下，也使其全身震動。

夏振華似有挑撥其野性再出手將其擊殺之決心，顯然這朶武林奇葩也有其眞意存在。劍勢陡然一緩，猩猿迫在劍勢下的攻勢壓力一鬆。故又同聲吼出，有如狂風掃落葉般，肥軀亂滾，痲繩如五彩繽紛。

夏振華左手微微向外一引，一面將猩猿衝力化解，又將猩猿前撲之勢向前帶進一大步。劍招振空飛起，耀眼光華，令人不堪目睹，長虹乍隱，一陣慘叫之聲，這竹屋中亂成一片。

夏振華已運氣將十二頭猩猿的後脚同時斬斷。雖然祇是刹那之間，夏振華的臉上已滲出汗珠。慘叫之聲不竭，那些痲繩飛舞亦未中止。

夏振華一時興起，右手追雲劍，一招「斜斷彩霞」，硬向那十二條粗逾兒臂的痲繩揮去。

「咚」「咚」聲响，夏振華右臂一痲但幸寶劍無恙，而那些粗逾兒臂的痲繩終被震斷。

猩猿終爲畜類，經此挫折再也無能爲力，尤其彼此身上都是鮮血直流，皮開肉綻，狀極可怖，所謂兔死狐悲，這些猩猿在遭受同一命運後，竟悲悲地飲泣起來。

雖然牠們有時也能偶作人言，但哭泣之聲却十分難聽，有若鬼哭神嚎，令人毛髮聳然。

夏振華原以爲毁去這些猩猿之後，茅舍主人必會立即露面。當然一場拚搏也決無法避免。但忒也作怪，不僅那茅舍主人不露面不出聲，這裏更顯得無比的寧靜，顯然是暴雨欲來之勢。夏振華雖然體會得出，這中間的危險性，如果他以大局着眼，早點離開自然找不出如此痲煩。他却因碍於天下第一劍的稱號，自己不能就此折招，更不能貽別人以話柄。故依然願靜待其變化。就在他凝神之間，第一次曾受重傷猩猿，身體倏然一挺連番滾動。跟着是一聲暴响。那些粗逾兒臂的痲繩立時响聲大作，而且冒出一縷縷青烟。

夏振華還以爲又是與那猩猿身上的奇熱同出一轍，心中不由冷笑道：「任你奇謀怪毒，又豈能奈我何。」此念方落，那痲繩迅絕無倫地，一裂爲二，二裂爲四，四裂爲八，八裂爲十六。

刹間，响聲不絕，且每爆响一次，繩也裂斷一次，看看都成爲尺許短棒一般，擺滿一地。跟着是一陣天崩地裂之响，一陣火光，如閃電如狂風暴捲，火花陡發直衝霄漢。

夏振華還只凝氣閉穴，以防毒氣入侵，萬未料到這些裂斷痲繩竟會發出火來。火中更帶有一種濃重琉璜味道，令人十分難受。

當然他會想到魔頭們，會在火中暗地搗鬼，但因火勢陡發，竹頂雖被他掌力震開兩間。其餘竹壁、竹椅、竹榻，無一不是引火之物。而斷痲繩所爆開的火圈何止十丈大。

更令人作怪，那些尺許斷繩且能衝過竹籬，從另一間燒開。故眨眼工夫，幾間茅舍以及一片竹林，都陷在熊熊烈火中。

夏振華被火光一灼，雖小有微傷，所幸他的金剛不壞身法，他也曾以眞氣閉住各大要穴。按說，這一代武林奇俠反應之快無以倫比，身形猛拔凌空何止十數丈。但他衣服的下擺却幾被燒焦。他人在空際正欲落地，而那一望無際的火海，却也令這個「天下第一劍」觸目驚心。再一提氣，人又凌空丈許，他好似端立雲間，其實正是他施展出了上乘心法，這與人眞力同樣耗費精力。火光又倏隱陡漲，當然這中間必有其把戲。

他雖然不願無功而還，但如此端立空中太耗精力。不過，如果連此間主人都未遇上，自己任怎麽也不願離開。他幾次想以內家罡力，想阻止火頭擴展，但他也想窺探一下，這中間究竟有何鬼謀，尤其烈火的後果會造成一種什麽災害。

在他的心中當然不願甘心受別人捉弄，必須找出結果，尤其是這隱藏的人物究竟是誰。

夏振華的心中幌過千百種念頭，一時

竟也無法取捨。

「入虎穴，得虎子」這雖是當初進茅舍的觀念，但茅舍却正在熊熊烈火中燒得烏天黑地。

「小不忍，則亂大謀。」也是他耳中所時常响到的慈音。終於他堅決地說道：「我必須要弄清這一頁秘辛，因為這竹屋中有幾十張人皮，顯然就是幾十條性命。

「我必須為那些死者報仇！」這雖然是他的心聲也成為他一股力量。

不自覺地身形直落，右手箕張不斷地伸而復屈，左手也將白衣前擺微微撩起，振出一縷罡風。這兩股迥然不同的罡力，一剛一柔，火光陡滅。

夏振華雙脚着地，吐過一口氣，雙掌有如排山倒海地，推出幾股力量，果然火勢又滅去一大半。

他一經立足，幾掌過去，大部火頭皆滅。雖然還有幾縷餘烟，但已不足以引為大患。當下一睜俊目，想到那些厖繩裂斷又驟然炸開情形，一定有其他機關橫縱，否則任是魔頭們巧思，也難以設計得如此端細的引火之物，何況可以作兵器使用。

這朶武林奇葩心思細密思慮週詳。近日更因魔頭們的連番迫害，故此經驗閱歷已大非昔比。略一凝視，手起掌落，一陣掌風過去，立即土石齊飛，地上現出一個方圓數尺之洞口來。

夏振華心中一動，暗忖道：「魔頭們雖然可以隱藏地穴，但如何操縱茅舍中一切……」

他總不愧為人中之雄者，天下第一劍果然名不虛傳，又依樣劈出兩掌，同時土為之崩，石為之裂。

地上被生生捲起一層土來，也才看清一層青石舖成的地面。

夏振華更不停留，又復取出寶劍，一招「劃地為界」，立時青石地面被劃開三數尺來。左手五指輕輕彈出，浮雲指功力化作片片浮雲，那厚約尺許的青石竟一方方飛震而起。一團團黑氣直往上冒，顯出了這穴中的不平凡處。

夏振華長長吐出一口氣來，總算將這茅舍之秘揭開了，至於如何來公開這一秘密，却是另外一個問題。他目注着那翻騰而起的黑烟，好半响未曾移動。固然他要從穴中窺探出些門徑，也欲靜待魔頭在此中變化。好半响，除掉翻起的縷縷黑烟外，再沒有任何怪事出現。

夏振華凝勁聚功，一掌朝那翻起黑烟的穴中劈去，黑烟立即化成一條條青綫，穴中更震起陣陣暴响。

「入虎穴，尋虎子」，一種無比的豪氣油然而生。

白影一幌隨着那凌厲的掌力同時飄進。夏振華整個身影全投入穴中，刹那間不見影子。他指掌齊揮，一縷縷勁風飄出，一陣陣天崩地裂之响震耳欲聾。

注目望去，地穴中出現了一條長廊，青石地面四面都是白石砌成。

夏振華想到竹林茅舍之下，居然有此建築，魔頭們的存心顯可想見。

當下一種被愚弄的感覺，巴不得立即揭穿此中秘密，尤其這隱藏的究竟是何種人物。身形陡閃，掌刀如敗絮飄風，一層層碎石被掌力剝掉，震起一片嘯聲。

夏振華的身體更如滿弦疾弩，向前奔去。迴廊曲折，乍看去好似十幾條幽徑一般。夏振華心頭一懍，暗忖道：「果然這裏面有些鬼門道，但我必須予以毀掉，免得再貽害江湖。」

心念方決，掌落身進，一陣巨响，迴廊中一根石柱應聲而倒，視綫立即開朗。

夏振華隱隱看出一串字跡，不過因光綫太暗看得不大明顯。

他此時已十分激怒，有此綫索精神大振，欲立即施展出意會神功向前縱去。

當他看清石壁上那些字跡之後，一時也楞住了，原來壁上寫的，是：「老夫久候大駕，但天下第一劍，也一時無法進來，我祇好先行一步。」

夏振華有着被激也有羞辱的感覺，鋼牙咬得吱吱作响。但他再向前望，另一石壁上也有幾行字跡。

夏振華又奔過去，細看之下氣得怒髮根根直豎。那裏寫的是：「天下第一劍別來無恙，這裏也是老夫經營的行宮之一，你在那幾間茅舍，就留戀得不願離開，我這裏的一切自己無法招待。不過，你如能生離此間，巫山之上，滴血傳書之會中，仍然有你一份……」

夏振華的肺都幾乎氣炸，但他沒有發出聲來。雖然雙目冒火，依然忍耐住了，因為他猜不出這究竟是誰，但對方對自己的一切顯然十分熟悉，故他愈想愈氣，愈氣也就愈欲迅速尋找對方，尤其此人聲言此中兇惡，並預言他無法生離此間。

更使得這朶武林奇葩幾乎沉聲喝出。身形微退，右臂微穿，一掌向那留字石壁劈去，又是連聲震天巨响，石壁雖然粉碎了幾塊，碎石紛飛，但立時形成了混亂，且烟霧瀰漫。

夏振華心中雪亮，深知又中了人家鬼計，雖然他會承認錯誤却不肯接受失敗。

倏地，一陣軋軋之响，穴中石柱和迴廊，都無形中旋轉起來。

夏振華初時也不禁頭昏目眩，但微一凝氣，才看清此中變化，顯然與天王寺大致相同。不過此間設置，除九宮八卦之外，更有此反五行及洛河圖書之類東西插入其中。但廻廊却愈轉愈快，他因摸不着操縱機關，故一時也無法使之停止活動。他一氣之下掌力不停地劈出，而且一掌比一掌凌厲，一掌比一掌威猛，三四掌過去，流雲掌力蕩起一片流雲般的勁流飄來飄去。三五根石柱，全數為之折斷，急轉之勢也為之停止。

夏振華的怒火更是無法遏止，因為他自出道以來，還未被人如此藐視過，更未被人如此捉弄過，當然不一定天下第一劍的面子問題，也是他今後將面對武林天下的高手。如果今日之事傳揚出去，說天下第一劍被人困在地穴中，不知道他自己將何以來自圓其說。故心中一急，掌風、指風，都同時奔出，迅快絕倫。刹那間，崩裂之聲盈耳，土飛塵揚，石飛沙走，混亂得一片模糊。

夏振華微微納氣，且料定此中必有出路，否則那個自命為隱者般的人物也決無法遠距。待掌力過去，人也跟隨而進，此際他才看出這中間的設置，以及其中的許多變化來，因為廻廊曲折之中，還有那白

石、青石，所構成不同的圖案，顯然這裏另有一種佈置。

夏振華心中一動，忙探手入懷取出一張素箋來。

上面也有許多花紋，上次因為時間短促未及精研，此際按圖索驥，素箋上的奧秘，立即揭開。心中一陣狂喜，也就懶得毀去這些東西，祇是將許多進出路口，增加了些設置，將使來人自困。其實這裏再無人來此，以後雖然再度被人發覺這秘密之穴，但已是數百年之後，而此間經夏振華的掌力指力震毀不少，眞也面目全非。

且說夏振華既發覺此間奧秘也就不急于離去。他雖然對在厖衣蒙面隱俠的花陣中，研習了九宮八卦諸般神奇變化。但對洛河圖書，以及五行之類，並未完全透澈。能得有此機會，對夏振華個人而言將是樂不可支，因為魔頭羣中實不乏高人能手。就以此間而論，顯然這一魔穴就是一個武功高絕，學貫古今的高人；憑此間設置，就足以傲視一世。他口中雖未說出，但心中却作如此想。

故一面細心閱讀手中素箋，又從那青石、白石中逐一檢視。看着已走出十數丈左右他仍未覺。

也不知道多少時間，穴中既無日月光照，單憑看他雙目神光窮研細讀。

他的腹中也曾數度雷鳴，他祇是沉緬于這絕技中，尤其他有時，還在這中雜以武功。故不知不覺地又拖去不少時間。他也曾幾番從懷中摸出幾顆藥丸塞進口中。

這些藥丸大多為天痴老人採百藥精華所煉，為強身健體妙品，亦為補血增強功力的奇珍。

夏振華因為研習神功，竟藉此神丹當作食物。不僅精功未退，既可果腹，亦可增強不少功力。他曾將素箋二張，都一一研過也細閱過。這裏雖為魔穴，原欲將這天下第一劍害死，豈知是福不是禍，也是武林中要免除一場空前的殺戮。

才使得夏振華在此間先行研究出來，否則那時天下武林人物，皆因這一奇異陣圖，羣雄不僅束手，且一個個皆被困住。

幸得夏振華在此間研習完成，又能依時趕到，才免除了一場大禍。

當夏振華研究完畢，精力更是陡壯，他身上更發生了奇異的變化。

因為他原練成的金剛不壞之身，更配合了此中的効用。玄武聖篇上的武學在他身上也有了變化。當然他會想到，經一事長一智，也會想到武功一途眞如海之深，如宇宙之無窮無盡。提氣間但覺神清氣爽，雙目更顯出其清麗柔和之色，且視物在十數丈之外可鑑毫髮。

夏振華自己知道得十分清楚，因為蒙面厖衣隱俠曾親口對他說過，祇因他自己資質年齡限制，無法全部領會這素箋中玄奧，就是研究出來也無法發揮其中武功的神妙。更無法與本身武功融化……

這些話時，常不斷在他耳際響起，此時，他研究完畢，對本身武功自然會有了新的估計。心中正自一喜，正欲向外走去，骨節中曾一陣咯咯亂響。

夏振華還以為自己傷神過度，忙微微凝氣，而精力氣力無不倍于往日，更是氣暢四肢，血行百穴，使這朶武林奇葩在今後的時間中，創造了更輝煌的武林佳話。

正欲向外走出時，一陣桀桀怪笑，竟隱隱傳來。

「老兒！你就是太過相信別人，已經五天了，還沒人出來，就是不被陣圖累死，也將會被暗器殺死，否則也是餓死。」

夏振華雖然一愣，但料定此人必指他自己而言。祇因距離太遠，他聽不出是誰說話的聲音。接着，那桀桀笑聲又起：「老兒！你不信，就等着瞧吧，過午以後我帶你進去，提一個半死不活的人出來就是了……」

半晌才聽到一聲冷哼：「墨竹君！你別太得意，天下第一劍未必全無顧慮。」

夏振華聽到墨竹君三字，臉上不禁一紅，但一團怒火使得這少年俠士幾乎一聲怒吼聲出。

而那桀桀之笑却又響起：「這回你的袖裏乾坤可能失算，否則這墨竹君豈非成了竹製紙糊……」他的話尚未說完，竟被一聲長笑所打斷。

連聲巨响，白影一幌，夏振華的俊影却昂然邁立林外。冷冷地喝道：「原來又是你們……」他微微一頓之後，又朗笑連天道：「這些鬼門道！縱可困住武林高人，他對我天下第一劍來說，豈非要自找沒趣麼。」

那個矮小的瘦老者，臉色本就十分難看。但他此時更似一陣紅一陣白，好半晌，呐呐地，不知所言。

另一個錦服老者，左臂虛飄飄地，頭上也蓋了一塊黑布。

夏振華不用問，已從他身影中，認出他正是江湖五惡之雄的一聳子。可能他因為斷鬚失目之後，太過影响他的尊容，故也用黑布蒙起頭來。

「一聳子，你又何必還假惺惺作態，居然也用黑布蒙起面目來，其實你的斷鬚，正表明了你曾經一番苦鬥，失去一目，也足代表了你盡了責任。正是你獨一的標記……」

夏振華的話連諷帶損，祇聽得一聳子全身微微戰顫不已。

那面墨竹君故意淡淡地笑道：「小子，算你命長，墨竹君，又留你活命……」

他望着一聳子桀桀一笑道：「老兒，先去按你的計劃行事。我本來要你來瞧一瞧他的屍體……」他邊說已邊向一側走去。顯然他已看出夏振華如一旦出手，自己不但無法招架，連脫身亦將不易。

夏振華淡淡一笑道：「惡之魁，禍之首，我要當着天下武林人物，為社會除害……」他微微一頓後又朗聲說道：「不過像你們這些東西，殺之本不為過，祇是這武林中一片血雨腥風，我將當着天下英雄來向你們算清。」

他邊說邊向兩人身邊移動，任是兩個魔頭，平素殺人如蔴，此際也都不自覺地向後退去。

夏振華左手一攔，一縷勁風飄洒而出。口中也冷冷喝道：「我說過現在不取你們狗命，怕什麼？」

就是泥菩薩，還有個土性兒，何況是人，尤其是當代第一流的魔頭，雖然沒有別人，也使他們過於難堪，承受不起，一聳子全身微顫，黑布自然地飄起，墨竹從



君臉色死灰，嘴角抽動了一下，一聲長嘯，跟着就從腰中，取出一柄綠光閃閃的短劍來。冷冷地笑道：「小賊！別欺人太甚，我與你拚了。」說完，劍化萬道銀蛇，直向夏振華刺到。

夏振華淡淡一笑道：「憑你還不配同我拚命。」一掌隨聲發、流雲掌力，化作一道鐵壁罡牆。

墨竹君雖然幾番撲到，終被那潛勁暗流，逼得連退數步，當然他不會就此罷手，綠光一閃，身形倏地拔高丈許，一片綠光，有似彩霞萬道，迎頭蓋下。他身在空中，一柄劍接二連三發出絕毒招式，森森劍氣中，更泛起一連串刺耳怪嘯。

夏振華正自一驚，料是老魔，又施展了他那奪魄魔劍，尤其他身體凌空，一閃而逝，有似銀光乍現，亦若霧裏珍珠，令人無法捉摸。

一尊子也連聲怪笑，右手也握着一柄黑沉沉的長劍。乘墨竹君疾攻而出，夏振華專心拒敵之際，他一面想檢個便宜，一面想一舉將這眼中釘除掉，故蓄勢良久，都不曾出手，迄待夏振華對那奪魄魔劍，也有所顧慮時，這才緩步而前。一劍向夏振華背上刺去，他本是偷襲，尤其夏振華全心對敵時，他這一劍是凝聚了十二成功力而發。按說，一尊子的武功，本爲江湖中有數高手，且爲五惡之雄者，任何時候，他總不會暗中偷襲。

但夏振華並非普通對手，雖有墨竹君纏住，他仍然不顧江湖地位，暗中下手。

一尊子直待劍招接近夏振華腰際，才冷冷地喝道：「小賊！休怨我們心黑手辣，你死了……」

本來這一劍，足可置其死命，但是他的話尚未說完，只聽一陣金鐵之聲大震，一尊子竟一連竄出七八步。剛好，他的劍身從夏振華身邊滑落，他的身體，也向前撲進。

但他去勢太猛，一時竟收不住勢子，一劍刺在那岩石之上，劍沒至柄，故震得火星直冒，一尊子右臂也幾乎斷了一般，一柄長劍一時竟無法拔出。

墨竹君自上擊下，原是以一口眞氣，托住他那瘦小的身體……倒也未落敗象。此時見一尊子偷襲不成，竟向那岩石上刺去，如果對方出手，恐怕十條性命，也不會存在。故此心頭一凉，暗忖道：「這小子難道是神不成，就以我手中魔劍，不僅有奪魄之功、更有消魂之力，此人竟絲毫不爲所動……」

他望着一尊子的背影，心中千百種惡念陡生。綠光閃閃，短劍如出岫春雲，嘯聲一變，竟化成了悲悲飲泣。

一面脚尖落地，而劍光却將夏振華圈住。更冷冷地喝道：「老兒！還出什麽神！縱虎容易捉虎難！現在還不聯手而上，尚待何時？」

他的喝聲震起了一陣廻音，一尊子果然如夢初醒，凝勁聚力，先將寶劍拔出，見寶劍完好，精神陡振，一招「漁樵問道」，化作「丹鳳朝陽」，遂即變作了「八万雷雨」。

風聲，雷聲，變成了一支哀的樂章，因爲肅殺之氣令人撕心裂膚，不寒而慄。

夏振華始終是面露微笑，未及還手，他那從容自若的樣子，就足以令人怔駭，甚而失去鬥志。

兩魔此番連手，功力自非等閒可比，無一招式不是絕毒險惡，且變化詭譎，招招可置人死命，式式可斷骨折筋。

夏振華來本還對墨竹君的奪魂魔劍，尚有幾分顧慮，此刻反而大定，因爲他料想一尊子的武功，遠在自己之下。如果墨竹君施展絕毒招式來，首先受害的，當然是一尊子而非自己。

否則這綠劍上，並無劇毒，或竟非那柄魔劍。故此精神大振，而一尊子的長劍一上，他們長短相濟，功力互用，故此威力較往日陡增一倍以上。但見人影亂幌，劍影如羣山叠叠，也似大海狂浪，一波波，層叠又斷，森森劍氣，砭膚生寒，人影縱横，劍氣漫天，硬將夏振華的身體，裹在一團劍氣裏，好似大海波濤，將一個被溺者，要活生生地吞噬一般。

夏振華初時還是未曾還手，只是微微幌身之間讓過這些攻勢就罷。

但兩魔愈攻愈急，顯然他們似已難得爭取一囘主動，那肯輕易放手，尤其兩人連手的威力，簡直可以拔山塡海一般。

夏振華也似不耐其劍氣逼迫，尤其他強忍了一肚子的悶氣，立時俊眉一軒，跟着是冷笑連聲：「老賊！見好不收，實在是你們活得不耐煩了。哼！我再讓你們三招後，就得出手了。」

夏振華的話不僅如千斤重錘擊頂，而兩個老魔的劍招也立時一變，全身矮去半尺。一陣腥臭之味令人作嘔，墨竹君的短劍幾番從夏振華身側刺過。

一尊子此次則是一套新奇劍法，據夏振華的看法，他這劍法顯是新近練成，功力奇大，對連手相搏尤有帮助。

夏振華雙目微睜，日影如新月出雲，雖然有許多雲彩遮住，但對其光耀却無損於分毫。他身形乍起，又復斜身飄落，却站在兩人身後丈許之處。冷冷地一笑道：「兩個老賊，你們還不覺悟麽？我天下第一劍，豈是輕易可以對付的。」他的話說得十分露骨，而且極盡其諷刺之能事。

墨竹君又長嘯一聲，揮劍再上，綠光陡現，但立即成爲一片綠火，腥味漫天，十分怕人。

一尊子也冷冷地一笑，一招蛟龍出海，人劍合一地同時撲到。他們是作孤注一擲，顯然準備硬拚到底，其或只要將夏振華弄傷成殘，他們也似達到目的。

夏振華見他們一面擺出拚命的勢子，在他們手中仍握有絕毒暗器，毒已藉着凌厲攻勢隱隱打出。否則，空氣中何來腥臭之味。

夏振華早有預防，固然他那金剛不壞之身可以承受任何毒物，甚至連金屬之類的刀劍亦難刺入。他自己更已運氣將各大要穴閉住，以備防魔頭暗算。

這當然就是他近日經驗閱歷陡增，也是他的武功已進入超凡入聖之境，愈顯出其平凡，亦愈覺得宇宙之大，無奇不有。

當兩魔明攻暗襲，兩者兼施之下，夏振華始終嶽峙淵停，面含微笑，以不變應萬變的態度。兩魔的攻勢愈緊，夏振華則愈顯得從容。

（未完・十八）